

獨孤紅著

上冊

紫鳳釵

胡昌熾

上冊

獨孤紅著

獨孤紅小說專輯之二

紫鳳釵

上冊

獨孤紅著

漢麟

印行

漢麟系列

獨孤紅專輯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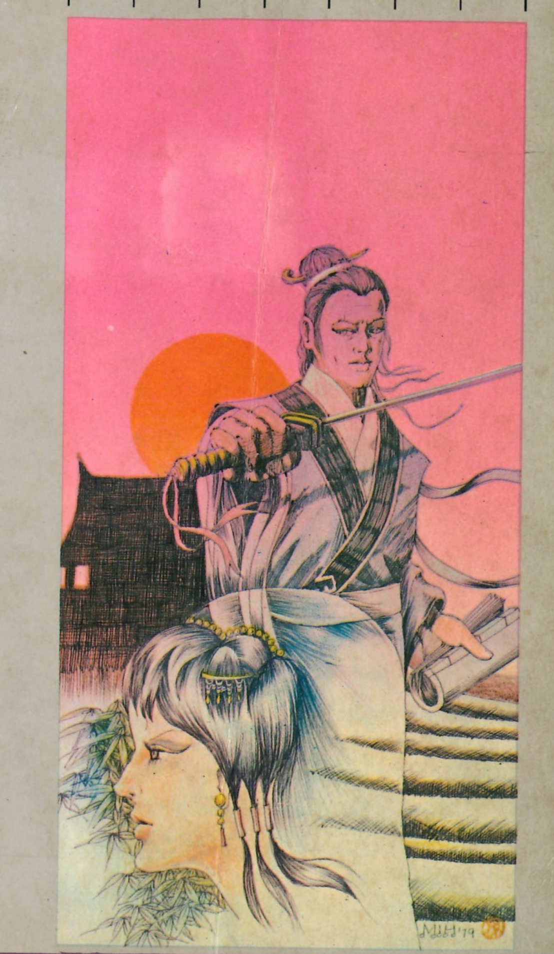
紫鳳釵

上冊

漢麟出版社 印行

封面設計／孫密德

封面題字／胡昌熾



獨孤紅小說專輯之二

紫鳳釵

上冊

胡昌熾



第一章　萬里江湖一歸人

晚秋的天氣，一片肅殺蕭條景象。

金黃色的枯葉，片片自樹梢跌落，有的飄然遠颺，有的輕輕地落在地上，悄悄地不帶一絲聲息。

西風裏，一抹血紅的夕陽，洒照在這條古道上。

古道上渺無人跡寂然無聲，只有夕陽、西風，肅殺、蕭條、枯葉片片。還有那遠近十餘株枝椏光禿，在西風裏掙扎，色呈慘白的白楊。此情此景，委實能令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抒嘆感傷，心酸而潸然淚下。

然而更令人難忍熱淚的，是一聲突如其來，隨西風飄過的長嘆，這聲長嘆極其輕微，但却包含了無限令人無法捉摸的東西，沒有人能說出那是什麼，只是，聞之倍覺心酸……

驀地，西風又飄過來一陣緩慢輕微的得得蹄聲。

隨着這陣劃破寂靜的蹄聲，古道遠方暮色中，漸漸地出現了一人一騎。

西風，又飄送過來一陣吟哦：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吟聲輕微斷續，也許是藉那陣陣西風，才能傳得很遠，很遠，字字清晰。

但悲愴、淒涼，較那聲長嘆包含得更多。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這一人一騎，在暮色西風裏緩緩地行着。

近了。

那是一匹瘦馬，皮包骨，白毛稀疏脫落，而且泥濘斑斑，垂着頭，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狀如不勝負荷，令人不忍卒睹。

馬上的人則是一位面色焦黃的中年文士，神色頹廢，雙目無神，恍似大病初癒。

一襲原本雪白的儒衫，如今也已色呈灰黃，好像經年未洗，滿頭滿臉俱是塵土。

馬後，搖晃着一個書篋，書篋裏，一管通體雪白晶瑩的玉簫，只露出了幾寸。

顯然，這一人一騎是飽經風塵，長途跋涉至此，才顯得那麼憔悴，那麼疲乏不堪。

突然，瘦馬略一跳動，停下了四蹄。

一聲輕若遊絲的喃喃細語，隨之飄蕩在暮色裏：

「滿身風塵，滿心憔……

猛抬頭，舊地重到。

殘陽西風裏，瘦馬行古道。

人斷腸，景蕭條。

刻骨深情一夢裏，對此如何不淚拋。」

傷心辭句，斷腸人，一聲長嘆，雨點般的熱淚隨着西風遠逝。

蹄聲又起，一人一騎向着座落於遠方暮色中，那宏偉肅穆的城池緩緩行去。

方行不出十丈，突然，這一人一騎適才出現的方向塵頭大起，蹄聲大作，十餘匹高頭健馬快如閃電飄風疾馳而來。

那中年文士却是頭也未回，緩緩地將馬兒馳向道旁，讓出路來。

轉瞬之間，十餘匹健馬已追上了這一人一騎，鐵蹄捲起了陣陣塵土，風馳電掣般自這一人一騎身旁掠過。

任它灰塵瀰空，任由滿路的塵土飛拂一身，那中年文士仍是低着頭，策馬緩行，生似他不屬於這個世界。

就在雙方交錯而過的刹那間，那十餘匹健馬羣中突然傳出一聲輕噫，一陣馬嘶起處，那十餘匹健馬一齊飛旋，突然停下，好精湛的騎術？

原來，這十餘匹健馬上，全是腰懸長劍的大漢，一個個都是衣着講究、氣宇昂然、雙目放光、威猛絕倫。

尤其是爲首的一匹火炭般的赤馬上，那位環目虬髯的錦袍大漢，眉宇間更流露着一種懾人威嚴，氣質非凡，直令人不敢仰視。

那華貴裝配，人如虎，馬如龍，一比之下，更顯得中年文士的寒傖、柔弱。

但是中年文士對横於道中的十餘匹鐵騎竟然視若無睹，仍然策動他那匹瘦得可憐的坐騎，低着頭緩緩地行進。

那爲首的錦袍大漢，望了望這一人一騎，啞然一笑，微一搖頭，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數年遍尋天下，毫無所獲，不意今日竟在這兒遇上。朋友，我想打擾片刻。」

那中年文士呆了一呆，突然勒住馬韁，緩緩地抬起頭來，看了對方一眼，滿面惑然道：「這位，可是喚我麽?」

那錦袍大漢一笑說道：「這條路上我們尚未看見第二個人！」

那中年文士「哦！」了一聲，道：「在下與足下素不相識，不知……」

錦袍大漢一笑說道：「相逢何必曾相識，我有件事兒想和閣下商量一下！」

那中年文士呆了一呆，道：「閣下請講。」

那錦袍大漢望了對方那馬後書篋一眼，道：「拙荆性喜音律，愛簫成痴，我不惜重金遍尋海內，但所獲均屬凡品，無一能令拙荆滿意，今見閣下書篋中這管玉簫頗爲不凡，不避唐突，想請閣下割愛，我不惜千金，不知……」

那中年文士接口道：「閣下目力如神，我這管玉簫確非凡品，然此乃祖傳，恕我難以從命！」說罷，策動瘦馬，就要行進。

那錦袍大漢忙一搖手，道：「閣下慢行。」

中年文士又勒住馬韁，蹙眉說道：「在下說過，恕難從命！」

那錦袍大漢頗爲窘迫地一笑說道：「閣下雅人，以金易寶那是褻瀆，這樣行不，閣下若肯割愛，我願以一件家傳至寶奉贈如何?」

中年文士深注對方一眼，道：「閣下愛妻情深，委實令人感動，在下文武兩無所成，身無長技，更無大志，但是生平亦唯愛音律，此簫又係祖傳，故敝帚自珍，愛逾性命，便是傾天下之所有，在下也不能割愛。」

錦袍大漢尚未開口，身旁一名勁裝大漢突然沉聲說道：「好大的口氣，區區一管簫兒能値幾何?我家主人只是看你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故才好言相商，你最好不要太不識相！」

中年文士霍然色變，凝注那勁裝大漢，方待發話，那錦袍大漢已忙將那大漢斥退，馬上拱手，歉然一笑，說道：「下人粗魯，失禮冒犯，先生雅人，必能容之，我這裏謹代謝過……」

話鋒微頓，略作沉吟，毅然又接道：「正如閣下所說，我愛妻情深，遠勝於愛我自己的性命，強搶掠奪，我不屑爲，不過閣下若是執意不肯割愛，我爲了愛妻，也就不得不强行購取了，還望閣下三思。」

中年文士聞言臉色又變，冷冷一笑，道：「視閣下不似一般俗人，怎地也作此語?豈不聞君子各有所愛，不奪人所愛，百無一用是書生，但書生尚能不屈於威武，閣下若是不顧身份，自信下得了手，那麽，請！玉簫在此，伸手可得。」雙目緊緊地凝注對方，神色冷漠，不言不動。

錦袍大漢大感窘迫，以他的身份，豈肯動手强奪人家手中之物，但自己的愛妻又是愛簫成痴，此簫更是舉世難尋其二，如若錯過，豈不遺憾終生?爲難之下沉吟不語。

驀地裏，一聲粗獷大笑：「爺，您還猶豫怎地。」

一名大漢揮舞着長鞭，鞭梢恍若靈蛇，閃電般飛捲向半露在書篋外的那管玉簫。

中年文士冷冷一笑：「强取豪奪，何異草寇?北京城原來是這麽一種地方，怎不令人失……。」

「望」字未出，錦袍大漢突然瞋目一聲大喝：「住手！」

揮掌遙拂，「啪」地一聲，長鞭應手而斷，那名大漢竟也被震得身形連晃，險些墜下馬來。

接着深注中年文士一眼，喟然一嘆，道：「君子有成人之美，閣下……唉。」滿面懊喪，一揮手，率衆疾馳而去，鐵蹄動地，捲起千丈黃塵，轉瞬不見。

中年文士一直望着那十餘健騎消失，始搖頭一嘆，說道：「算你見機得早。」突然又神色一變，無限的惆悵，黯然，目光呆視着前方，喃喃自語道：「我這是何苦?他說得不錯，君子有成人之美，他是爲了

愛妻，我又爲了誰？自己抑或是她？……」

「眞巧，他那愛妻也是個性喜音律，愛簫成痴的人兒，可是我那愛簫的人兒却已投入別人的懷抱，怪誰呢？天？她？我？……」一聲自嘲苦笑，策動了瘦馬緩緩向前馳去，漸漸地消失在低垂的暮色中。

一彎上弦月，從一片淡雲中露出了金鉤。

夜空中羣星閃爍，淡雲朵朵，晚風輕拂，夜涼如水。

北京城內早已萬家燈火，明滅掩映，街道上更是熙來攘往，熱鬧非凡。

八大胡同，是走馬王孫折柳章台的好去處。

天橋，則是龍蛇雜居，無奇不有的好所在。

這是帝都城開不夜最熱鬧的一方。

然而，在靠近紫禁城一帶，却又是這帝都寧靜冷淸的另一面。

□　□　□

這是一座遠離喧囂，很大，又宏偉的院落。

兩扇朱漆大門緊閉着，鐵環映月生光，青石石階十二級，左右對峙着兩尊巨大的石獅子。神態威猛，栩栩如生。

兩個瓜形巨燈分懸大門兩側，照得大門口光同白晝，毫髮可見。

藉着燈光，老遠地便可看見門頭橫匾上那四個鐵劃銀鈎的朱紅大字：

「神力侯府」

侯門一入深似海，一點也不差，這片院落便不知深有幾許。稠密的林木中，但見燈光閃爍，在微明的月光下，也可以從陣陣夜風掀開的樹海中，看到幾角飛簷廓牙。

顯然，那樹叢中，蜿蜒曲折的小徑縵迴處，青石小橋所指處，必然是亭、台、樓、榭，一應俱全。

天上神仙府，人間王侯家，果然不錯，這庭院建築得幽深宏偉、美侖美奐，煙水漣漪，恍若仙境。

後花園中的一座精雅小樓上，燈光猶亮，蓋過了那柳梢的一彎冷月。

由半掩的輕紗中內望，小樓內，香冷金猊，被翻紅浪，牙床玉鈎，錦帳低垂。

臨窗一張亮漆桌上滿是書册，筆硯之旁還放置着一本雪白薛濤箋。

榻頭粉壁上，懸掛着一柄斑爛古劍，古劍之下一張漆几上，却放着一支通體雪白的古玉笙。

房內金猊中輕煙嬝嬝，蘭麝幽香飄傳夜空。

顯得那麼美，那麼寧靜。

房外，朱欄上，正憑倚着一位身着雪白輕紗晚裝的人兒，那是一位風華絕代的少婦。

月色映着燈光，照在她那白皙晶瑩的肌膚上，隱隱地有一種惑人的光采。

她有着一對清澈而深邃的眸子，一雙遠山般黛眉，瑤鼻櫻唇，一笑就會露出一口貝齒。

秋水爲神，玉骨冰肌，清麗出塵，她美得令人幾疑天仙小謫塵寰，尤其是在這畫般的仙境裏。

夜色美，夜景美，人兒美，唯一美中不足的，該是那白衣少婦一對望月發楞的眸子裏像是蒙上了一層薄霧，而且黛眉深蹙，眉宇間充滿難解的憂愁，嬌靨上也是那麼冷，冷得如同冰霜。

夜涼，而靜，她也獨自憑欄，楞楞地望着那一鈎新月，不言不動，這片美景整個兒地凝結在靜中。

夜色似水，景麗如畫，人美如仙。

驀地一聲輕嘆劃破寧靜的一切，一個銀鈴般無限甜美悅耳的低吟，自那白衣少婦的櫻口嬝嬝而出：

「櫻桃落盡春歸去，

蝶翻輕粉雙飛，

子規啼月小樓西。

玉鈎羅幕惆悵暮煙垂。

……………

望殘煙草低迷，

……………

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

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

閑尋舊曲玉笙悲，關山千里恨，雲漢月重規……」

兩排長長的睫毛一陣翕動，兩串晶瑩珠淚滑過玉面，無聲墜落。

好傷心的辭句，看來她是個斷腸的人兒。

聽——

「多少淚，斷頰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月明吹，腸斷更無疑。」

吟聲方了，舉袖就待拭淚，突然背後響起一個沉輕柔話聲：「梅霞，又在獨自憑欄，望月垂淚了，不怕我心碎麼？」

白衣少婦嬌軀微震，忙自拭淚回身，整衣檢袵：「侯爺，您回來了，恕妾身……」

「梅霞，妳又忘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大手，無限憐惜地將她挽起，將她攬過，替她輕輕地拭去嬌靨上的淚漬。

她激動地：「侯爺，您……」

「妳聽我說，梅霞。」月光下現出一個魁梧的影子，緩緩地擁着她走向朱欄：「我不知說過有多少次了，我們是結髮夫妻，爲什麼不能像一般人那麼隨便？那麼親近？梅霞，妳是我的愛妻，應該深知我的性情，我耿直、純厚，有時粗魯的令我自己討厭，但我不喜歡那些什麼侯爺、夫人的稱謂，妳爲什麼不像我叫妳梅霞一般地叫我小天？這多親切，多動聽！難道妳不願意？我怕聽那顯得生疏的侯爺，我寧可不要這個頭銜。」

「妾身……」

「不，妳。」

「是！我不是不願意，而是……」

「沒那麼多理由，梅霞，既然願意，那麼叫，叫吧！我在靜靜地等着聽。」

「小，小天。」聲音微帶顫抖，一抹飛紅掠上她那如花嬌靨，不由自主地將一顆烏雲螓首埋向那寬大强壯的胸膛。

「嗯！」那高大的人影也自微微的一顫，那强而有力的手臂將她攬得更緊了。有點兒像自言自語：「梅霞，梅霞，妳知道我等了多久？五年來，妳知道我多麼渴望妳能這麼叫我？五年來這是第一次。梅霞，今後永遠這麼叫我，行不？我們是夫妻，不必那麼拘束，要像一般夫妻一樣，知不？……」

「我知道，小天，我會的，永遠都會，但只能在人後，像現在一樣。」

那高大人影豁然大笑，聲震夜空：「當然，傻孩子，當然是在人後，就像現在一樣，唉！我眞討厭見那些嘴臉，我們永遠像現在一樣該多好。生生世世爲夫婦，只羡鴛鴦不羡仙，梅霞，妳記着，有一天我會帶着妳，就只我們兩個，什麼都不帶，遠遠地離開這兒，另外找個地方清清靜靜地過一輩子……」

她有點嬌嗔：「什麼都不帶？只有我們兩人？」

他沉醉在甜蜜中，顯然還沒有發覺：「嗯！就只我們兩人，什麼都不帶。」

她突然仰起螓首，嬌笑說道：「那我們的兩個孩子呢？」

「噢！」他失笑了，一邊用他那蒲扇般大巴掌拍着頭，一邊道：「該死，該死！還有我們的憶卿、小霞，對不？我們兩人的心頭之肉當然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她滿意了，嬌媚地望了他一眼，就要緩緩垂下螓首。

突然，他伸手托住她的粉頷，道：「梅霞，剛才為什麼哭？是不是又在想夏……。」

「小天！」她如遭蛇嚙，一聲尖呼，花容倏變，掙脫他的手臂，疾退幾步，一雙玉手掩住嬌靨，顫聲說道：「小天，不要提他，不要提他，你忘了我不准你在我面前提起他……」顯然，她是被觸動了心中的創傷，無限悲痛，嬌軀一陣輕顫，終於低聲飲泣起來。

他無限歉然，無限愛憐，走過去又輕輕地將她攬入懷中，輕撫着她那滿頭秀髮，默然不語。

半晌，方始一聲低喟：「原諒我，梅霞，我無意刺傷妳，我只是不明白，這麼多年妳怎麼一直忘不了他，難道說我對妳的愛不够？仍不够使妳忘了他？梅霞，看看我，我現在是妳的丈夫，我不能讓妳這麼痛苦，梅霞，妳是因為他的去世而嫁給了我，我感激妳，若非如此，我也不敢……。」

她突然失聲悲呼：「小天，別說了，別說下去了，我知道，該感激的是我，我更慚愧，……以前的不提，現在薛梅霞是你傅小天的妻子，她却仍然難忘那死去的夏夢卿，她自己覺得可恥，小天，因為她對你不貞……。」

「梅霞！」他突然一聲沉喝，將她那雙粉臂抓得緊緊地：「妳冷靜點，梅霞，更不准胡說，妳知道這會令我難受！梅霞，別提以往了，那是過眼雲煙，讓它過去吧！我雖未見過他，但却久仰玉簫神劍閃電手之名，更知道他是宇內第一奇才，強過我許多，但是，梅霞，只要我們能幸福地過活，他那在天英靈也會瞑目的……。」

「不，小天，你才是天下最不平凡的奇男子，你知道我過去的一切，却仍是這麼愛我，我慚愧，永遠歉……。」

「梅霞，瞧妳，又來了，我們不談這些了，讓我們談些別的，我剛想起適才在城外碰見的一件事，那個窮酸倔強得令人佩服，確是少見……」

那白衣少婦蹙眉接道：「讀書人多半很文弱，但每個讀書人却都有一股書呆子硬脾氣，看來你又去惹人家了，對不？」

都高大人影此刻已完全露在燈光與月光下，正是那環目虬髯、威猛絕倫的錦袍大漢，此刻，他已換上了一襲綢質青衫，袖口微捲，筋肉突起，豪壯中顯出幾分瀟洒意味，但見他微一點頭，環目烱烱，凝注在白衣少婦那一張吹彈欲破的清麗臉龐上，笑道：「妳說得不錯，我是惹了他，但誰叫妳愛簫成痴？誰又叫他有一管舉世難尋的上好玉簫？」

白衣少婦神色間突然掠過一片難言的喜悅，道：「眞的？舉世難尋，你不覺過於……。」

「過於誇大其辭，是不？」神力威侯傅小天一笑道：「一點也不，這許多年來受了妳的薰陶，我自信品簫的眼力已是不差，他那管玉簫通體晶瑩雪白，不帶半點瑕疵，我一眼就能看出那是出自名匠之手，而且是琢造自一塊千年寒玉，因為這等炎熱的天氣，他那匹瘦馬又經過長途跋涉，竟然一絲汗跡也沒有。」

白衣少婦喜道：「如果你看得不差，那果眞是舉世難覓其二，因為千年寒玉簫舉世只有一支……」

驀地，她神情大變，嬌軀猛震，急急接道：「小天，他是個讀書人？沒錯麼？什麼樣兒？」

傅小天呆了一呆，突然縱聲大笑：「霞，我看妳是永遠忘不了他……。」

她一陣輕顫，嬌靨上閃過一絲難以言喻的表情，緩緩地垂下螓首。

傅小天呆了一呆，目光中一片愛憐，神色中無限歉疚，摟在她腰間的那隻手臂緊了緊，道：「霞，別生氣，開玩笑的，人死焉能復生，其實妳也太痴了……。」輕喟一聲，接道：「聽我說，霞，他是個一身雪白儒衫的中年文士……。」

她嬌軀又是猛地一震，飛快地抬起螓首。

傅小天又道：「只是那張本該俊美絕倫的臉兒却又黃又醜，我覺得很不相襯。」

一絲黯然之色掠上那張清麗如仙的嬌靨，她大為失望，難過得想放聲痛哭，然而在失望之餘却免不了感到安心，一顆猛跳的芳心，漸漸地又恢復了正常。

她現在簡直生活在矛盾裏，極希望有一天奇蹟出現，他會突然站在自己面前，甚至風聞他再現武林，但奇蹟總是微渺得可憐，而且就這件事情來說，更是荒謬得可笑，因為早在六年前，武林中已遍傳他的死訊，這些年來，怕不俠骨早隨草木同朽了。

但是她也不希望再看到他，因為，無論怎麼說，她到底還是負了他，不但沒有自絕殉情，追隨他於地下，而且並未能為他守身如玉，終於嫁給了這位權極一時、富可敵國的神力威侯傅小天，她這位侯門丈夫，無論在那兒，即是在御前，也仍是不減他那豪壯的俠風，對她，更是百依百順，情深似海，愛逾自己的性命，使她永遠難忘，也最使她感動的，是他那句：「霞，我寧可什麼都不要，就是不能失去妳。」雖然，她時常因懷念那死去的他，而極為痛苦，但她却絕不能否認正生活在無比的幸福中，得夫如此，尚復何求？

對死去的那位武林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如今，她的愧疚比愛更多，設若他突然出現在她面前，她又有何面目見他？

她自己也知道，她痴得可笑，也痴得可憐，但現在却有一點使她難以釋然，想起來，她的心就會一陣猛跳，那就是：千年寒玉簫舉世只有一支，怎會落在他人之手？莫非……

不可能，人死絕不能復生，更何況那中年文士形像差得太多。

可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如果那眞是一支千年寒玉簫，定可由此人口中得到一些她想要知道的事情。

她又陷入矛盾，她希望自己的丈夫是看錯了。

然而，她又希望那眞是那管千年寒玉簫。

一時間腦中閃電飛旋，百念恍如浪濤，洶湧澎湃，此落彼起！

為此她沉默了，只把那雙蒙着一層薄霧般的眸子，呆呆地凝注茫茫夜色出神！

過了半晌，她突然輕輕地叫了一聲：「小天。」

傅小天無限溫柔地：「嗯，怎麼？」

她暗地一咬銀牙：「我想見見那讀書人，你能不能答應？」

傅小天呆了一呆，走前一步伸手扶上她的香肩，微一蹙眉：「霞，妳懷疑……。」

她轉過嬌軀，伸出一雙晶瑩雪白的玉手，悽惋一笑：「不是懷疑，而是一種潛在的希望，無論如何，小天，你放心，我已是你的妻子，而且，我們也有了孩子。」

傅小天不禁赧然，苦笑一聲，道：「霞，妳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相信妳……。」

一絲愧疚襲上心頭，她忙自接道：「告訴我，你答應不？」

他略一沉吟，毅然點頭：「行，不過……。」

「你擔心找不到他？」

傅小天道：「是的，妳不覺得北京城大了些？」

嬌靨上的神色，已難掩心中的激動，她微微一笑，道：「北京城確是不小，但要問你是否眞的願意讓我見他。」

傅小天坦然說道：「妳應該知道我不是這種表裏不一、心胸狹窄的人。」

她柔婉的一笑，道：「那就容易極了，就憑你神力威侯四個字，我認爲可以在北京城裏找到一根失落的針。」

傅小天不禁失笑：「梅霞，妳太看得起這四個字了，告訴我，妳想在什麼時候見他。」

她略作沉吟，道：「找人不容易，我不急。」

傅小天微微一笑道：「我傾這神力侯府之力，再找紀澤幫個忙，明天我就想把他交給妳。」

她微一蹙眉，道：「我覺得這點小事，不值得驚動九門提督。」

傅小天翻腕反抓兩隻柔荑，緊了一緊：「是的，霞，但妳要知道這是爲了妳，爲了妳我就是驚動聖駕也不爲過。」

她顯然爲這一句樸實無華，但却包含海般深情的話兒所感動，嬌軀一陣輕微抖動，仰起嬌靨，妙目凝睇，淚光盈然，顫聲說道：「小天，你爲什麼要對我這麼好？你叫我如何報答……。」

緩緩地，一個如棉嬌軀偎向那既寬又濶、强而有力的懷抱中。

他伸出大手，輕輕地撫摸着她的滿頭秀髮，虎目呆呆地凝注樓外那茫茫夜色，喃喃地說道：「霞，這是我應該做的，我不要妳報答，只要妳生生世世永遠這麼喚着我。」

她嬌軀又是一陣輕顫，沒有說話，但却偎得更緊，無言勝有言，這已勝過千言萬語。

他滿足了，虬髯滿佈的黑臉上浮起了一絲甜蜜、安慰的微笑。

兩個長長的人影，由樓上映射到樓下院中一池綠水中，旁邊是那水底一鈎新月。

一陣晚風過處，平靜的池水起了一陣漣漪，月影晃動，人影跟着漸漸模糊……

□ □ □

天方破曉，北京城依然很寂靜，人們仍然在酣睡中，光線薄弱，微微有些亮光的大街上，顯得異常空蕩，空蕩得看不到一絲人影。

有的只是幾片紙屑，被清涼的晨風吹拂得時東時西，滿地飄零。

突然一陣隆隆之聲，劃破了寂靜的晨空。

神力侯府後面的兩扇鐵門緩緩地向內打開，數十健騎馱着數十精壯的黑衣大漢，一陣風般疾衝而出。

剎那間，得得蹄聲響澈了半個北京城，那晨間的一份寧靜頓時蕩然無存。

那數十鐵騎一出侯府後門，立刻散爲十餘路，分別馳入不同的街道。

又是一陣隆隆之聲，兩扇鐵門又自緩緩關上，這裏重歸寂靜，但北京城各個角落，却響起了蹄聲。

北京城西，一家名喚悅來的客棧內，靠後院東北角那間客房裏。

一個面色焦黃的中年文士正自擁被平坐，手裏把玩着一支通體晶瑩雪白的玉簫，不住的撫摸，呆呆地出神。

兩隻眸子有點微紅，看來他似是澈夜未眠，因爲几上的一隻白燭已只剩下寸許一段，猶自亮着，蠟淚流滿几面。

他雙眉蹙得很緊，突然之間，眉梢却微微地揚了一下，但只一凝神，隨即又恢復了剎那前的神態。

片刻之後，一陣急促的蹄聲由輕微而漸清晰，由遠而近，轉瞬間自客棧門前疾掠而過，漸漸地又漸去漸遠……。

顯然，這一陣蹄聲驚醒了客棧中猶自酣睡的人們，別的客房裏，接二連三發出了聲響。

中年文士似乎深覺這陣蹄聲不該打斷了他的沉思，但他却無可奈何，低歎了一聲，翻身吹熄了几上殘燭，隨手將玉簫置於枕下，準備躺下。

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却於此時響起，直奔後院而來。緊接着，院中響起了店主的吆喝：「各位，請起了，查店的官爺馬上就到了。」

「各位，請起了……。」

又吆喝了兩遍，中年文士似是極爲不耐，一聲長嘆，狠狠地一掀棉被翻身下床。脚方着地，那步履聲已到了他的門前，他方一蹙眉，門上已自響起了一陣輕微的剝啄聲：「相公，您起來了麼？」

中年文士蹙眉側首，向着門外說道：「有你這麼幾聲吆喝，足可震動整個帝都，我焉能不起？」

門外那人乾笑一聲，道：「眞對不起，驚醒您的好夢，我可否進來說話？」

中年文士雙眉一聳：「請進。」

門外那人應聲推門而入，一進門便是連連打拱作揖，無限歉然地陪笑說道：「相公您多包涵，驚醒各位好夢，情非得已，實在是因爲查店的官爺們馬上就到了。」

中年文士冷冷說道：「這個我知道，但設若天天如此，日後誰還敢來北京投店？」

那人陪笑說道：「相公說得是，設若天天如此，北京城這些客棧就非關門大吉不可，但好在十餘年來從未有過，這還是頭一遭。」

中年文士神色中露出了詫異，「哦！」了一聲，說道：「原來這只是頭一次，你知道爲什麼這般興師動衆麼？」

那人微一搖頭，道：「這的確是前所未有的，神力侯府與九門提督府的差爺們全都出動了，而且還是挨家挨戶，以我看，大概是要拿人。」

「拿人？」中年文士一笑說道：「北京城那些小衙門是幹什麼的？何勞神力侯府與九門提督府健騎盡出？豈不有點小題大做？」

那人忙一搖手，道：「相公，相公您雖然是飽讀詩書，滿腹經論，這一點您可是門外漢，北京城臥虎藏龍，能人輩出，形色極雜，若是來個江洋大盜，小衙門別說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敢哼一聲。」

中年文士又「哦！」了一聲，揚眉笑道：「這兩個大衙門不但敢哼，而且敢拿人，足見他們行囉？」

「這一點也不假。」那人極其嚴肅地點頭說道：「相公有所不知，不要說傅侯與紀大人各是一身神鬼莫測的武功，馬上馬下萬人難敵，就是這兩個府中的差爺們，又那一個不是驍勇善戰，以一當百？尋常武林人物根本不敢輕捋虎鬚，個把江洋大盜那必然是手到擒來。」

中年文士又「噢！」了一聲，微笑不語。

那人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中年文士突然一笑說道：「店主東，你看我可像江洋大盜？」

那人聞言一驚，呆了一呆，忙道：「相公，您莫要開玩笑，相公文質彬彬，一派斯文，只怕難有縛鷄之力，怎會是……。」

中年文士微笑接道：「百無一用是書生，店主東，你既已看透了我，那麼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那人聞言大窘，搓手連連，不知所措。

原來，他委實對這中年文士有點不放心，因爲這位中年文士是外地人，他老覺得這位中年文士和一般讀書人有點不同，但究竟那兒不同他却又說不上來。

而且北京城裏藏龍臥虎，他暮迎南北，朝送東西，接觸過的武林人物也不在少數，更知道越是不起眼

的人越厲害，尤其是書生、婦女。

半晌，他方始漲紅着一張臉，窘迫萬般地囁嚅說道：「相公，您眞會開玩笑，我豈敢，我眼雖老却未花，像相公這般手無縛鷄之力的讀書人……。」

就在這時，前院突然傳來一陣呼喝。

那人神情一驚，忙道：「相公，可能是差爺們來了，我出去看看。」

中年文士一聲請便尚未出口，那人已然步履如飛地，急急忙忙出房奔往前院，看得中年文士忍不住搖頭啞然失笑。

他這裏剛剛坐下，忽聽一陣脚步聲又向這邊奔來，心知是神力侯府與九門提督府的人走進來了。抬眼望去，只見店主面色如土地陪着兩個黑衣大漢走進後院，而且，直奔自己房門。

他呆了一呆，微一蹙眉，緩緩站起。

他上前擋在門口，冷冷地看了兩個黑衣大漢一眼：「兩位有何見教？」

店主搶前一步，兩條腿直打抖，驚駭地望着他，顫聲說道：「相公，這兩位是神力侯府的差爺，他二位一進門便說要找像相公……。」一眼瞥見兩名黑衣大漢犀利目光正緊緊地盯住自己，禁不住一個寒噤，倏地住口不言。

中年文士暗暗一聲冷哼，忖道：人言畏官如虎果然不差，可悲、可憐……。

但聞居左那名黑衣大漢道：「像麽？」

居右那名黑衣大漢應道：「分毫不差，準錯不了。」

此言一出，那店主面色更形慘變，更哆嗦得厲害。

中年文士呆了一呆，念頭尚未及轉，那居左黑衣大漢已然向他發話道：「朋友，我家侯爺想見見你，請你立刻收拾一下，跟我二人往侯府一行。」

中年文士爲之大訝，但表面上仍是不動聲色，道：「兩位可知道我是誰，姓什麽，叫什麽？」

都居左黑衣大漢一怔說道：「不知道。」

「這就是了。」中年文士淡淡一笑說道：「二位不知我姓什名誰，我無此殊榮，與你家侯爺更是素昧平生，二位可叫我如何奉召往謁？」

這讀書人果然不同於一般讀書人，單這膽量已非一般讀書人可及。

那居左黑衣大漢頓卽爲之怔住，一時不知所云。

那居右黑衣大漢却微微一笑，道：「先生不必多疑，我家侯爺完全是一番好意……」

中年文士淡淡一笑，揮手說道：「好意心領，傅侯世代纓簪，名權兩重，乃當朝顯赫，我只是一介寒儒，道不同不相爲謀，恕不敢高攀，不能奉召。」

那居右黑衣大漢眉頭微掀，尚未說話。

那居左黑衣大漢却已突然變色叱道：「不錯，你很明白，我家侯爺名權雙重當朝，要見你，這是求也求不到的事，你可不要不識抬擧！」

那中年文士臉色一沉，雙眉陡挑，冷冷一笑，道：「和你們這種俗人，我沒有什麽好說的。不過我願意告訴你們一句，休要說那區區一個神力威侯，就是當今皇帝他要見我也得看我是否高興！」

居左黑衣大漢聞言既驚又怒，一聲暴喝：「好大膽的狂生……。」

却突然吃那居右黑衣大漢止住，居右黑衣大漢微微一笑，向中年文士道：「先生既然執意不去，我們不能相强，不過我願意奉告一點，神力侯府並非龍潭虎穴，先生不必害怕……。」

一拉居左黑衣大漢說道：「侯爺神威會使羣臣喪膽，何況一個文弱書生？走吧！」

那居左大漢一怔，還要説話，却又給他用眼色止住，只得大惑不解地跟在後面轉身離去。

中年文士冷冷一笑，一聲輕喝：「二位站住。」

二大漢同時駐足轉身，那居右黑衣大漢微笑説道：「有何指教？」

中年文士淡淡一笑，説道：「你比他聰明得多；神力侯府就是龍潭虎穴，今天我這百無一用的書生也要闖上一闖，等我一下。」轉身走回房內。

居左黑衣大漢這才恍然大悟，既佩服又羞愧，「啪」地一掌拍在同伴肩頭上，拇指高挑：「老吳，有你的……」

「走吧！」一聲輕笑，中年文士背揷玉簫，飄然出門，當先向棧外行去。

二名黑衣大漢相視一笑，暗吁口氣，急步跟上。

只有那驚魂未定的店主，仍然楞楞地站在那兒，雙目直視，口中喃喃道：「這，這是怎麼同事……」

第二章　疑是深閨夢裏人

神力侯府那美侖美奐、華麗高雅的大廳中，神力威侯傅小天一襲靑衫，負手昂立。

廳外急步走進了一名黑衣大漢，見了他垂手躬身道：「啓稟侯爺，那讀書人帶到了。」

傅小天雙眉微聳，微笑點頭：「很快，你們辦事能力不差，快把他叫到這兒來，通知九門提督府説人已找到了，改日我再去謝他們。」

黑衣大漢躬身應聲而去。

傅小天却面帶一絲微笑，緩緩地轉過身子，面對那御筆書的一幅中堂站定。

不久，大廳外響起了一陣步履聲，及門而止。

「稟侯爺，客人到。」

傅小天頭也未同，道：「請客人進來，傳話內院，請夫人。」

廳外兩個黑衣大漢應諾一聲，向着同來的中年文士略一拱手：「先生您請，無侯爺令諭，我等不敢擅入。」一轉身大步轉往內院。

中年文士已可看到那位一襲靑衫、負手而立的傅侯，暗暗一聲冷笑，好大的官架子。有心轉身離去，但轉念一想，既已來此，何不索性弄清楚對方爲什麼一定要見自己？同時，他也想見識一下這位名震朝野的神力威侯傅小天，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心意一決，乾咳一聲，大步走入廳門。

傅小天恍若未覺，依然面內而立。

中年文士暗哼一聲，於一丈外駐步，冷冷說道：「寒儒商辛仁見過傅侯。」

傅小天向後微一擺手：「先生請坐。」却是仍未回頭。

中年文士陡然挑眉，但旋卽又淡淡一笑：「久仰傅侯禮賢下士，却不料如此待客，好叫在下失望。」

傅小天頭仍未回，道：「你口舌很犀利，可是我要告訴你，這兒不是賣弄口才的地方。」

商辛仁一笑說道：「我看不出這兒有什麼特殊。」

「你不要忘了這兒是神力侯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承先人餘蔭，不見得怎麼高明，再說，我尙未將神力威侯四字放在心上。」

傅小天冷哼一聲道：「你的膽子不小，我要殺你容易得很。」

商辛仁掀眉失笑道：「過奬，士可殺不可辱，我不會屈於威武，若是怕死，我也不來了。」

傅小天悚然動容，道：「你委實狂得可以，更有些自以爲了不起。」

商辛仁聳肩笑道：「彼此，彼此，我有同感，不過我這狂傲、了不起，一向是因人而異。」

小天平日自詡口才，今日始知遜人多多，道：「我說過你口才很好，但我請你來，不是要你來和我過不去的。」

商辛仁道：「豈敢，你我素昧平生，無半面之緣，我不知爲何能獲如此榮寵？」

「榮寵？你爲何不說是討厭？」傅小天突然轉過身子，笑道：「你我何止半面之緣？」

商辛仁頓時楞住，半晌，方始說道：「看來我是有眼不識泰山了，原來閣下就是傅威侯，閣下不惜勞師動衆把我找來，莫非是要我爲昨日城外之事賠罪？」

「老弟！」傅小天縱聲大笑，大步走上前去，一把握住他那骨瘦如柴的雙手，無限誠懇地道：「從現在起，你是商辛仁，我是傅小天，在我們之間沒有什麼神力威侯，好在你也未將它放在心上，你是我平生僅見的一位出奇人物，你的膽識、傲氣、談吐、氣度令我心折，我要好好的結交結交你這位百無一用的書生……」

商辛仁突然蹙眉輕呼：「侯爺，鷄筋不堪虎腕。」

傅小天呆了一呆，鬆手縱聲大笑：「老弟，你到底是讀書人，文弱得可憐。」

商辛仁一邊揉着雙手，一邊蹙眉苦笑道：「不然何以區別武夫、書生？侯爺，你這般不恥折節，令我有點受寵若驚。」

「够了麼？老弟。」傅小天赧然笑道：「你是讀書人，讀書人應知謙讓之道，路要讓一步，味須減三分，別得理不饒人。你適才說得好，我不過仗着先人遺蔭，沒有什麼了不起，能交上你這個朋友，應該是我的榮幸，不多說了，我生性放蕩不羈，你也別拘束了……。」

商辛仁一笑接道：「唯大英雄能本色，我和你侯爺差不多，也好不到那兒去。」

傅小天哈哈大笑：「好個唯大英雄能本色，那裏是差不多，分明是臭味相投，哈哈，來，咱們坐着談談。」

落座定，商辛仁略作沉吟，道：「我還有些瑣碎事，不克久留，侯爺是否……。」

「怎麼？要走？」傅威侯突然瞪眼大呼：「不行！天大的事有我替你包辦，今後我這小小侯府便是你的家。」

商辛仁神色間難掩心中激動，他故意一聲苦笑：「侯爺，你尙未說出何事見召。」

「見召？」傅小天道：「你是有意損我？……不是我，是拙荊，她想見見你。」

商辛仁呆了一呆，道：「侯爺，我不懂。」

傅小天微微一笑，指着他背後那管玉簫：「你忘了，她性喜音律，愛簫成痴？」

商辛仁「哦！」了一聲，尚未開口。

屏風後突然轉出一個青衣美婢，微一檢衽，道：「侯爺，夫人到。」

傅小天大笑道：「說曹操曹操就到，有請。」

已聞珮環脆響由遠而近。

商辛仁連忙斂神收態，將身站起，整衣相待。

一陣沁人香風撲鼻，屏風後，嬝嬝轉出了風華絕代、清麗若仙的白衣少婦。傅侯夫人，一品命婦薛梅霞。

商辛仁知書達禮，早已低頭垂目，故未能看見這位雍容高貴的一品夫人。

但薛梅霞那雙清澈深邃美目，第一瞥便投向了他，猛然覺得這身形對她極爲熟悉，却又不能確認，心頭一震，倏然停步，柔聲說道：「薛梅霞不敢當，先生請坐。」一雙眸子却等着他仰臉。

商辛仁聞聲身形一震，猛然抬頭，雙目瞥處，兩道冷芒般異采一閃即隱，緊接着，身形一陣顫抖，搖搖欲墮，但是，他很快有意無意地扶住了漆几一角，躬身道：「多謝夫人，商辛仁告坐。」

他掩飾得天衣無縫，任誰也未看出他神情有異，包括那一直注意着他的薛梅霞在內。

薛梅霞入目他那焦黃的一張面孔，嬌靨上掠過一片失望神色，目光一黯，輕移蓮步走了過來，方自就坐，入耳那三字「商辛仁」，不由又是一怔，深注了他一眼，道：「恕我失禮，先生大名是……」

商辛仁「哦！」地一聲，忙道：「殷商之商，茹苦含辛之辛，仁義之仁。」

薛梅霞微頷螓首，道：「日昨聽威侯言及，曾於城外冒犯先生之事，得知先生有一管祖傳玉簫，我性喜音律，愛簫成痴，今日所以邀奉，一來陪罪，二來想見識一下先生那祖傳仙品……」

商辛仁忙自接口道：「在下冒犯威侯虎威，未加降罪已屬萬幸，何敢當這陪罪二字，玉簫雖屬傳家之物，但不過區區俗物，只怕有瀆夫人清眼。」取下玉簫，雙手遞給傅小天。

傅小天接過玉簫，一笑說道：「老弟，休忘了你自己那句『唯大英雄能本色』，我還是喜歡你那狂傲不羈、豪情萬丈的形態，幹什麼這般咬字嚼文，酸得令人難耐。」隨手將玉簫遞給愛妻。

商辛仁淡淡一笑，默然未語。

玉簫入手一陣清涼，薛梅霞只略一注目，心中立刻百味齊湧，激動如怒潮澎湃，一陣暈眩險些栽倒，她認出這管玉簫正是昔日自己時常把玩、愛不忍釋之物，也即是自己昔日情人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長年不離身之兵刄，一刹那間，她腦際又浮起當年那形影相隨、簫笙和鳴的甜蜜情景，然而，如今……。

她强忍心中如割悲痛與欲墜熱淚，强自一笑，道：「如我看得不錯，這該是一管舉世難覓其二的千年寒玉簫，對麼？先生。」

商辛仁神情一震，只得點頭：「夫人目力如神，委實高明，這確是一管千年寒玉簫。」

薛梅霞一雙妙目緊緊地盯住他，微一點頭，淡笑說道：「恕我冒昧，它眞是先生祖傳之物麼？」

商辛仁大爲窘迫地道：「這，這……。」

薛梅霞淡淡一笑，又道：「千年寒玉簫是眞非假，先生姓商，那麼我敢斷言，先生這祖傳之語是假非眞，因爲我知道這千年寒玉簫舉世只有一管，而我也認識此簫之主人，他是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先生以爲對麼？」

一番話聽得商辛仁心神連連狂震，事實如此，他無從否認，更不敢接觸對方那雙緊緊盯住他的眸子，暗一咬牙，垂目說道：「面對高明，我不敢再行隱瞞，此簫確非商辛仁祖傳，而是……。」

薛梅霞突然說道：「够啦！」嬌軀一陣輕顫，花容亦已慘變，略一沉吟，倏地轉向傅小天，顫聲道：「小天，我想……」

傅小天「哦！」了一聲，將身子站起，笑道：「老弟，你且坐着，我還有件公事未辦，容允暫時告退片刻。」

薛梅霞說不出對自已丈夫有多少感激，因爲他未等自已要求，卽自行廻避，兩眶晶瑩淚水，在那一雙清澈而深邃的大眼睛中徘徊，突然無聲地墜落襟前，她只喃喃地叫了聲：「小天……。」

傅小天那高大魁梧的身形却已然消失在屛風之後。

商辛仁那焦黃的臉龐上也自驟起一陣極其輕微的抽搐，一雙眸子楞楞地望着屛風，默然不語。顯然，他也深深地爲這情景所感動，同時對這位蓋世奇男的威侯，由衷地湧起無限欽敬。

半晌，薛梅霞一聲輕呼，打破了廳中寂靜得令人窒息的空氣：「先生！」

商辛仁倏然驚醒，忙地站起，施禮說道：「旣是侯爺公務在身，商辛仁想改天再來拜謁。」

薛梅霞雙目緊緊地盯住他，淡淡說道：「先生不必有所顧忌，請坐。」

商辛仁仍自猶豫，薛梅霞黛眉微揚，淡淡又道：「我以爲先生應該知道，傅侯之所以託辭離去，乃是因爲我有幾句不願讓人知道的話兒，要向先生請教。」

商辛仁神情微震，忙道：「夫人原諒，我沒有想到。」

薛梅霞淡淡說道：「先生何不說，根本怕見我，根本就不願和我多說話。」

商辛仁忙地再拜：「夫人言重，商辛仁一介草民，怎敢……。」

薛梅霞强自微笑道：「先生這是駡我？」

商辛仁倏然垂首，他好像是深懾於這位傅侯夫人的威嚴。

薛梅霞淡淡一笑，道：「薛梅霞有事請教，不敢怠慢，先生還請坐下。」

商辛仁無可奈何地道：「遵命！」依言坐下。

薛梅霞深注商辛仁一眼，美目突放異采，道：「恕我直言，我覺得先生很善於裝扮……。」

商辛仁身形一震，忙道：「我很愚昧，夫人這話……。」

「旣然此簫爲別人所贈，先生爲何騙說乃是家傳之寶？」薛梅霞軒眉接問。

商辛仁暗吁一口大氣，「哦！」了一聲，苦笑說道：「夫人原諒，商辛仁自有萬不得已之苦衷。」

「我願意聽聽先生這萬不得已之苦衷。」薛梅霞緊緊進逼。

商辛仁道：「因爲我答應過那贈簫人的託付與叮囑。」

薛梅霞道：「旣然如此，我不懂先生爲什麼又不遵守自已的諾言，先生這麼做，豈不有點愧對那贈簫之人。」

「夫人所責極是。」商辛仁赧然苦笑，道：「但我覺得我並沒有錯。」

薛梅霞黛眉微揚，道：「爲什麼？」

商辛仁略一沉吟道：「因爲我自知難逃高明法眼……。」

薛梅霞螓首微垂，悽惋一笑接道：「先生該說乃是因爲知道傅侯夫人便是薛梅霞。」

商辛仁神情一震，垂首說道：「是的，夫人，這也是一個原因。」他說得很低，低得幾乎使第二個人無法聽到，而且聲音有點顫抖。

薛梅霞一聲苦笑，道：「我很懷疑，而且敢斷言，這不是原因之一，而是唯一的原因。我原想請教先生爲什麼不說出這唯一的原因，而反要另託他辭，但我知道，這個問題可能將使先生難以答覆，所以，我改變了主意，以另一問題就教；請問先生，先生早已知道我與那贈簫人之關係，對不？」

在她意料中，眼前這位中年文士必然不能不點頭，殊不料大謬不然，對方竟然微一搖頭，道：「不，我不知道，但從現在起，我開始有點明白了。」他這幾句話答得很妙，妙得使這位誥命一品的傅侯夫人，所採一步緊迫一步，剝繭抽絲的詢問方式受到阻碍，徒勞無功，而不得不另覓途徑。

薛梅霞淡淡一笑，道：「是早知抑或是現在方始有點明白，只怕只有先生一人清楚，我不願也不敢多說，如今再請問先生，那贈簫人該是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不會錯吧？」

這一句，他答得也妙，他說：「我只知道他確是姓夏，但却不知他是否卽是夫人所云之夏夢卿，更不知他是否是玉簫神劍閃電手，因為我是個讀書人，讀書人不願多知恩怨糾結、動輒血腥的武林中事。」

薛梅霞淡淡一笑，極為平靜地道：「先生既知他姓夏，想必是他親口告訴先生的，那麼，他另外還對先生說了些什麼？」

商辛仁略外沉吟，道：「他要我憑此一管玉簫找遍天下，尋訪一位絕代巾幗，一位曾與他有過嚙臂之盟的奇女子，薛……。」有點激動，深注薛梅霞一眼，畏然住口不言。

但薛梅霞竟然顯得異常平靜，淡淡一笑，道：「我來為先生接下去，薛梅霞，可是？先生！那麼，找到了她又將如何？」

商辛仁南淡淡說道：「告訴她，不必為他苦守，另找終身寄託。」

薛梅霞嬌軀一陣輕顫，唯神情間依然很平靜：「這一點，她早已做到了，而且，是在沒有得到先生傳話的五年前，但是，她不懂，她不懂他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要先生傳話，而不自已對她說。」

「很簡單。」商辛仁唇邊飛快地閃過一陣輕微抽搐，道：「他不能自已來，他更有不得已的苦衷，設非如此，誰不願見自已心愛之人一面？……」

薛梅霞心中一陣酸痛，最後她到底又忍住了，仍是那麼平靜地淡淡說道：「我願意聽聽他那不得已之苦衷。」

商辛仁喃喃說道：「因為他身負重傷，命在旦夕，而且在他說完那些話後，就帶悲含恨而歿了。」

薛梅霞想哭，但她却逼出了悽慘一笑，笑得令人心酸斷腸：「什麼時候？」

商辛仁道：「就在不久以前。」

「不久以前？五年前？」薛梅霞嬌軀又起顫抖。

「不！不是五年前，這不久以前只能說是一個月以前。」

「你胡說！」薛梅霞一雙柔荑緊扣漆椅扶手，突然失聲。

「夫人！在下不敢！」商辛仁此刻已能保持平靜，淡淡說道：「他的死期，沒有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

這話說得絲毫不差，薛梅霞無法不信，因為商辛仁是唯一在夏夢卿臨死前，見過夏夢卿的人。

她，緩緩地垂下了螓首，默然不語。

她的內心裏，却是愧疚、痛苦更甚，良心無情地在譴責着她，在夏夢卿死後背誓忘盟他嫁，已然使她愧疚不安，五年來每每思及莫不羞愧難當，更何況那夏夢卿的死才只是一個多月前的事；也就是說，夏夢卿未死，她已做了傅侯夫人，臂上嚙痕宛然猶新，這叫她如何不愧恨痛苦欲絕？

唯一使她能支持軀殼，苟活至今，只有一個原因，但是這個原因只有她一人知道，她只準備告訴夏夢卿，然而如今，她只有讓它永埋心底，因為夏夢卿確已撒手塵寰了。

她垂首默然。

商辛仁這時却將一雙異采閃爍的眸子偷偷地、緊緊地看着她，目光中包含的意思無人能領會，除了薛梅霞，可惜，她一點也不知道他在看着她。

他這麼凝注着她，直到她抬起螓首，方始飛快地將目光挪開。

她突然抬起螓首，妙目中射出兩道冷電般光芒，蒼白的臉龐上充滿殺機，道：「你說他身負極重的內傷，顯然這是奪去他生命的唯一原因，請告訴我，他是怎麼負傷的？」

商辛仁遲疑片刻，搖頭說道：「夫人，很抱歉，這一點，我無以奉告。」

薛梅霞黛眉微挑，道：「怎麼？」

商辛仁道：「他根本就沒有將因何負傷之事告訴我，更不許我多問。」

薛梅霞突然站起：「我認爲這絕不可能，我要爲他復仇，希望先生據實相告。」

商辛仁突然很平靜，他看了她一眼，淡淡說道：「夫人能爲他復仇，我自愧無力之餘，只有感佩，只是，夫人，他的性情夫人應該了解得比我清楚，他不願因自己的事連累他人，也從來不肯讓自己的事假手他人，縱然是關係最親蜜的人。」

「不錯！他確是這般倔强。」薛梅霞微頷螓首，妙目如兩把利刄，緊緊地盯住商辛仁，道：「看來先生了解他的程度並不下於我，我不明白雙方相處沒有幾天，先生怎能了解他這般清楚？」

商辛仁神情一震，說道：「夫人，這個並不奇怪，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他早已料到夫人必會替他復仇，而他又不願誤了夫人一生，所以他對致死原因始終未吐隻字。」

他幾次答話，均無懈可擊，薛梅霞只有默然，只有在心裏暗暗決定，踏遍天涯海角也要查明擊傷夏夢卿之人是誰，這不難，因爲放眼宇內可能勝過這位已歿奇才者，寥寥無幾，不過三數人而已，她要爲他報仇雪恥，以減少一點對他的愧疚，良心的自責。

但是，她至此對她那近乎不可能的想法，仍抱着一線希望，她始終懷疑眼前這位中年文士，因爲在這片刻交談中，她發覺對方除了面貌輪廓外，舉動、談吐，也有點與她那心上人夏夢卿相似。

除此，她還發覺對方似乎有意躲避着自已的目光，透着一點怕意，尤其，偶而在快得幾近閃電般，她曾瞥見他那一雙眸子中隱含着一種光采，這光采曾令她夢魂縈繞，深墜情網，不克自拔，她極熟悉，因爲她曾和它朝夕相對，默默傳遞心曲，五年來，她一直夢寐難忘，然而，這光采却一露於這自稱商辛仁的落魄文士的一雙眸子中。

有好幾次，她幾乎忍不住心中的激動，想大膽地一訴，但每到那一刹那間，她又極力忍住了，因爲，她沒有絕對把握，她不能這般冒昧唐突，她是個已婚少婦，而且是誥命一品的傅侯夫人，她雖不是世俗兒女、庸脂俗粉，但她却不能不顧着禮教的尊嚴、夫婿的顏面。

是故，她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等候對方露出破綻，然而，對方始終應對得合情合理，而且天衣無縫，毫無矛盾可尋。

所以，她仍須多方設法套問，找尋對方那百密一疏的漏洞，面對着這位似乎充滿機智的中年文士，她不知能否如願以償，但她要耐着性子試，絕不放鬆，更不放棄。

她，薛梅霞美目緊緊地盯住中年文士，道：「先生，除了這管千年寒玉簫外，我認爲他另外還該託付先生交給我一件更重要的東西，一支紫鳳釵，我和他的訂情之物。」

「紫鳳釵？」商辛仁喃喃一會兒，點頭道：「不錯，夫人！他曾經提起過，但他並未將它交給我。」

「是麼？」薛梅霞道：「先生，這就有點不對了，他既肯託付傳家之寶的寒玉簫，似乎沒有不把紫鳳釵託付先生之理。」

南辛仁仍然很平靜，道：「是的，夫人，我知道，我也曾這麼想，不過，這也許因爲他把紫鳳釵視爲他唯一愛物，不肯輕易交給別人，而要帶着它長眠地下，永不分離吧！」

這些話，南辛仁似乎言出無心，薛梅霞聽來却似字字如利刄，直透芳心，鮮血斑斑，但她絲毫沒有怪

他的意思，因爲她覺得自己不只該受冷嘲熱諷，甚至希望有人當面罵她背盟忘誓，一刀一刀地劈死她，這些諷刺的話兒只有使她減少一點心內的羞愧、內疚。

是故她仍是淡淡一笑，道：「我也希望他能這麼做，紫鳳釵本是一對，我這裏也有一管，可憐釵兒的命運與人同樣悲慘，釵分人離，而且那一管更代替了我和孩子，那尙未見過他一面的可憐的孩子……。」她聲音顫抖，語不成聲，餘下的話兒化爲串串晶瑩斷腸珠淚，緩緩地，她垂下螓首，唯她那眼角餘光却未放鬆坐在對面的商辛仁！

商辛仁神情猛地一震，身形一顫，就要站起，刹那間，他又坐定，變得很平靜，喃喃地道：「孩子，他還有孩子，是的，這孩子是够可憐……。」

望着薛梅霞一聲苦笑，接道：「夫人，我該死，我不該引得夫人更傷心，不過，人死不能復生，還望夫人節哀，勿以泉下人爲念，善自珍重，細心撫養二位這點骨血，那麼他那泉下英靈也就含笑瞑目了。」

他開始時的有失鎭定，都已落在薛梅霞眼內，她悽慘一笑，道：「是的，先生，我該謝謝你的提醒，我雖然身爲人婦，却把那孩子取名憶卿，只是，他未見孩子一面便與世長辭，實在叫人傷心……。」

商辛仁身形倏起一陣顫抖，緩緩地垂下頭去。

薛梅霞心中一陣激動，她幾乎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她仍不敢造次，美目盛射異采，道：「怎麼？先生敢莫是不舒服麼？」

商辛仁神情又是一震，「啊！」了一聲，猛然抬頭，雙眼已微現紅意，忙道：「沒有什麼，夫人，不是，夫人，我只是覺得有點頭昏，這是老毛病了。」顯得有點語無倫次。

薛梅霞深注着他，蹙眉說道：「想必是先生長途跋涉，過於勞累了，來人。」

屛風後，應聲走出一名青衣美婢，斂衽垂首，聽候吩咐，薛梅霞吩咐道：「收拾聽風軒，請商先生早些休息。」

商辛仁忙地站起，急急說道：「夫人，這萬萬不可，我立刻就要告辭。」

薛梅霞淡笑說道：「先生一人出門在外，客棧之中，多有不便，千里奔波，爲的是找薛梅霞，薛梅霞若不留先生盤桓兩天，豈不要被人批評不通人情，不知禮數。」

商辛仁顯得更急，道：「夫人好意，商辛仁心領，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能爲夫人效勞，那是我無上榮幸，我看我還是回客棧的好，明日一早，我還有要事，急須離京，萬請夫人……。」

薛梅霞淡笑接道：「先生，無論你怎麼說，我留你是留定了，晚上，我還有事要向先生請教，而且我覺得該讓憶卿見見你這位伯伯……。」

商辛仁神情又是一震，方一遲疑，薛梅霞已揮手向青衣美婢道：「妳去吧！請侯爺。」

深注手足無措的商辛仁一眼：「先生請坐。」

商辛仁萬般無奈，只得重又坐下，顯得有點心神不寧、坐立難安。

薛梅霞看在眼內，腦中電旋，淡淡一笑，道：「先生成家了麼？」

商辛仁呆了一呆，神魂不定地道：「謝夫人關懷，我父母棄世甚早，仕途失意，落魄終年，至今孑然一身，到處爲家。」

薛梅霓微一點頭道：「世上有幾人能够得意，得意又能幾日，先生不必掛懷，傅侯公忙，我，胸無點墨，長子憶卿，次女小霞，久疏教導，先生既無家室之累，我擬聘先生爲長年西席，如此傅氏後代既得蒙化育，先生又可免風霜之苦，一舉兩得，先生萬勿推辭。」

商辛仁忙地站起，急急說道：「夫人，我不學無術，只怕會貽誤金玉，同時，我又流浪慣了，不習慣久居一處，這萬萬不敢從命……。」

一陣豪邁大笑，屏風後轉出了神力威侯傅小天，道：「老弟，你又來了，什麼事萬萬不敢從命？」

商辛仁施禮相迎，叫了一聲：「侯爺。」

薛梅霞微笑說道：「商先生學飽才高，我想爲憶卿、小霞聘他爲長年西席，不知侯爺的意思……。」

傅小天驚喜大笑道：「這還用問我？妳聘定的準是奇才。」

薛梅霞道：「先別那麼高興，還要看你的面子如何呢？」

傅小天呆了一呆，道：「怎麼？」

薛梅霞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你不是聽到他說什麼萬萬不能從命麼？」

傅小天「哦！」了一聲，轉向商辛仁，尙未開口。

商辛仁又自急急說道：「商辛仁不學無術，不敢貽誤金玉，況且也流浪慣了，萬請侯爺成全。」

傅小天莊容說道：「老弟，我是個粗人武夫，不會說話，也懂得太少，只知道坦誠對人、肝膽相照。老弟，我誠心交你這個朋友，神力威侯你莫去想他，你若看得起傅小天，那麼，你就不要推辭。」斬釘截鐵，不失豪邁男兒、英雄本色。

商辛仁聽得暗自點頭，但也更爲着急，更加爲難，略一沉吟，暗一咬牙，方待再行婉拒。

薛梅霞却已淡笑接道：「先生，這件事你不必急於答覆，好在你要在這兒盤桓幾天，過幾天，略作考慮後再行答覆不遲，我以爲先生該不會令傅侯失望。」

商辛仁方自一聲：「這……。」

「這什麼？老弟。」傅小天仰首大笑道：「粗人自有粗辦法，聽風軒已爲你準備好啦，走，咱們瞧瞧去。」一把拉起商辛仁手腕，往後便拖。

商辛仁臂如鷄肋，似乎弱不禁風，有掙扎之心，苦無掙扎之力，只好任由金剛般的神力威侯拖向屏風

之後。

薛梅霞望着二人背影消失；嬌靨上露出一絲微笑，但刹那間，這絲微笑又被一片幽怨、悽楚、痛苦、激動的神色所掩。

雪白晶瑩的玉手，顫抖着拿起几上的玉簫，只那麼一瞥，兩串珠淚雨般墜落襟前。

她淚眼對簫，喃喃道：「我不信我會看錯，更不信你能再隱瞞下去，今晚，今晚我帶了孩子來見你，孩子總是你的骨肉，你該不會不認……。」

她緩緩地行向屏風後面，手捧玉簫失神落魄，那楚楚可憐的神態，令人不忍卒睹。

那美好雪白的身影已消失在屏風後。

那悽惻氣氛却依然滯留在這大廳中。

□ □ □

一鈎上弦月又爬上蔚藍的夜空。

無言地伴着閃爍的羣星。

星月又再次地映入小樓下，那泓清澈的池水裏。

但！星月之旁却失去了昨夜那對相依偎的人影。

只有一個孤零零地雪白人影，憑欄對月，吹出一縷如泣如訴的嬝嬝簫聲。

簫聲隨夜風盪漾飄揚，在今夜如此星月，這般情景，倍覺淒涼、動人。

和簫聲一塊兒隨夜風飄逝的，是那顆顆晶瑩的清淚。

淚珠湧自那雙滿含幽怨、煙霧濛濛的美目，滑過那雪白冰涼如玉的面頰，自腮邊滴落。

這簫聲，這情淚，心碎片片，寸斷柔腸。

傷心簫聲，斷腸人。

都只爲了古往今來，無人能解的一個「情」字。

神力侯府盛宴方罷。

神力威侯傅小天酩酊大醉，小樓中酣睡不醒。

聽風軒中，燭影搖紅，對燈獨坐着那白衣文士商辛仁。

他聽到了簫聲，身形顫抖，淚如泉湧。

唉！他也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兒。

讀書人都有着一份傻氣。

是耶？非耶？只有他自己知道。

再看那廣大的庭院中，亭、台、樓、榭之旁，林木花叢之中，人影幢幢，盡是些一色黑衣勁裝的威猛大漢，戒備森嚴，如臨大敵。

爲什麼？難道怕這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跑掉不成。

這也只有他們自己心裏明白。

簫聲越來越低，如一縷游絲，輕輕地滑過夜空。

終於停在吹簫人兒的唇邊。

一刹那間，萬籟俱寂，星月默然。

只有輕微的聲響來自樹間，那是夜風拂動了枝葉。

那憑欄吹簫的雪白人影輕輕地飄回小樓，又輕輕地飄了出來。

懷中多了一個扮裝玉琢、甜睡未醒的幼童。

大眼睛、長長的睫毛、蘋果般的小臉兒，像極了那雪白人影之人。

但那雙入鬢劍眉，懸膽小鼻及那張充滿倔强、高傲的小嘴兒，却不像神力威侯傅小天！

雪白人影有如一縷淡煙，極其輕盈靈妙地越過那排朱欄，落向小樓之下，又滑過縵廻雕廊，消失在彼端盡頭。

轉瞬間，又出現在聽風軒的一排朱欄之內。

軒內燈火搖晃，寂然無聲。

一隻雪白晶瑩的柔荑，帶着輕微的顫抖，推開了聽風軒那兩扇未拴的長門。

突然，她楞住了。

房內只有燭影空自搖曳，人，她想要見的人，白衣文士却已不知去向。

她急急地奔向桌前，以顫抖的心情、顫抖的雙手，拿起了一張墨漬未乾的薛濤箋和一支栩栩如生的紫鳳釵。

箋上是龍飛鳳舞、鐵劃銀鈎的數行狂草。

「紫鳳有歸，莫爲情苦，人生百年，春夢一場，須看得開，看得破，來去無痕，人簫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旁邊還有數行小字：

「得夫如此，尙復何憾？傅侯人中英傑，勝過夏夢卿百倍，望善撫一點骨血，莫使泉下人長恨九幽。

玉簫不祥之物，未敢留此，我已取去，謹以紫鳳釵留奉，望雙鳳合璧，祝相偕白首。

商辛仁百拜」

她心更碎，腸更斷，呆立燈前，手抖、心顫、淚流。

一陣喃喃語聲滑自她那雙失色的香唇：「商辛仁，傷心人，他是傷心人，我早該想到了，但你可知我更斷腸。從此天涯永相覓，務使紫鳳飛成雙……。」

那雪白美好的人影又輕輕地滑出聽風軒，穿過雕廊，消失在夜色裏。

聽風軒中一切如舊，只少了那支紫鳳釵，那張令人心碎、腸斷的薛濤箋。

第三章　煙雲往事一夢中

時屆三更，萬籟俱寂。只有清冷的銀輝洒照，與那輕掠枝頭的夜風輕嘯。

萬壽山整個地沉浸於銀輝夜風中。遠遠地看去，恍似一隻沉睡中的巨獸，黑壓壓地一片。

由萬壽山俯眺，雖置身於松柏間，仍然可以望見紫禁城燈火二三，在輕曳枝椏中明滅搖晃。

除此而外，整個北京城一片死寂。

誰也沒有料到，在這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的當兒，却有一個落魄斷腸的人，在這冷清的萬壽山頂，皺眉，望月，間或地發出一兩聲令人心酸的輕嘆。

輕嘆甫一發出，便卽隨着陣陣微寒夜風飄逝、散失，也只有發嘆的人自己聽得到。

這位落魄斷腸的人兒，在月光下看來只是一團白影，如果不是那一兩聲令人心酸的長嘆，誰也不會發覺那是一個人——一個斷腸的傷心人。

那團白影是坐在一方青石旁，斜斜地倚靠在石後一株枝葉茂密的盤蓋老松上。看不清他的面目，但却有兩道冷電般的光芒不住閃爍。時而投向夜空中的皎潔明月，時而又投向紫禁城那明滅不定的二三燈火。

在他身旁，更有一物映月生光，發出雪白的冷輝。

驀地又是一聲令人心酸的輕嘆過處，一陣低吟隨着夜風飄起：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

秋風庭院蘚侵階，一行珠簾閒不捲，終日誰來？

金劍已沉埋，壯氣蒿萊。

晚涼天靜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

顯然這位傷心的斷腸人兒，是在對月抒懷，回憶那不堪回首的當年往事。

要不然怎言「往事只堪哀」？

又是一聲輕嘆，兩道冷電光芒突然斂去。月華似乎越來越絢爛，越來越模糊……。

一陣夜風，將那回憶中的往事吹得越飄越遠，但卻越來越清晰。

那是八年前，也是這麼一個月明之夜。

唯一的不同，那是在峨嵋金頂；他又豈能料到，就那麼一件事、一樁善舉，竟給他帶來半生危厄？使他一直在情孽、殺孽中浮沉，使他永淪錐心刺骨、心碎斷腸的痛苦深淵中……

腥風血雨，釵光鬢影。

是甜？是苦？想到甜蜜之處，使他那高傲、倔強的嘴角，浮起一絲難見的幸福微笑。

但是苦絕非肉體上的苦，而是心靈上的創傷，那創傷使得這位頂天立地的蓋世奇男，潸然淚下，心碎腸斷，幾乎一仆不起。

八年前，在這麼一個月明之夜。為了爭取天下武林夢寐以求，不計犧牲千方百計搜尋的宇內「三聖」遺物，正邪二道、絕世高手，一起冒死登上了峨嵋。

所謂宇內三聖，卽凡凡大師、大木眞人、東郭先生——僧、道、儒三聖。

凡凡大師並不是出身少林，大木眞人也非出身武當，東郭先生更不知師承何人。

然而，凡凡、大木卻顯然與少林、武當有着極深之淵源，因為這僧、道二聖，分別身懷佛門至寶貝葉金刀、道家異珍玄玄寶鈎；東郭先生則持有一支蟠龍玉杖。

這三位功參造化，技比天人，幾乎都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

可是風聞在一次較技中，三聖竟一起西歸，從此宇內僅存名號，再不見斯人。

三聖的遺物：貝葉金刀、玄玄寶鈎、蟠龍玉杖，與一本集三聖武學大全的萬流歸宗也一齊不見踪跡。

這四樣不世至寶，得之者不但可號令少林、武當，一身修為更可睥睨宇內，無敵天下。

試問天下武林、正邪二道，誰能抵得住這種誘惑？

是故不惜頭斷血流，粉身碎骨，武林正邪絕頂高手，來往萬里，窮搜天下。

三載的徒勞無功，正値大家灰心失望之際，不知是誰放出了空氣，說是三聖遺物深藏於峨嵋一座古洞之內。

於是，這清淨的佛門聖地，立卽被一片腥風血雨的無邊陰霾所籠罩。

月色淒迷，夜深更靜。峨嵋峯腰西側，在一處幾為盤虬古松枝葉所封的古洞前，一塊大有幾畝的懸崖上，站立着十餘個幢幢黑影。

在月光下可以看得很清楚，左邊是幾位寶像莊嚴、合十肅立的老僧，與七位黑髮長鬚、身揹竹劍的全眞。

右邊是幾個長像猙獰的俗裝老者，在這幾個俗裝老者的背後，又一字排立着十二個長髮披散、面目慘白陰森、服飾怪異的中年人。

雙方均是目射精光地互相凝視着，誰也不曾開口說過一句話。而且，誰也沒敢向那陰森深邃的古洞口靠近一步。雙方就這麼靜靜地對峙着，一個個有似一尊尊的石像。

只有那長鬚、披髮、劍穗，在夜風裏飛拂。其他一切都是靜的，靜得令人隱隱有窒息之感。

終於，驀地一聲陰森、冰冷的輕笑劃破夜空，刺耳難聽，聞之令人不寒而慄：「巧得很，前脚後脚，今夕何夕，適逢這多高人，老夫何幸如之。看來少林、武當消息之靈通，脚程之快，委實不在老夫羅刹一教之下，其實，二派又何必這般勞師動衆，盡出高手？嗯！少林掌教，諸堂主持，四大護法，武當七劍，哈！老夫簡直是越想越感榮幸，老和尚，看來你們是志在必得了？」

發話的人是俗裝老者中最前面的一個；此人一身錦袍，身材中等，鬢髮皆灰，細眉、鷹目、鈎鼻、濶口，神色間一片陰狠凶煞。雙手爪長數寸，鷹目中光如冷電，正是那宇內聞風喪膽的羅刹教主公孫忌。

自然，他背後那幾個長像猙獰的俗裝老者及十二披髮怪人，便是羅刹五君十二侍。

他說完，一雙鷹目冷芒閃爍，緊緊盯住少林、武當羣中爲首的一名老僧。

「阿彌陀佛！」一聲佛號震撼人心，老僧年逾七旬，慈眉善目，寶相莊嚴，正是少林當今掌教，大悲禪師。

「出家人與世無爭，何言志在必得？出家人旨在使三聖遺寶不淪魔刼，天下武林不起紛爭而已。」

「哈！悲天憫人，胸懷坦蕩，到底是佛門得道高僧，老和尚，你何不說怕？」

大悲禪師淡淡說道：「貧衲不知老施主這怕字何指。」

羅刹教主公孫忌嘿嘿笑道：「在老夫面前老和尚你最好少裝傻，你們少林、武當一向自負不凡，當不會在乎別人得去那本集佛、道、儒三家武術精髓之萬流歸宗，而是怕別人以那柄貝葉金刀、玄玄寶鈎使你們少林、武當……。」

「阿彌陀佛！」公孫忌話猶未完，大悲禪師便又自佛號高宣，肅然說道：「多謝老施主指點，貧衲懂了，但設若金刀寶鈎落入正人俠士之手，少林、武當並不懼怕，任憑驅策。」

此言一出，公孫忌雙目精光暴射，凝注大悲禪師，陰陰一笑，道：「老和尚好犀利的口才，公孫忌不在乎什麼正人俠士黑道邪魔，行事但憑所喜，不顧欺世盜名假冒僞善，憑你這一句，老夫今後便該好好與你們少林武當親親熱熱，老和尚，月影西移時光無多，三聖遺物老夫今宵是志在必得，你有何打算？」

這羅刹教主公孫忌本是昔年羅刹帝君公孫唯我之子，但公孫唯我一生未聞有過妻室，更是不喜女色，如此何來兒子？這是一樁疑案，無人能打破也無人敢過問。

公孫忌聰穎異常，禀賦超人，不但武學盡得羅刹老魔眞傳，且能將一個羅刹教治理得井井有條，極得羅刹老魔鍾愛。

廿年前，羅刹老魔因練功不愼，軀體盡僵，風聞已死，公孫忌克紹箕裘，更青出於藍，羅刹教在他手中廿年來聲勢大振，威名之盛幾凌駕於諸大門派之上，羅刹拘魂令到，三日索命，所向屍伏，無人能够倖免，將一個平靜的武林鬧得天翻地覆，各地同道莫不爲之惶然，戰戰兢兢，生怕那羅刹拘魂令有朝一日會落在自己頭上。

三聖在時曾有除惡之心，無奈這公孫忌狡猾至極，聞風便自遠颺，只落得幾個二流教徒替他一死。三聖這一西歸，公孫忌更是肆無忌憚，更形活躍；按說他該已滿足，但一個「貪」字害人，他却憧憬天下第一人的寶座，率衆登上峨嵋，垂涎三聖遺物，且志在必得。

以他那驕狂性情何曾將少林、武當放在眼內，那一番話也不過是蓄意調侃而已。

大悲禪師焉能聽不出來？同時他知道這魔頭一身修爲與自己互爲伯仲，說不定自己還要略遜半籌，身後五君十二侍，人人各具詭異功力，名列宇內頂尖好手，一旦動手，自己身後雖有四大護法、諸堂主持，威鎭武林的武當七劍，但鹿死誰手，不敢預卜。

勝敗猶屬小事，三聖遺物如淪入魔手，不但佛、道二門從此禍刼無窮，武林更將再無平靜，同時他也不顧爲這千百年來的佛門聖地，峨嵋金頂，帶來腥風血雨，空前浩刼。

小不忍則亂大謀，大悲是佛門得道高僧，自然深知，當下低誦一聲佛號，合十說道：「老施主名震宇內，功參造化，當知佛家戒絕一個『貪』字，貧衲斗膽，敢請……。」

公孫忌縱聲大笑：「老和尚，道魔不兩立，我不懂佛理，莫拿這些說我，佛門戒貪，那是你們佛門之事，其實何謂貪，學無止境，我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應該沒有錯，我不相信我老和尚若蒙佛祖慈悲，會對那易筋、洗髓二經視若蔽履，無動於衷。」

這話說得不錯，千百年來少林寺僧誰不想研習那易筋、洗髓二經？只是自恨緣淺福薄罷了。

一番話直使大悲禪師窘迫萬端，頓時怔住，半晌方始說道：「多謝老施主教我，老施主一代英豪，叵忍爲這峨嵋勝境平添殺劫？」

大悲禪師不愧爲一派掌教，得道高僧，不但毫無慍意，更進一步圖謀苦口婆心地打動老魔。

「何謂殺劫？」公孫忌大笑說道：「其實這殺劫也是你老和尚帶來的，設若你老和尚不聞不問又何殺劫之有？」

大悲禪師呆了一呆，心知這老魔心智過人，口舌犀利，此事也絕非言語所能解決，雙眉微挑，目射精光，肅然說道：「事已至此，老衲多言無益，還請老施主三思。」

公孫忌笑道：「老夫做事何止三思？老和尚不必多言。」

「如是，少林、武當不惜派毀人亡，決心護寶，就請老施主慈悲吧！」

這幾句話聽來平淡已極，其實大悲禪師不知費了多大的力氣，下了多大的決心，他知道一場空前殺劫就要開始了。

「這怪不得老夫，只怪老和尚管老夫閑事。老和尚！不論今日之事結果如何，少林武當自此多事了，你打點着吧！」公孫忌臉色倏沉，一聲輕喝：「莫洪。」

身後一個面目陰沉的老者應聲而出。

「罡風已過，良機轉瞬即逝，與我擋一陣，只准成不准敗，可記得教規？」

語氣冰冷，陰森逼人，東君莫洪身形微震，立即躬身：「教主放心，莫洪等誓死效忠。」

公孫忌嘴角泛起一絲殘忍笑意，微一點頭，飛身直向洞口撲去。

大悲禪師沒有想到公孫忌避敵就寶，且說動就動，不由大急，雙眉一挑，沉聲暴喝：「站住！」袍袖微揮，羅漢堂主持大智禪師，藏經堂主持大慧禪師聯袂飛身上前，直撲公孫忌背後，擒龍手閃電遞出。

他們快，人家也不慢，一聲冰冷陰笑：「和尚找死！」

東君莫洪，西君單能，已似鬼魅般飄身而起，橫截大智、大慧。

兩方尚未接手，公孫忌已近洞門，要攔截已然不及，大悲禪師急怒交加，方待揮衆撲上，奇事突起。

倏聞一聲輕叱：「匹夫，滾回去。」

一聲悶哼，洞口古松枝葉未動，公孫忌只差一步便將入洞的身形却突然踉蹌倒退。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立時震動全場，四條已在半空的人影疾射而下，莫洪、單能及其他三君一起向公孫忌疾掠過去，十二侍則仍毫無表情地不言不動，監視着少林、武當諸人。

公孫忌震怒已極，他做夢也未料到這罡風遍佈、逕入必僵的古洞中，竟還預藏着人，這人更且能不帶勁氣地一掌將他擊退。

一張原本陰沉猙獰的醜臉上，神色更加凶惡怕人，陣青陣白，回首盯了大悲禪師一眼，陰陰地道：「老和尚，高明至極，領教了，但讓你枉費心機了，老夫今宵仍然志在必得……。」

大悲禪師和他一樣地震驚，聞言一怔，方待說話，公孫忌却已轉過頭去又是一聲沉喝：「何方鼠輩，膽敢暗算老夫，還不滾出來領死！」他料定此言一出，洞中的人必然有所舉動，早已雙臂蓄功暗地戒備，

身後五君也是十道陰狠的目光凝注洞口，眨也不眨。

那知事實大謬不然，他話落半晌，那月光斜照、松影半掩的深邃古洞中竟然一寂若死，半點動靜也沒有。

長夜寂寂，四周靜悄悄地，加上這件奇事，公孫忌心中不由一陣寒慄，他說不上爲什麼自己會這樣，往日什麼場面沒見過？雙目凶光一閃，冷哼一聲：「莫洪，爲我入洞擒此鼠輩。」

莫洪應聲，疾若閃電直撲洞口。勇如羅刹教主者尚且被人一掌擊回，莫洪自然不敢大意，距離洞口尚有一丈，便即飄身落地，雙目凶光暴射地向洞中望去。

但見洞中黝黑一片，憑他一身修爲也僅能看清洞口五尺情景，五尺以外便黑不可見，那目光可及的五尺以內，洞壁平削，毫無可資藏身之處，除松影不住拂動外別無他物，他心知洞中人必然藏身洞底深處，望着深邃陰森的古洞，不由生出寒意，然而教規森嚴，違命者死，不容他有退縮的打算，暗一咬牙，心念動處功聚雙臂，護住了周身大穴，閃身撲進洞中，進洞數尺竟然毫無動靜，莫洪不愧奸詐狡猾，越發地不敢大意，屏息凝神，目光如炬，一步步地向內捱進。

洞外羅刹教主公孫忌諸魔，眼見莫洪入洞竟安然無恙，心中方自升起一絲訝異。

驀地一聲清朗輕笑起於洞內：「笨蠢匹夫，殺你汚我雙手，滾！」

話聲方落，只聽洞中莫洪一聲悶哼，羣魔大驚，身形方動，洞口枝葉一陣拂晃，一團黑影直如斷線風箏，疾飛而出，「叭達」一聲，摔落地上。月光下但見東君莫洪面色如紙，僵伏如死。

這一變化的發生不過刹那間功夫，快似閃電，快得連諸魔念頭都來不及轉。

羅刹諸魔心神大震，公孫忌神色更形猙獰，目光微掃，看出莫洪身無半點傷痕，知是遭人點了穴道，心中略寬，遙空一掌拍向莫洪身上。

按理說，以公孫忌一身武學，莫洪必然應掌而起，那知大謬不然，莫洪身形一陣輕顫，竟然仍舊是昏迷不醒。

公孫忌老臉一熱，凶目一注大悲禪師，冷哼狠聲說道：「老和尙，我不相信少林、武當有如此高明的人物，但你們少林、武當却絕脫不了關連，辱我座下侍衞，少林、武當合該覆滅。」

大悲禪師入目老魔那狠毒目光，心中爲之一顫，知道少林、武當從此將永淪魔刼，低誦一聲佛號，肅然合十：「阿彌陀佛，老施主萬勿誤會，便是老衲也不知洞中是那位高人。」

口中如此說，心中也在懷怛：三聖當無後人之理，洞中之人的功力能挫羅刹老魔及其座下首衞，簡直駭人聽聞，這究竟是誰？

公孫忌怒聲說道：「老和尙你敢巧言……。」

「阿彌陀佛，出家人不打誑語，貧衲願以少林信譽擔保，施主不信，貧衲自也沒有辦法。」

公孫忌聞言一時默然，心頭却是更驚更怒，本來對三聖遺物他是不惜任何犧牲，志在必得的，而且他也未將少林、武當的高手放在眼內，但如今他却變得毫無把握了。雖有心放棄，但三聖遺物實在誘惑人，且良機轉瞬卽過，一旦洞中罡風再起，便得再等一年。如若冒險再試，他自己知道，洞中人功力之高爲自己生平僅見，休說那深奧玄奇的點穴手法自己不識，單論自己身受的那一掌，自己便望塵難及，正自猶豫不決，進退兩難。

驀地一個冰冷輕微，但極淸晰的話聲傳出洞來：「公孫忌，你給我聽着，三聖遺物天地至寶，有我在此絕不容邪魔覬覦，適才兩次出手，不過略示薄懲，爲貪者戒，我若非事先得高人指示，此刻你與莫洪只怕早已橫屍洞外，你自以爲聰明，却不知算錯了罡風起息時刻，如今罡風已起，就是我不阻你，憑你那身功力也難進入洞內一丈，若不怕屍陳峨嵋不妨明年再來，莫洪受制之穴，一個時辰不藥自解，言盡於此，

不要等我下手逐客了。」

一字一句震得諸魔耳中作鳴，心血微翻，公孫忌凛然心驚，再一細聽，隆隆之聲由微而明，洞中果然罡風已起，他再是凶狠，也不願冒那粉身碎骨之險，情知今年奪寶已成泡影，又得苦等三百多天，懊喪之餘，對洞中人更是恨之入骨，雙目凶光一閃，雙眉挑處，沉聲說道：「朋友，公孫忌知難而退，但絕不死心，明年必當再來，你何妨報個姓名。」

洞中人一聲朗笑說道：「公孫忌，憑你還不配問我姓名，不過你我江湖上定有再見之日，屆時你卽可知道，我再勸你一句，你最好打消騷擾少林武當的念頭，否則那是你自取滅亡，請吧！」

一番話直氣得公孫忌險些昏厥，咬牙切齒目射凶光地掃了洞口及大悲禪師諸人一眼，抄起地上莫洪，一跺脚，率衆而去。

大悲禪師諸人目送諸魔身影消失不見，轉身深注古洞，尚未說話。

「諸位，他們走了，各位也可以返駕了。」話聲竟然突變柔和。

大悲禪師呆了一呆，合十道：「阿彌陀佛，高人有諭，貧衲等不敢不遵，不過貧衲有幾項疑問，高人可否指教？」

洞中人略作沉默，笑道：「指教不敢當，我有問必答就是了。」

「貧衲多謝了，那麼先請教尊姓大名？」

「大和尚，有此必要麼？」

「大力相助，貧衲豈能不問。」

「大和尚，你這麼說，我倒不好報名道姓了，其實大和尚你誤會了，我是奉命護寶，並非特意爲你們少林、武當出頭。」

大悲禪師呆了一呆，隨卽又問道：「施主莫非是三聖……。」

「哈！」洞中人一笑說道：「大和尚你又錯了，不過我承認和三聖極有淵源。」

大悲禪師聞言心頭一震，心想：難怪連那羅刹教主也栽在他手中，果然……。略作思忖，又問：「施主可是長年隱住在此？」

「不，只在每年罡風靜止時來，其他時間浪跡江湖，萍飄不定。」

「洞中罡風乃發自地底的寒氣，無堅不摧，施主能置身其中而安然無恙，莫非已成金剛不壞……。」

「大和尚，你問得太多了，我另有要事，不克在此久留，三聖遺物每年有我在此，當不致出什差池，諸位但請放心，請便吧！」

大悲禪師不愧是少林掌教，聞言竟能神色依舊，涵養工夫委實令人敬佩，但他心中還有一項疑問，非弄清楚不可，一時却又不便啓口，正作難，倏聞洞中人一聲輕笑，說道：「大和尚不必心存疑惑，我若是存有私念，三聖遺物就在身旁，而且還勉强可以在各位面前來去自如，不過這也難怪你，那麼，大和尚，接住這個。」

一縷烏光穿洞而出，映着月光閃電射向大悲禪師。

大悲禪師唯恐有詐，眼見來物勁力奇强，心中暗凛，禪功提聚右掌，伸出兩指，迎着來物鉗去。

那知來物入手竟然是輕飄無力，方自一怔，低頭一看，心神大震，連忙面色一整，肅然合十：「阿彌陀佛，施主請恕貧衲不知之罪，貧衲這就告辭。」率衆轉身大步而去。

洞中人一笑說道：「各位走好，恕我不能遠送……。」

「送」字尚未出口，突然變爲一聲沉喝：「匹夫大膽，還不與我住手。」

大悲諸人聞聲大驚四顧，入目一條白影由洞中疾射而出，快似閃電，一閃不見。

他們不明所以，正自面面互覷。突然間，一聲悽厲慘嗥驟起峯下夜色中。空山廻響，歷久不散，倍覺刺耳。

緊接着，一道白影又自峯下冲天拔起，星殞斗瀉般疾射而來，諸人剛覺眼前一花，面前已自飄然卓立着一位一身雪白儒服的年輕書生。

這白衣書生俊美已極，劍眉入鬢，鳳目重瞳，神清氣朗，直若臨風之玉樹，更難得是他那飄逸瀟洒的不凡氣度，令人一見便不由心折。

此際但見他劍眉輕蹙，雙手捧着一個昏迷不醒的灰衣老者，中等的身材，頗顯清瘦，一縷鮮血沁自口角，一隻右眼已只剩下一個血窟窿，鮮血淋漓，慘不忍覩。

大悲禪師心知面前這位書生便是那武學曠古絕今的洞中人，只未想到對方竟是這麼年輕，既已知書生來歷，當卽跨前一步，肅然合十：「老衲得覩施主絕世風範，深感榮幸，不知這位老施主……」

白衣書生劍眉微挑，淡淡一笑接道：「多謝大和尚誇獎，此人今宵此時登臨峨嵋，其用心不問可知，只是與一干武林人士一樣地懼於少林、武當及羅刹敎的威名，未敢貿然登上峯頂，却不料羅刹敎凶徒臨去含恨，遷怒逞凶，我遲到一步，致使此人身受重傷，更失一目，但那羅刹敎十二侍者之首古檜匹夫也留下一臂，此人曾陷身黑道，尙幸生平並無大惡，我必須及早救之，大和尙已知我來歷，還請爲我暫時保密，此間事情已了，諸位可速卽返山準備一切，少則三月，多則半載，羅刹敎必至貴派尋仇，屆時也有人前往稍盡棉薄，後會有期，告辭了。」話聲方落，人便又似一道白光，冲天拔起，疾射而逝。

大悲禪師挽阻不及，不由悵然，心忖白衣書生斷不會無端示警，羅刹敎挾仇含怨，後果確是堪憂，當下，喟然一嘆，懷着沉重無比的心情，率衆飛身下峯，漸漸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秀麗的峨嵋山，刹那間又歸於一片寧靜。

月色迷濛，古樹參天，怪石嵯峨……

一陣急風過處，捲起地上沙土，天地爲之一暗，一片烏雲掩住了月色，也吞噬了大地上的一切……

山雨欲來；魔刼已起。

□　　□　　□

這一日，時方正午，驕陽高懸，炙熱迫人。

川陝道上，八蹄翻飛，由南至北，緩緩地馳來兩匹高頭駿馬。

這兩匹高頭駿馬一色漆黑，毛澤光亮，昂首翻蹄，益發顯得神駿。

馬上的人兒，是兩位英氣逼人的中年漢子，居左一位看來年紀比較大些，身軀魁偉、環目虬髯，顧盼之間，雙目精光閃射，神態至爲威猛。勁裝、大氅，由頭至脚一色墨黑，人黑馬黑，極爲扎眼。居右一個，年紀最多不過三十，劍眉星目，英挺俊拔，他却是由頭至脚一身雪白，人馬相映分外的明顯。

二人俱是腰懸一柄長劍，淡黃絲穗，迎風飄拂，人是英豪馬如龍，引得二三過往行人爲之側目。

兩騎來至大巴山下，行人絕跡，叢林夾道，路面陡險崎嶇。

馬上二人却仍是豪性畢露，一路談笑地控轡緩馳。

「二弟，這一趟咱們總算沒有白跑，爹的壽禮，小妹的嫁妝全都有了，似咱們這般不急不徐地行進，大後天日落前便可趕回到家裏，嗯！快一個月了，想起小妹那一手燻鷄，我肚裏的饞蟲都要造反了，哈！哈！」

那白衣中年漢子聞言蹙眉一笑說道：「大哥，不知你這嗜酒貪吃的脾氣什麼時候可以改掉，再這樣下去，我眞擔心我永遠不會有大嫂了。」

「哈！」黑衣大漢仰首大笑：「唯大英雄能本色，你大哥這便是英雄本色，大丈夫何患無妻？那些庸脂俗粉固然看不上我，而我對她們也不屑一顧，二弟，你放心，大哥今年不過卅五，急個怎地？總有一天會給我碰上一個獨具慧眼的巾幗英雄，也才够資格做你的大嫂。」

白衣漢子搖頭一笑，默然不語。

黑衣大漢話鋒微頓，看了同伴一眼，一笑又道：「二弟，別儘擔心你大哥，自己也馬前無兒，我找不着老婆尙有可說，像二弟這般英俊挺拔的俠少，要是也和大哥我一樣……，那可就辜負了造物者一番心意了。」

那白衣漢子面上一紅，赧然笑道：「大哥你又拿我取笑了，須知身體容貌不過是一具臭皮囊，有何可取？萬般皆緣，人品也很重要，就拿龍表弟來說吧，雖然早已與小妹指腹定親，人又長得翩翩英俊，可是小妹却就是不喜歡他……。」

此言一出，黑衣大漢那黝黑的大臉上突然掠上一片陰影，濃眉深蹙，無限憂慮地一嘆說道：「『情』之一字，委實玄奧得令人難懂，其實休說小妹，就是我這個粗人也都瞧他不順眼，我總覺得他不像個正人君子，油頭粉面，不學無術，小妹一個女兒家能不爲自已終身打算？誰知媽却偏偏視他如心頭之肉，不管小妹意思如何，一味……唉！說來說去，都只怪當初不該貿然指腹爲婚。」

那白衣漢子苦笑一聲道：「事已至此，怪有何用？龍表弟心機甚深，我只怕小妹嫁過去……。」

「他敢！」黑衣大漢突然鬚張如戟，環目圓睜，精光暴射，怒聲說道：「他若敢給小妹受一絲委屈，我就找姨丈理論，惹得我性起，我乾脆劈了他……。」

話聲至此，前面百丈外一片密林中突然鳥雀大噪，一羣鳥雀沖天急飛而起。

黑衣大漢神情一變，倏然住口，一聲輕喝：「二弟。」

二人同時控轡，駿馬兩聲輕嘶停了下來。

黑衣大漢冷冷一笑，道：「二弟，你看如何？」

白衣漢子劍眉微挑淡淡一笑：「看來事出尋常，這是官道，我們走得別人也走得，其實大有可疑。」

黑衣大漢咧嘴大笑道：「英雄所見略同，敢攔你我者，膽量值得大書特書，二弟，依你之見？」

「薛家弟兄豈是畏事之輩？幾曾膽怯過？」

黑衣大漢濃眉一挑，縱聲大笑：「好兄弟，走！」抖轡磕馬，當先疾馳。

白衣漢子豪氣萬丈，馬鞭一揮，飛騎趕上。

二人憑經驗，顯然已知前途有警，隱身林內之人不是尋仇便是刼寶，但他們兄弟倆名震西南，英雄蓋世，天生傲骨從未怕過事，是故毫不在意地反而迎上前去，有心會會暗中的大膽人物。

馬似風馳電掣，百丈距離轉瞬已至，密林中多爲白楊，佔地不下數畝，左爲一片亂墳荒塚，右爲半堵山壁，林內陰森深邃，廿丈外黑黝不可見。確是剪徑的好所在。

馬至林前倏然住蹄，但見四下寂靜如死，那有一絲人影？更無半點風吹草動。

憑他二人閱歷，所料當不致有錯，二人互覷一眼，不由暗暗詫異。

黑衣大漢猶以爲自已兄弟過於多疑，搖頭一笑，正待示意乃弟繼續趕路，突然一絲冷笑透林而出。

冷笑恍若發自冰窟，陰森低沉，却清晰可聞，光天化日之下竟聽得二人不由地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二人方自一驚，林內又起一聲低微但極尖銳的破空異響，一縷烏光電射而出，「嗤！」地一聲落向馬前，烏光斂處，一柄黑色三角小旗迎風招展，旗柄數寸，映着日光烏漆發亮，旗面上繡着七隻栩栩如生的毒物，張牙舞齒猙獰可怖。

二人入目這柄小旗，霍然色變，白衣漢子更是禁不住脫口一聲：「南荒七毒。」

黑衣大漢神色一變卽復，眉宇間仍難掩心中憂慮，南荒七毒武功怪異，陰狠毒辣，下手便無活口，且手法殘忍已極，出道不及三年便使天下武林震動，萬事可以不懼，但遇上這班煞星，何異碰到拘魂閻羅？

黑衣大漢心知今日凶多吉少，深注林內一眼低聲說道：「二弟，稍時不行，大哥爲你斷後，七毒來意叵測，爹的壽禮，小妹的陪嫁之物絕不可失……。」

林內突然一聲冰冷陰笑：「匹夫，你何異痴人說夢，我兄弟們千里迢迢趕來此間，爲的就是那兩樣東西，若想苟活，放下那兩樣東西，滾！」

話聲不大，極盡陰森，直能令人毛髮悚然，且字字如重錘，震得二人血氣一陣翻騰。

知難倖免，反倒泰然，黑衣大漢豪情又現，聽若未聞，目注乃弟，一聲低喝：「二弟，聽到麼？」

白衣漢子劍眉緊皺，似在猶豫，黑衣大漢環目精光暴射，沉聲叱道：「長兄如父，你敢不聽。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爹妹爲重，二弟，點頭。」

威嚴懾人，白衣漢子那敢再說，只得滿臉悲憤地點了點頭。

一絲微笑自那虬髯滿佈的嘴角邊浮起，黑衣大漢倏然仰臉前視，揚聲發話：「七位來意旣明，薛某不願多作贅言，久仰七位大名，只恨無緣識荊，如今薛某兄弟林外候教。」

此人不愧鐵錚錚的一條漢子，面對陰殘毒辣的南荒七毒，竟敢昂然挑戰，豪情膽識，委實令人心折。

白衣漢子目光中昇起一片驕傲欽敬之色，無言地望了乃兄一眼。

一陣桀桀怪笑起處：「久聞薛家雙龍一鳳，男英雄，女巾幗，果然不錯，只可惜撞在我兄弟手中，匹夫休要在我兄弟面前逞能，趁我心意未改之前，放下東西快滾！」

黑衣大漢濃眉一挑，突然縱聲大笑：「南荒七毒大發慈悲，留人活口，這倒是從所未有之事，只可惜薛某兄弟並非畏死之輩，薛某不領這個情，兩物就在薛某身上，拿得去儘管拿去，但薛某奉告七位一句，那除非薛某兄弟血洒屍橫。」

林中人似也爲黑衣大漢這份干雲豪氣所懾，一時未再出聲。

但未幾卽有另一個陰森冰冷的話聲揚起：「老大，猶豫什麼？任你破例放生，人家可不領你這份情，我可沒你這份好耐性，走！兄弟們，瞧瞧這匹夫有多大能耐。」

話聲方落，一聲刺耳難聽的尖銳異嘯隨起，七條黑影疾若鬼魅，自那密林深處出現，足不沾地，竟似隨風蕩漾，冉冉地向二人馬前飄來。

入目對方這詭異身法，從來不知怕爲何物的薛家雙龍，也止不住一絲寒意傳遍全身，下意識地齊齊探手按上劍柄。

又是一聲刺耳陰笑，七條黑影疾閃，馬前已自一字排列着七個怪人，形狀之凶惡，令人毛髮悚然，不寒而慄。

同樣的身材瘦削，黑袍長髮，慘白陰森的臉龐上不帶一絲生人氣息，眼眶深陷，碧芒閃爍，一個個垂手而立，若非光天化日，眞令人懷疑是幽靈僵屍，單是這副長像便能令人驚魂喪膽。

兩匹駿馬似受驚嚇，一陣長嘶，連連倒退。

居左第二名黑袍怪人雙目碧芒驟盛，深注地上三角小旗一眼，白慘慘的醜臉上湧起一絲殘忍的冷笑：「我沒有我們老大那副慈悲的心腸，七毒令出向無活口，你竟然敢藐視七毒令，抗我老大令諭，那只有死得更慘，匹夫，呈上東西免我動手！」好陰狠，好囂狂！

馬上的黑衣大漢環目圓睜，濃眉倒挑，一陣震天長笑聲中，探懷取出一物：那是一個小巧玲瓏的紫檀木盒，單掌平舉，冷然說道：「各位，綠玉佛、紫鳳釵悉數在此，你們那個有膽，請過來拿，奇珍異寶唯有德者方能居之，南荒七毒邪魔魍魎，憑什麼？二弟，接住。」一手腕微震，那只紫檀木盒閃電般射向那白

衣漢子。

就在這刹那間，第二名黑袍怪人突然一聲陰森冷笑：「匹夫找死。」鬼爪般的雙手，左手一掌擊向黑衣大漢，右手五指微曲，遙空疾探，抓向半空中那隻紫檀木盒，身形却是紋風未動。

黑衣大漢只覺一陣冰冷刺骨的陰勁逼壓而至，心中一震，一聲暴喝：「二弟，速援。」魁偉身形冲天拔起，半空中振袍，拔劍一個飛旋，劍挽三朶劍花，直撲第二黑袍怪人，突然駿馬一聲悲鳴，倒地不起，驚怒之下盡出全力，凌空下擊。

白衣漢子應聲長笑，右掌疾探：「大哥放心，我……。」

話未說完，那隻紫檀木盒突然轉頭倒飛，向第二黑袍怪人右掌落去。

心中大駭，一聲怒喝離鞍飛起，直撲紫檀木盒。

那知第三黑袍怪人突作陰笑，身形如鬼魅閃電迎上。一聲悶哼，白衣漢子抱臂飛退，衣衫破碎，一縷鮮血，順臂而下。此際，第二黑袍怪人木盒已然入手，身形閃退。

黑衣大漢自忖傾全力擊出的一招，連對方一絲衣角也未沾上，入目乃弟負傷，寶盒已失，一時懊喪欲絕，悲怒之餘，環目盡赤，一聲慘笑，振劍大呼：「薛家雙龍縱橫武林，料不到今日栽的這麼慘，二弟，寶物既失，尚有什麼顧忌，拼了！」

兩柄長劍有如靈蛇，劍花朶朶，白虹飛舞，人却如兩隻瘋虎，猛撲過去。

第二黑袍怪人一聲陰狠冷笑：「適才我們不過投鼠忌器，如今，哼。」

幾聲厲嘯，黑影連閃，六個怪人齊下煞手。

眼看兩位縱橫西南的鐵錚漢子，就要喪生在那十二隻鬼爪之下，突然，第一黑袍怪人揚聲厲喝：「住手。」身形電閃，袍袖雙展，砰然兩聲，薛家雙龍身形暴退，六個黑袍怪人也自同時收手。

薛家雙龍悲憤塡膺，方待再撲。

「站住！」第一黑袍怪人陰陰一聲輕喝，聲音不大，但却震得二人心神搖撼，身不由主，齊齊站住。

第一黑袍怪人雙目碧芒暴射，冷冷一笑：「憑你二人這點門道，取你們性命易如反掌吹灰，不消一個指頭，只是我話既出口，絕不願落人話柄，今日破例放生，對你們，對我，都是萬分僥倖，前所未有，你們已該知足，錯過今日，若想死，南荒是埋骨佳所，隨時歡迎……兄弟們！走！」

七怪人方待轉身，薛家雙龍正欲振劍進撲。

「慢着！」七毒身後突然有人接口：「南荒路遠，人家不願去也不屑去，爲之奈何。」

聽聲音不出五丈，七個黑袍怪人聞聲大驚，數聲厲喝，齊齊旋身，十四道歹毒掌力怒捲而出。

但身後空蕩蕩地，那有一絲人影？正自詫異，身後話聲又起：「各位，蝕骨屍毒寒冰掌無福消受，我在這兒呢！」七毒聞聲更驚，倏又轉回身子，抬眼望處，同自心底升起一絲寒意。

原來，薛家雙龍身側，不知何時已赫然多了一個俊美絕倫、氣度懾人的白衣書生，而且正自笑吟吟地注視他們七人。單憑人家這等身法，就足使人他們七毒心寒。

爲首的黑袍怪人楞了一楞，冷冷說道：「閣下何人？」

書生一聲輕笑，道：「南荒七毒稱人『閣下』，聽起來倍覺新鮮悅耳，何幸如之？有勞動問，我便是我。」

爲首黑袍怪人雙目碧芒一閃，倏又隱去，强忍怒氣又道：「難道你無名無姓？」

「天下人人有名有姓，小可何能例外？只是小可有點不敢說。」

「羞於示人麼？」

「不！爲七位着想，怕七位腿軟站不住。」

爲首黑袍怪人殺機立起：「你可是找死。」

書生淡淡一笑：「正是，只是南荒太遠我懶得走路，現在却又不知各位是否幫得上忙。」

「你何不試試？」

「當然，否則我也不來了。」

末尾黑袍怪人突然嘿嘿怪笑：「好個不知死活的狂窮酸，我就試試你到底有多大氣候。」

話落人到，右爪疾探，直襲書生胸腹。

書生目中冷芒電閃，挑眉微笑：「豈敢，稍有薄技而已，只不過對付你等綽綽有餘，你幫不上忙，回去。」

也不知他用的什麼手法，但見右掌一翻，便即攫上黑衣怪人的右腕，信手一拋，黑衣怪人凌空飛起，不偏不差，恰好落在原來站立之處。南荒七毒立時怔住。

白衣書生却又一聲朗笑說道：「就憑這個，够麼？七位，看來今天我是又死不成了。」

技不如人只有任人調侃，爲首黑袍怪人深注白衣書生一眼，道：「閣下與薛家雙龍有何淵源？」顯然他有了另一步打算。

「毫無淵源，只不過看不慣你們這種攔路剪徑的宵小行爲而已。」

「那麼？你……。」

「我也學你們一句，交出東西，拔回這支所謂七毒令，滾！」

聽話意，書生是早就來了，可是憑七毒的功力，竟然毫無所覺，七顆心同時往下一沉，十餘年來，誰敢對南荒七毒說個「滾」字，現在有了，但七毒却只有聽着。白衣書生說完，爲首黑袍怪人一時竟答不上話。

正自遲疑，身旁第二黑袍怪人突然冷笑道：「千辛萬苦得來的東西，豈有這般交出之理，老大，咱們拚，憑咱們七人之力……。」

白衣書生一陣震人心弦的長笑，道：「陰煌，在我面前你最好少耍鬼門道，我不願傷人，你們可不要逼我。」

爲首黑袍怪人心頭驚凛，仍未開口。那名喚陰煌的第二黑袍怪人却又冷冷一笑，道：「閣下雖然身懷驚人之學，但南荒七毒也非任人宰割之輩……。」

書生面色一沉，雙目冷芒暴射：「匹夫大膽，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跪下！」

未見書生有任何動作，陰煌倏覺腿彎一麻，身不由主砰然雙膝着地，同時右臂曲池穴上如遭蛇嚙，奇疼刺骨，隨着一震之後，那紫檀木盒已然脫手向書生飛去，這一連串變化發生於刹那之間，出人意料，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七毒還沒想到搶救，只一怔神，紫檀木盒已然安安穩穩地托在書生手中，陰煌也恰好站起身形。

兩次領教曠絕功力，七毒猛然想起一人，如被電殛，同時身形劇顫，就打算抱頭鼠竄。

突然，書生沉聲發話：「沒有我的話，你們那個敢動。」

話聲不大，但七毒聽來却字字如悶雷，氣血一陣狂翻，誰還敢動？

「陰昌，聽着，以你等所爲，那是死而有餘，若非我得高人告誡，你等早已橫屍當地了，奇珍異寶唯有德者居之，你等邪魔魍魎豈能指染？忘圖據奪，何異痴人說夢？也只有徒招殺身之禍，適才不過略示薄懲，再次擅入我手，休怪我下手無情，現在可以走了。」

七毒如逢大赦，他們自已知道，倘若書生果是料想中那人，縱合七人之力，也難擋人家一擊，陰昌凶燄盡歛，略作遲疑，道：「陰昌兄弟這就走，唯有一件事必須請教，援引神功宇內僅四人擅使，其中三位

業已作古，閣下莫非……。」

書生突然微笑接口：「你很淵博，但也很孤陋寡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接引神功何只四人會得，休要以井蛙之見胡亂猜度，至於我是否你料想中那人，你自已慢慢去想吧！」

七毒心裏有數，再不答話，連地上那支七毒令也顧不得再取，一齊轉身如飛而去。

書生淡淡一笑，轉身將紫檀木盒遞向黑衣大漢。

直到此刻，薛家雙龍方如大夢初醒，黑衣大漢面色肅然，雙手接過紫檀木盒，環目放光，激動地道：「大恩不敢言謝，請少俠賜示名號，在下兄弟終身不忘。」

書生淡淡一笑，道：「百無一用是書生，書生何來名號？二位是武林英豪，當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武林人本份，二位更不必耿耿於懷，綠玉佛、紫鳳釵，人間奇珍，二位宜愼藏之，勿使再淪魔手。」

薛家雙龍早將書生視爲神人，感極之餘，稱謝受教，並再次請教書生姓名。

書生無奈，只得說出，但僅稱姓「夏」，再問便微笑不答，二人只有將這一個「夏」牢記心中，準備日後請示乃父，憑乃父胸羅見識，必能推測出書生爲何許人。

書生目注白衣漢子臂傷，微一蹙眉，道：「陰家七魔武功詭異，爪蘊奇毒，薛二兄不愼中爪，毒已深入，奉贈丸藥一顆，速即服用，三日後毒當自祛。」

言畢探懷取出一隻雪白玉瓶，倒出一粒赤紅藥丸遞過，放回玉瓶，微微一笑，騰身而去。

薛家雙龍身受人家二重大恩，不由敬愧交加激動異常，微一怔神間，書生已自不知去向。

兄弟二人相對扼腕，無限感嘆，却只得飛身上馬，二人一騎，絕塵馳去。

密林前，又恢復一片寂靜，只有那點點血跡，和一面迎風招展的三角小黑旗。

第四章　舊夢方回又驚魂

這是一個小鎭，離西嶽華山不遠。鎭雖小，但少說也有百十家住戶。

鎭南是客棧聚集之處，所謂聚集，也不過二三家而已，由於來往客旅打尖歇息，這一處可說是這個小鎭較爲熱鬧的一塊地方。

日落時分，霞光萬丈。一個白衣書生，步履踉蹌，踏着暮色撞進這個小鎭。

俊美的臉龐上失去了應有的光澤，陰黯焦黃，恍似身罹大病，雙目渙散失神，雪白的儒衫上帶着幾點血跡，已色呈深紫，因爲時日已久，不留心絕看不出是血。

他蹣跚而行，入鬢劍眉緊蹙，身形搖搖欲倒，顯然不勝痛苦，而在極力地支持着、强忍着。

一進小鎭，他便直向鎭南一家悅來客棧走去，沉重的步履，搖晃的背影，緩緩地消失在悅來客棧內。

未及半盞茶功夫，一名店夥裝束的漢子，步履飛快地走出來悅來客棧，左手拿着一張白紙，另一手握着一錠銀子，嘴裏喃喃不住說道：「這位讀書的相公眞怪，有病不早看，却偏偏跑到這兒才買藥，骨頭硬得眞可以，要是我呀，怕不早趴下了……。」

「用不完的給我。人怪，出手也大方，嘿，嘿。」

一聲歡悅竊笑，向大街上飛奔而去。

頓飯功夫不到，那名店夥裝束的漢子，提着一個紙包滿頭大汗，停也未停地直奔店中。

轉瞬間，店內靠西一間雅房傳出一個有氣無力的話聲：「辛苦你了，小二哥，勞你駕，再給我找個藥鍋炭爐來。」

「相公，您歇着，用不着您相公操心，這些都是現成的，我這就去拿。」

突然一聲驚喝：「慢着，小二哥，這藥怎麼少了一味？」

「啊！相公，您不提我倒險些忘了，該死，該死。相公，本鎮既小又偏僻，藥材不全，這幾味藥還是小的跑遍全鎮，好不容易才……。」

「啊！」一聲充滿失望、震驚、黯然、悽涼的輕呼打斷了這人的話聲，半晌那有氣無力的話聲又起，更顯得衰弱了：「小二哥，麻煩你了，你去吧！藥鍋炭爐不必再拿。」

「相公，您這是……。」

一聲苦笑：「藥少一味等於廢物，對我這病毫無用處，我命該如此，也是沒有辦法，明天再說吧……噢。對了，小二哥，最後再麻煩你一次，萬一我捱不過今夜，那麼一張草蓆草草就埋了我算了，這裏是銀子，用不完的全送你了……。」

「相公，您這是說什麼？像相公這樣的好人怎會……唉！真要命，偏偏這小鎮連個大夫也沒有……」

「小二哥，何必怨天尤人，我這病只有我自已能醫，就是有大夫也沒用，這是命，懂麼？……」

一陣急遽的馬蹄聲由遠而近，至客棧門口而止，緊接着門外揚起一陣招呼聲。

「又有客人上門了，小二哥，你去吧！辛苦你大半天我很不安。」

「相公，您這是什麼話，侍候客人是小的份內之事，何況你相公這等好人，小的就是跑斷腿也心甘情願，相公，您歇着吧！有事請隨時叫我。」

房門開處，那店夥裝束的漢子跨了出來，隨手又將房門輕輕關上；輕嘆一聲，一搖頭，低頭離去。

入夜，滿店漆黑，只有那書生住着的雅房內燈火熒熒，而且傳出陣陣的呻吟聲，雖很低微，但在這夜深人靜之時却顯得特別清晰。

呻吟聲越來越大，顯然這病人是越來越痛苦，病是越來越沉重了。

臥病異鄉，輾轉呻吟，這種淒涼況味絕非第二人所能體會萬一。

萬一不幸，在這偏僻小鎮的客棧裏，一無朋友，二無親戚，孑然一身，那又是何等的悲慘。

突然靠東一間的客房裏亮起了燈火，緊接着傳出一陣窸窸窣窣的輕微聲響。

與此同時，屋廊盡頭一陣步履聲，黑暗中走出了那名店夥，睡眼惺忪的，雙手猶正扣着衣扣，眉宇間鎖着一片憂鬱，急步向書生房前走去。

也就在這個時候，方自燃燈的那間客房的房門突然打開，燈光將一個高大人影映照在門外地上。

那店夥顯然嚇了一跳，看清房中之人後，神情又是一震，忙自强笑說道：「大爺，您還沒睡？」

房中人不答反問，顯得有點不耐煩：「那邊房中住着什麼人？有病麼？」

店夥神色一緊，忙自陪笑：「該死，該死，大爺，驚擾您了，那是位讀書的相公，傍晚住店時就帶着病，怪可憐的，大爺，您……。」

「可知道什麼病？」

「這個小的不知，只知道病得不輕，而且那位相公說，這病只有他自已能醫……」

「噢？這倒怪了，既然如此，怎地有病不治？這般擾人安睡，二弟走！咱們看看去。」人影晃動，高大身影當先出房疾行。

「大爺，您……。」店夥急步跟上，聲音打顫。

「怎麼？我還會吃了他？少廢話，帶路！」高大身影沉聲輕叱，聲音粗得怕人。

店夥似甚畏懼，不敢再說，只得急步前行帶路，心裏却爲那病書生擔心不已。

背後又是一陣步履聲響，顯然房中的另一人也自跟上。

行抵雅房，店夥搶前輕扣房門，那扣門的手微微發抖。

剝啄之聲響處，呻吟倏止，房內傳出一聲有氣無力的問話：「那一位？」

店夥忙自應道：「相公，是我，小的前來看您，還有……。」

曾見身旁一雙烱烱目光，心中一懍，倏然住口。

「多謝小二哥，房門未扣，請進來吧！」

店夥緩緩推開房門。房裏房外同時揚起急聲驚呼：「夏少俠！」

「啊！啊！竟是二位……。」

房外二人急步搶入，店夥却被撞得一個踉蹌，險些栽倒，入目屋中情景，頓時怔住忘了呼痛。

燈光下，只見薛家雙龍神情恭謹、焦急，躬身爲禮。

榻上，白衣書生忙自擺手：「二位不可多禮，不敢當，重病在身，無法還禮，二位海涵。」一張俊面焦黃中更顯蒼白，幾無血色，一句話一抬手，竟也顯得那麼吃力，那裏還像大巴道上，談笑輕退七毒的白衣書生？委實是英雄只怕病來磨。

薛家雙龍不顧客套，急急說道：「拜別不過三數日，少俠又是功力通玄，怎地一病若此……。」

病書生蒼白面頰上浮起一絲苦笑，臥身榻上，搖頭說道：「我這並非什麼病症，乃是日昨斬除一條毒蟒時，不愼爲之嚙傷所致，這毒蟒毒性特烈，腿上僅吃毒牙掃中卽不克支持，設非我及時自閉幾處大穴，以眞力迫住毒液，只怕早已埋骨荒山，與蟒同葬了。」

「少俠自備靈丹，功能祛除百毒，怎不……。」

黑衣大漢話未說完，病書生便自苦笑接道：「實不相瞞，奉贈二兄的那顆大還丹乃屬最後僅有。」

薛家雙龍心內一陣激動，道：「爲兄弟二人糟塌少俠僅存之一顆靈丹，誤了少俠自己，愚兄弟罪孽深重，至爲不安。」他二人却不知大還丹乃屬稀世靈藥，武林中人夢寢難求，功效又何止祛除百毒而已。

病書生淡淡一笑，道：「賢昆仲這麼說反倒令我大爲不安了，我倒以爲我命中注定該有此刼，大還丹共有三顆，三年前自服一顆，第二顆不久之前贈與一位垂危老人；靈丹方罄，便遭此禍；强捱來此本圖煎藥自診，却不料又因此地鎭小，藥材不齊，缺少一味，故只有任它了……。」

說到此處，病書生不禁無可奈何地搖頭苦笑，黑衣大難却突然轉向那猶自呆立門邊的店夥道：「藥可是你去買的？」

店夥霍然驚醒，入目黑衣大漢雙目利光如刄，心中一懍，忙自答道：「正是小的。」

「混帳東西，你怎不早說？」黑衣大漢環目圓睜，沉聲叱責。

店夥一怔暗忖：這是從何說起？我怎知你們雙方認識？一點也不錯，他作夢也料想不到威名赫赫的薛家雙龍會認識這麼一位文弱書生，而且必恭必敬，執禮有加。惑訝之下，不知所以。

他如今已不必擔心這病書生的安危了，但却開始爲自己的安危擔上了心，他知道，一個應付不當，休說自己這條命，就是這座客棧也要保不住。

病書生覩狀，微一擺手，道：「大兄莫要錯怪了小二哥，倒多虧他好心爲我奔波。」

黑衣大漢看了店夥一眼，隨卽轉過頭來。

店夥如逢大赦，滿懷感激地望了書生一眼，暗吁一口大氣，通體却早已冷汗涔涔。

那黑衣大漢望了望榻前藥包，心中一動，突然說道：「少俠適言此地缺藥，但不知缺少那一味？」

病書生呆了一呆，道：「蠍壳。」

黑衣大漢神情一鬆，大笑躍起：「少俠，不妨事了，家父頗諳歧黃，寒舍此物正多，二弟留此侍候少俠，我這就去取，快馬加鞭，一個更次定可趕回。」轉身就待離去。

病書生喜色微露，尙未說話，那白衣漢子突然伸手將乃兄拉住，笑道：「大哥，你眞是喜糊塗了，此地怎是養病之所？何不請少俠移駕家中，也好隨時侍候。」

病書生呆了一呆，方欲婉拒，黑衣大滿朝自己頭上「叭！」地就是一掌，咧嘴笑道：「該死，該死，這等好主意我怎竟未想到，何況侍奉湯藥，周到細心，男不如女。二弟，有你的。」轉向呆立門旁的店夥急喝道：「快！去找輛馬車來，要上好的，快去。」隨手拋過一錠銀子。

那店夥如奉聖旨，忙不迭地接住銀錠，飛奔而去。

病書生大爲感動却又不禁大急，掙扎着要起床：「二位薛兄，這萬萬不可，薛大兄百里取藥我已感不安，怎敢再至府上打擾？何況我這病弱之軀……。」

黑衣大漢肅然接道：「少俠何出此言？休說愚兄弟身受少俠活命大恩，點滴未報，此處又不宜養病，卽使是一素不相識之人臥病於此，愚弟不知便罷，知道了也斷無坐視之理，少俠如再不肯，便是視愚兄弟草莽魯夫恥於下交，也卽是認爲愚兄弟誠意不够。」

病書生心知這等鐵錚錚的血性漢子、武林英豪，平生輕死重義點恩必報，而且生性耿直言出必行，再說人家一片誠懇也不便過份堅拒，只好點頭道：「賢昆仲這等好意我再堅持便是矯情了，只得打擾了。不過，我有個要求，從此三人兄弟相稱，長兄序弟，莫再提那少俠二字，否則我只有違命。」萬分感激，心中已決定另圖後報。

薛家雙龍聞言固然大喜，却又大爲作難，非不願而是不敢，休論活命贈藥之恩，便是人家那一身曠古絕今的通玄武學，絕世風標，薛家雙龍這四個字也不够資格攀交。但情勢所迫又不得不答應，正感難於作答之際，書生又道：「賢昆仲英豪蓋世，怎也如此優柔寡斷？」

黑衣大漢吃這兩句話兒激得豪情大發，暗一咬牙，硬着頭皮肅然說道：「我最怕激，兄弟，我兩個高攀啦。」聲音激動得有點顫抖。

「這才是英雄本色。」病書生也自無限歡愉，開懷暢笑，但才笑出聲便卽一聲悶哼，强自忍住。

正在此際，馬車已至，薛家雙龍小心翼翼的架扶着病書生上車躺下。

一聲清脆鞭響劃破夜空，蹄鞭齊動，馬車如飛出鎭北馳。

薛家雙龍一左一右護衞着這輛高篷馬車，在整個大西南，這是前所未有的。

雙騎一車轉瞬間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但那蹄鞭之聲却是半晌後方趨寂然。

一啄一飲，莫非前定，薛家雙龍作夢也沒有想到這一念報恩，竟爲自己帶來了無邊的風波禍患，慘痛悲悽的家破人亡，也爲病書生帶來了心碎腸斷的情天鑄恨，遺恨終生。這是冥冥中注定的，既是冥冥中注定的事，人當然無從知道，縱然知道，似他們這般鐵錚錚的血性漢子也斷無畏縮之理。

總之，這是刼數！

□　□　□

這是一座大莊院，房舍連片，亭、台、樓、榭，一應俱全，由外貌看來，頗爲宏偉。

丈高圍牆，一色青石砌就，圍牆內林木青葱繁茂，枝葉間飛簷隱約，廊牙微露。

這莊院座落於華山南側，緊靠山脚下，靜謐中帶着幾分神秘。

晨曦微透，一陣轔轔車聲與急促的蹄聲，打破華山晨間的一片寧靜，一輛高篷馬車，兩匹駿馬由遠而近，直奔山脚下這座莊院。

馬車距莊院尙有百丈，一騎駿馬突然搶先飛馳，轉瞬抵達莊前，馬上黑衣大漢翻身下馬，匆匆進入門

內。沒有多久，那黑衣大漢已偕同一位衣衫樸素、面目慈祥的老婦人重現門首。

這老婦人鬚髮俱白，却精神奕奕，毫無龍鍾之態，且步履穩健，恍若四十許人。

此際，另外一騎已伴着馬車馳至，黑衣大漢偕同老婦人快步迎上。

馬上白衣漢子飛身飄落，喜孜孜地叫了一聲：「媽！」

老婦人目光慈祥，深注幼子一眼，微笑答應一聲道：「快，快與你大哥扶持夏少俠下車。」

薛家雙龍應聲趨至車前：「兄弟，到家了，下車吧！」

病書生一下車，便在薛家雙龍扶持下，向老婦人躬身爲禮：「小侄不能大禮拜見，尚祈伯母諒宥。」

老婦人忙自還禮，雙目凝注病書生，莊容說道：「少俠多禮，沙五娘愧不敢當，小兒輩身受少俠活命大恩，澤及薛氏一門，老身尚未謝過，拙夫載病外歸，正自臥床，未克恭迎，還望少俠海涵。」

病書生忙道：「伯母言重，折煞小侄，倒是小侄旣蒙令郎沿途照顧，又以病軀打擾府上，衷心至感不安。」

老婦人沙五娘肅然說道：「少俠何出此言，得接俠駕蓬蓽生輝，一門榮幸。」

轉向薛家雙龍又道：「山風甚大，速扶少俠至西樓歇息，我隨後就來。」

病書生一聲告罪，由薛家雙龍扶持着直奔西樓。

西樓之上，被褥全新，窗明几淨，點塵不染，病書生看在眼內，口雖不言，心中却是感激異常，入歇未及頓飯，沙五娘便卽親捧湯藥而至，示意雙龍扶起病書生，欲待親侍進藥，病書生不敢領受，沙五娘執意效勞，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滿懷激動地將藥喝下。

沙五娘放心一笑，臨走還滿面誠懇，再三叮嚀：「少俠如不嫌棄，寒舍便是少俠自己家，藥已服過，還請靜養，如需什麼只管吩咐，沙五娘率同兒輩隨時侍候，少俠萬勿見外。」說罷率同二子告退而去。

病書生感極無言，母子三人背影不見，他星目一合，兩串熱淚順眼角流下。

呆呆出神片刻，隨卽拭淚坐起，盤膝運功，助藥發散。

他內功精湛宇內難有其匹，未及盞茶通體熱汗涔涔，蟒毒悉由毛孔排出，一身痛苦倏失，又片刻已復昔日神采。他知書達禮，換過衣衫，信步下樓，便欲往前廳致謝。

晨風拂面，滿園花葉清香，撲鼻沁心，立時胸中悶氣盡出，頭腦爲之一醒，不由暗忖道：久聞薛家雙龍一鳳之名，唯其尊親却不知爲何許人，由這庭院佈置，及老夫人的一身修爲看來，想必也都是武林英豪無疑，自己却怎地不知……？沉思間，不覺已轉過畫廊，大廳在望，突聞一聲恍若銀鈴的甜美嬌笑自廳中傳出：「區區幾個南荒跳樑小醜二位也應付不了，眞是替薛家雙龍一鳳丟臉，我就未把那七個毒物放在心上，更不相信那夏姓書生就像二位所說的那般功力蓋世，技比天人，等他好了，我非要試試不可。」

病書生搖頭一笑，不由駐足，他並非有意竊聽人家談話，乃是一時好奇，想聽聽薛家雙龍究竟把自己描述得如何神奇。

只聽老大薛勇粗聲粗氣地道：「妳不信我也無可奈何，不過我很贊成妳能够試試，不然妳永遠會那麼坐井觀天，不知天高地厚。」

病書生方自劍眉一蹙，又聞老二薛蟠笑道：「小妹，我和大哥意見不同，我建議妳最好別試，否則妳又要氣上三天，閉門不出，茶飯不進，媽可又要心疼了。」

薛家雙龍一陣豪邁大笑，病書生也不禁莞薾，那甜美話聲却突然佯嗔撒嬌：「媽，您看，他們兩個一個鼻孔出氣，合着欺侮我一人，您也不幫幫我。」

只聽沙五娘笑駡說道：「霞兒，別胡鬧了，妳不知天高地厚，爲娘豈能也和妳一樣，爲娘老眼不花，休說是妳，就是這全家五口聯手齊上，也難在人家手下走完三招。」

沙五娘究竟見識多廣，不過她仍然估錯了，就是當今諸大門派掌教聯手，怕也難在這位書生手下走完三招。

廳中方自響起一聲滿含不服的嬌哼，忽聞那沙五娘又道：「丫頭，別再鬧了，爲娘要過去看看夏少俠了。」一陣步履聲響起。病書生心內一驚，忙地急步走向廳前，步履之間並故意弄出些聲響。

「誰！」大廳之中閃出薛家雙龍。

「是小弟前來叩謝伯母。」他含笑迎上。

薛家雙龍入目病書生竟然痊癒下樓，不由頓時怔住，大廳之中跟着急步走出沙五娘與一位風華絕代的白衣少女。

「少俠怎地下樓來了，莫非……。」沙五娘驚詫莫名。

「多謝伯母，靈藥所至，邪毒盡除，小侄業已無碍，特來叩謝。」跨前一步，恭謹拜下。

沙五娘大驚，閃身扶起了他：「少俠，薛門大恩未報，這豈不是折煞老身。」深注書生一眼，一嘆又道：「少俠一身修爲怕不已至通玄境界，身中蟒毒，縱是一流高手也得躺上個三天五日，少俠服藥前後不過頓飯光景，竟然完全康復，委實令老身嘆爲觀止，敬佩無已。」

他淡淡一笑，道：「伯母誇獎了，小侄內力淺薄，錯非伯母靈藥……。」

沙五娘肅然接道：「少俠莫要自謙，老身亦略諳歧黃，幾味草藥功不過排汗，若要逼毒復原，則非內力通玄莫辦。」

他心知瞞不過人家，只好淡淡一笑，不再言語。

那白衣少女自出廳以來，一雙美目便緊緊地盯着他，一霎也未霎過，漸漸地目光中更透出一絲異采，這絲異采落在他的眼中，使他心頭怦然面上發熱，忙地轉向薛勇笑道：「大哥，這位想必就是小妹了？」

薛勇「哦！」了一聲，擊掌笑道：「你瞧，我又忘了，來，小妹，見過大哥二哥的救命恩人。」

白衣少女落落大方，美目深注，襝衽爲禮：「小妹薛梅霞見過夏大哥。」

他忙地閃身，連稱不敢。

老二薛蟠目注乃妹，一笑說道：「小妹，人妳是見過了，要試可正是時候。」

薛梅霞嬌靨立時飛紅，跺足嬌嗔：「二哥，你敢再說。」

病書生難得糊塗，呆了一呆，故作茫然：「怎麼？二哥？」

薛蟠一伸舌頭，苦笑說道：「我家這位女俠客厲害得緊，我不敢說，你最好問她。」

薛梅霞美目圓睜，蓮足猛跺，急急說道：「夏大哥，休要聽他滿口胡扯，他……。」

沙五娘一笑接道：「好了，好了，少俠貴體方癒，豈可久站，還不快請少俠裏面坐。」說罷，舉手肅客。他不再客套，告罪入廳，方剛落座，薛梅霞已雙手奉上香茗。

談笑間，薛家母子四人雖然甚爲歡愉，但眉宇之間却始終隱含着一絲淡憂，他心中了然，略一思忖，毅然問道：「聽伯母說，伯父貴體欠適，不知所患何恙？」

此言一出，薛家四人神情立時一黯，沙五娘更面現難色，欲言又止。

他察言觀色，猜知人家有難言之隱，不由大爲不安，歉然說道：「小侄冒昧魯莽，還請伯母勿怪。」

沙五娘忙地搖頭，滿面悲傷地道：「少俠萬勿誤會，薛門並無難言之隱，實在是拙夫所身受者至爲悲慘……。」

雙眉微皺，又接道：「少俠是薛門恩人，不敢相瞞，拙夫並非患病，乃是月前被人以重手法擊傷內外，若非適時蒙高人援手，當時便得葬身異地，如今外傷已成殘廢，內傷仍在調養中。」

一番話聽得他劍眉雙挑，繼而深蹙，略作沉吟，毅然說道：「伯父現在何處調養，不知可否容小侄前

往探視，小侄或可稍盡棉薄。」

薛家四人精神爲之一振，沙五娘也雙眉立展，忙道：「拙夫現居後廳只是不便行走，反勞少俠前往，萬分失禮。」

他方自謙遜站起，廳後一聲輕咳，一個蒼老聲音說道：「老婆子又在胡說八道，誰說我不便行走？我偏要走給你們看看，有客蒞臨，怎不告訴我一聲？眞是糊塗。」緊接着一陣步履聲傳了出來。

薛家四人聞聲大驚，同時站起，雙龍一鳳更急忙奔入廳後相迎。

只聽薛家兄妹在廳後說道：「爹，您怎麼起來了？」

「怎麼？不行麼？你們怎麼跟你娘一般地大驚小怪？別扶我，我自己會走，快去招呼客人，休要替我失禮。」

沙五娘苦笑說道：「少俠請勿見怪，拙夫就是這麼個怪脾氣。」

他微微一笑，忙道豈敢，心中却不由暗忖：此老性情之怪確是少見。同時也對這位尚未見面的老人一身傲骨，一腔豪邁深感心折。

步履聲越來越近，接着由廳後轉出一位灰衣老人，雙龍一鳳神色焦急却又無可奈何地緊隨老人身後。

他甫一入目這位灰衣老人，不禁大吃一驚。

這位灰衣老人面色白中帶黃，血色少得可憐，左目失神，右目已眇，步履蹣跚，不住微喘，顯見身體虛弱異常。而這位灰衣老人一眼看到眼前這位美書生，更是神情大震，立時楞住。

沙五娘上前來扶，吃他楞楞地一手擋開。

薛勇抬頭一笑：「兄弟，這位便是家父。」

他忙自上前施禮。灰衣老人沒有看見，正轉向薛勇喝問：「勇兒，你適才稱呼這位相公什麼？」

薛勇呆了一呆，道：「爹，稱呼兄弟，難道……。」

灰衣老人突然嗔目大喝：「畜生大膽，還不隨我跪下。這位相公便是爲父的救命恩人，宇內奇俠，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夏大俠。」

廳內突然響起數聲驚呼，薛氏一家齊齊拜倒。但，誰也未能拜得下去。只見他儒袖輕拂，氣牆橫空。入目的是薛梅霞微仰的嬌靨，乍喜乍驚的微笑，就這嬌靨，就這微笑，使他深陷情海不克自拔，更使他夢魂縈繞，畢生難忘。這是令人沉醉亦復令人斷腸的往事。

因爲有了這番遇合，以致他歷盡九死一生，嚐盡人間滋味，這能叫他不望月抒懷，對景悲嘆嗎？

英雄有淚不輕彈，然而，此際，他已是淚漬滿面了。

他緩緩由天際、月旁，收回兩道失神的目光，方欲長吁一口氣，以一舒心中沉重的鬱結。

驀地，遠處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劃空傳來。

聲音雖極其低微，但在他這位宇內第一奇材，玉簫神劍閃電手耳中，何異霹靂當空。

倏然回顧，月色下十丈外，赫然已佇立着一個黑衣蒙面人，目射冷電，緊緊盯住自己，直如幽靈。

欺近身側十丈，自己方自發覺，其人功力可知。

夏夢卿瞿然一驚，霍地站起，尚未發話。

那黑衣蒙面人已自突然冷冷說道：「姓夏的，老夫只道你已隨草木同朽了，却不料你竟還未死……」

夏夢卿雙目冷芒電閃，雙眉微剔，道：「閣下莫非認錯了人，在下商辛仁。」

黑衣蒙面人突做磔磔長笑：「好個斷腸傷心人。你那傷心不過爲的是情斷，老夫傷心又向誰說？這三字商辛仁只能哄騙別人，至於老夫，你就是屍碎骨腐，也休想逃過老夫雙目。」

夏夢卿挑眉冷笑：「再好不過，我重入江湖，再現武林，怕的就是無人認得出我，恕我眼拙，閣下何

人？」

顯然，他一時也未能想出眼前這功力頗高的黑衣蒙面人，究係何人。

黑衣蒙面人陰陰說道：「你何至如此健忘，老夫乃峨嵋舊識。」

夏夢卿呆了一呆，腦中電閃，突然神情一震，目射冷芒：「匹夫，是你？」

「不錯，是我。」黑衣蒙面人森冷目光暴射，無限冷酷狠毒地道：「南荒古森林中承蒙重賜，倖保不死，如今，特來致謝。」

夏夢卿哂然一笑：「那單、衞兩個匹夫呢？」

「他們和老夫一樣，活的很好，而且就在附近。」

「那很好！」夏夢卿星目電掃四周，挑眉沉聲：「匹夫，你敢欺我。」

黑衣蒙面人縱聲狂笑：「老夫只道你倖逃一死之後，必有驚人進境，却不料你竟這般麻木遲鈍，你搜察不出，怨得那個。」

夏夢卿默然不語，一雙星目緊緊凝注黑衣蒙面人，突然仰首長笑。

黑衣蒙面人似乎茫然：「姓夏的，你笑什麼？」

夏夢卿笑聲倏斂，指着黑衣蒙面人哂然搖頭：「莫洪，你也太健忘，更幼稚得可憐，我覺得你那狡詐詭譎的心智，遠不如往日，你且想想看，枯木禪功之下，何物可以遁形匿跡？」

黑衣蒙面人只覺臉上一熱：「你休要自作聰明，老夫視百里如咫尺，你若不信，老夫只須一聲召喚，他二人卽刻可以到來。」

「這倒不失爲一句老實話。」夏夢卿笑道：「不過，我以爲你最好莫要亂發鬼嘯。」

黑衣蒙面人冷然說道：「怎麼，你莫非有了怯意？」

夏夢卿挑眉朗笑：「莫洪，由你這句話，我更覺得你不該再擠身武林，夏夢卿七尺鬚眉鐵膽傲骨，可曾怕過誰來？你自比那公孫忌如何，公孫忌尚難逃出我掌下三招，這是你親目所覩的事實，南荒古森林中你三人雖是漏網亡魂，那只是我在三聖遺物無恙，元凶伏誅之餘，上體天心網開一面，並非你等命大。」

雖然已事隔數年，這黑衣蒙面人似乎仍是驚魂未定嚇破了膽，憶及前情，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但目光却益顯狠毒。

夏夢卿視若無覩，淡淡一笑，接道：「也卽因三聖遺物無恙，元兇伏誅，我才不願太爲已甚，對你等多事追究；如今我已非昔年性情，你最好不要召喚他二人前來，否則我也樂得省番手脚……」回首側顧萬壽山下那寧靜的一片夜色：「再說，如此美好的月圓之夕，我也不願你大煞風景，擾人好夢，你懂麼？」

黑衣蒙面人靜聆之餘，雙目凶光不住閃爍，夏夢卿話聲方落，他便又自一陣喋喋怪笑地說道：「你難道不覺得這番話說得太輕鬆了麼？這麼說來，老夫等三人倒要深謝你的一念仁善了……」

夏夢卿淡笑接道：「那倒不必。」

「姓夏的，你給我閉嘴！」黑衣蒙面人一聲冷喝，狠聲說：「昔年峨嵋奪寶之際，教主座下十二侍懲治宵小，與你何干？你竟無端出手，斷古檜一臂，我教再懲武當，又干你何事？你竟仗恃師門珠符令，遣霍、岑二鬼馳援武當，殺我十二侍之四，更爲我教已得三聖遺物，遠下南荒，傷我教主，殺我教徒，似這般破教之仇，人亡之恨，你不顧追究，老夫等却未敢就此作罷。」

夏夢卿揚眉笑道：「那麼依你之見。」

「老夫等恨不得啖你之肉，寢你之皮，剜你之心，抽你之筋。」黑衣蒙面人切齒恨聲，作如是語。

夏夢卿搖頭笑道：「看來你是凶殘不改，至死不悟，迫我再開殺戒……」

目射寒芒，突然沉聲：「匹夫，你好一張利口。峨嵋奪寶，已瀆神物，恣意逞凶，更當誅除，古檜僅斷一臂，已是我上體天心，手下留情；公孫忌不但不知悔悟，反乘我作客薛家，明犯武當，暗竊遺寶，我雖遺霍、岑二人馳援，但若非另有高人施以援手，武當一派豈不早遭血刧，淪滅多年？我忍無可忍，隻身遠下南荒，本擬追回三聖遺物，施爾薄懲便卽罷手。不想你羅刹一教竟自恃人多，暗施卑鄙伎倆，將我誘入死谷，横施火毒，使我身負重傷，險些喪生蠻荒，也害得我情天生變，愛侶嫁人，心碎腸斷，痛苦一生，似這般深仇大恨，我且委諸天意，不願再加追究，你等却猶不死心，凶殘不改，找我尋釁，若非我已厭倦廝殺，此刻便把你誅斃掌下，匹夫，趁我心意未轉之際，還不給我快滾！」

話聲一落，儒袖輕揮，威震寰宇的接引神功隨袖飛捲而出。

黑衣蒙面人雖然一直聲色俱厲，但早在數年前便已被夏夢卿一身神絕功力嚇破了膽，而且他是別有用心，否則，他望風喪膽猶不及，焉敢自動找上門來。

覩狀心中一懍，閃電飄身，斜掠五丈，强忍驚恐地嘿嘿笑道：「姓夏的，且慢動手，聽我一言。」

夏夢卿冷然收手，挑眉沉聲：「莫洪，你最好不要逼我。」

黑衣蒙面人狡黠目光一閃，陰笑連聲：「姓夏的，你難道不願一聽老夫冒死見你之意？」

夏夢卿聞言不由呆了一呆：「我煩的很，也沒有那份閑情逸緻，爲了你自己，我希望你說得越簡單越好。」

「老夫用不着長篇大論。」黑衣蒙面人陰陰一笑，一字一句地沉聲說道：「北京城不是你久留之地，奉傅侯之命，請你及早離此。」

夏夢卿只道他再次使詐，方自挑眉，黑衣蒙面人突然探懷取出一物，執在手中，陰陰說道：「你且看着這是何物。」

月色下，看得很淸楚，那是神力侯府貼身護衞的腰牌，白銀鑄就，大有半個巴掌，上刻神力侯府四個硃紅篆字。

夏夢卿心中一怔，雙眉微剔脫口說道：「何勞傅侯傳諭，我本……」突然神情微變，雙目神光暴射，沉聲接道：「莫洪，你如今是傅侯貼身護衞？」

黑衣蒙面人頗爲得意，傲然點頭：「姓夏的，你似乎多此一問。」

夏夢卿沉聲又問：「你何時潛入神力侯府？」

黑衣蒙面人陰陰笑道：「何謂潛入？老夫憑技入選，與你那心上人兒，幾乎同日進入神力侯府，只不過性質不同罷了。」

「這倒是巧的很。」夏夢卿冷冷說道：「傅侯爲何要我離開此地？」

黑衣蒙面人道：「傅侯權極當朝，驅逐一個草民，老夫以爲無須理由。」

夏夢卿雙目冷芒電閃，挑眉沉聲，方自一句：「莫洪，你敢……」

黑衣蒙面人爲之一懍，忙自冷笑：「你若堅問理由，老夫以爲你自己應該明白。」

這句話觸中了他心中創痛，他自然聽的懂，面上一熱，厲聲叱道：「莫洪，傅侯乃蓋世英傑，頂天立地，豈能容你誣蔑。」

「那麼，抱歉。」黑衣蒙面人陰陰笑道：「老夫再也想不出比這更有力的理由，不過……」目注夏夢卿一眼，陰笑接道：「老夫以爲，一個人縱然再是超脫拓拔，不管如何英豪蓋世，也絕不能忍受自己那如花美眷……」

「住口！」夏夢卿突然一聲厲喝，雙眉倒剔，目中神光暴射：「莫洪，你是迫我殺你……」方欲揚掌突然腦中靈光一閃，兩道森冷犀利目光逼視黑衣蒙面人，淡淡說道：「莫洪，要我離開此地，眞是傅侯之

意麼？」

黑衣蒙面人幾乎不敢正對那兩道目光：「老夫只是奉命傳諭，信與不信那是你的事。」

夏夢卿傲然挑眉：「傅小天他無權干涉，此地雖是帝都，但夏夢卿要來便來，要去就去，我倒要看看誰能把我趕出北京城去。」

「京畿重地不是武林人物逞威之處，老夫勸你最好三思。」

「不錯，拿來。」夏夢卿微一點頭，冷然伸手。

「什麼？」

「傅小天的令諭。」

黑衣幪面人不由一怔：「老夫憑口傳令，你難道覺得不够？」

夏夢卿突然縱聲狂笑，目注黑衣蒙面人冷冷說道：「莫洪，你很高明，只可惜遇上了我。」

黑衣蒙面人方自一怔，夏夢卿冷然又道：「莫洪你怎不說，要我早日離開此地的是你。」

黑衣蒙面人神情一震，尚未發話。

「莫洪，你大概還不知道，我本來打算卽刻離開這傷心之地吧？」

「…………」

「你擔心我不走，對你是一大威脅，如芒在背，所以你便假傳傅侯之諭，可是？」

「…………」

「只可惜你我敵對數年，對我了解得還不够，而我與傅侯相識不過半日，我對他却了解得十分透澈，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在這方面，莫洪，你已輸了一着。」

黑衣蒙面人何止震撼，簡直顫慄。

夏夢卿目光輕注，冷冷一笑，又道：「莫洪，你用心良苦，我覺得你早該動手了。」

黑衣蒙面人突然一聲冷哼：「傅侯一身所學，怕不會比你差到那裏。」

「這個我第一眼就看出了，不過，我覺得你也不錯，這不是你唯一的理由，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該是你終於等到了雙釵合璧，對麼？」

面對高明，黑衣蒙面人只得點頭，雙目凶芒閃爍，狠聲發話：「不錯，老夫做事向來如此，數年來，老夫一直耐心等着，終於等到了今天，雙釵合璧……」

「却未想到我竟未死。」夏夢卿揚眉淡笑：「你很聰明，紫鳳釵、綠玉佛，兩者所載，較諸集三聖畢生心血的萬流歸宗曠絕博大又不知幾許，只可惜，壯志未酬身先死，多年心血付東流，莫洪，你只怕要淚流滿襟了。」

黑衣蒙面人身形一顫，但旋卽狡黠的目光一轉，陰笑說道：「老夫做事向來十拿九穩，多年心血也不會付諸東流，我若眞的壯志未酬而身先死，那又當別論，可惜的是，你未必敢殺我。」

夏夢卿淡淡笑道：「我生平不知什麼叫敢不敢，而且，我想不出不能殺你的理由。」一隻右掌已自暗凝枯禪掌力，緩緩抬起。

「很簡單。」黑衣蒙面人竟然視若無睹，一笑說道：「老夫來時已佈下後着，黎明時分若尚未回轉，自然有人將一樁絕大隱秘，面陳傅侯。」

夏夢卿淡淡笑道：「誰的隱秘。」手掌已緩緩抬至腰際。

「自然是你的。」

夏夢卿縱聲大笑道：「書有未曾爲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夏夢卿磊落一生，尚無隱秘懼人知者。」右掌已提至胸前，只消掌力微吐，枯禪掌力威震宇內，所向必然伏屍。

豈料黑衣蒙面人依然處之泰然，且神色越發得意，雙目凝注夏夢卿，冷冷一笑，陰惻惻地道：「據老夫所知，那長公子憶卿，一半像極你那心上人兒，另一半卻不像傅侯。」

此言一出，夏夢卿如遭電殛，身形劇顫，心頭大震，昔年薛宅西樓訂情，一夕繾綣，嚙臂贈釵之事，及今日神力侯府大廳中，薛梅霞心碎斷腸之言，立刻浮現腦際，耳中轟然一聲，那蘊蓄無倫威力，欲吐未吐的右掌，不由為之一窒。

黑衣蒙面人悉收眼底，更形得意地哼了一聲，接道：「是誰的孽種，你該比老夫明白，傅侯縱然英豪蓋世，鐵錚奇男，怕也難以忍受這等奇恥大辱，老夫很為你那心上人兒擔心……」

「住口！」夏夢卿突然瞋目大喝，聲音顯得顫抖，一隻右掌更已無力垂下，緊接着又身形一陣輕顫，默然不語。

黑衣蒙面人狡黠目光一轉，陰陰又道：「這便是老夫以為你未必敢殺老夫的理由，你不為自己着想，也該為你那心上人兒及你那親生骨肉着想……」

「莫洪，你敢……」夏夢卿雙目微赤，切齒恨聲。

「這很難說。」黑衣蒙面人獰笑說道：「路須退一步，味要減三分，你最好莫逼我。」

夏夢卿縱然殺機狂熾，怒火塡膺，卻也無可奈何。

黑衣蒙面人的話兒不錯，他縱不為自己想，也得為薛梅霞及自己的親生骨肉着想。

黑衣蒙面人陰陰一笑，又道：「不過你儘管安心，只要你肯與老夫合作，老夫自然會為你守此隱秘，你若不願離開北京也可以，但你必須少管閑事，帝都名勝古蹟甚多，你大可袖手遊覽，以散心中鬱結；為此，昔年仇怨，老夫願意一筆勾銷，言盡於此，事諾與否全憑閣下，告辭。」

深注夏夢卿一眼，再揚得意陰笑，轉身而去。方走兩步，倏然轉身回顧：「老夫再行奉告一句，老夫雖然託身神力侯府，瞭然侯府之中一動一靜，但卻絕難見到老夫蹤影，我勸你少費心機，否則休怪老夫不守諾言，翻臉無情。」轉身揮袖，身形直如鬼魅，飄隨風行，轉瞬沒入茫茫夜色中。

夏夢卿似乎不知黑衣蒙面人已然離去，猶自雙目凝注那黑衣蒙面人站立之處，呆呆地站着不動。

腦中百念翻湧，胸中五味俱陳，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清冷月色，將他那頎長身形映在地上，長長的，顯得無限淒清、孤獨。

他覺得心中亂的很，煩的很，但卻又似乎一片空白，什麼也沒有……

驀地裏，一陣冷颯夜風吹過，使他神智為之一醒，回憶適才黑衣蒙面人那狠毒陰損的話兒，禁不住一絲寒意倏遍全身，機伶伶地一陣劇顫。

這位泰山崩前，麋鹿驚側而能顏色不變，從不知怕為何物，鐵膽傲骨的蓋世奇俠，如今，心中竟也升起一絲悸懼。這是因為擔心與他有嚙臂之盟的薛梅霞，及他那親生的一點骨血。

黑衣蒙面人說的不錯，神力威侯傅小天縱然英豪蓋世，鐵錚奇男，超拔奇特，也斷不能忍受這等奇恥大辱，推人及己，自己能忍麼？

薛梅霞家破人亡，孑然一身，護着自己一點骨血，方自嚐到人間的溫暖幸福，已够可憐，而自己那一點骨血，稚齡幼兒，更屬無辜，豈能為他母子招災引禍。

但昔日羅剎教漏網餘孽，潛伏神力侯府多年，陰謀奪取紫鳳釵、綠玉佛。釵、佛人間至寶，罕世奇珍，更蘊藏着一篇至高無上的內家心法。他又怎能袖手旁觀，坐視不顧地任那釵佛淪入魔手，奇珍遭刼，神物蒙塵？更為宇內武林帶來無邊殺機，招致血腥刼運？

「不，不能！絕不能！」夏夢卿突然切齒恨聲，一絲鮮血已順着唇角緩緩流下。

然而一想到薛梅霞母子，他又忍不住發出一聲痛苦呻吟。

愛並非罪惡，但他不明白，愛爲何使他永淪痛苦深淵，在苦海中掙扎浮沉，望不見岸緣，又爲什麼使他一再遭受折磨，忍受人所不能忍。

這難道是孽非愛？這便是他一念善心，所得到的後果。

有道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這句話兒，豈非……

這些，只有問天！也許冥冥中知道。

夏夢卿抬眼仰望一碧夜空，皎潔冷月，將口數張，終而無言……

驀地，一聲鷄啼傳來。

夏夢卿身形一顫，由天際收回兩道失神目光，凝注那黎明前萬壽山下，迷濛中的帝都片刻。

目光中突然射出迫人冷芒，然後，儒袖微揮，身化長虹，疾射而去，消失在那片迷濛薄霧中。

天色雖越來越亮，但萬壽山上的晨霧却越來越濃，漸漸地封鎖了整個山嶺……

第五章　舊情難忘走單騎

整個北京城雖然方自沉睡中漸漸蘇醒，但在那神力侯府小樓暖閣中，却是燭影搖曳，蠟淚未乾。

几上，兩枝粗若兒臂的紅燭已只剩下寸許一段，蠟淚洒滿了那深桃紅色的光滑几面。

對燭而坐的是神力威侯傅小天，與那誥命一品的威侯夫人薛梅霞。

傅小天宿酒已醒，仍是一襲青袍，濃眉輕鎖，對着搖紅燭火出神。

薛梅霞則是螓首低垂，不勝悽楚。

小樓中，一片寧靜，可以聽到室角一張八寶軟榻上，一對粉妝玉琢的幼童甜睡的均勻呼吸。

但，小樓中的氣氛，却不大諧和。

也許就因爲傅小天濃眉輕鎖，呆呆出神，薛梅霞螓首低垂，不勝悽楚。

良久良久，傅小天方自緩緩將目光由燭火上，移注愛妻：「霞，妳眞的決定這麼做麼？」

聲音很低，却很平靜。

薛梅霞微微地點了點頭：「我覺得只有這麼做，方能減少我心裏一份內疚，小天，你知道良心的譴責最令人痛苦。」

傅小天淡淡一笑：「我不覺得妳欠他什麼。」

薛梅霞悽惋苦笑：「小天，你不是我，若將你心換我心，當知我痛苦之深，我覺得負他太多了。」

傅小天濃眉微蹙，搖頭說道：「霞，別這麼自責，也別這麼自苦，妳沒有負他……」

薛梅霞微一搖頭，黯然接口：「小天，別再安慰我了，我自己的心自己還不明白？你是世間少有的好丈夫，我本不該這麼做，但是假設我不這麼做，我勢將負疚痛苦一生，與其如此我不如找到他，向他解釋清楚，然後，心中毫無鬱結地伴你……。」一顆螓首又自緩緩垂下

傅小天深注愛妻一眼，道：「霞，妳應該比我更了解他，我和他雖然緣只兩面，相識不過半日，但不知爲了什麼，我由衷地佩服他，想接近他，結交他。妳知道，傅小天生平何曾服過人？但玉簫神劍閃電手他例外，我自詡奇男蓋世，在他面前我竟有渺小之感，他那絕世風標、鐵膽傲骨，是我生平所僅見，由是我敢說，他不會怪妳，絕不會，我這雙眼睛不會看錯人。」

薛梅霞禁不住嬌軀一陣輕顫，心中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只覺熱淚已自盈眶，一絲悽惋苦笑浮上唇邊，她微搖螓首，道：「小天，你沒看錯，我確也了解的更多，當初他之所以能令我一見傾心，不克自拔，不是他絕世風標，也非他那一身曠絕寰宇的武學，而就是因爲他卓然超羣，有一種令人自然心儀的氣質，雖然我明知他不會怪我負心背盟，却不能不得到他一句話兒……」

一聲無限痛苦的悽楚輕嘆：「我很矛盾，我希望他不會怪我却又希望他恨我，恨得越深越好，小天，我說不上理由，也許這樣可以減少我心中一份愧疚。」雙眼中晶瑩珠淚突然無聲墜下。

傅小天濃眉一蹙，那虬鬚滿佈的唇邊，倏地起了一陣輕微抽搐，默然不語，緩緩垂下頭去，突然，他又抬頭一笑，炯炯環目深注薛梅霞：「霞，別這樣了，我的心都快碎了，我答應妳，何時動身？」

薛梅霞嬌軀突起劇顫，美目中無限感激地凝注傅小天，珠淚如泉涓涓湧出，櫻口數張，良久方自顫聲一句：「小天，你，你太好了，却叫我如何報答……」

傅小天淡淡一笑，輕輕地爲愛妻拭去滿面淚漬：「又來了，記得麼？我不要妳談什麼報答，只要妳能快樂無憂地伴我一生。」

一絲羞愧掠上心頭，薛梅霞緩緩垂下螓首，突然暗咬貝齒，猛一抬頭道：「小天，我不去了！」

傅小天禁不住呆了一呆，但旋即濃眉雙軒地微笑說道：「霞，別孩子氣，也別擔心我，我不會在乎這些的，告訴我，什麼時候動身。」

薛梅霞默然良久，才低低說道：「我想一會兒就走，遲了怕來不及。」

「好！就這麼說。」傅小天輕拍薛梅霞香肩，點頭說道：「我撥出四個貼身護衛，一輛四馬套車，侍婢隨妳帶，够麼？」

「太多了，小天。」薛梅霞搖頭說道：「我只要一輛套車，兩名婢女。」

傅小天搖頭一笑：「江湖險惡，人心叵測，神力威侯權重當朝，但對武林中事却鞭長莫及，妳忍心讓我寢食難安，擔心終日？」

薛梅霞嬌軀又是一陣輕顫：「我覺得太勞師動衆了。」

傅小天又搖頭道：「爲妳我覺得傾侯府人馬還少了點兒，最好能由我親率帝都鐵騎。」

薛梅霞難忍熱淚，櫻口顫動，方待再說。

傅小天已一笑站起：「霞，別說了，我去要他們馬上準備。」

「慢點，小天。」薛梅霞突伸柔荑，一把將他拉住，抬眼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半晌終於說道：「我想，我想帶憶卿一起去。」

傅小天微微一愣，淡笑搖頭：「原諒我！妳去，我已够擔心了，孩子太小，我何忍讓他飽受風霜，備嚐旅途之苦？」

薛梅霞默然不語，許久，突然挑眉說道：「小天，有一件事我瞞你很久，現在我不得不告訴你……」

傅小天正色搖頭：「霞，妳用不着說，傅小天不是人間賤丈夫，憶卿，我視同己出，愛逾小霞，我絕不能讓他也去經歷江湖風險，否則，我對不起妳，更對不起夏夢卿。」說畢，轉身便欲下樓！倏地，他停下腳步，環目中迫人光芒直射窗外，挑眉沉聲：「什麼人在此鬼鬼祟祟。」

薛梅霞神情爲之一震。只聽樓下庭院中，一人應聲回話：「稟侯爺，趙吾平在此侍候。」

傅小天威態一斂，笑道：「唔，那正好，傳話下去，備我套車，十六黑衣衞中派出四人，打點行李，隨時聽命。」樓下那人應了一聲，隨卽寂然。

傅小天負手走回，方走兩步，看了呆坐中的薛梅霞一眼，忽又笑道：「霞，妳坐着，還是我自己跑一趟，這些人辦事我不放心。」轉身大步下樓而去。步履聲逐漸遠去，漸至不聞。

薛梅霞再也難忍滿腔激動，伏几失聲痛哭。是感激？是羞愧？是別緒？是離情？只有她自己知道。半晌，哭聲漸成飲泣，薛梅霞抬起螓首，美目已微顯紅腫，目光呆滯地投向八寶軟榻上，一雙甜睡中的兒女，緩緩起身，又緩緩地行了過去。

□　□　□

神力侯府的大廳之前，停放着一輛四輪馬車，四匹配套健馬，一色雪白，昂首彈蹄，極爲雄駿。也許是不願顯眼扎目，這輛馬車看上去和一般馬車，沒有什麼兩樣。

四名黑衣護衞神情恭謹，垂手肅立一旁。

這四名黑衣衞中，除最左一名是個面透陰沉的灰髯老者外，其餘三名均是神態威猛的中年大漢。毫無疑問的，這四名黑衣衞必是神力威侯十六名貼身黑衣護衞中之佼佼者，功力、膽識，機智，均屬十六黑衣鐵衞之冠。

神力威侯傅小天，正自負手邁步，甚爲仔細地察看這輛四馬套車。繞車一周，傅小天頗爲滿意地點了點頭，隨卽踱向黑衣四衞。

環目中神光不怒而威，輕掃四人，微笑頷首：「好，好，你們辦事很好，我很滿意，你四人京中可有什麼牽掛麼？」

居左灰髯老者肅然躬身：「稟侯爺，屬下等沒有牽掛，謝侯爺垂注。」

傅小天點了點頭：「那就好，這次夫人出京，不一定什麼時候回來，你四人身爲護衞，跟我多年，當知責任之重大，你四人亦均爲武林中人，武林中人當知武林中事，夫人的安危，我交給你們了，有任何差錯，我唯你四人是問。」

傅侯虎威懍然懾人，幾句話兒雖然平淡，却令人聽來隱隱有窒息之感。

黑衣四衞身形一顫，齊齊躬身。

傅小天微微一笑，揮手說道：「記住，有什麼不能解決的事兒，交當地快馬報我。」

語畢，又看了馬車一眼，面帶微笑，轉身走開。片刻不到，那輛四馬套車馳出了神力侯府大門。

傅小天微服簡從，親自送至城外。車簾內，薛梅霞熱淚盈眶，玉手揮揚。

而傅小天却神色泰然，豪邁地笑聲連連，一直望着那四馬套車變成小黑點，隱入滾滾塵霧中，方自策馬回府。但在回府途中，他眉宇間却難掩心中依依，惆悵之情。

就在這輛馬車馳出城去的同時——

緊靠城門的一家屋簷下，一名衣衫襤褸，蓬頭垢面，髭鬚如蝟的中年化子，突然睜開一雙睡意惺忪、滿佈血絲的眼睛，懶洋洋地拾起橫在腿旁的打狗棒，緩緩站起，拍拍屁股，托着破碗，步履蹣跚地，向城外行去。

這名中年化子的兩條腿，似乎已耐不住經常的飢餓，與這晨間本有的涼意，一邊吃力而緩慢地向前邁

着，一邊打着哆嗦。而他却毫不在意，依然托着破碗，一步步地向前挪進。

好不容易捱到了城門口，蹄聲得得，傅小天青衫白馬，帶着兩名隨從由城外折返。

人馬交錯，傅小天看了中年化子一眼，不勝同情，微蹙濃眉，左袖微展，一錠黃澄澄的赤金，直落化子破碗中，竟然一絲聲息也未發出。赤金一錠，少說也有十兩，足够一個數口之家，渡過半生。

而這中年化子竟看也未看一眼，只在馬側躬了躬身，又帶動着不靈活的雙腿，向前挪去。

這僅是習慣性的道謝，顯然他絕未料到，手中那隻破碗裏，是錠赤金，而非那常見的一文小錢。

傅小天啞然失笑，搖了搖頭，策馬續行。

中年化子依然緩緩地前行着，直到走出城門五十丈外，方始停下脚步。

兩隻血紅眸子望了望破碗中那錠赤金，突然咧嘴一笑。

再舉目略一環顧，剎那間竟如同換了個人兒，身如脫弩之矢般，一掠數丈地馳離官道。

晨間行人稀少，誰也沒有看見。這名中年化子一離官道，便沿着護城河向西疾馳。

距城西數里之遙，是一片荒野。荒野之中，雜草遍地，古木叢生。在一片佔地不大的白楊林前，座落着一座年久失修，殘破不堪的古廟。

中年化子進入荒野，逕直奔向那座破廟。

方抵廟前，兩扇破門倏然而開，一名小叫化垂手肅立，恭謹躬身。

那中年化子却是連眼皮也未抬一下便匆匆進入廟內。

正在此時，一個清朗話聲帶笑由內傳出：「郝舵主回來了？一夜辛苦……」

隨着話聲，一位俊美絕倫、挺秀脫拔的白衣文士，由內拱手迎出：「夏夢卿至感不安。」

中年化子飛步迎上，肅然說道：「夏少俠何出此言？珠符令出，天下俯首，能爲少俠效勞，何止郝元甲天大榮幸，卽是丐幫也倍感光彩。」

這白衣文士竟是那夏夢卿？只見他淡淡一笑，道：「郝舵主，貴幫與敝師門淵源非淺，恕我也不再行客套，那神力侯府可有動靜？」

中年化子原是丐幫北京分舵主，火眼狻猊郝元甲，他神色忽轉凝重，猛一點頭。

夏夢卿劍眉倏挑：「莫洪匹夫好大的膽子，他得手了麼？」

郝元甲心知夏夢卿會錯了意，連忙搖頭，道：「少俠弄錯了，神力侯府方面弟子，自昨夜至今，尚未有過回報，我倒爲少俠發現了另外一樁事兒。」

夏夢卿鬆了口氣，失笑說道：「我原料莫洪一時不敢輕擧妄動，郝舵主另外發現了一件什麼事兒？」

郝元甲看了夏夢卿一眼，道：「傅侯夫人適才乘車出城，傅侯輕裝簡從親自送到城外。」

夏夢卿神情一震，「哦！」了一聲，默然未語。

郝元甲又道：「我雖不知傅侯夫人將往何處去，但我却斷定她此次必係遠行。」

夏夢卿蹙眉說道：「何以見得？」

郝元甲微笑說道：「少俠當知要飯化子，兩眼最尖。」

夏夢卿微微一笑，道：「郝舵主又怎知車中必是那傅侯夫人？」

郝元甲笑道：「套車非任何人可乘，十六黑衣護衞，隨行者四，又是傅侯親自相送，車中除傅侯夫人外還會是誰？」

夏夢卿一雙劍眉蹙得更深，良久方黯然一嘆，道：「看來，是我一句『人簫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累她奔波，……唉，其實妳又何苦？此中原因傅小天不會不知，他令我敬佩，令我慚愧……」

郝元甲看了他一眼，道：「事已至此，少俠何須自責？少俠是否要……。」

「不！」夏夢卿微微搖頭，接着：「我一時還不想離開此地，莫、單、衞三個羅刹餘孽，潛伏數年，有爲而來，陰謀當非小可，我要留此爲傅小天做點事兒，傅侯夫人這方面，只有煩勞貴幫。」

「何言煩勞。」郝元甲翻腕自破袖中拿出那錠赤金，肅然說道：「縱不談少俠差遣，單憑傅小天鐵錚奇男，俠骨仁心這八個字，郝元甲赴湯蹈大，在所不辭。請少俠吩咐。」

一番話聽得夏夢卿大爲心折，暗自欽佩不已。

略一沉，道：「傅侯十六黑衣護衞，雖然派出四名精銳，但對險惡詭譎的武林來說，似乎仍嫌薄弱一點，我想煩貴幫沿途多加照顧，而且，隨時將行踪告訴我。」

夏夢卿這番話說來平淡，聽在這位丐幫分舵主火眼狻猊郝元甲耳中，却字字無殊令諭，他一直神情恭謹地聽着，夏夢卿話聲一落，他便立即躬身應聲，隨又轉向旁立小叫化低低交待了幾句。

小叫化欣然領命，轉身如飛而去。身法之高明，竟不在一般好手之下。

夏夢卿看在眼內，忍不住點頭讚嘆：「有道是：名師出高徒，令高足一身功力足可躋身一流？」

郝元甲赧然笑道：「少俠謬奬，郝元甲太以汗顏，這孩子一身稟賦不差，我常有誤人之感，若能蒙少俠不吝金玉，指點一二，倒是他天大福份。」

夏夢卿淡笑不語，心中却已有所決定。

郝元甲何等老練，察言觀色，心頭自然雪亮，不由暗暗狂喜不已。

話鋒微頓，又道：「如今事情已有變化，神力侯府方面的安排，少俠是否有何高見？」

夏夢卿略作沉吟，道：「傅侯一身所學甚高，但我覺得這種事，似乎不宜讓他出手，黑衣護衞既已派出四個精銳，府內力量必然大打折扣，我正考慮有沒有增强其防衞的必要。」

郝元甲聞言搖頭笑道：「少俠顧慮得雖然極是，但少俠却不知那十六黑衣護衞都是當年一些縱横武林的人物，不是我妄自菲薄，挑最弱的，郝元甲也難爲十招之敵。」

夏夢卿竟似不信，淡笑不語。

郝元甲看了他一眼，一笑又道：「少俠已是數年未現俠踪，難怪少俠不知不信，少俠可曾聽說過當年威名極著的冀中一劍？」

夏夢卿微笑點頭：「久仰此人，惜未識荆。」

郝元甲道：「他便是十六黑衣護衞中最弱的一環，以他一身所學尙稱最弱，其他十五人可想而知。」

冀中一劍雖然當年威名極盛，然在這位宇內第一奇才眼中却是微不足道，渺小的可憐。

夏夢卿只是頗覺意外，「哦！」了一聲，搖頭笑道：「世間事白雲蒼狗，我僅數年未出，料不到竟有這多出人意料的事兒，以冀中一劍那等人物，尙列十六之末，那十六之首，想必甚是驚人。」

「那倒未必。」郝元甲道：「所謂驚人只能對諸一般武林同道，若在少俠面前，實在算不得什麼，趙君平是昔年黑道巨擘，冷面狼心活閻羅，少俠可知？」

夏夢卿聽得雙眉微蹙，道：「傅侯府中何容此人……」

突然神情一震，急聲道：「既稱四精銳，趙君平必是其中之一。」

郝元甲呆了一呆，訝然點頭：「不錯，我親眼看到他隨侍車左，怎麼？」

夏夢卿神色立轉凝重，道：「郝舵主既知此人，當知此人陰狠毒辣、詭譎狡猾，昔年與羅刹教五君之一的宮寅，交稱莫逆，臭味相投。」

郝元甲也神情倏震，道：「少俠莫非懷疑……」

「不錯。」夏夢卿點頭接道：「我正是懷疑，他與莫洪、單能、衞中三匹夫同時都在京中，此中不無關連，更何況他身列神力侯府十六黑衣護衞之首。」

「對！」郝元甲重拍一掌，切齒咬牙。

夏夢卿惶然沉思說道：「難怪那莫洪匹夫說：神力侯府絕難見他踪影，而府中一動一靜，却悉在他指掌之內，看來，他那身爲傅侯貼身護衞之言並非全詐，趙君平潛伏神力侯府與他何異……」說至此，神情更形凝重，道：「她出京旨在找我，必然身携紫鳳釵，倘若……郝舵主。」

「少俠吩咐。」郝元甲躬身應聲。

「不敢！」夏夢卿忙自還禮，道：「事出無奈，我只有趕去，此間尙煩郝舵主小心應付，一有警訊，但保侯府安全，其他可以不管，這種事九門提督也莫可奈何，莫洪等匹夫，等我回來再說，煩勞之處，容後面謝，告辭。」

話落拱手，儒衫飄處，人化長虹，疾射而去。

他這番話無非是爲丐幫着想，莫洪、單能、衞中，爲羅刹教五君之三，當年便已威懾武林，不僅各具一身莫測詭譎的功力，而且個個陰險狡猾、心狠手辣、極富心機。

這三人中，任何一人已足令丐幫窮於應付，何況他三人均在此間。更何況此間不過是丐幫一處分舵。高手有限。因此，他不能，也不願使丐幫爲他遭到損害。

郝元甲自然聽得出他話中隱意，對這位宇內第一奇俠，更加敬佩不已，只是尙未來得及答話，人已杳如黃鶴，這種罕世功力，曠絕身法，看得他不由呆住，半晌方始無限感慨地一聲輕嘆，閃身出廟而去。

這是第二天的夜晚。雖然仍是滿月，但却爲一片烏雲遮住。加上北京城萬家燈火已熄，所以更顯得一片黯黑。

雖是萬家已熄燈火，却仍有一處燈火未熄，而且很亮，那是神力侯府，後院小樓上，巨燭搖紅，燭光透窗而出。

紗窗上，映現着一個高大人影，很寂靜，不聞一絲聲息。小樓內，蓋代英豪，神力威侯傅小天對燭傍几托頤獨坐。濃眉輕鎖，一雙環目望着搖紅燭花呆呆出神。

身後那張八寶軟榻之上，却不見了他那一對愛逾性命的兒女，想是爲免更傷情懷，已移寢別室了。

驀地一聲輕嘆劃破這小樓中的寂靜，傅小天站起身子，負手背後，來回地走着。

半晌，他倏地搖頭一聲苦笑，低低喃喃自語：「少年不識愁滋味，而今識得愁滋味，這第一度『愁』滋味可眞了得。又何只詩人騷客多愁善感？這個『愁』字，我是領教了。」

語罷，又是莫可奈何地聳肩自嘲一笑，走向几傍。

這位蓋代英豪，鐵錚奇男，盡極人臣，權重當朝，如今竟領略了「愁」的滋味，怎不令人慨然興嘆。

他方要坐下忽又緩緩轉向窗外，微笑道：「夜深露重，我正感寂寞無聊，閣下何不進來坐坐。」

話聲方落，只聽窗外一個陰惻惻的話聲應聲說道：「威侯見召，無上榮寵，敢不從命。」

微風颯然，燭影晃動，一個黑袍老者，幽靈般飄進小樓，點塵未驚。

傅小天神色泰然，哈哈一笑，揚眉說道：「豈敢，傅小天這個官兒不同一般，唯恐怠慢，何敢當得上召二字？閣下怎麼稱呼？夤夜蒞臨，必然有以教我，請坐。」舉手肅客。

「神力侯府那有我的座位？」黑袍老者陰森的白臉上不帶一絲感情，深注傅小天一眼，冷冷說道：「久仰傅侯英豪蓋代，今宵一見，果然不虛，好不令人欽敬。」

傅小天微蹙雙眉，淡淡地笑道：「傅小天只道閣下夤夜蒞臨，必然有以教我，却不料閣下這般令我失望，我再請教。」

「威侯好犀利的詞鋒。」黑袍老者陰陰一笑，道：「老朽姓莫，單名一個洪字。」

傅小天呆了一呆，道：「看來我是失敬了，原來閣下便是昔年羅刹五君之首，傅小天身在軒冕，却心

儀武林，久仰東君大名，今夕何夕，竟使我逢此高人？有何見教？」

[illegible]」入耳羅刹五君，莫洪倏覺老臉一熱，冷冷說道：「羅刹覆滅，東君之名已不復存在，身列黑道，更不敢當高人，威侯謬獎令我倍覺汗顏，今宵所以冒死拜謁驚動侯駕，只是想請威侯賞賜一宗小小物品。」

傅小天「哦！」了一聲，失笑說道：「原來閣下是有爲而來，那麼請講，傅小天生平重義輕財，府中所有，任憑選擇。」

他這幾句話暗含譏諷，莫洪老奸巨猾，那會聽不懂，老臉又是一熱，深注傅小天一眼，陰陰笑道：「威侯誤會了，莫洪雖然身列黑道，但對威侯府中所有尙能不屑一顧……。」

傅小天淡淡笑道：「看來我是唐突高人了。」

莫洪雙目冷芒一閃，道：「夤夜入人府宅，這本難怪。」

話鋒微轉，接道：「莫洪要請威侯賞賜者，非他，乃威侯珍藏的那尊『綠玉佛像』。」

傅小天神色微變，隨即搖頭笑道：「這很抱歉，『綠玉佛像』乃拙荊所有，傅小天焉敢隨意贈人，違命之處，只有請閣下原諒了。」

莫洪陰陰說道：「威侯怎不說捨不得？」

「我覺得這沒什麼兩樣。」傅小天道：「總而言之一句話，我不願給。」

「還是這句爽快，只是……。」莫洪雙目寒光連閃，獰笑說道：「只怕由不得威侯。」

傅小天「哦！」了一聲，濃眉雙揚地笑道：「我倒要看看是怎樣地由不得我，我有這份自信，要是我不願給，憑閣下還拿不走。」

莫洪冷冷笑道：「威侯莫非就憑身邊十六黑衣護衛？」

傅小天縱聲大笑：「那是閣下看得起他們，我倒覺得他們個個是酒囊飯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

且，對閣下這等高人，若要他們出手，似乎……。」

莫洪神色突變，方自一聲冷哼。

傅小天突然挑眉輕喝：「樓下什麼人？」

只聽樓外有人應聲接口：「屬下任燕飛，聽侯差遣。」

傅小天揚聲笑道：「我有貴客在，別來擾我清興，惹人討厭，去吧，沒有事。」

樓下那人遲遲方自應了一聲是，隨即寂然。

傅小天看了莫洪一眼，尙未說話。

莫洪突然冷冷笑道：「屋頂尙有一人，威侯何不一併支使開去？」

傅小天微笑搖頭：「抱歉之至，屋頂那位不是府中之人，傅小天管不了。」

莫洪神色倏變，道：「威侯高明，莫洪不勝……。」

「你誤會了。」傅小天又看了他一眼，道：「我聽覺雖然不差，但尙未高明到如此地步，府中人非有我的令諭，不敢擅登此樓屋頂……。」突又一笑接道：「此人已去，看來我又失禮了。」

莫洪自然也聽出屋頂那人業已離去，而且更聽出那人功力不高，根本就未放在心上，

傅小天話聲一落，他便又雙目一翻，冷冷說道：「威侯休要顧左右而言他，莫洪討取之物，關係威侯甚大，還請莫要自誤。」

傅小天道：「我不懂。」

莫洪雙目寒芒電射，一聲獰笑說道：「那是自然，說出來威侯也未必肯信，莫洪只請教一句，在威侯心目中，夫人與綠玉佛像，那一個重要？」

「誰不知傅小天伉儷情深？我以爲閣下多此一問。」

「那麼，夫人與綠玉佛像，請威侯任選其一。」

「我想兼得。」

「恕莫洪放肆，那不可能。」

「在我面前，閣下最好不要威迫使詐。」

「不敢！」莫洪陰陰笑道：「這是鐵般事實，夫人此刻只怕早已遇險。」

傅小天深注莫洪一眼，突然縱聲大笑：「閣下既為武林中人，當知昔年趙君平威名，我不信……。」

「威侯過於相信那趙君平了。」莫洪冷接道：「趙君平雖然身列十六黑衣護衛之首，待遇甚豐，但我却以為他未必真的聽命於威侯。」

「怎見得？」

莫洪目射寒芒，冷然說道：「威侯既知趙君平昔年威名，當也知他與羅剎五君交稱刎頸。」

傅小天神情方自微震，莫洪冷然又道：「只可惜威侯不察任他進府，且擢為貼身護衛之首，此次更委以重任，莫洪不早不晚偏於今宵拜謁虎駕，威侯似乎應該已知莫洪是有恃無恐，否則莫洪何獨具天膽？」

傅小天靜聆之下，神色剎那數變，但莫洪話聲一落，他却又神色一轉泰然地，蹙眉搖頭笑道：「我現在知道了，似乎已太晚了點兒，這件事委實驚人，也委實出人意外，難道那另外三人是死人不成？」

莫洪冷冷笑道：「只怕十六黑衣護衛中，真正赤膽忠心者，少的可憐。」

「這是我用人疏忽，謝謝閣下提醒。」傅小天看了莫洪一眼，蹙眉說道：「看來，我只有將綠玉佛像雙手奉送一途了？」

莫洪得意獰笑：「莫洪不敢多嘴，但憑威侯卓裁。」

「那是閣下客氣，」傅小天笑道：「倘若我仍然不願呢？」

「威侯不愧當朝柱石，鎮定功夫委實令人欽佩。」莫洪雙目寒芒暴射，陰陰說道：「黑道邪魔，凶殘淫毒，莫洪很替夫人擔心。」

傅小天濃眉怒剔，環目中逼人神光直射莫洪。

[illegible]饒是這位昔年羅剎東君如何桀驁凶殘，入目傅侯虎威，兩道利刃般目光，也不禁為之一懍，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身不由主，退了一步，方自暗暗凝功戒備。

傅小天威態一斂，驀地縱聲大笑：「傅小天別的沒有，只是一身鐵膽傲骨向不屈人，綠玉佛像，恕難從命，拙荊乃人間奇女，縱然遇難，也必知該怎麼做，所以我並不擔心，言至於此，閣下請罷。」

莫洪做夢也未料到這位鐵爵奇男竟硬到這般地步，心中雖然驚怒欲絕，然懾於這位蓋世英豪一身莫測高深的功力，凶心却也不敢發作，更不敢動手施硬，呆了一呆，只得强奈怒火地獰笑狠聲道：「威侯既然這麼說，莫洪只有識趣告退，不過，事態重大，莫洪不忍見威侯抱恨終生，臨行再請三思。」

「不必了。」傅小天揮手笑道：「我心意已決，且出言向無更改，一切閣下看着辦好了。」

莫洪獰笑一聲，還待再說。

傅小天雙目再射神光，挑眉沉聲道：「怎麼，閣下莫非等我逐客。」

莫洪心中又是一懍，雙目陰毒暴露，狠狠盯了傅小天一眼，轉身飛掠出樓。

傅小天望着樓外夜空中莫洪那幽靈般背影，突揚大笑：「深夜客來茶當酒，我沒有備茶，權以粒火送客，聊表寸心，小心。」

話聲方落，巨燭火燄暴漲，似有物操縱，倏地一折，疾射窗外，一閃而逝。

莫洪一身黑袍立即着火，驚呼一聲，飛遁而去。

傅小天一聲大笑尚未出口，突聞兩聲輕喝劃空響起，兩條人影捷如鷹隼，自院牆外掠入，疾撲半空中

的莫洪。
只聽莫洪一聲厲笑：「憑你等也配，若非今夜老夫……滾。」
飛撲的人影似遭重擊，兩聲悶哼，直如殞石，飛墮而下。
傅小天看得方自雙眉陡挑，轉瞬間，莫洪已拖着一團火光，消失在院牆外。
只得坐下，略一沉吟，突然提起几頭狼毫，展箋振腕疾書。
須臾，擲筆而起，一聲輕喝：「樓下何人值夜？」
只聽樓下遙遙有人接口：「屬下任燕飛在。」
「上來。」
樓下應聲跑上一名黑衣護衛，向傅小天微一躬身，垂手肅立。
傅小天看了他一眼，隨手將几頭那封書信遞過：「明日一早，派人將此信送往紀大人府中，記住，要面交紀大人，現在下去傳命，備我墨龍。」
黑衣護衛雙手接過書信，似乎還要請示。
傅小天含笑揮手：「不要多問，該做的事兒，紀大人自會告訴你們。」
黑衣護衛未敢多言，躬身而退。
片刻之後，小樓上燭火倏然熄滅。轉瞬間，一陣得得蹄聲，劃破了寂靜夜空。

第六章 腥風血雨芳踪渺

天色方曉，晨曦微透。
迷濛薄霧裏，一輛黑色馬車靜靜地停在荒野中一片密林之旁。
車前的馬兒已不知去向，只有車篷上的兩三條破裂布條隨着清涼的晨風飄拂作響。
這輛馬車，看上去不似一般尋常馬車，只是它那不同之處在那裏，却又令人一時難以指出。
馬車似乎空着，四面車簾却遮的密密的。
漸漸地，薄霧稀散，陽光照上了這輛馬車。
片刻之後，馬車周圍瀰漫了一種令人難以言喻的氣息，隨着晨風，逐漸飄散開去。
一隻蒼鷹由高空向着這輛馬車盤旋下降，似乎有所驚覺，在距離這輛馬車尚有十丈高低之處，突又展翅飛去。
就在此際，遠處一團淡白輕煙，向着這輛馬車疾飄而來。
這團淡白輕煙的飄起處，是荒原的盡頭，距離這輛馬車，少說也有里許之遙，然而轉瞬間它已飄至近前。
那裏是什麼淡白輕煙，分明是一位面色焦黃的中年文士。
正是那經過易容的宇內第一奇俠：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

夏夢卿入目眼前這片景象，頓時呆住，良久良久，方始喃喃地說出一句話兒來：「果然不出我所料，趙君平這匹夫……。」

一陣晨風過處，車簾微掀一角，一股中人欲嘔的血腥惡臭由車中飄出。

夏夢卿神情一震，倏然住口，飄身近前，伸手扯下車簾。

車簾啓處，血腥惡臭更濃，但夏夢卿却殺機狂熾，目眦欲裂，星目噴火地呆立車前，一任那陣陣血腥惡臭撲鼻沁心。

車中，整整齊齊地靠篷環坐着七名男女。

那是神力侯府的兩名黑衣護衛、四名青衣侍婢，另外一名，却是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中年化子。

這七名男女每人的胸口近玄機穴處，都有一個拇指般的血洞，直透後背，血流滿了車箱，但都已色呈紫黑，且已凝固；顯然這七名男女已身死多日，否則何來屍臭陣陣？

內中單單少了那位誥命一品的傅侯夫人薛梅霞，與那昔年冷面狼心活閻羅，今日神力侯府十六名黑衣護衛之首的趙君平，及另外一名黑衣護衛。

這是夏夢卿在驚怒之餘，心中唯一感到稍安之處。

但與其說他心中稍安，毋寧說他是五內欲焚、殺機狂熾。

因爲，薛梅霞雖然未遭毒手，但很顯然地，她已淪入趙君平的魔掌。

而薛梅霞身邊必然攜帶着紫鳳雙釵。

另一件使他心中難過，深感歉疚的是爲了他，丐幫損失了一名弟子。

這名丐幫弟子顯然是受命沿途躡踪，暗中保護薛梅霞的丐幫弟子之一，但負有這種使命的丐幫弟子絕不只一個，那其他丐幫弟子却又到那裏去了呢？

這是一樁疑問，而這樁疑問在夏夢卿腦中停留的時刻不過是一刹那間。

因爲他無心再去多思考這些，目前應想的，該是那趙君平將薛梅霞擄往何處去了。

他目注車中，呆呆地陷入苦思，突然一聲輕若游絲的低吟，傳自密林深處。

聲音雖然極其低微，但在他這位宇內第一奇才耳中，却不啻是一聲悶雷。

夏夢卿瞿然一驚，閃身撲向五丈外密林。

甫進密林，一幕幾疑置身人間地獄，羅刹屠場的悲慘血腥景象，使得夏夢卿殺機更熾、目眦欲裂。

林中，一片狼藉，那樹木野草間，赫然倒臥着十餘名丐幫弟子。

腦漿迸裂，腿斷臂折，肚腸外流……。

其狀之慘，直令人不忍卒覩。

一絲鮮血由夏夢卿唇邊滲出，星目也漸轉血紅……倏地，他雙目一閉，兩串熱淚滑過面頰，滴落在襟前。

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如今，爲了他，丐幫竟損失這多精英，這叫他如何不愧疚良深、痛心欲絕？

就在他閉目洒淚的刹那，一聲低低的呻吟又傳入耳中。

夏夢卿神情猛震，暗道一聲該死，倏然睜目循聲望去，發現那橫七豎八的屍身中，有一具雙腿齊膝斷去、趴伏在地上的屍身，一隻手竟然微微地動了一下。

顯然的，這名丐幫弟子尚未斷氣。

夏夢卿急忙飄身過去，小心翼翼地將他翻轉過來。

只見這名丐幫弟子甚是年輕，眉目長得十分俊秀，但如今因失血過多，面色顯得蒼白怕人。

夏夢卿伸手一探鼻息，果然尚未氣絕，只是命已細若游絲亡在旦夕，他身爲當今宇內第一奇才，自然知道此人已屆燈盡油枯的地步，所以尚未氣絕，乃是因爲强用深厚的內力，保住胸頭一口眞氣；萬萬不能再以眞氣助之，否則徒然加速其死，故只有靜靜蹲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着。

過了片刻，這丐幫弟子氣息越來越微弱，仍是僵躺着，不見絲毫動靜。

夏夢卿儘管焦急萬分，却也無可奈何，只得懷着一腔失望，嘆了一口氣，站起身子準備離去。

那知就在此際，地上那名丐幫弟子，原本緊閉着的雙目，竟然一陣眨動，緩緩地睜了開來。

夏夢卿心頭猛地一跳，忙又蹲下身來。

那名丐幫弟子吃力地抬起眼皮，看了夏夢卿一眼，雙目突然閃過一絲極微弱的異采，蒼白的嘴唇一陣抖動，張了數張，方始低低地說出一句話來：「閣……下……可是夏……少……。」

話聲很低，夏夢卿却聽得清楚，急急接道：「我正是夏夢卿，閣下……。」

那名丐幫弟子臉上浮現一絲苦笑，斷斷續續地又道：「丐幫……無……能……有辱……。」

夏夢卿心中一陣絞痛，忙自接道：「爲我一己之私，連累貴幫損失這多精英，夏夢卿只有悲痛萬分、愧疚良深。事已至此，閣下當知時機緊要，萬勿再多言客套，請告訴我傅侯夫人下落。」

丐幫弟子無力地道：「燕……小……飛遼……命……。」

嘴唇驟起一陣抽搐，話聲頓斷。

夏夢卿大急，却又明知不能妄動，正自焦慮萬分束手無策，那丐幫弟子將口一張，用盡力氣又吐出兩個字來：「蘆……溝……。」

唇邊又是一陣抽搐，雙目一翻，已告氣絕。

夏夢卿入耳這兩個字兒，方自一怔，目覩此情，心頭禁不住又是一陣絞痛，他自然知道，此人之所以强保一口眞氣，無非是爲提供這條線索。兩串熱淚奪眶而出，順頰流下，滴落在那丐幫弟子胸前，伸出兩指，輕輕地爲丐幫弟子合上雙目，緩緩地站起身來。

星目一掃地上十餘名丐幫弟子屍身，喃喃說道：「各位請瞑目，夏夢卿誓爲各位報此血仇……」

儒袖輕揮，一閃出林，飛射而去。

時已黃昏，名傳遐邇的蘆溝橋頭，飄然走來一位身穿雪白儒服的中年文士。

落霞孤鶩，水天相接，蘆溝橋橫跨永定，雄踞中流，黃昏時的景色美得尤其動人。

但這位中年文士，却是負手橋頭，東望一脈青山，呆呆出神。

任那晚來微有涼意的輕風，拂動着他那雪白衣袂，獵獵飛舞，他就如一尊石像般，不言不動。

頎長背影，映在晚霞裏，顯得十分瀟洒，也透着一分冷漠、一分古怪。

就因爲這樣，使得蘆溝橋上那來來往往的稀少行人，都禁不住地，向他投過詫異的一瞥。

突然，由蘆溝橋的彼端走來一個黑衣漢子，一頂寬沿大帽壓的低低的，幾乎將他的面目完全遮住。

這黑衣漢子看上去和常人無異，只是步履之間較常人爲快，而且較常人穩健。

他老遠地看見了這負手橋頭、呆呆出神的白衣文士，也禁不住像別人一般地投過詫異的一瞥。

但是，他這詫異的一瞥恍若是投在一塊燒紅了的烙鐵上，燙的他整個身形爲之一顫。

身形一顫之後，隨卽停下脚步，似在猶豫，猶豫片刻之後，終又邁動脚步，行了過來。不過，他的頭却低下去了。

而且，步履之間也失去了原先的穩健，顯得旣匆忙又不靈活。

然而白衣文士依然背負雙手，望着遠方呆呆出神，生似自始至終，根本就不知道有人從他背後走過一

其實，蘆溝橋交通要道，來往所必經，人人走得，有行人走過，又那裏值得轉身回顧？

黑衣漢子走得越近，一顆頭也垂得越低，那寬大帽沿，幾乎觸到了胸前，雖然他似乎極力地保持着平靜，而那雙隱在一片暗影後的烱烱眼睛，却不時地望向白衣文士背影，目光中已不似是詫異，而是有點驚駭畏懼，心驚膽顫的意味。

終於他相隔丈餘地越過了那白衣文士的背後。

偷眼回顧，白衣文士面向遠方，依然出神。

就像九死一生，逃過了鬼門關，黑衣漢子如釋重負，急急前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此刻一身冷汗已濕透了重衫。

黑衣漢子一過橋頭，便加快了脚步，沿着永定河如飛向西行去。

永定河邊蘆葦叢生，長有人高，雁拖秋色，鴉背夕陽，加上那欺雪賽霜的皤白蘆花，千里暮雲，蘆溝橋的暮靄，份外動人。

然而，這黑衣漢子却絕無心情去欣賞這西風衰草，殘柳斜陽，兼有蘆花點染的美景，他沿着那綿綿不斷的人高蘆葦，低着頭，疾步行進，一直等蘆葦遮住整座蘆溝橋，他方始停下脚步，暗吁一大口氣。

舉起衣袖，拭了拭滿頭冷汗，轉眼望着蘆溝橋的方向，餘悸猶存地搖了搖頭，低低地說聲：「好險，僥倖。」

轉回頭去，方待舉步，入目一幕景象，却看得他大驚失色、魂飛魄散，連退數步，險些呼出聲來。

眼前不過五尺之處，冷然負手佇立着一個人兒，赫然竟是那蘆溝橋頭的白衣文士。

而且目射迫人寒芒，注視着自己。

好半晌黑衣漢子方才回過神來，驚魂甫定，腦中電轉，强笑拱手：「彼此素不相識，閣下何故攔我去路？」

白衣文士深注着他，突然一笑，冷冷說道：「你不認得我，我對你却不陌生，而且，我深爲你這兩條想跑，却又不爭氣的腿惋惜。」

黑衣漢子神情猛震，猶圖狡飾，又自拱手含笑，但甚爲勉强：「朋友說笑了，你我從無一面之緣，何言不陌生，天色昏暗，朋友莫非看錯……。」

白衣文士淡笑接口道：「我對自己的一雙眼睛，深具自信，我以爲，你也相信我沒有看錯，蘆溝橋地方不小，我正愁無處找尋，却不料鬼使神差，讓我碰上閣下，這豈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說來我也實在應該感謝你，若非你做賊心虛，鬼鬼祟祟的，也不致引起我的注意，也許在那蘆溝橋上，你見我沒有回頭，便認爲我不會發現你，其實在你停而復行的刹那，我便注意上你了，只是當時另有行人，我不願動手罷了……。」

黑衣漢子靜聆至此，不由大爲懊悔自己不該心虛膽怯地露了痕跡，否則豈不輕易地就能躲過大難。

驚駭之下，正自暗暗思忖對策。

忽聞白衣文士冷冷一笑，又接道：「閣下既能身列神力侯府十六黑衣護衞精鋭，功力、機智，想必高人一等，當可自知在我玉簫神劍閃電手的掌下，能搏得幾招，有道是：識時務者爲俊傑，知進退者方算高人。對你我懶得動手，你也該明白我想知道些什麼，說罷！」

黑衣漢子頓時僵住，他不得不承認人家說的對極，因爲他自份確實難在人家手下走完一招，但是，他却又不願就此束手就縛，就此說出對方所要知道的事……。

當下他强自一笑，揚眉說道：「閣下眼力甚是高明，看來我不承認也是枉然，只是，閣下這話是否太狂太滿了些？」

白衣文士縱聲大笑：「是麼？何妨試試？不過我話說在前面，你若是心存僥倖妄想動手，那是自取速死。」

黑衣漢子厲聲說道：「夏夢卿，你休要仗技欺人，沈燕月縱橫武林數十年，尚不是畏死之輩。」

夏夢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笑道：「這個我知道，你若畏死也不至被武林同道公送美號笑面人屠，更不至這般膽大包天地刼持威侯夫人，並連傷數十條性命，但是，假若我讓你嚐嚐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一指搜魂滋味呢？」

黑衣漢子聞言，禁不住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一絲寒氣由心底冒起，倏遍全身垂首不語。

夏夢卿淡淡一笑：「看來閣下也深知一指搜魂的厲害，那麼……。」

一指搜魂曠古絕學，縱是鐵打金剛，銅燒羅漢也經受不住，更何況他是個血肉之軀的人。

驀地雙目寒芒電閃，抬手一指飛點黑衣漢子腮下。

但聞「叭！」地一聲輕響，黑衣漢子一個下巴應指脫臼，神色慘變。

夏夢卿冷冷笑道：「看不出閣下倒還剛烈的可以，只可惜你沒有打聽清楚，在我眼前妄想嚼舌自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再奉勸一句，若想死的痛快，最好安靜點。說！」

右腕一翻，「叭」地一聲，黑衣大漢一個下巴又復合上，他無限怨毒地深注夏夢卿，突然一聲厲吼：「夏夢卿，我與你拼了。」

五指如鈎疾襲而出，直取夏夢卿胸腹要穴，詭譎毒辣已極，他也明知如此出手近乎痴人說夢，只是他另有打算。

夏夢卿哂然冷笑：「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我就給你一點厲害。」

身形紋風未動，右掌閃電遞出，不愧玉簫神劍閃電手之名，降龍八手曠絕宇內，只一翻腕就扣上黑衣漢子的腕脈，方待用力。

黑衣大漢突然一聲悽厲慘笑，左掌猛抖，一蓬似煙如霧之物，疾洒而至。

饒是夏夢卿功力絕世，也不敢輕攖其鋒，更何況他沒有料到黑衣漢子一心玉石俱焚，暗藏如此歹毒的殺着。

他心神一震，鬆手飛退。

就在他鬆掌飛退的刹那間，黑衣漢子再次淒厲慘笑，突然抬手，一掌向自己的天靈蓋擊下。

夏夢卿覩狀大急，雙眉挑處，一聲斷喝：「匹夫敢爾。」

儒袖拂處，右掌斜揮，枯禪掌力如潮怒捲。

但聞一聲慘嘷，血雨飛濺，黑衣漢子一條右臂已自齊肩斷下，直射丈外蘆葦中。人也砰然倒地，昏死過去。

夏夢卿一指再點，血流立止，隨又翻腕一掌拍下。

黑衣漢子悶哼一聲幽幽醒轉，似欲站起，但方一挪動，牽動了傷處，痛得又是一聲悶哼。深秋天氣晚來更涼，但他却是一頭汗珠滾滾而下，雙目怨毒光芒暴射，盯注夏夢卿，咬牙切齒地獰聲道：「夏夢卿，沈燕月技不如人，雖死無憾，但你……」

夏夢卿冷冷一笑：「傅侯待你不薄，你反恩將仇報，你那兩個同伴、四名侍婢、及丐幫弟子何辜？對你這種人，我已不必再生惻隱，你可是非要嚐嚐一指搜魂？」

黑衣漢子機伶一顫，凶態忽斂，半晌，看了夏夢卿一眼：「夏夢卿，你我素無仇怨，不過各爲其友，你不覺你的手段太毒辣了麼？」

夏夢卿縱聲大笑：「我的手段如稱毒辣，那麼你與人合謀，害死兩個同伴、四名侍婢、十數丐幫弟子

又當何說?」

此言一出，黑衣漢子立時默然，過半晌突一咬牙，道：「夏夢卿，沈燕月成全你吧，由此西去廿里，在飛雲堡中；不過我還願告訴你一句，莫洪威迫傅侯未成，已含怒出京，去遲了只怕……」

夏夢卿心神大震，那還容他說完，一指點中他的死穴，身形閃處飛射而去。

飛雲堡威震燕趙，名傳遐邇，爲當年武林中一谷三堡之一，夏夢卿自是知道，但飛雲堡千面神君皇甫嵩世稱俠義，怎會與羅剎餘孽沆瀣一氣，暗中勾結？

這確使夏夢卿百思不解，大感詫訝。

但莫洪已含怒出京，事急燃眉，已不容他餘暇多想，只得懷着一種既焦慮又復迷惑的心情向前疾馳。

夏夢卿天龍身法冠絕宇內，未出盞茶工夫，那威名俱重的飛雲堡已自呈現眼前。

□　□　□

飛雲堡佔地百畝，緊靠山脚，氣勢極爲雄偉。

平日裏，明樁暗卡，戒備森嚴，等閒之人休說接近，便是進入周圍三里之內，亦是不易。

即使武林同道，亦均視之爲龍潭虎穴，輕易不敢涉足。

而今日此時，夏夢卿居然毫無阻攔地直抵堡前，這不能不令人詫異，然而，他一心只懸念着薛梅霞的安危，根本未曾考慮到這可疑之處。

擧目望去，但見「飛雲堡」兩扇巨大鐵門緊閉，顯得寂靜異常。

不僅那往日守衛門前的一十六名抱刀大漢已不知去向，而且整個飛雲堡也不聞一絲人聲。

由那丈高深灰色圍牆上內望，只能看見堡內濃密林木間，隱約微透狼牙飛簷，幾點燈火，別的再也難看到什麼。

整個飛雲堡一寂若死，靜靜地沉浸在暮色裏，透着無比的神秘陰森，令人有莫測高深不寒而慄之感。

此情此景，看得夏夢卿不覺怦然心跳，打心底升起一絲不安。

儘管極爲疑訝，但他却已無暇深思，略一沉吟，立刻提氣揚聲：「門上那位在，煩請通報，夏夢卿求見皇甫神君。」

有道是：樹影人名。玉簫神劍閃電手威震宇內，武林第一，而且他那暗蘊天龍行的話聲，字字鏗鏘，足可穿雲裂石，空山已自回音，按說飛雲堡內必然爲之震動，大開堡門。

豈料大謬不然，「飛雲堡」內不但沒被震動，大開堡門，便是連一絲回應也沒有。

夏夢卿神情激動，雙眉挑處，二次揚聲：「末學後進，夏夢卿求見皇甫神君，還請代爲速速通報！」

「……………」

整個飛雲堡恍若死了一般，依然一無反應。

夏夢卿心頭暗震，陡生一絲不祥之感，對空三次揚聲：「夏夢卿急事在身，萬般無奈，只有踰越，還請皇甫神君海涵。」

話聲一落，身形飄起，疾射上丈高的牆頭。

他居高臨下，星目輕掃，不由爲之一怔——

迷茫的暮色中，但見亭、台、樓、榭，一應俱全，美侖美奐，不亞王侯之家，而偌大一個飛雲堡內除了幾點燈火外，竟然空蕩蕩地，看不到一絲人影。

只是，暮色雖濃，夏夢卿依然能看到堡內那一色青石舖就的地面上，處處染有血跡，微風過處，且有一股腥臭異味。

夏夢卿情知有異，却已無心再去細察，閃身直撲大廳。

這座大廳座落於堡門內數十丈之處，石階高築，飛簷流丹，建築宏偉陳設極具氣派，數盞巨型宮燈，高懸雕樑之間，四壁更是分懸名人字畫，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置身石階上，便可將廳內一覽無遺。

但見廳內花磚舖就的地面上，也有幾灘腥臭撲鼻半乾的血跡，此外，仍是看不見一絲人影。

然而，有一點奇異之處，却使夏夢卿深為不解，狐疑叢生。

那便是懸於雕樑之間的四盞巨型宮燈中，有兩盞已然熄滅，而那猶自亮着的兩盞燭火搖曳，光亮亦甚微弱，想是燈中蠟燭已將燃盡。

難道說偌大一個飛雲堡內竟已無人照顧？

此刻夏夢卿何止是焦急，簡直可說心絃震動。略作思忖，繞過大廳，向廳後林木間的重重樓閣撲去。

穿過一條迴廊，路分為五，青石小徑，各指一處樓閣。

五處樓閣中，有四處是門窗緊閉，黑壓壓地隱在林內，只有正東那座樓閣，兩扇長門虛掩着，而且隱隱透出燈光。

夏夢卿略一猶豫，便向那座隱透燈光、大門虛掩着的小樓奔去。

距門兩丈，倏住身形揚聲說道：「裏面有人麼?」

四下靜得出奇，不要說樓內依然沒有半點動靜，便是那林梢的夜風也似乎突然歇止。

夏夢卿不再喊問，也不貿然撲進，因為今晚所見已使他暗暗提高了警覺，雙眉一挑輕輕一指，遙空向虛掩着的兩扇長門點去。

「呀」地一聲輕響，在這寂靜暮色中，聽來有點怕人。

兩扇長門倏然而開，室內燈火為之一陣搖晃。

夏夢卿舉目望處，一幕奇慘的景象赫然呈現衣眼前，饒他功力絕世，膽識過人，也不禁為之毛髮悚然，心膽欲裂，頓時怔住。

室內陳設極為華麗考究，宮燈高懸，紅氈舖地。

一張檀木圓桌上，杯盤狼藉，恍似盛宴正酣。

圍着桌子坐着五個人，不，那是五具無首屍體。

五具屍體的頭顱並非不見，而是整整齊齊不偏不倚地在圓桌上排成環形，分別擺在五具屍體的前面。

就各屍衣着，及五顆頭顱的狀貌，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面門而坐的兩人，一個正是威震燕趙、名揚遐邇的飛雲堡主，世稱俠義的千面神君皇甫嵩。

另一個則是他急於找尋，刼持傅侯夫人的十六黑衣護衞之首，趙君平。

其餘三人，兩個面目陌生，一個則因背向門外，無法看清那顆頭顱而不知是何許人。

但其中絕無那昔日曾與他有嚙臂之盟，今則貴為傅侯夫人的薛梅霞。

良久，良久，夏夢卿方姓定下神來，飄身進屋，將那五具屍體，仔細地復察一遍。

毫無蛛絲馬跡可尋，只有幾點透着奇怪，令他百思莫解，震驚不已。

那便是，這五人頭斷處一平如削，非神兵利器，無法辦到，而且五顆頭顱之上及頸腔處，絕無一點血跡！就各頭顱的死相來看，也無半絲痛苦神色。

一看便知，這五人身死至少在三日之前，事隔多日，屍體竟然毫無腐臭之跡象，而且一直端坐不倒。

姑不論冷面狼心活閻羅趙君平功力如何，即是飛雲堡主千面神君皇甫嵩一身修為也高深驚人，否則一谷、三堡，何能揚威宇內？

然而却就如此這般地同遭毒手，那行兇之人，其功力之高，可想而知了。

飛雲堡臥虎藏龍，高手如雲，這些人又到那裏去呢？

薛梅霞芳蹤又在那裏呢？

莫非是莫洪已捷足先登？

憑莫洪的功力，尚不至如此，而且他不會這麼做。

那麼，是否「紫鳳釵」雙釵合璧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起其他邪魔巨擘覬覦，又將薛梅霞刼去？

這幾樁疑問，在他腦中不住盤旋，結果他認爲最後這種揣測近於可能。

然而以這等功力之人，舉世屈指可數，他搜遍記憶，絞盡腦汁，却想不出這麼一個人來。

夏夢卿心急如焚憂愁欲絕，一時却也莫可奈何。

他深蹙雙眉暗暗一歎，飄身出屋，方待離去。

一眼瞥見那另外四處門窗緊閉，暗無燈火的樓閣，不由心中一動，閃身撲了過去。

連搜四處，可說已尋遍整個飛雲堡，只差未翻開每一寸地皮了，薛梅霞依然芳踪杳然。

至此，他有點肯定了最後一個揣測，只是怎麼也想不出那施毒手的人是誰。

伊人未遭毒手，心中雖說稍安，但又淪魔掌却使他更形焦慮，懷着一顆欲焚的心，冲破夜空，疾射而去。

就在夏夢卿身形方逝的刹那間，那透着燈火，幾似羅刹屠場的小樓外，如幽靈般又悄然射落一個黑袍的蒙面人。顯然，這人也爲屋中那幕悲慘景象所震，但他在一震之後，隨卽閃電撲進屋中，朝桌上殘餚剩酒略作注視，忽然目射陰森寒芒，冷哼一聲狠聲說道：「無影之毒竟然再現武林，殺我之人，敗我之事，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

舉手一指，宮燈倏然而滅，屋中頓時一片漆黑……。

一條黑影飛射出屋，投入夜空之中。

□　□　□

黃河，滾滾東流。

這一日，時方正午。雖然已屆楓葉遍紅、丹桂飄香的季節，但白日裏，高懸的艷陽依然炙熱逼人。

傍依黃河的一條大道上，塵土足有寸厚，偶然一陣風過，捲起瀰天黃霧。

加上這正午艷陽，這條大道上，已是行人絕跡，就是那來往黃河兩岸的船隻也稀少的可憐。

滾滾黃河，塵土厚積的空蕩大道……構成了一幅靜的畫面。

驀地一個來自遙遠的聲音，劃破了這寂靜的一切。

那是一個嘹亮、悲愴、雄渾豪壯的歌聲，高亢激昂，直迫長空。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

朝如青絲暮成雪。

……………」

隨着歌聲，大道東端，出現了一個黑點，緩緩地移動而來。那是一人一騎，全黑的一人一騎。

馬是一匹通體墨黑，毫無一根雜毛的高頭駿馬，一望便知是一匹罕見的異種神駒。

馬兒固然神駿，馬上騎士更是氣宇軒昂，卓絕不凡。一身俱墨，卽連那腰懸長劍上的劍穗也是黑的。

頭上戴着一頂寬沿大盤黑帽，壓得低低的，幾乎遮住了半個臉，但未遮去那滿臉的虬髯。

那魁偉的身軀挺得直直的，端坐馬上紋風不動，一任坐騎緩緩馳行！

人馬身上，佈滿了一層黃土，顯見這一人一騎是經過長途跋涉而來。

儘管如此，人馬俱未稍失精神。

人是英豪，馬如龍，那氣勢足能懾人心神。

這時歌聲已至最後一句：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銷萬古愁……。」

聲繞長空，歷久不絕。

歌聲一歇，馬上騎士微微控繮，鐵蹄跳動，馬兒倏然停住！

黑衣騎士伸出右手，無限愛憐地拍了拍那高仰的馬首，微微一歎，輕輕說道：「小龍兒，這幾天來累苦了你，現在你歇一會兒，讓我看看這滾滾東逝的水，行麼？」

馬兒一聲輕嘶，低下頭去，伸出前蹄，不住踢着道旁黃土。

黑衣騎士長吁了一口氣，緩緩將目光投向那滾滾的濁流……

突然他一聲輕歎，又拍了拍坐騎：「走吧！小龍兒，我不看了，看了徒亂人心，記住！別走得太快，否則，後面的兩位朋友要跟不上了。」

說着微抖繮繩，馬兒一聲輕嘶，賴在原地不動。

黑衣騎士呆了一呆，霍然失笑：「我明白了，想看打架是麼？大概你是跟牠們學壞了，這架豈是打着玩兒的？壞東西，走吧！今夜打架的機會多着呢！」

馬兒昂首連聲輕嘶，仍是住蹄不前。

黑衣騎士縱聲大笑，搖了搖頭：「對她，對你，我是一樣地沒辦法，行！聽你的，可是稍時你可得給我少惹事，而且萬一咱們要是打不過人家，你可要跑快點兒！知道麼？」

馬兒鐵蹄踢動，又是一聲長嘶。

就在此際，適才這一人一騎出現的方向，塵頭大起，一陣急促的蹄聲傳了過來。

黑衣騎士看也未回頭看一眼，拍了拍坐騎笑道：「小龍兒，聽見了麼？人家來了。你知道我的脾氣，不惹事便罷，要惹就惹個痛快。這樣不行，咱們還須向前走兩步。」

話聲方落，馬兒將頭一擺，竟然緩緩向前馳行。

後面，蹄聲越來越清晰，兩人雙馳，帶着瀰天黃霧，滾滾而來。

轉瞬間便來至五十丈內。

那是兩名身披青色大氅的勁裝中年大漢，分別腰懸長劍，眉宇間充滿驃悍之氣，胯下坐騎雖也頗爲神駿，但一看便知俱是凡種，絕難和前行黑衣騎士那罕世異種的神駒相比擬。

兩下裏距離已不過二十餘丈，兩青衣大漢想是極爲得意，互覷一眼，猛踢馬腹，兩聲長嘶，雙馬如脫弩之矢，加速向前衝刺。

剎那間，雙方距離已只剩下兩丈不到，眼看後面兩騎就要趕過前騎。

就在這個當兒，前行黑馬突龍吟長嘶，前蹄一掀，筆直立起，一個飛旋，轉了過來。

二青衣大漢做夢也未料到前騎竟會有此一著，而且馬上人騎術這般精湛，自己馳行疾速，距離又近，勒繮控馬已是不及，方自大駭，胯下兩匹坐騎已自受驚，一陣急嘶，突然掀起前蹄。

二青衣大漢若非騎術也很不錯，必然雙雙墜馬，嚐盡黃土滋味，饒是如此，也都面色大變狼狽不堪。

黑衣騎士似是難以忍俊，咧嘴一笑，露出滿口雪白鋼牙道：「二位好俊的馬上功夫，簡直令人有嘆爲觀止之感，我這匹馬兒暴劣的很，二位受驚了，多原諒。」

二青衣大漢一向暴躁狂傲，一路之上，自己馬兒不爭氣，被人家拋得遠遠地，心裏本就又急又恨，此刻再聽到這明捧暗損的風涼話兒，更是怒不可言；神色一沉，就待出言辱罵，但當他二人目光一觸及黑衣騎士那豪壯卓傲的氣度時，却禁不住打心底裏升起一絲懍意，只神色和緩地揚眉說道：「朋友，你可懂得規矩嗎？」

黑衣騎士知道對方此言何指，淡淡一笑，搖頭說道：「規矩？二位，事不關我，我不是說過麼？是我這匹坐騎太以暴劣，我已經向二位致過歉意了。」

若按這二青衣大漢平日作爲，早就挾怒動手，只是今日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爲何不敢輕擧妄動，而且一聽此話，竟然一時吶吶不知所對。

黑衣騎士雙肩微聳，一聲輕笑：「二位不必這般吞吞吐吐，也用不着借題發揮，我一入豫境，二位便跟踪在後，直至此地，有什麼事兒，說吧！」

二青衣大漢聞言，不由再次色變，默然片刻，居左那青衣大漢方始雙目精光烱烱地凝注黑衣騎士，沉聲說道：「閣下目力如神，令人佩服，既經閣下識破，我們若再否認，那未免太小家子氣了，我有幾個問題，請閣下回答，事非小可，閣下萬勿等閒視之。」

黑衣騎士略一沉吟，洪聲笑道：「有此必要麼？」

那居左青衣大漢雙眉一挑，倏又斂態，說道：「我說過，事非小可，爲免造成彼此誤會，閣下最好坦誠答我問話。」

黑衣騎士突然一笑說道：「你是第一個這樣對我說話的人，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如此好脾氣，閣下，請問吧，我有問必答，知無不言。」

居左青衣大漢似乎頗爲不悅，兩道刀眉微微一軒，却仍未敢發作，只是深深地看了黑衣騎士一眼道：

「我看閣下不似本地人氏？」

黑衣騎士淡淡笑道：「這是閣下第一問？」

居左青衣大漢微一點頭。

黑衣騎士道：「閣下眼力也不差，我來自北方。」

居左青衣大漢道：「北方地方不小，朋友可否說明白點？」

黑衣騎士那雙半遮於帽沿下的環目中，突然暴射出兩道逼人神光。

兩青衣大漢爲之一懍，本能地伸手撫上劍柄。

黑衣騎士雙目神光倏又隱去，淡淡笑道：「我說過有問必答，知無不言，但閣下使我險些控制不住，我來自北京，這樣閣下滿意了麼？」

居左青衣大漢聞言神情不由一震，道：「朋友將往何處去？」

黑衣騎士道：「我這個人性喜遊蕩，行踪不定，想上那兒便上那兒，隨興而動，譬如說，我現在想去汴梁，也許片刻之後我又會改變主意奔向洛陽，所以閣下此問我不能肯定答覆！」

居左青衣大漢，又問道：「朋友此次南來，不知有何貴幹？」

黑衣騎士大笑說道：「閣下像在審犯問案，行，索性成全你們，我說過，我性喜遊蕩，想上那兒便上那兒，興之所至，今東明西，難道非有目的不可麼？」

「不必，不必！」青衣大漢冷冷笑道：「朋友這話若是移時移地而言，自無不可，但今天在這中州地界，性喜遊蕩，今東明西，却令人起疑。」

黑衣騎士呆了一呆，惑然說道：「怎麼？」

居左青衣大漢冷冷說道：「朋友當知汴梁威遠鏢局在河北地界失鏢之事吧？」

黑衣騎士「哦」了一聲，微笑說道：「這麼說來，兩位是爲了此事而來的了？」

「不錯！」青衣大漢點了點頭。

「兩位是威遠鏢局中……。」

「朋友錯了！」居左青衣大漢傲然搖頭：「我二人來自巡撫府！」

黑衣騎士微笑點頭：「原來是二位差爺，失敬，失敬。」

話鋒微頓，面現惑然不解之色，又道：「這我就不明白了，鏢局失鏢乃屬民間之事，自有他們局中鏢師處理，何勞巡撫府驚師動衆？」

居左青衣大漢冷冷一笑，揚眉說道：「閣下應當知道，這趟鏢保的乃是致送直隸總督的壽禮，巡撫府焉能不聞不問？更何況那些鏢師盡是酒囊飯袋。」

黑衣騎士若有所悟地「噢！」了一聲，點頭說道：「我明白了，兩位之所以一路跟踪我，大槪便是因爲覺得我有可疑之處，那麼我很安心，因爲我一入河南，兩位便一直綴着我了……。」

話猶未完，那居右青衣大漢突然冷哼一聲，接道：「話是不錯，只可惜失鏢地點正是朋友你來時所走路徑，而且據威遠鏢局唯一生還的趟子手口述，那刼鏢之人，與朋友這身裝束極爲相似。」

黑衣騎士縱聲大笑，道：「兩位認定此事是我所爲？」

居右青衣大漢冷冷說道：「豈敢，不過根據描述不能不查究而已。」

黑衣騎士再次縱聲大笑：「兩位，普天之下相似之人極多，像你們這般緝兇拿賊的手法，倒是我生平首見，兩位，我素性放蕩不羈，好友輕財，兩位若是囊中羞澀，我這裏黃白之物多得很，只消一句話，傾囊奉贈又有何妨？何必如此揑造罪名，拿官府唬人……。」

話聲未落，那二青衣大漢神色劇變，各自探囊取出一物，齊聲喝道：「朋友，你看清此物再說。」

黑衣騎士入目青衣大漢手中物，倏然住口，呆了一呆，喃喃說道：「巡撫府腰牌假造不得，看來二位確是供職官府……。」

深注二青衣大漢一眼，又笑道：「兩位，我不喜歡嚕囌，要我怎麼做說吧！」

居左青衣大漢收起腰牌，冷然說道：「朋友乃武林高人，我二人不敢得罪，只想請朋友隨我二人往巡撫衙門一行。」

「承閣下看得起，我有點受寵若驚！」黑衣騎士淡淡笑道：「只可惜我福薄膽小，最怕見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兒，二位看怎麼辦？」

青衣大漢齊齊色變：「朋友，我們敬你爲武林高人，你可最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出言辱官，罪已不輕……。」

「辱官？」黑衣騎士豁然大笑，接道：「我却覺得對你們那巡撫大人已是天大客氣，我這人生來一副怪脾氣，就是不識抬擧，二位看着辦好了！我要走了！」說着帶過馬頭，就待離去。

居右青衣大漢突然一聲冷笑：「朋友，此時只怕已由不得你了！」

聲落人起，飛撲向黑衣騎士，空中探掌，五指箕張如鉤，直指肩井！

身手矯健俐落，招式詭異迅速，堪稱一流高手。

黑衣騎士却是視若無覩，容得對方五指近身，突然一笑：「閣下性子也太躁了點兒了，小心！」

未見他出招，青衣大漢倏地一聲悶哼，身形暴退，落回鞍上，左手撫着右腕，臉上陣青陣白，雙目瞪得大大的，望着黑衣騎士，說不出是驚、是怒、是羞、是痛。

另一青衣大漢覩狀心神大震，眉宇間驃悍神色盡掃，「錚」地一聲，翻腕掣出長劍，沉聲說道：「朋友，你竟敢拒捕？」

飛身離鞍，振腕三朵劍花，疾襲黑衣騎士身左三處要穴。

與此同時，那居右青衣大漢一聲厲喝，也自長劍出鞘，二次飛身斜劈黑衣騎士右臂。

一時間，黑衣騎士兩面受敵，然而他却瀟洒的一笑，慢條斯理地指點着說道：「劍上功夫倒還差强人意，二位握緊兵刄，小心劍化長虹。」

右掌戟指向那兩柄犀利無比的長劍尖端，分別一點，然後左掌虛空微揮。

只聽錚、錚兩聲龍吟清響，白虹映日生輝，兩柄長劍沖天飛起，直墜入滾滾黃河之中。

二青衣大漢兩聲悶哼，直如斷線風箏，飛出丈外，砰然墜地，激起一片黃塵，跌得滿臉皆土，半晌爬不起來。

黑衣騎士縱聲大笑：「小材大用，那位糊塗官兒太看重兩位了！」拉轉馬頭，轉身揚手：「兩位，恕我先行一步，汴梁城中再見。」

話落，再次揚聲豪邁大笑，坐騎有似行空天馬，絕塵而去！

及至兩青衣大漢狼狽爬起，黑衣騎士早已只剩天邊塵霧中的一個小黑點。

心知遇上絕世高人，但也益發地認爲刼鏢之事卽是這黑衣騎士所爲，苦着臉互覷一眼，連滿身黃土也未及拂去，便自飛身上馬，躡後急追下去。

日落時分，汴梁城中緩緩馳進了一騎具黑的人馬。

這騎人馬一進東門，馬上騎士便自翻身下馬，拉着馬兒走向道旁屋簷下。

屋簷下，幾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要飯化子，正自靠着牆根垂頭假寐，聞得步履蹄聲，霍然驚醒。

騎士面帶微笑地向居中一個，俯身問道：「我初來此城，人地兩生，請問，巡撫府怎麼走法？」

那居中要飯化子呆了一呆，深深地看了騎士一眼，搖了搖頭，啞着嗓子，道：「不知道。」

黑衣騎士淡淡一笑，道：「各位不必有所顧忌，我向各位提個人，火眼狻猊郝元甲！」

幾個要飯化子神情一震，霍然站起，居中那人雙目烱烱地，急問道：「朋友莫非……」

黑衣騎士微笑接道：「我和郝舵主交稱莫逆，來自北京。」

幾個要飯化子更是一驚，一致肅然，居中那名壓低了聲音：「閣下莫非姓傅？」

這次輪到黑衣騎士震動了，他呆了呆，毅然點頭：「貴幫好靈通的消息，我不願人知，還請各位暫勿輕洩。」

居中那名恭謹說道：「草民等不敢。」

黑衣騎士蹙眉笑道：「各位，我和郝獅子是朋友，別提這些令人難耐的字眼，行麼？」

幾名要飯化子眉宇間，飛快地掠過一片欽敬之色，居中那名道：「久仰閣下英豪蓋世，果然不虛，今日得親虎駕，足慰平生。」

轉向身旁一名青化子一揮手，沉聲道：「老五，爲威侯帶路。」

那年青化子應了一聲，黑衣騎士却笑着婉拒：「不敢當，告訴我怎麼走就行，我有很多不便之處。」

居中那名化子略一猶豫，只好說出巡撫府所在，說得十分詳細。

黑衣騎士微笑謝過，探懷取出一錠黃金，道：「別說我俗，也別拒受，這是我一點心意，否則，各位便是不屑交我這個朋友了。」

硬行塞過，飛身上馬，輕馳而去。

居中那名要飯化子欲拒無從，握着那錠黃金，呆呆發愣。

黑衣騎士縱馬向南，未片刻，巡撫府已經在望，擧目看去，只見門前石階高築，一對巨大石獅，雄峙左右，兩隻瓜形大燈，照得附近光同白晝。

兩扇朱漆大門猶自開着，大門兩邊石階上，分站着兩名黑衣壯漢，垂手而立，神情肅然。

黑衣騎士直馳階前，道：「爲我通報一聲，我姓傅，北京來的，求見巡撫大人。」

巡撫府前縱馬，只差沒有馳上石階，這還得了。

那兩名差人模樣的漢子早已變了臉色，剛要叱喝，入耳一聲「北京」來的，已到唇邊的話兒，忙又强行嚥下，再一細看來人那懾人氣度，儼然京城大員，更是不敢發威。分出一人，飛步入內通報。

後廳內，那位三撮長髯垂胸，面貌清瘦的巡撫大人，一身官服方由丫環們服侍着御下，靠在一張檀木太師椅上，抱着水烟袋香雲吐霧，舒泰身心。

抬眼瞥見有人步履匆忙跑了進來，臉色一沉，就待呵責。

那名差人連忙施禮說道：「稟大人，外面有個姓傅的求見，說是來自京城。」

這位巡撫大人入耳京城二字，立卽神情爲之一震，喃喃說道：「姓傅的，來自京城？」

急急追問那名差人：「來人什麼模樣？」

那差人呆了一呆，隨卽將黑衣騎士模樣描述一遍。

描述未完，巡撫大人已自神色劇變，霍地站起，丟下烟袋，連官服都顧不得再行穿戴，便匆匆跑了出來。

他步履如飛，跌跌撞撞地奔至門口，入目那已然下馬、負手佇立階前的黑衣騎士，惶然驚呼出聲：「啊！果然是……」

他急步搶步下石階，面色如土地顫着聲音，就要跪倒：「卑職不知……」

黑衣騎士微微一笑，伸手將他扶住：「劉大人，不必多禮，我來得突兀，咱們府中談去。」

一手拉馬，一手拉着那姓劉的巡撫大人，逕自登上石階，向府內行去。

可憐那劉巡撫，一時還不知是福是禍，不敢說話，更不敢掙扎，只是打着哆嗦，任憑黑衣騎士拉着向內走來。

一直到了正廳，黑衣騎士方始鬆開了他，也鬆開了牽在手上的坐騎，彈了彈身上塵土，脫下帽子，自行在椅子上坐下。

劉巡撫亦步亦趨地跟在身後，站立一旁，戰戰兢兢地看了黑衣騎士一眼，猶豫着說道：「侯爺此次出京，是……」

傅小天揮了揮手，示意他坐下說話。

劉巡撫却連連躬身說道：「侯爺在此，那有卑職的座位。」

傅小天微蹙濃眉道：「這裏是巡撫府，你是主，我是客，我不喜歡這套章法，你不必太以多禮。」

別看那劉巡撫官至巡撫，平日作威作福，今日在這位神力威侯面前却是膽小得可憐，猶待再稱不敢。

傅小天已自不耐，臉色微微一沉。

那位劉巡撫委實善於察言觀色，他明白，惹翻了這位侯爺，休說他那點小小前程，卽連頸上人頭只怕也難以保得住，心裏一哆嗦，連忙施禮陪笑：「恭敬不如從命，卑職告罪了。」

拉過一張太師椅，坐於下首，但却失去了平日的鎮定，簡直如坐針氈，一雙手就不知該往那兒放好。

傅小天看在眼內，不由暗暗蹙眉，心想：這種人居然也能官至巡撫，朝廷不知怎麼擢用人才的……

輕咳一聲道：「劉大人！」

劉巡撫慌地站起，躬身應道：「卑職在。」

「你坐着！」傅小天禁不住再次搖頭。

劉巡撫如奉綸旨，稱罪坐下。

「那威遠鏢局失鏢之事，可曾查出是何等樣人所為？」

劉巡撫又一哆嗦，立即漲紅了臉，囁嚅說道：「卑職無能，卑職該死，到目前為止，尚未查出一點頭緒。」

「巡撫府偵騎四出，到處拿人，就未抓到一個嫌犯麼？」

劉巡撫臉上更變了色，顫聲說道：「卑職該死。」

「這不關你的事，武林之中盡是些奇人異士，休說區區幾個酒囊飯袋的捕頭，便是傾河南兵馬也無濟於事，我勸你還是撤回你那些下屬，叫他們安份點兒，別不分皂白，到處抓人！今日若非我的馬快，只怕連我也要被貴屬下抓進巡撫府了。」

劉巡撫正自唯唯諾諾，聽到最後兩句，不由心膽欲裂，魂飛魄落，「噗」地一聲，跪伏在地，全身劇顫，語不成聲：「卑職該死，卑職該死，侯爺開恩……」

只差沒有叩頭如蒜，涕淚泗流。

傅小天一雙濃眉蹙得更深，頗不耐煩地揮手說道：「你起來，起來，我說過這不關你的事，把他們撤回來就行了。」

劉巡撫如逢大赦，暗吁一口氣，謝恩爬起，站在一旁連那額頭上的冷汗也不敢抬手去拭。

傅小天又看了他一眼，道：「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到底是怎麼一個情形？」

劉巡撫驚魂甫定，忙一躬身道：「稟侯爺，事情發生在三日前，情形是這樣的……」

接着將威遠鏢局失鏢經過概略說了一遍。

原來三日前，威遠鏢局保了一趟鏢，由開封前往河北，這一趟鏢非同小可，保的是致送直隸總督的壽禮，全是些價值連城的古玩奇珍。

這種重鏢，威遠鏢局自然不敢疏忽，表面上是大批人頭由水路東下，其實是暗派兩個鏢頭帶了一名趟子手，悄悄地携鏢由陸路直奔河北。

按說，這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足可掩盡天下人耳目，豈料不知是走漏風聲抑或是劫鏢人料事如神，高人一着，陸路的暗鏢在河南地界倒也平安無事，一直到進入河北，在大名府附近却突然出了紕漏，在一家客棧內，兩位少鏢頭吃過晚飯後，竟然一睡不起，保的重鏢也不翼而飛，只有那名趟子手平安無事地逃了回來。

這威遠鏢局的兩位少鏢頭，藝出名師，一身所學足列武林一流高手，却不知怎地在神不知鬼不覺下慘遭毒手，被人殺害，而且屍身上休說找不到一點致命傷痕，便是髮膚之傷也沒有！同時也不似被人以陰柔掌力一類功夫震碎內腑致死。

威遠鏢局的老鏢頭趙振秋，武林人稱鐵背蒼龍，早年以掌中一柄金刀享譽宇內，威震武林，剛在一年前封刀退隱，不問局務。

如今却在悲痛萬分之餘，毀誓復出，一方面誓緝兇匪，另一方面却變賣家產，準備賠鏢。

傅小天聽完了這番敘述，沉吟了半晌，蹙眉說道：「這倒是一件甚為離奇的案子，劉大人……」

劉巡撫忙自躬身應聲：「卑職在！」

傅小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淡淡說道：「這獻寶祝壽的可是你麼？」

劉巡撫身形一陣哆嗦，囁嚅顫聲說道：「侯爺明鑒，正是卑職略表心意。」

「何止略表心意？簡直是厚重已極！」傅小天淡淡一笑道：「劉大人，你一個巡撫奉祿能有幾何？」

劉巡撫兩腿一軟，又自跪下。

傅小天臉色一沉，輕輕地拍了拍太師椅扶手，道：「我記得楊仲夫做了十年的巡撫，至今猶是兩袖清

風，而劉大人你在河南不過三載……」

劉巡撫叩頭如蒜，語不成聲。

傅小天怒態稍緩，淡淡笑道：「我不罪你，不過，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那就是不准接受威遠鏢局的賠鏢，人家已是够可憐的了，這趟鏢算在我身上，能追回來，還給你，追不回來，我賠你，如何？」

劉巡撫那裏還敢說個「不」字，如逢大赦，顫着聲，連連叩頭：「謝侯爺不罪之恩，卑職遵命，卑職不敢。」

傅小天微微一笑，站起身來。「天色已晚，今夜我想在你這巡撫府裏打擾一宵，不必張羅，能睡覺就行，去吧！」

劉巡撫又叩了一個頭，謝恩站起，額頭上已是腫起老高一塊，幾乎皮破血流，顫抖着兩條腿，緩緩轉身。

「回來！」傅小天一抬手，道：「我不欲人知，記住了。」

劉巡撫躬身一句：「卑職省得！」轉身匆匆向廳外走去。

就在此時，一陣急促步履聲傳了過來。

兩個青衣大漢倉惶向廳中奔入，幾乎與急步出廳的劉巡撫撞個滿懷。

劉巡撫正無處出氣，臉色一沉，就要叱責。

兩青衣大漢已自齊齊施禮：「稟大人，午間……」

一眼瞥見廳中負手含笑而立的傅小天，神情一震，倏然住口，四道目光滿含詫異地盯住傅小天。

劉巡撫猛然憶起傅小天適才所言，心中一緊，變色叱道：「貴客在此，你們還不與我滾出去。」

兩青衣大漢呆了一呆，道：「回大人，這人……」

劉巡撫大急，低低說道：「瞎了眼的東西，這位是京中神力威……」

兩青衣大漢聞言俱皆駭然，若非手掩得快，一聲驚呼險些衝口而出。

「還不快滾！」

兩青衣大漢也顧不得再行施禮，轉身狼狽退去。

劉巡撫狠狠地盯了兩青衣大漢背影一眼，也自匆匆走向廻廊彼端。

第二天一早，傅小天又復隻身單騎離開了巡撫府。

他一走出巡撫府，就策頭向東門方向緩緩馳去。

來至東門，遙遙望見昨夕那屋簷下，站着那名曾命人為他帶路的化子。

那名化子向他微微揚了揚手，忽然轉身往街道轉角處走去。

傅小天覩狀心知有異，策馬跟了過去。

轉過屋角，只見那名化子已停身在一株緊靠城牆的大樹下相等，這地方遠離城門街道，頗為僻靜。

他馳至近前，飄身離鞍笑道：「閣下何事見召？」

那化子不似昨夕那般拘謹，看了傅小天一眼，微笑說道：「侯爺不正是前來相尋麼？」

「好厲害！」傅小天大笑說道：「我正是特地前來求助。你如果再這般稱呼我，我便掉頭而去，你也該有名有姓，對不？」

那化子呲牙一笑說道：「倘若您眞的掉頭而去，那批鏢只怕永遠也追不回來了，我叫李俊，侯爺。」

「倒有點像水滸裏的混江龍。」傅小天笑道：「閣下居然敢夜探巡撫府，膽子大得令人佩服。」

「您老誇獎！」那名喚李俊的化子聳肩笑道：「正如您所說的，那批人不過是些酒囊飯袋，我雖然不濟，却尚未將他們放在眼內，昨夜得見您老那副虎威，內心不但佩服，而且暗暗大呼痛快。」

看了傅小天一眼，話鋒一轉：「侯爺，關於失鏢的事您眞要插手？」

傅小天點頭說道：「我只是好奇，而且我深爲同情那威遠鏢局的趙振秋，其實我正忙着自己的事。」

「那麼您到底管不管？」

傅小天揚眉點頭：「我管定了，而且管到底。」

「侯爺，大恩不敢言謝，我謹代威遠鏢局向您致意！」李俊正色說道：「不敢相瞞，我和威遠鏢局兩位少鏢頭交稱莫逆，而且老鏢頭對我們開封分舵也很照顧，只是這件事我不敢牽動本幫，未奉令諭，我也不敢擅離職守，這兩天我正爲此發愁，幾乎寢食難安，天幸您老虎駕降臨。」

傅小天軒眉說道：「爲朋友兩脅插刀，你怎不早說？」

李俊肅然說道：「侯爺，我知道您鐵膽俠腸，義薄雲天，您不以乞丐見薄，已使我深爲感激，我怎能再把這話說在前頭？」

一番話聽得傅小天暗自點頭，大爲心折，笑道：「如今我管定了，你也知道我爲何而來，那麼，把已知的告訴我吧！」

李俊深注傅小天一眼，神色突轉凝重，道：「侯爺可曾聽說過無影之毒這樣東西？」

傅小天神情微震，道：「可是百年前那毒魔西門豹善施之物？」

「不錯！」李俊微一點頭，隨即又詫然問道：「侯爺貴爲朝廷重臣，平素絕少涉及武林中事，怎地也知道這無影之毒出諸百年前毒魔西門豹？」

傅小天笑道：「我雖身在朝廷，却素來仰慕朱、郭之風，我所知的武林中事只怕不稍遜於武林中人，閣下何用詫異？」

李俊何等老練，察言觀色也知這位神力威侯必有難言之隱，隱衷既稱難言，當然不便多問，於是微一點頭，說道：「侯爺既然知道，那就更好。據我所我所知，那威遠鏢局的兩位少鏢頭，便是喪生在這已失傳百年的無影之毒之下。」

傅小天揚眉說道：「何以見得？」

李俊道：「侯爺請想，那兩位少鏢頭家學淵源，一身藝業深得乃父鐵背蒼龍的眞傳，既無外傷又無內創，却神不知鬼不覺地死於非命，一睡不起，除無影之毒外，我想不出再有他物能以致此。」

傅小天雙眉深蹙，默然不語，半晌，方自沉吟着說道：「無影之毒失傳已近百年，怎會突然又出現宇內？……」

李俊方待接話，忽見城門街道轉角處，一名年輕化子神色倉惶地飛奔而來。

奔至近前，看了傅小天一眼，欲言又止。

李俊瞪了他一眼，道：「侯爺不是外人，有話只管說。」

那名年輕化子應聲道：「稟舵主，適接總舵飛鴿傳書，無影之毒再現江湖，飛雲堡已悉遭毒手，囑各分舵嚴加防範，一有異動，立報總舵。」

傅小天聞言不由心頭一震。

李俊却蹙眉揮手：「知道了，沒有大事別來擾我。」

那名年輕化子向二人微一躬身，飛步離去。

李俊神情更形凝重，轉注傅小天道：「侯爺，如何？飛雲堡名列宇內一谷三堡，聲威不下諸大門派，尚且不免，何況……。」

傅小天突然揚眉一笑：「閣下，你所要告訴我的，就是有關無影之毒這些麼？」

李俊眉宇間倏地掠過一絲愧色，道：「侯爺，我想請您往洛陽一行，也許有所收穫，只是我却……」

傅小天縱聲大笑，在李俊肩頭上輕拍一掌，挑眉說道：「老弟，謝謝你，但你用不着爲我擔心，區區無影之毒尚嚇不倒我，傅小天生平不信邪，對此天下至毒常有晚生百年之恨，如今它再現宇內可不正好一償夙願？有道是：聖天子，百靈護佑。我這官兒不算小，怎見得就無百靈護佑？放心，老弟，傅小天福命兩大，死不了，懂麼？」

說罷飛身上馬，和李俊一揮手，又笑道：「告辭了，久聞洛陽北向黃河，南襟伊洛，東制成皋，西控崤坂，四塞險固，爲古來兵家必爭之地，我身爲朝廷重臣，該去走走。老弟，能得相逢便是緣，江湖行將再相見，否則上北京找我去。」

雙腿一踢馬腹，一聲輕喝：「小龍兒，走。」

墨龍一聲長嘶，鐵蹄飛騰，馬似天馬，人似神龍，疾馳而去。

李俊呆呆地望着那雄偉高大的背影，臉上閃耀着一片欽敬神色，半晌方始一歎，肅然喃喃道：「人言傅侯英豪蓋世，鐵錚奇男，果然絲毫不差，這塵世委屈了他。」

緩緩舉步走回原處。

第七章　北邙鬼域地下宮

北邙山座落於洛陽之北，又名邙山，亦稱芒山、北山、郟山。

東漢建武十一年，恭王祉葬於北邙，其後王侯公卿多葬於此。

王建詩：「北邙山頭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着黃金無置處。」

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台。」

張籍也有詩云：「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

又：「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由這幾句詩，可知北邙之概矣。

白日裏，淒迷荒草中，到處可見亂墳荒塚，有的墳頭猶新，有的則已殘破不堪，被狐兔據爲洞穴；朽棺曝露白骨遍地，一陣山風吹過，冥紙灰燼滿天飛舞，一片淒涼景象。

黃昏，尤其是黑夜，北邙山更籠罩於無限的陰森中。那叢叢林木，嵯峨怪石，有如張牙舞爪的鬼影幢幢。亂墳荒塚之間，磷火飛舞，鬼氣森森，夜風穿過樹梢，呼嘯之聲有如啾啾鬼啼。這情景，更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白日的北邙山固已令人望而怯步，黑夜裏人們却是連望也不敢望它一眼。

這是一個晴朗的夜。如鈎的上弦月，照在這素稱鬼域的北邙山上。

那昏暗的月光雖然微微驅散了一些恐怖的黑暗，却爲這北邙山更抹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中元普渡留下來的招魂幡，隨風飄拂，藉着昏暗的月光，到處可見，益增陰森鬼氣。

時屆初更，在這北邙山人跡難至的一處山坳裏，突然升起一點慘綠色的光芒，這點慘綠光芒升自一座巨塚之後，而巨塚之後，却又是一片陰森黑黝的白楊密林。

這點慘綠光芒並不像那飄蕩在夜空的磷火一般地時東時西，而是冉冉地飄向山口。由於它是雜於飛舞在夜空的無數點磷火之間，乍看上去，和磷火也沒有多大區別。

但在有上好眼力之人，細加注視之下，却不難發現那慘綠光芒的後面，還隨風飄蕩着兩個黑影。挨得近一點，更可看出那兩個飄蕩的黑影，赫然竟是兩個有如僵屍幽靈般的人，而那點慘綠光芒也只是一隻瓜形小燈。那兩個人身穿黑袍，長髮飛散，袍袖低垂，色呈慘白的臉上不帶半點感情，毫無一絲活人氣息，而且是雙足不動，離地盈寸地隨風飄蕩前行。

這般黑夜，如此北邙，突然出現了這麼兩個黑袍怪人，誰能不疑為鬼魅陰魂？但是，那畢竟是兩個活生生的人，只不過身透鬼氣，生而如死罷了。

這兩個掌着一盞綠光慘淡，瓜形小燈的黑袍怪人，轉瞬間便隨風飄至山口。至山口倏然停下，分向兩邊掠開，一左一右遙遙相對而立，誰也不出一絲聲息，就那般一動不動地站着。

夜風悲號，啾啾鬼聲，無數磷火飄蕩在夜空，兩個黑袍怪人却是視若無覩，聽如不聞，生似根本不屬於這個人世一般。

初更過去，二更將屆。那兩個黑袍怪人依然一動不動地遙遙對立着，休說未發出一點聲息，便是那慘白陰森的臉上肌肉也未見牽動一下。

就在二更甫屆的當兒，居右黑袍怪人手中那盞綠光慘淡的瓜形小燈，突然一滅復亮。

而就在那盞小燈一滅再亮的刹那之後，兩個黑袍怪人之間，已自冷然站定一個身材頎長的青袍人。

藉着昏暗的月光，隱約可見這青袍人頗為年輕；劍眉星目，長得也頗英俊，只是那一張臉却較諸兩個黑袍怪人更為慘白，沒有一絲血色，且隱透一層層濛濛綠光；眉宇間洋溢着無限冷酷凶殘，兩隻眸子光芒犀利而陰鷙，比那兩個黑袍怪人更陰森、更懾人。

兩個黑袍怪人對這青袍人，似乎甚為懍懼，青袍人一現身，他們便自同時躬了躬身，但臉上神色，依然冰冷木然。青袍人犀利的目光一掃兩人，薄薄的唇邊倏然掠過一絲極為冷酷的笑意，一揮手，喝道：「開道！」這兩個字簡直不似出自活人之口，其冰冷陰森直能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兩黑袍怪人一句話也未說，又一躬腰，隨即轉身向來處那黑黝的山坳中行去。足下依然離地盈寸，有如隨風飄行。而那青袍人却是足下離地足有半尺，輕擺雙袖，隨後跟進。

這三人飄行看似極為緩慢，其實快捷異常，轉瞬間便已抵達那座巨塚之後。

這座巨塚面對着山口，背後是一片黑黝陰森的白楊密林，距離那滿山遍野的亂墳荒塚甚遠，地勢十分突出。

巨塚係由一色的灰磚砌成，足有丈高，墓碑也似以整塊大理石鑿就，既高又大。藉着月色，隱約可見上面字跡行行。而且塚前塚後，似乎經常有人清掃，既無積塵，又無雜草。

就在三人行抵巨塚後之際，奇事頓然發生。

那巨塚前端的磚壁，竟似暗中有人操縱，突地陷下一塊。一個人高的洞穴，赫然呈現在眼前。

緊接着一陣陰風撲面而出，吹得那瓜型小燈的綠火乍明乍滅，不住閃爍，顯見得這洞穴頗為深邃。

兩黑袍怪人掌燈前導，引着青袍人向那黑黝、陰森的墓洞走入。

洞口隨即又行緩緩合上，恢復原狀，看不出一絲痕跡。

洞口之內，是一條盤旋而下的甬道，四壁全由大理石砌成，雖然深陷地底，却不顯得潮濕窒悶。

甬道兩旁，每隔十丈懸掛着一盞綠光慘淡的小燈，照得甬道內一片慘綠。

前行百丈，甬道突然左折，似乎已至盡頭。轉過拐角，一座地下宮殿驟然入目。這座宮殿氣勢宏偉而壯麗，形式奇古，絕不類現下建築。

一入宮殿，兩個黑袍怪人逕自掌燈向殿左行去，轉瞬不見，却由殿後一扇月門內，嬝嬝轉出兩個髻雲高簇的白衣少女。這兩個少女鳳目柳眉，瓊鼻檀口，堪稱艷絕，只是那本該嬌艷如花的兩張粉面，却白得怕人，而且神情舉止也顯得呆滯。

兩個白衣少女蓮步輕盈，行至青袍人面前，同時斂衽爲禮，神色木然，沒有開口說一句話兒。

青袍人神色更顯冷漠，陰鷙而殘酷的犀利目光一掃兩女，道：「她醒了麼？」

居左的白衣少女，微微點了點頭，仍未出聲。青袍人雙眉突然一軒，舉步向月門中走入。

穿過月門，綠光倏歛，一道蜿蜒曲折的畫廊直通殿後另一座偏殿。

偏殿中，重重錦帳低垂及地，一片淡淡的紅光隱隱透出，而且暗香浮動，那裏還有一絲前殿那種陰森森的鬼氣。

青袍人行至偏殿門前倏然駐足，望着那低垂的重重錦幔，雙目異采突現，在那張色呈慘白的俊面上，飛快地起了一陣輕微抽搐，神情顯得極爲激動，似在猶豫不決，半晌，這才舉手輕輕在兩扇敞開着的朱漆長門邊敲了兩下。

剝啄聲方起，錦幔之後，倏地傳出一聲輕微悅耳、恍似銀鈴般的驚呼：「誰？」

呼聲入耳，青袍人身形又自微微一震，隨即發話，竟然帶着微笑，但却有點顫抖：「此地主人，也是妳的昔年舊識。」

錦幔後的女子似是對這舊識兩字頗感詫異，寂然片刻，方始說道：「既是昔年舊識，那麼請進來。」

青袍人跨門而入，伸手掀開錦幔。

幔後房中，陳設極爲華麗，紅氈舖地，宮燈高懸，白玉几頭香冷金猊，八寶榻上紅被重疊，隱隱還散佈着一絲淡淡的蘭麝異香，有勝王妃寢宮。

此際，那八寶軟榻旁，正坐着一位氣質高雅、風華絕代、淸麗若仙的白衣少婦，白衣少婦一看掀幔而入的青袍人，神色遽變，霍然站起，訝然欲絕地退了一步驚呼：「是你？」

青袍人微笑點頭：「不錯！是我。難得小妹還認得我，算得上昔年舊識麼？」

白衣少婦就在這刹那間已自恢復鎭定，微頷螓首，道：「不錯，你算得上是我昔年舊識。」

青袍人陰鷙目光一閃笑道：「多謝小妹還記得昔年往事。」

白衣少婦黛眉微揚，淡淡說道：「往事如過眼煙雲，提起來徒亂人意，我早忘了。」

青袍人深注白衣少婦一眼，揚眉笑道：「是麼？」

白衣少婦神色泰然，道：「信不信由你！」

青袍人微微一笑，道：「既是舊識，久別重逢，小妹，妳怎地還是當年那種令人無可奈何的脾氣？夏夢卿可好？」

白衣少婦嬌靨上一絲黯然神色，一閃即逝，淡淡笑道：「你想錯了，我並沒有嫁給他，只是知道他還活着，而且活的很好。」

青袍人神情微愕，「噢！」了一聲，道：「這倒是出人意外，小妹對他一見傾心，深陷情海，不克自拔，甚至於爲他捨棄了指腹爲婚的未婚夫婿，到頭來却並未與他一修雙好，共偕白首，這是爲何？」

白衣少婦脣邊微起一陣抽搐，似乎強忍心中如絞痛苦，淡淡說道：「我說過了，昔年舊事我早忘了，而且我也不願再提，那原因，恕我難以奉告。」

青袍人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唇邊浮起一絲令人難以意會的微笑，道：「小妹，我看得出妳很痛苦，是因爲未能與夏夢卿締結鴛盟，還是如今所適非人？」

白衣少婦黛眉微挑，冷冷說道：「你休要自作聰明，未能與夏夢卿結爲連理，我深感慶幸，因爲我已嫁得一位好丈夫。他英豪蓋世，權傾當朝，較夏夢卿……只有過之……」

青袍人淡笑道：「看來我眞是自作聰明了。小妹，這麼說來我很放心，我能知道他是誰麼？」

白衣少婦嬌靨上浮現無限驕傲神色，挑眉說道：「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不過如果你一定要問，我也可以告訴你，神力威侯傅小天，你應該知道。」

青袍人顯然大感意外，神情一震，連連點頭：「蓋世英豪，鐵錚奇男。我久仰了，而且心儀得很，只恨福薄緣淺，未能一覩這位朝廷柱石的風采神儀，小妹誥命一品，光耀門楣，我這個表兒也深以能沾得一份光采而感到無上榮耀。」

這位白衣少婦，正是那夏夢卿、傅小天二人正自五內欲焚、踏破鐵鞋，尋遍人海，却不得芳踪的薛梅霞，她自然聽得出對方這番話裏暗含譏諷，淡淡一笑，道：「薛梅霞不是人間賤女子，若單憑他那神力威侯四字，對那誥命一品的頭銜，我尙能不屑一顧。傅小天也不是俗人庸官，論文不稍遜那滿腹珠璣的夏夢卿；論武也足可和玉簫神劍閃電手並稱一時瑜亮，而且，如你所知，他是蓋世英豪、鐵錚奇男。」

一番話，聽得青袍人臉色刹那數變，薛梅霞話聲方落，他便雙目陰鷙之光連閃，冷冷笑道：「自然，自然，這個我當能深深地體會到，無論是夏夢卿抑或是傅小天，都比我這個旣是表兄，又曾是指腹爲婚却遭捨棄的未婚夫婿，强過百倍。」

薛梅霞嬌靨上倏凝寒霜，雙眉一挑，終又默然未語。

片刻後，方始神情稍緩地淡淡說道：「誠如你所說，昔年舊識難得重逢，再說，這次也算是你拯我於難，我不願鬧得彼此不快，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

青袍人似在猶豫，最後揚眉一笑，道：「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不過，小妹旣然要知道，我自當告訴妳，這裏是恭王陵墓，建於東漢建武十一年，深藏北邙山地底，直入幽冥，隔絕人世！」他這幾句話顯然是有意和薛梅霞適才那番話兒針鋒相對，而神色間之得意，却較薛梅霞猶有過之。

薛梅霞聽得嬌軀微震，旋即淡淡笑道：「你該知道我的膽子不比你小，何必以此神鬼之事欺我？」

青袍人微笑說道：「小妹如果願意，不妨走出這寢宮看看。」

薛梅霞蘭心蕙質，冰雪聰明，聞言立卽了然青袍人之言不虛，神情又是一震，看了青袍人一眼，冷冷說道：「看來你這幾年十分得意，也很有成就。士別三日，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青袍人自然也聽得出她這話兒中暗含譏諷，但他毫不在意，微笑說道：「小妹誇獎，我不過稍微不同於昔年而已，談不上得意，更不敢自詡有所成就，要有，那也得感謝小妹的激勵和姑父母，以及兩位表兄血仇的驅使。」

薛梅霞冷冷看了他一眼：「你還記得我父母及兩位哥哥的血仇？」

青袍人道：「朝夕縈繞於心，不敢或忘。」

薛梅霞道：「你查出了那行凶之人是誰麼？」

青袍人愧然搖頭：「小妹，你難道不知道我埋首深山，數年未出江湖，如今才是開始……」

薛梅霞冷笑接道：「你何不說想重振你雷家聲威，圖爭霸業？」

青袍人呆了一呆，突然縱聲大笑，狂態畢露地道：「小妹何異我之鮑叔？慧眼當前不敢隱瞞，重振家聲，那倒未必，圖爭霸業，却正有此意。」

薛梅霞聽了不由皺了皺眉，冷冷說道：「依我看來，夏夢卿、傅小天只要有一人在就絕難容你，何況

二人都好好地活着。」

青袍人雙目凶光一閃傲然笑道：「傅小天未曾領教過，夏夢卿又待如何？雷驚龍已非昔日吳下阿蒙，鹿死誰手如今很難預卜。」

薛梅霞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我覺得你有點大言不慚，近乎痴人說夢。」

「是麼？小妹！」青袍人挑眉笑道：「狠如冷面狼心活閻羅趙君平者，我尚能殺之於神鬼不知之間，昔年威震宇內、武林聞風喪膽的南荒七毒如今也都俯首聽命，供我驅策，小妹，妳自己想吧！」

薛梅霞知其言不虛，心中暗震，口中却仍淡淡說道：「不錯！我原該想到你與那南荒七毒本是一丘之貉……。」

「小妹！」青袍人突然色變，一聲輕喝，雙目暴射逼人凶芒：「雷驚龍已非同昔日，奉勸小妹說話最好三思。」

「用不着！」薛梅霞冷然挑眉：「在我眼中，你和昔日沒有什麼多大差別，而狂妄無知，陰狠凶殘却較當年猶勝，我自知是你階下囚，要殺聽便，何必威迫於我。」

青袍人臉色更形慘白，綠光大盛，方一挑眉，旋又神態一緩，笑道：「小妹，你何言之重？怎麼說我們也是表兄妹，我豈能……」

「謝謝你！」薛梅霞冷然接道：「只是我却不敢以表妹自居，家父母在日，就已斷絕這門親戚關係，你若是顧念半點親戚之情，當年也不致做出那種滅絕人性、禽獸不如的事了。」

青袍人聽得雙目凶光又自一閃，淡淡笑道：「我知道小妹是指我酒中下藥，竊取釵佛之事……。」

入耳「紫鳳釵」，薛梅霞心神驟然大震，忙地伸手向懷中摸去，及發現紫鳳雙釵仍在懷中，這才心中稍安，暗吁一口大氣。

青袍人視若無覩，接着說道：「這也難怪小妹耿耿於懷，至今難忘。但小妹當也知道我是出於萬般無奈，當時我全家身中奇毒，生死存亡操諸七毒之手，而七毒却以此逼我竊取釵佛，小妹，若妳是我，妳又將如何？」

薛梅霞絲毫不爲所動，道：「那夏夢卿與此又有何干？你竟也欲暗下毒手，將他置諸死地。」

青袍人笑容一斂，目光中流露出無限的怨毒，道：「爲妳，他使我嫉妬，甚且恨之入骨，而且當時他是竊取釵佛一大阻碍。」

薛梅霞被他那目光看得不由心頭一懍道：「要恨，你該恨我，夏夢卿完全處於被動。」

青袍人凶態倏收，一嘆說道：「是的，小妹，妳說得不錯，要恨我該恨妳移情別戀。不，這樣說實在不妥，妳何曾對我生過情愫？厭惡猶恐未及，但是，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爲什麼不恨妳。其實，我又何嘗沒有恨過妳？只是我對妳的愛比恨多，有時候，我愛恨交加，簡直就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常常痛苦地想自求解脫，我敢說妳一點都不知道，因爲妳不但不同情我，反而處處和夏夢卿表示親暱來刺激我，小妹，對我這個未婚夫婿，妳居心何忍……？」

青袍人越說越激動，頭上青筋崩現，面上綠光更盛，雙手緊握，一口牙齒咬得咯咯作響，神態極爲怕人，說到最後竟然語不成聲，說不下去。薛梅霞也覺惻然，緩緩垂下螓首。

這重重錦幔低垂，暗香隱隱浮動的偏殿內，刹那間陷入一片寂靜，空氣也十分沉重。

半晌，青袍人方始漸漸趨於平靜，滿含歉意地望了薛梅霞一眼，苦笑說道：「小妹，原諒我一時的激動，情難自禁……。」

薛梅霞倏抬螓首，微一搖頭，道：「不要這麼說，我對你也有一份愧疚。只是我覺得夏夢卿看在家父母面上，不爲已甚，對那次之事並未加以追究，你就該深知悔改，永不復出，怎地却又捲土重來，圖謀覇

業?」

此言一出，青袍人神情又復激動，雙目兇光閃爍地咬牙說道：「小妹投入別人懷抱，雷驚龍落得痛苦一生，悔改又有何用?夏夢卿逼我走上極端，我只有圖謀霸業，與夏夢卿互較一日之短長。」

薛梅霞心頭一震，方欲張口。

青袍人却又挑眉搖頭：「小妹不必相勸，我心意早決，否則我也不會埋首深山，捲土重來，這陷我一生於痛苦的奪妻之恨，我誓必要報，己不如人之恥，我誓必要雪。」

薛梅霞聽得心神俱顫，强持說道：「你仗恃着些什麼?」

青袍人縱聲狂笑：「何言仗恃?憑我和座下七毒已是太多了。」

薛梅霞淡淡又道：「你這麼有把握?」

青袍人劍眉雙軒地道：「小妹，對妳我不願相瞞，七年前，我就在此無意中巧得百年前毒魔西門豹畢其一生心血所著之毒經，小妹身爲武林兒女，當知百年前西門豹曾以無影之毒睥睨宇內，縱橫天下，既稱無影其毒可知，這些我已悉得眞傳，挾之南荒，七毒首降伏，再出武林，趙君平首先橫屍，飛雲堡舉手淪滅，雖然事爲小妹，却也不無先聲奪人，震懾江湖之意。大名府七毒刼鏢，我雖未親出，已使兩省江湖爲之沸騰，這不過微露鋒芒，小妹，妳看够麼?」

這一番話，薛梅霞是人間奇女，也自聽得心驚膽戰，不寒而慄，不由暗爲夏夢卿擔心，腦中電旋，暗一思忖道：人海茫茫，宇內遼濶，夏夢卿又是萍飄四海，行踪不定，你到何處去找他?

青袍人看了薛梅霞一眼，陰陰笑道：「小妹不用擔心，我自有辦法找到他。」

「倘若他不與你一般見識，有意躲避呢?」

青袍人獰笑說道：「小妹替他想的好辦法，只可惜這辦法對他行不通，小妹當知夏夢卿爲人，他一身傲骨，稱奇天下，豈肯效那龜縮之輩?我自有辦法讓他自動找上門來，投我掌握。」

薛梅霞深知他極富心機，陰險狡詐，所說必然不虛，不由心中更是一緊，脫口說道：「我很想聽聽你的辦法。」

青袍人陰鷙目光深注着她，道：「小妹莫非想騙我?」

薛梅霞只覺嬌靨一熱，默然不語。

青袍人劍眉雙軒，笑道：「其實，說與小妹知道又有何妨，小妹智慧超人，這些本該早已想到，何須問我?夏夢卿這人激不得，只消我派人揚言武林，約他一決雌雄，何愁他不自動投來?他會躲着不出麼?這個小妹應當了解得比我更清楚。再說，我一計不成，還有二計，小妹人釵俱落我手，我只要透露一點消息，還怕他不星夜趕來馳救?」

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看來這青袍人已深深地了解了夏夢卿，後果委實令人擔憂。

薛梅霞心神暗懍，揚聲說道：「你休想以我爲餌，須知我必要時會……。」

青袍人一笑接道：「這個我很放心，也早已想到，小妹不必以此要挾於我。我早在救妳來此當日，就在妳經脈之中下了毒手了。」

薛梅霞似乎不信，方自挑眉。

青袍人又笑道：「小妹如若不信，何妨運氣試試。」

薛梅霞暗中運氣，一運之後，却並未覺出有絲毫異處，稍稍安心，看了青袍人一眼，冷冷笑道：「你這手法未免太幼稚了些……。」

猛覺腦中一昏，四肢頓時無力，心中大駭，倏然住口。

青袍人却又揚眉笑道：「小妹，如何?我從來不敢欺騙妳，妳在運氣之時並未覺出有任何不適，那是

因為……」

「住口！」薛梅霞一聲怒叱，美目圓睜，黛眉倒剔：「雷驚龍，你竟對我暗下毒手，你……」

只氣得嬌軀輕顫，說不出話來。

青袍人陰陰一笑，道：「小妹別生氣，我怎敢？怎麼說妳我也是表兄妹，更何況曾為未婚夫婦，只要妳不心存他念，妄動眞氣，自然無碍，否則我怎對得起姑父母泉下英靈。夏夢卿伏誅之後，我自會為妳解去此毒，如今却只有委屈妳了，事出無奈，小妹千萬原諒。」

薛梅霞嬌靨堆霜，瞪眼不語。

青袍人又自一笑說道：「小妹受苦多日，理應多加調攝，我不再打擾了，有事請隨時召喚，自有婢女侍候，雖不如侯府安適，却也強差人意，告辭了！」合手一拱，轉身退出。

方走兩步，倏又轉身詭笑說道：「小妹，紫鳳釵請代為保管數日，用時我自會來取！」又復轉身向外行去。

薛梅霞忍無可忍，為夏夢卿，為她自己以及天下武林，銀牙暗咬，纖手抬處，一指飛點青袍人身後命門要穴。青袍人恍若不覺，前行如故。

薛梅霞正自暗喜，誰知一指點實，如中敗革，竟然還有一股陰柔反彈之力，震得她玉指生痛，身不由主，倒退數步。

方自大駭，青袍人又復回轉身來，笑道：「小妹何其忍心？我一身是毒，只怕又要委屈妳那纖纖玉手數日了！」帶着得意狂笑，飄然逝去。

薛梅霞呆呆怔立着，心中說不出是驚、是怒、是羞、是恨、是憂……

其實，應該都是。

第八章　八方風雨會中州

這是一張極為平常的請柬。

這張請柬，色呈大紅，格式大小與尋常請柬一般無二，看上去毫無奇特之處，只是一色燙金邊框頗為考究。

但是，就這麼一張紅紙摺成，長濶不過數寸的大紅請柬，其份量之重，却大得無法形容，就像天崩一角，傾墮大海一般。

宇內為之震盪，江湖為之沸騰。

武林中，各大門派，一谷，除飛雲堡外的二堡、五莊、四寨、各大幫派………，以及各地有頭有臉的人物，無不先後收到了這張大紅請柬，無不在被邀請之列。

每個被邀請的人，在收到了這張請柬時，略一注目，都會神色劇變，心神狂震，彷彿見到魔鬼。人人的表情、感觸，雖因身份地位而不一致，但心中的震撼却完全一樣。

就這麼樣，這區區一張毫無奇特之處的大紅請柬，未出半月，就震動了天下武林，整個宇內。

委實稱得上驚天動地，驚神泣鬼。

這張大紅請柬之所以驚心，既然不在它的外形，那麼就該在它的內容了。

請柬的外面，寫的是被邀請者的姓名，姑且不論，也不值一提。

請柬裏面的字兒呢？

也並非是什麼錦綉文章，字字珠璣。

只是每一句，每一字，都具有不可思議的無形力量，足以震撼人心，撕裂人膽。

這張請柬發出的目的，是在邀請那些被邀請之人，參加一個所謂千毒門的開派大典，註明敬備百毒大宴接待。

武林中，開派大典異常隆重，究屬常事，不足爲怪。怪就怪在這一向不聞於世，聽起來十分陌生，但却令人訝異的三字千毒門名稱上，何況，又有百毒大宴這種字眼。

這已經够震撼人心了，然而更驚人的還在後面：大典後舉行賽寶大會，凡被邀請的同道，人人均可携帶一件奇珍赴會，能以奇珍冠絕全倫，奪得魁首者，主人將以一宗稀世至寶奉贈，而那宗稀世至寶，赫然竟是天下武林人夢以難求的紫鳳釵！

日期是八月十五日，月圓之夜！

地點是在北邙幽冥谷！

而署名的，却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千毒門主。

這張請柬，可說充滿了神秘、恐怖、陰險、詭譎的色彩。

直能令人戰慄不安，望而怯步。

可是，就因爲它充滿了神秘、恐怖、詭譎，却更激起了天下武林人物的好奇之心。

也許是紫鳳釵的誘惑力太大了。

這一宗稀世至寶的誘惑力蓋過了一切，也掩沒了請柬上一切令人不安的字眼。

於是，八方風雨會中州！

誰也不考慮那請柬之後隱藏了什麼。

誰也不考慮自身的吉兇禍福。

一時宇內征塵蔽天，車馬動地。

通往洛陽的官道上鐵騎頻繁，行人不絕。

洛陽城內家家客棧客滿，處處酒樓座無虛席。

小小的洛陽城，突然間成了風雲聚會、臥虎藏龍之地。

這是八月十三的夜晚。

距那千毒門的開派大典，賽寶大會之期，只剩下一天。

洛陽城中，一家名喚中州第一樓的酒樓中，燈火輝煌人聲沸騰。

門前車水馬龍，川流不息。

樓上，猜拳行令之聲與那陣陣絲竹之聲，悅耳動聽的曼妙歌聲，滙合成一片無限熱鬧的氣象。

這座中州第一樓，不愧有第一樓之稱，建築豪華，擺設雅緻，招待親切不說，便是那醇酒美人，也是洛陽城中其他酒樓所望塵難及。

此刻華燈初上，座中早無虛席，空氣中瀰漫着逗人發饞的菜味酒香。

堂倌們往來奔走於酒客之間，汗流浹背，却笑逐顏開。

一眼望去，滿樓酒客中，幾乎九成九清一色的是武林人物，是故那喧囂之聲及那陣陣震耳大笑，也較平日來得特別狂放豪邁。

這是武林人物的本色，也是江湖豪傑與一般人的不同處。

不過，其中却也有少數人顯得比較安靜，悶聲不響地靜坐着，輕品淺嚐。

與四下三、五成羣，據桌大嚼，斗酒塊肉的豪放人羣，形成了强烈的對比，那是五個灰衣老者和幾位年輕人。

那五個灰衣老者雖然也是聚坐一桌，舉止神態却很斯文，而且人人眉宇間都有一種凝重端肅之氣，對身邊猜拳行令的熱烈場面，與悅耳的絲竹歌聲，直似聽若無聞，視若無睹。

而那幾個年輕人，有的也是共據一桌，有的則獨佔一席。

共據一桌的是四個勁裝青年，眉宇間英氣逼人，身披風氅，腰懸長劍，益顯氣宇不凡，飄逸灑脫。

那各佔一席的一個是面色焦黃的白衣文士，一個是英挺秀拔的青衫書生。

白衣文士沒有什麼奇特之處，而那俊美英挺的青衫書生，雙目開合之間，精光畢露，手執一把玉骨描金扇，倒是甚爲扎眼。

還有便是那靠近東邊角落一副座頭上的黑衣大漢，此人身軀魁偉，頭戴一頂寬沿大帽，壓得低低的，令人無法看清面貌，但由他頷下一把如蝟虬髯看來，可知其像貌必然威猛懾人。

酒酣耳熱之際，猜拳行令之聲更高形囂張，竟將那陣陣絲竹之聲壓下去不少。

有些人，已自袒開了胸膛，叢叢胸毛，在燈下熠熠生輝。

突然，樂聲轉急，一個曼妙甜美，恍若銀鈴般的悅耳歌聲嬝嬝而起：

「潯陽江頭夜送客，

楓葉荻花秋瑟瑟。

曲罷曾教善才伏，

妝成每被秋娘妬，

五陵年少爭纏頭，

一曲紅綃不知數。

……

血色羅裙翻酒污。

……

座中泣下誰最多，

江洲司馬青衫濕。」

唱的竟是白居易的「琵琶行」。

此詩本就傷感，加上唱歌人兒的一副賺淚歌喉，幾乎將整個感情揉注其中，入耳直能令人蕩氣廻腸，爲之神傷。

好在滿座均是武林豪傑，否則必然都要淚洒滿衣襟了。

饒是如此，在一陣轟雷般掌聲過後，仍自有人揚聲叫道：「我等酒興正濃，怎麼大煞風景？換個應景的如何？」

話聲方落，滿樓一陣騷動，同聲附和。

那面色焦黃的白衣文士依然低頭獨酌。

角落裏那黑衣大漢搖了搖頭。

五個灰衣老者眉頭微微皺起。

而那神采飛揚的青衫書生，却是一雙入鬢眉陡剔，玉面上倏地浮現一絲輕蔑神色。

只是，他尙未開口說話，樓左那低垂簾幕之後已自又傳出絲竹聲，緊接着歌聲復起，這回却換了杜牧的「秋夕」。

「銀燭秋光冷畫屏
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
坐看牽牛織女星。」

歌聲始息，如雷的掌聲又復暴起，但適才發話那人却又揚聲豪叫道：「小娘子，我等不比那些詩人墨客，這些酸溜文謅的詩兒，聽起來不大對胃口，再請換首通俗豪放的如何？」

絲竹之聲剛動，那青衫書生却突以手中描金扇，指着發話那人輕笑說道：「閣下，够了，難怪有人罵我們武林中人粗魯莽夫，不解風流情趣，就憑閣下這一句，已足證人家所言不虛，閣下若喜通俗豪放，那麼請！回到你來的地方去。」

此言一出，坐於東邊角落座頭上的那黑衣大漢啞然一笑，帽沿陰影下兩道逼人寒芒飛快地向那青衫書生投過一瞥。

那面色焦黃的白衣文士，聽若無聞，依然低着頭，獨飲獨酌。

五個灰衣老者及那四名腰懸長劍、氣宇不凡的年輕人，則禁不住微笑點頭，齊齊向那青衫書生望去。只略一注目，突然神情微震，似乎頗爲忌憚，隨即收回目光，舉杯作狀掩飾。

滿樓酒客也頓時爲之一靜，上百道目光同時投向那發聲豪叫之人。

發聲豪叫之人乃是酒樓正中，猜拳行令，囂張不羈，肆無忌憚的一副座頭上的五個錦袍大漢之一。

此人本就流露着滿臉驃悍桀驁之氣，那能聽得下青衫書生這幾句話兒。聞言，神色微變，霍地站起，雙目精光一注青衫書生，就待發作，結果又似爲那青衫書生目中逼人的冷芒，及挺拔洒脫氣度所懾；雙目兇光微斂，冷冷說道：「閣下怎麼稱呼？」

青衫書生手中描金扇輕擊左掌，目光凝注，笑道：「閣下既爲武林人，當知武林禮數，我認爲閣下應該先行通名報姓。」

錦袍大漢神色又是一變，終又强行忍住，道：「多謝指教，我兄弟人稱江南五通。」

一聽江南五通四字，滿座酒客頓時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

角落裏，黑衣大漢帽沿暗影下兩道冷芒閃射，面色焦黃的白衣文士依舊一無表情。五灰衣老者與那身披風氅的四年輕人，却由神色中現出輕蔑不屑之色。

青衫書生呆了一呆，星目寒芒電閃，突然揚聲朗笑道：「原來是江南五通，久仰，久仰，五位素擅偷香竊玉，理應深諳那風流情趣，妙歌雅詞，怎地竟作是語，此次大駕北上，莫非已厭倦那南國紅粉……」

「住口！」錦袍大漢一聲輕喝，寒着臉，冷冷挑眉道：「閣下休要賣弄犀利口舌，還不報出名號！」

青衫書生玉扇輕旋，淡淡笑道：「區區端木少華，閣下莫非不服？」

「端木少華」四字出口，全樓寂然，悚然動容。

連那角落裏的黑衣大漢也不禁目光凝注，微微點頭。

唯獨那白衣文士依然故然，生似他不是置身在這中州第一樓之上。

錦袍大漢神情微震，兇態倏斂，一拱手，强笑說道：「原來是不歸谷，端木少谷主，秦大空不知，多有得罪。」

青衫書生神采飛揚，雙眉連軒，一笑說道：「豈敢，端木少華仰仗父蔭，算不得什麼，怎敢當這少谷主稱呼？一谷、三堡雖說頗有聲名，但在江南五通面前，却渺小得可憐，這『得罪』二字，應該由端木少華……。」

他這幾句話明捧暗損，江南五通豈能聽之不出。

是以話猶未完，秦大空身旁另一錦袍大漢便突然站起，凝住着青衫書生，冷冷說道：「端木少華，你何必仗恃一谷之名，須知江南五通不是畏事之輩，也並未將你們區區一谷放在眼內。」

五通之中唯有秦大空一人深知這位不歸谷少谷主的一身功力高不可測，而一谷之名威震武林，絕非偶然，攔阻不及，不由大急；狠狠地瞪了身旁同伴一眼，一雙手正待再次拱起。

青衫書生端木少華已然仰首長笑，聲如龍吟鶴唳直逼夜空，手中描金扇一指那對責的錦袍大漢，道：「到底還是這位乾脆，乾脆得令我心折。不錯！江南五通不是畏事之輩，否則怎敢長年在那風光娟人的江南地帶蹂躪婦女，大展淫威？可是，閣下！不歸谷更不見得就怕了誰，既然閣下也未將不歸谷放在眼裏，我倒想領教一下江南五通到底有何驚人之處，能使整個江南武林敢怒而不敢言，怎麼樣？」

事已鬧僵，勢成騎虎，至此，身為江南五通之首的秦大空，當然不甘再行示弱，但他也不願就此樹下强敵，只是微挑雙眉冷冷說道：「少谷主，有道是：路須讓一步，味要減三分。江南五通不想無端樹敵，閣下又何必如此逼人？」

他這樣說已無殊低聲下氣，委屈求和，江南五通素來不可一世，任性恣意，何曾如此。

衆酒客雖極卑視，但都只放在心裏，表面上並未顯露。

那五位灰衣老者及那四個身披風氅的青年，却禁不住冷眼相向，嗤之以鼻。

端木少華更是縱聲狂笑，道：「江南五通竟也說出這話，端木少華何幸如之。五位！不歸谷，向不輕易犯人，只是今天幸逢江南五通，不歸谷若就此收手，豈不令天下同道失望？不是我端木少華逼人太甚，實在五位所作所為令人髮指，端木少華今日欲借這中州名樓一角之地，當着天下羣豪，為江南婦女一伸寃怨，五位，請準備！」

端木少華這番話雖說得咄咄逼人，但因師出有名，而且極為堂皇，是以樓中羣豪，俱皆暗暗點頭，大為心折。

另外三錦袍大漢也霍地站起，怒目相向，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就在這個當兒。

突然由那樓左低垂的簾幕之後，傳出那適才唱歌的人兒，嬌滴滴、軟綿綿的悅耳聲音道：「喲！縱情詩酒，名士風流。各位都是三山五嶽、四海八荒的俊彥豪傑；來此中州名樓，理當品飲美酒，欣賞歌舞，若是動起刀光劍影，血肉橫飛，豈不大煞風景。奉勸諸位暫息胸頭怒火，把酒聆歌，共謀一醉。」

話聲方落，樂聲已起。

端木少華呆了一呆，突然縱聲朗笑道：「今夕何夕，逢此可人？端木少華生性憐香，惜玉成癖，不敢唐突，看在姑娘金面，暫寄五通一命，今宵且就縱情詩酒，做個風流名士。」

舉杯環顧，揚聲又笑道：「且飲美酒聆清歌，莫負今宵一樓春，今宵酒醇，人美、歌佳、辭妙、人生難得幾回？來，來，大家共浮一大白！」傾杯一飲而乾。

佳人一語解嫌，衆酒客暗舒一口大氣。

春風解凍，和氣消冰，中州第一樓上，刹那間又是一片熱鬧歡騰，一場即起的風波，頓化為烏有。

角落的黑衣大漢似頗欣賞，看了端木少華一眼，點頭微笑。

白衣文士依然一動未動，埋首樽前。

江南五通樂得乘機下台，互覷一眼，默默坐下。

陣陣絲竹聲中，嬌滴滴的甜美聲音又起道：「久仰端木少谷主貌比子都，文武雙絕，傲誇羣倫，今夕一見，果然不虛，更難得名士風流，承蒙美讚薄藝，敢不竭盡所學，一酬知音。」

端木少華雙眉軒動，神采飛揚，顧盼之間，方待發話。

只見簾幕掀動，唱歌的人兒竟然嬝娜行出。

燈光爲之一黯，滿樓鴉雀無聲，上百道目光齊集中凝注，目光至處，不覺爲之心撼神搖。

但見唱歌的人兒，雲簇高挽，那如花嬌靨堪稱絕艷，那似水雙眸中却又隱射愁怨。

玲瓏的胴體上裹着一襲蟬翼般淡黃輕紗，曲線宛然，若隱若現，凝脂般肌膚，柔軟滑膩，燦爛生光。

她妙目流波，略一輕掃，隨卽輕抬皓腕，微整雲鬢，風情萬種地展顏一笑，嬌聲說道：「各位，請添酒，我這裏輕歌曼舞，爲各位助興！」兩排長長的睫毛一陣翕動，百媚橫生，嬌艷已極。

酒客羣中；發出數聲驚歎。

角落裏的黑衣大漢狀若未見，舉杯淺飲。

白衣文士依然低着頭。

五個灰衣老者及那身披風氅的四名年輕人，也似未爲所動。

而那端木少華却神采越見煥發，滿臉難言的驚喜，凝注着唱歌的人兒，失聲一歎，揚聲笑吟：

「寶髻鬆鬆挽就，鉛華淡淡妝成。

紅煙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

中州第一樓何來月裏嫦娥，廣寒仙子？端木少華遍歷檀板幾曾見過如此國色天香？敢以一杯水酒敬謝歌舞，聊表心曲。」

擧起桌上酒杯，一仰而盡。

唱歌的人兒妙目深注，無限嬌媚地一笑說道：「少谷主謬奬，聶小倩不敢自比司馬君實筆下佳人，況彼此不過初逢……。」

端木少華臉一紅，揚眉笑道：「姑娘，端木少華也覺唐突，但驚艷之餘，情不自禁，姑娘萬莫以輕薄見責。」

唱歌的人兒萬種風情地，柔婉笑道：「聶小倩不過是一樓一名歌伎，少谷主不以風塵見鄙，只有受寵若驚，焉敢不識抬擧，嗔怪輕薄？相識遍天下知音有幾人，少谷主請坐，聶小倩願竭盡所能報效知音。」

端木少華色授魂與微一點頭：

「端木少華敬遵芳諭，洗耳拭目以待姑娘絕藝。」描金扇倏合，極其瀟洒地欣然就坐。唱歌的人兒嫣然一笑，輕抬皓腕，向後微招，悅耳的樂聲透簾傳出。

接着檀口張處，一縷恍若銀鈴般的柔美嬌音，嬝嬝而起：

「玉樓深鎖多情種，淸夜悠悠誰共？

羞見枕衾鴛鳳，悶則和衣擁。

……………

窗外月華霜重，聽徹梅花弄。」

歌聲縈繞，久久不絕。

唱的竟是那秦少游的詞，秦少游詞稱香艷綺，由這麼一位千嬌百媚的人兒唱出，倍覺動人。

掌聲如春雷乍動，方自揚起，聶小倩又無限嬌媚地，含笑一斂衽，香袖揮處，蘭麝浮動，嬌軀一轉，翩翩起舞。身段靈妙，舞步輕盈，一時間，但見滿樓釵光鬢影，翠袖翻飛，直令人眼花撩亂目迷神移。

整個酒樓鴉雀無聲，一片寂然。只有那上百道目光隨着那美妙的身影，時東時西不住轉動。

聶小倩舞影翩翩，在那滿樓座頭空隙間穿來揷去，緩緩地向廳中央轉來，兩隻水袖偶而拂及人面，立卽會引起一兩輕微的驚呼。

端木少華那冠玉般俊面上，異采閃爍，傲笑挑眉地站起，他以爲聶小倩必然是情有獨鍾，爲他而來。

似乎不錯，聶小倩旋舞之間，一雙勾魂妙目中，隱含萬種深情，不時向他投注。

但在距離他坐處尙有兩付座頭之際，

却蛇腰款擺微折地，突然向那位一直低頭獨酌的白衣文士舞了過去。

不知爲何，角落裏那位身材魁偉的黑衣大漢，這時雙目陡射兩道寒芒，一閃卽隱，微微地抬了一下身子。

端木少華大爲失望，滿臉嫉妬，兩道劍眉方自挑起。

入目那唱歌的人兒，又自送來嬌媚的一瞥，心中一點不悅這才立刻雲消霧散，頓化烏有，並星目微瞇地報以輕薄的一笑。

也許是身處歌伎生涯，聶小倩對他這極盡輕薄的一笑竟表現得毫不在意，且還心領神會地微頷螓首。

似因領首致意失了神，右邊那隻水袖無巧不巧，正好拂到白衣文士的桌面上。

只聽「嘩啦」一聲，杯倒壺翻，酒香四溢，白衣文士一襲白儒衫前襟，被濺得酒漬斑斑。

妙舞頓停，聶小倩呆了一呆，嬌靨上浮起一片飛紅，有點驚慌失惜。

滿樓酒客轟然一陣大笑，有人揚聲狂叫道：「這酸丁好福氣，香袖情傳，我求還求不到呢！」

此言一出，笑聲更形如雷。

讀書人都有一份好涵養，白衣文士竟是連眼皮也未抬一下，彈了彈酒漬，扶起杯壺，搖了搖，尙有餘酒，斟滿一杯，就待就唇。

衆酒客睹狀又是一陣大笑，不知是誰，叫了這麼一句：「好男不與女鬥，酸丁要得。」

五位灰衣老者頻頻點頭，似表讚許。

聶小倩那乍驚乍羞的嬌靨上，一絲異采微閃而逝。

角落裏，那黑衣大漢雙目神光又盛，有意無意地，右手中指微曲，對準白衣文士手中酒杯。

白衣文士舉杯近唇，略一思索，突又停杯不飲，緩緩站起身子，抬起焦黃的臉孔，冷冷地看了聶小倩一眼，木然說道：「姑娘人美、才高、歌佳、舞妙，容我借用那位少谷主一句話：敢以一杯水酒，敬謝歌舞，聊表心曲！」言畢，雙目凝注，竟將手中酒杯緩緩遞了過去。

滿樓笑聲四起，有人怪聲大呼：「人言讀書人木訥痴呆，看來全屬子虛，各位看，這酸丁不是很解風情，深懂情趣的麼？」

方自歇止的笑聲，又復揚起。

角落裏的黑衣大漢，搖搖頭，似乎暗暗吁了口氣。

端木少華神色微變，頗爲不屑地看了白衣文士一眼。

聶小倩臉上微現驚容，盈盈檢袵，嫵媚笑道：「大意失手，唐突相公，聶小倩正感驚恐不安，怎敢再當相公這一個『敬』字？相公且請自飲，這杯酒只算聶小倩敬相公，聊表心中歉疚之情。」

衆人料那白衣文士，必定會欣然舉杯飲乾了。

誰知他竟是一副倔强固執的脾氣，不但沒有舉杯飲乾，而且連一句話也不說，依然面色木然地一隻手端着酒杯伸在那裏。

聶小倩大窘，强作嬌笑，檀口一張，正待再行婉拒。

這邊端木少華已毅然護花，突然揚眉笑道：「這位讀書的朋友，聶姑娘的話已說得十分委婉，也表示過歉意，賣歌生涯，全仗一副玉喉金嗓，如何能進此烈酒？朋友這話豈不是强人所難？讀書人應有雅量，閣下看我薄面，算了，行嗎？」

有這位名震武林的不歸谷少谷主出面解頤，天大之事也當迎刄而解了。

聶小倩嬌媚一笑，飛快的投過感激地一瞥。

偏偏這白衣文士却固執得可以，也膽大得可憂，他根本就不理這套，不賣這個面子，竟似聽若無聞，連看也未看端木少華一眼，仍然冷冷地舉着那隻酒杯。

有人想笑，但碍着端木少華，却不敢笑出聲來。

端木少華玉面通紅，劍眉雖挑，在這衆目睽睽之下，又面對佳人，他如何能嚥下這口難堪之氣？但他自恃身份，不願輕易對一個讀書人出手，看了聶小倩一眼，强笑說道：「聶姑娘請回樓休息，這裏自有端木少華擔待。」

話剛說完，突聞有人一笑接口道：「年輕氣盛，戒之鋒芒太露，閣下，你這是自找苦吃。」

語聲低若蚊蚋，細如游絲，滿樓酒客均茫然不覺，他却字字淸晰入耳，心頭一震，神色微變，暗搜默察，却不知發話人何在。再看白衣文士，毫無扎眼之處，只道是有人故作驚人之語，一時也未放在心上。

聶小倩目射萬種柔情，對他深深一福，轉身離去。

「慢一點！」白衣文士突開金口，語氣冰冷逼人。

聶小倩嬌軀一震，不由自主地當卽站住。

端木少華雙眉方自一挑，白衣文士已突然轉過頭來，凝注他冷冷說道：「閣下旣出面護花，可有意代她飲我這杯敬酒？」

端木少華傲然點頭道：「不錯，端木少華正有此意。」

白衣文士冷冷說道：「此酒烈性强過他酒百倍，我擔心閣下承受不了。」

端木少華目射神光，縱聲狂笑：「端木少華雖非杜康之流，但自信尙有十斗不醉之量，休說區區一杯水酒，便是穿腸毒藥，端木少華也不乎，拿來！」右手伸出，

聶小倩眼珠轉動，嬌靨顯得有點蒼白。

白衣文士望着端木少華，冷笑道：「你很有點骨氣，只可惜是爲了一個女人，憐錯了香，惜錯了玉，我爲你不値。」

話聲一落，持杯右手突然一翻，酒液直如一串銀線直瀉地面，青煙起處，一陣叭叭連響。

聶小倩花容失色，嬌軀一晃，疾射出樓，一閃沒入茫茫夜空中。

端木少華心頭狂震，神色劇變，作聲不得。

滿樓羣豪，也都目瞪口呆，怔在當場。

白衣文士深注端木少華一眼，冷冷又道：「閣下怎麼樣？這穿腸毒酒你敢喝下一點嗎？幸虧我這讀書人還有一點見識，否則豈不肝腸痛斷，一命嗚呼？」

端木少華憶及前情，一絲寒意倏遍全身。

白衣文士神色稍緩，道：「福禍只爲多開口，是非只因强出頭，雖然人不風流枉少年，但我奉勸閣下以後千萬小心，莫要毀了不歸谷數十年的威名。」

一派呵責口氣，毫不留情。

端木少華羞愧交加，一張俊面紅似八月丹楓，却是俯首無言。

白衣文士點點頭，淡淡一笑，目光突然投向角落裏那名黑衣大漢，道：「多謝關注。閣下，沒料到閣下也會趕來，事情包在我的身上，閣下應該信得過，我還不走麼？」

隨着羣豪投注的訝異眼光，黑衣大漢微笑起身道：「我就知道逃不過你一雙眼睛，我信得過你，只是你知道我的性情，在家裏閑得發慌，所以也出來走走，你先走吧！這兒剩下的事兒，有我替你辦，咱們後

天晚上再見。」

白衣文士雖目中異采閃爍，向黑衣大漢投過難以言喻的一瞥，雙手微拱，道：「那麼，有勞了！」丟下一錠銀子，飄然下樓而去。

他兩人這一問一答，直聽得羣豪莫明其妙，訝然欲絕，端木少華入耳黑衣大漢的話聲，却不由的心神一震，他已聽出黑衣大漢正是適才向他耳邊傳話警戒之人，禁不住抬眼向黑衣大漢望去。

他目光方自投過去，耳邊便倏又聞得一聲輕笑：「閣下看我怎地？莫非是嫌我多嘴？還是想知道他是誰？前者我可以解釋。我的話並沒有說錯，尚幸你沒惹翻了他，否則，傾你不歸谷之力，也擔受不起！後者，恕我難以奉告，只能提醒你幾句，你我所見的，不是他的眞面目，如果他拿下那副面具，便是俊美風流如閣下者，也將退避三舍，自慚形穢，餘下的，你自已去想吧！」

端木少華入耳此言，腦際靈光電閃，猛地想起一人，心頭方自狂震，但旋即又覺得近乎無稽，正自狐疑不定，一聲輕笑，耳際又響起那蚊蚋般話聲：「閣下，別胡思亂想了，目下一樁大事，刻不容緩，我想麻煩閣下代我出面辦一下。千毒門陰險狡詐，詭譎毒辣，存心一網打盡天下英雄，約期未至，已是雙管齊下色毒兼俱，唱歌的人兒艷麗無雙，歌舞兩絕，只是香袖飄處，劇烈之毒已悉入衆英雄耳鼻，就連你也未能倖免，放眼全樓未受其害者，僅適才文士與我而已，可笑你等惑於聲色，不知死之將至，我這裏有藥丸一粒，散於酒中，飲之立解，後天夜裏，該門宴開鴻門，居心叵測，其手法當猶過今宵，也請代囑咐衆英雄多加小心，摒絕六賊，莫爲所趁。事兒已了，我也要走了，煩勞之處，容後再謝。」

端木少華聽了方自悚然動容，黑衣大漢已然含笑離座，有意無意的右手揮起，一線極淡的紅光一閃而至，飛投入他的懷中，却是衣衫未震，絲毫勁力也無。

這等功力何止强過自已百倍。

他滿含敬佩，目送黑衣大漢下樓之後，探懷取出那顆色呈赤紅的藥丸，和酒與衆分飲完畢，也就匆匆下樓而去。端木少華的背影在茫茫夜色中消失不久，街道暗隅，又轉出那莫測高深的黑衣大漢。

黑衣大漢望着端木少華背影搖頭一笑，魁偉的身形突然騰射而起，如長虹劃空疾射中州第一樓後。

□　□　□

樓後是幾間精舍，悉皆籠罩於一片黑黯中，唯獨居東一間室內，燈火通明，直透窗外。映着燈光，紗窗上閃動着一個無限美妙的苗條身影。

黑衣大漢直似一片柳絮，飄然射落紗窗之前，望了紗窗上那苗條的身影一眼，低低一笑道：「不速之客造訪香閨，唐突之處，尚祈芳駕海涵。」

話聲初起，紗窗上的人影翩似驚鴻一閃而沒，燈火倏滅。

話聲落後，階前昏暗月色下，已然卓立一位雲鬟高挽的絕色嬌娃，赫然就是那第一樓頭，以歌舞惑衆的聶小倩。

她神色微顯驚詫，妙目深注，長長的睫毛一陣翻動，悄聲發問：「閣下是……。」

黑衣大漢微笑接道：「先動問姓名，不問爲何而來，足見高明。我姓傅，第一樓頭得覩絕代風華，私心甚是仰慕，故不揣冒昧，特來造訪。」

聶小倩神色微震，嬌媚一笑，秋波微橫道：「多謝傅大俠不以風塵見薄，聶小倩蒙寵何似，傅大俠既然知我，何不明言來意？」

黑衣大漢笑道：「有道是：深夜客來茶當酒。這豈是聶姑娘待客之道？」

聶小倩嬌靨上掠過一片異采，嫣然一笑，媚蕩橫生：「傅大俠可是怪我怠慢？若不嫌棄蒲柳殘敗，那麼請入室內！」輕抬皓腕，盈盈讓客。

黑衣大漢目射寒芒，輕笑說道：「我只道是聶姑娘慧眼獨具，却不料仍然看錯了人，傅某一介粗莽魯夫，不語風情，更不慣輕憐蜜愛，姑娘幸勿以此對我。」

聶小倩「哦！」了一聲，揚眉笑道：「鐵石心腸傲展禽，世間幾人能似君，傅大俠上上高人，聶小倩妄度君子，好不羞愧，那麼，再請教來意。」

黑衣大漢淡笑說道：「姑娘容顏如花，傅某何敢傲誇柳下惠，不過尙知潔身自愛而已，姑娘既然眞的不知傅某來意，恕傅某只有直言。傅某別無惡意，只是想煩請姑娘援引，一謁貴門之主。」

聶小倩神情一震，嬌笑說道：「歌伎生涯，風塵託身，何來門主，傅大俠此言……。」

「第一樓頭已然瞻仰高明，姑娘何必欺我？」

聶小倩妙目深注，嫣然笑道：「傅大俠神目高人一等，看來聶小倩已難遁形。」

「豈敢！」黑衣大漢道：「還是聶姑娘心智膽識兩過常人，捨遠就近，猶敢逗留此間，深得兵家虛實之妙，誠使鬚眉自愧不如。」

聶小倩道：「傅大俠好說，聶小倩縱然高過他人一等，難逃傅大俠雙目一掌，也是枉然。」

黑衣大漢正色道：「傅某此來一片誠意，姑娘幸勿玩笑視之。」

聶小倩略一沉吟，道：「傅大俠因何欲見敝門門主？」

黑衣大漢揚眉微笑，輕吐兩字：「獻寶。」

聶小倩嬌笑說道：「敝門主藏寶之多，舉世無雙，只怕世上再沒有使他發生興趣的東西了。」

黑衣大漢揚眉笑道：「姑娘何必欺我，淺見以爲貴門主一無所有，求寶若渴，否則又何須挖空心思，煞費心機的開什麼賽寶大會？屆時只怕賽寶大會要變成獻寶大會，既然是寶在必獻，我又何不及早自動獻出？對麼？姑娘？」

一語道破奸謀，聶小倩神色遽變，妙目中異采連閃，久久方始說道：「傅大俠明察秋毫，令人歎服，只是敝門主曾有令諭，大典之前不見任何外客，門規森嚴，聶小倩不敢輕違，恕難從命！」

黑衣大漢濃眉微皺，道：「這麼說來，我只有自歎緣淺福薄了。」

聶小倩道：「傅大俠言之太重，妾以爲傅大俠不妨候至後日會期。」

黑衣大漢淡淡笑道：「我本有此心，但如今却深怕寶未獻出已成屍體一具，空留餘恨。」

他這話分明暗暗譏諷千毒門在約期之前會使什麼卑鄙的手法。

聶小倩自然聽得出，嬌靨一紅，方待答話。

黑衣大漢又自淡淡笑道：「只可惜貴門主不知我欲獻何寶，否則斷不會拒我於千里之外。」

聶小倩呆了一呆，笑道：「傅大俠所藏，想必是宗世間奇珍，價值連城。」

「豈止！」黑衣大漢笑道：「應該說是宇內武林人人夢寐以求。」

聶小倩勾魂妙目中異采一閃，「哦」了一聲嬌笑說道：「聶小倩孤陋寡聞，尙想不出有何等寶物這般珍貴，能令武林中人，個個覬覦，夢寐以求。」

黑衣大漢環目深注，微笑說道：「姑娘想得出與否，彼此心照不宣，『綠佛影單，紫鳳雙飛』，貴門主以紫鳳爲餌，所欲誘釣之物，不想可知。」

聶小倩神情猛震，却似猶有未信，忍着滿腔激動，嫣然笑道：「多謝傅大俠提示，唯聶小倩以爲歌謠傳誦百年，紫鳳釵雖然實有，綠玉佛恐屬子虛，卽或眞有，既稱人人覬覦，夢寐以求，聶小倩不敢相信傅大俠既懷有此寶，竟會輕易示人？」

黑衣大漢環目中異采閃動，凝注聶小倩良久，倏地霍然大笑道：「聶姑娘不愧高明，綠玉佛雖然人人覬覦，夢寐難求，但那是指傅某人以外之人，炰龍烹鳳，放箸時，與果蔬無異。懸金佩玉，成灰處，於瓦

礫何殊？傅某人尚視之如糞土，棄之若敝履，聶姑娘如若不信，請看此物。」

話落掌現，那端立在手掌上的，可不正是一尊高有數寸，綠光晶瑩，栩栩如生的玉佛像？

儘管夜色黯黑，憑她也能清晰入目，何況尚有那晶綠的冷輝。

聶小倩心神劇震，驚喜欲狂，然她究竟富於心機，城府甚深，表面上却只淡淡一笑，揚眉說道：「看來聶小倩是走眼了，料不到傅大俠果然身懷這稀世奇珍……」

黑衣大漢微笑接口：「姑娘不必顧左右而言他，傅某如今但問，就憑此物可以見得貴門主麼？」

聶小倩嬌笑說道：「傅大俠果然一片誠意，聶小倩只有冒死違諭了。」

黑衣大漢環目凝注，笑道：「姑娘何不說貴門主求寶若渴，目的正是這尊綠玉佛像？」

聶小倩妙目輕轉，微微一笑，突然說道：「彼此心照不宣，侯爺不也是有爲而來麼？」

黑衣大漢一聽對方叫破了自己身份，霍然大笑，道：「看來傅小天遇上勁敵了，能有紅粉勁敵如姑娘者，雖輸何憾，足慰平生！姑娘既已知是我，那麼我請問一句，她可好？」

聶小倩勾魂妙目微一閃動，嬌笑說道：「足見侯爺伉儷情深，令人羨煞。侯爺放心，敝門主待夫人如上賓。」

傅小天頗感詫異地「哦」了一聲，笑道：「這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如此我見着貴門主可要好好致謝了。」

聶小倩揚眉說道：「敢情侯爺還不知道夫人與敝門主乃是昔年舊識，我以爲致謝大可不必太早，因爲這要看屆時……」

傅小天淡淡接道：「姑娘只管放心，傅小天這次但求拙荊平安，別無他意。」

聶小倩蛾眉雙揚，嬌笑說道：「豈只令人羨煞，簡直令人難信。」

抬眼微觀天色，一笑又道：「天時不早，侯爺既然欲見敝門主，就請馬上動身，稍遲只恐……。」

傅小天注目道：「那麼有勞姑娘帶路。」

聶小倩嬌笑說道：「理所當然，這是聶小倩畢生莫大榮幸。」

話落，嬌軀飄起，投向夜空。傅小天一聲言重，突然側顧十丈外屋隅黑暗中，目射冷電地輕笑說道：「閣下，尚幸聶小倩武功不過稍強二流，歸告夏夢卿，就說投鼠忌器，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再看聶小倩，已成夜空中一點淡影，忙自揚眉一笑，騰身而起，躡後疾射而去。

十丈外那屋隅黑暗中，有人發出一聲驚歎，隨見一條黑影，飛閃而沒。

□ □ □

傅小天功力不凡，何消轉瞬，便已追至聶小倩身後一丈之內。

夜風中，淡淡幽香飄送而來，傅小天忍不住皺了皺眉頭，繼而微微一笑，最後深深地吸了口氣。

聶小倩聞聲回顧，妙目瞥處，見傅小天負手邁步，有若行雲流水，瀟洒從容，心頭不由暗暗一震，嬌笑說道：「人言侯爺威猛善戰，萬軍中取上將首級易如探囊取物，我只道那是馬上工夫，如今一見始覺言者見淺，侯爺絕學更是曠世。」

傅小天縱聲大笑：「姑娘竟把傅小天與桓侯相比了，傅小天一介武夫，不學無術，何敢冒瀆桓侯？並非傅小天絕學曠世，實乃姑娘蓮步留情。」

聶小倩嬌笑不語，內心裏却是雪亮，她原以爲似傅小天這等人只宜智取，不可力敵，想不到這位蓋世英豪竟是智慧超人，高深得可怕，使人根本測不透他那魁偉的身軀裏，到底蘊藏着多少東西。

她不得不爲千毒一門深深擔憂，甚至暗暗寒懍了，她本將千毒門主視爲天人，而如今，這位蓋代英豪却使她對千毒門主減弱了信心。

這心理上的變化前後不過剎那間功夫，何等之快。

其實，這也難怪她，換了任何人都會像她一樣。

聶小倩領着傅小天翻越城牆，向着北邙方向疾馳。

銀白冷輝下，一前一後兩條人影，疾如兩縷輕煙。

聶小倩憂心忡忡，已無心思多說話。

傅小天默察路徑，也自閉口不言。

二人功力都不弱，未出一盞熱茶工夫，黑黯、恐怖、陰森的北邙山已近在眼前。

此時，玉兎已斜，斗轉星移，在微呈昏暗的冷輝照耀下，北邙山寂靜雄峙在身前，猙獰得宛如一隻噬人的惡獸。

夜風中樹影婆娑隨風晃動直似幢幢鬼影，這已够令人心顫膽寒的了，而北邙山特有的陰森鬼氣，更是令人不寒而慄毛髮皆豎。

藉着月色，遊目所及，滿山遍野盡是起伏墳塚，看得傅小天不禁蹙眉感歎：「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愁，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這兩句詩說的委實不差，好可怕的所在。」

聶小倩飛馳中，聞聲回過螓首，嬌笑說道：「侯爺何多感慨？生老病死，人生本就難免，英豪虎威所在，鬼物當自遠颺，又何可怕之有？」

傅小天突然縱聲笑道：「傅小天年近三十，十年馳騁沙場，手揮處血流成河伏屍盈野，幾曾懂得一個『怕』字？其所以感歎，只是想到人生春夢一場，到頭來不過是黃土三尺，白骨一堆，爭奪爲何來，名利權貴，刹那烏有，又將如何？而我之所以說可怕，則是指貴門選地怪異。普天之下，盡多名山大澤，何處不可開派，那裏不能設寨？却偏偏選上這塊甚少閑土之地，其用心豈不令人寒慄？」

聶小倩心中暗驚，表面上却嬌媚一笑蕩意橫生，探懷取出一物，皓腕輕抖，一道紫色光華沖天而起，疾射夜空，至數十丈高處，「波」然輕響，倏化紫光一蓬，一閃卽滅。

然後蛇腰微折，轉向東南，向一處山坳撲去。

傅小天淡淡一笑，身如天馬行空，疾射跟上。

未幾卽抵山坳口，冷輝散洒下，但見這山坳深邃、黯黑，陰風慘慘拂面生寒，縱有上好目力也難內望十丈外事物。

聶小倩微斂媚態，輕注身旁傅小天一眼，低低說道：「侯爺請稍候，援引之人轉瞬卽至。」

吐氣如蘭，幽香微送，傅小天輕皺濃眉，含笑點頭。

他這裏方自點頭，那深邃、黯黑、陰森的山坳內，突然浮現兩點綠光，似隨風飄動，冉冉而來。

傅小天神目如電，就在那兩點綠光甫行飄起之際，他卽已看出那是兩個手執兩盞綠光慘淡、瓜型小燈的黑袍怪人，但却未看清這兩個長髮披散，面目慘白冷森，滿身鬼氣的黑袍怪人，是自山坳內何處出現。

目光再凝，他更看出，那兩盞綠光慘淡的瓜型小燈之上，還各以硃筆篆寫了兩個血紅字跡，左爲「招魂」，右爲「拘魄」。

而且這兩個黑袍怪人，身形似幽靈，竟然足不沾地，離地數寸地隨風飄蕩而來，分明各具一身高深莫測的詭異功力。

門下如此，可知其主，傅小天儘管自負，見情也不禁微現緊張。

聶小倩冷眼旁觀，嬌笑一聲，說道：「這是敝門主座前左右二燈使，一名招魂一名拘魄，在敝門中權位極重，向不輕出，今宵居然同援引，足見……。」

傅小天揚眉一笑，援道：「這是傅小天的榮幸。」

聶小倩媚笑搖頭道：「侯爺誤會了，能接虎駕，千毒門固然蓬蓽生輝，上下俱感無上榮寵，兩燈使更將引傲終生，但聶小倩的意思只是說，敝門主恐怕已知道來了貴賓了。」

傅小天環目深注，淡淡笑道：「如此更證明貴門主具有經天緯地之才、神鬼莫測之機，令人敬佩，也令人觳觫！」

聶小倩蛾眉雙挑，方待再說什麼，陰風颯然，寒意襲人，兩黑袍怪人已至跟前，神情木然地向聶小倩微一躬身。

聶小倩那如花嬌靨笑意一轉冷峻，皓腕輕抬：「別讓貴賓見笑，見過神力威侯傅爺。」

兩黑袍怪人四目寒芒電射，深注傅小天一眼，齊齊躬身。

傅小天立即覺出，兩股無形陰柔的寒氣迎面襲到，而且分指兩處大穴，當下只作不知，淡淡一笑，抱拳當胸道：「如今傅小天身在武林，而且是特來拜訪，怎敢當兩位燈使大禮。」

話聲方落，綠光一滅復明，兩黑袍怪人長髮飄拂，衣袂飛揚，足下幾乎站立不穩。

兩張醜臉更形慘白，四目寒芒伸縮，同時一聲冷哼。

聶小倩妙目蘊有無限狠毒，冷冷說道：「螢光皓月，螳臂撼山，忒也不知進退？傅侯寬宏大量，出手不過二三，否則爾等如今豈有命在，還不速速帶路。」話聲陰森、冷酷、刻毒，字字逼人。

兩黑袍怪人似乎甚爲畏懼，凶態一斂，懍然俯首。

傅小天察言觀色，胸中雪亮，既知聶小倩身份之高不下於兩黑袍怪人，更知她暗恨兩燈使多此一舉，未能首挫敵鋒，反弱了千毒門名聲銳氣，心中不由暗暗失笑，未予理會。

聶小倩一注兩黑袍怪人，冷冷又道：「你們聾了麼？」

兩黑袍怪人身形微顫，望着聶小倩，怯怯說道：「門規森嚴，屬下不敢……。」

聶小倩突揚咯咯嬌笑，口氣更顯得冰冷道：「難得你們還記得這個，此事自有我作主，用不着你們來多操心。」

兩黑袍怪人再一次躬身，聶小倩却已轉注傅小天，剎那間滿臉皆春地嫣然一笑：「聶小倩有個不情之請，事關門規，不敬之處，尙望侯爺雅量寬容。」

傅小天心知必有花樣，看了她一眼，道：「請只管說，傅小天當不致令姑娘爲難。」

「多謝侯爺成全！」聶小倩目射冶蕩，嬌笑說道：「那麼，恕聶小倩直言了……。」

一指山坳，接道：「由此向內去，非我千毒門的人，一律得以黑紗蒙住雙眼，不過侯爺貴人，若也如此，似嫌太冒瀆……。」

傅小天一笑接道：「傅小天既非貴門中人，不敢妄求例外！來，來，來，請姑娘依規例行事！」雙手向背後一負，靜待聶小倩爲他蒙住雙眼。

聶小倩靚狀笑得更媚，輕搖螓首，道：「聶小倩獨缺天膽，倒有個權通辦法在此，侯爺英豪蓋代，鐵錚奇男，天下人相信得過，聶小倩自然也相信得過。黑紗應免，請侯爺自閉雙目，該睜眼時，聶小倩再行奉告。」

傅小天環目深注，縱聲大笑：「能得姑娘見信誠乃殊榮，姑娘，妳深得奉承三昧，傅小天千金一諾，就這麼辦，請！」

一句話兒說得聶小倩面泛紅霞，更顯嬌艷欲滴，轉注兩黑袍怪人，輕揮柔荑。

綠光飄動，兩黑袍怪人已執燈前導，聶小倩傍着傅小天，蓮步輕盈，嬝嬝而行，也是虛浮數寸，足不沾地。

而傅小天却是足踏實地，步履從容，緊閉雙目，負手邁進。

他目不能視物，只有憑感覺、聽覺來暗作戒備，默察路徑。

片刻之後，他突覺脚下一虛，一隻濕潤滑膩、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握上左臂，緊接着耳邊吐氣如蘭，軟語沁心：「侯爺小心，再向前是逐級而下。」

傅小天暗暗一笑，道：「多謝姑娘，傅小天省得。」

轉瞬間，石階走完，又半盞茶工夫的一路蜿蜒曲折之後，突聽聶小倩一聲嬌笑：「侯爺，委屈了，請睜開眼來吧！」

傅小天微微一笑，隨即睜開雙目，只覺眼前一亮，入目一片綠光……。

第九章　反目不認枕邊人

綠光瀰漫下，赫然竟是一座形式奇古的宮殿。雕樑畫棟，蟠龍巨柱，巍然龐大氣勢宏偉，一望而知絕非近代建築，而且殿中擺設，也是古意盎然，世所罕見；只是仰首不見天光，瀰漫綠光不知來自何處，置身殿中，令人感到無限陰森。

那大殿正中央，十餘級石階之上的一座巨龍盤繞的石椅上，正自端坐着一個面目英俊、身着青袍的中年人。

眉宇間一片倨傲狠毒之色，一雙星目開合之間，森冷光芒如電，不住閃動，大有英雄唯我，不可一世之概。

石椅兩邊一分站四名雪白宮裝少女，容貌絕艷，但神態木然、冰冷，加上那慘白的面色，看上去幾不類活人。

傅小天看在眼內，不由皺眉暗道：氣派好大，只是有點不像人世……。

聶小倩眉目間媚態盡斂，嬝嬝行前數步，深深檢袵，嬌聲說道：「聶小倩有虧職守，未能達成任務特來請罪，門主慈悲。」

青袍人雙目冷芒電射，一掃聶小倩，突然展顏一笑：「敗在高人手下，何罪之有？此事我已盡知，洛陽城中已無須再去，妳且退下。」

聶小倩入目青袍人那兩道森冷目光，方自忍不住一個寒慄，聞言如逢大赦，忙地又一襝衽：「謝門主不罪之恩，但這位……。」

一直到聶小倩那無限婀娜的背影消失於偏殿月形門之後，座上青袍人方始突又冷冷開口道：「你便是傅小天？」

青袍人冷然揮手，聶小倩懍然噤口，看了傅小天一眼，似乎萬般無奈地，緩緩行向偏殿。

傅小天立刻回道：「你便是千毒門主？」

青袍人雙目冷芒一陣閃動：「你這豈不是多此一問。」

「是麼？」傅小天濃眉雙揚，淡淡笑道：「傅小天深有同感。」

「閣下看清楚點，此處非比朝廷。」

傅小天冷然相對道：「閣下也請弄明白，傅小天不比一般武林中人。」

「我眼中沒這神力威侯四字。」

「那算不得什麼，千毒門也未必在我心上。」

青袍人神色更變：「好膽識，你既為朝臣，當知晉見之禮。」

傅小天淡笑道：「那當然，只是傅小天拜的是萬邦之尊，倘若以彼移此，我擔心閣下消受不起。」

青袍人雙眉微剔，道：「你可知如今置身何處？」

傅小天道：「先朝帝王陵墓，今日狐兎竊為巢穴。」

青袍人似乎甚為震怒，霍地站起，但旋即又復坐下，目注傅小天，冷笑說道：「出言輕慢，可知該當何罪？你大概還不知我千毒門的厲害。」

傅小天傲然笑道：「我只知世有國法，未聞此外尚有什麼規律，至於千毒門手段，我已領教過了，令人失望得很，沒有什麼出色之處，與一般宵小沒有兩樣。」

「那是你孤陋寡聞，見薄識淺，第一樓頭是我無意傷人，否則任何人也不會那麼便宜，而如今我只消舉手之勞，你這神力威侯只怕……。」

傅小擧縱聲大笑道：「大不了一個死字，北邙山上無閒土，陰魂正多，添我傅小天一人還不至太擠，再說傅小天戎馬十餘年，敗敵無算，也正愁無人能對我下手，閣下如有自信，只管請，我很想瞻仰閣下這舉手之下有何威力。」

青袍人的目的似乎只在顯威，這時見對方不為所懾，只得也自縱聲大笑道：「久仰傅侯神威蓋代，英雄虎膽，今日一見，果然不虛……。」

突然站起，飛步走下石階，伸手握向傅小天虎腕。

傅小天唯恐有詐，自然地暗凝功力，但觸手却覺對方一絲勁力未使，方自面上一熱，青袍人已自滿臉誠懇地笑道：「為試虛實，冒犯虎威之處，侯爺海涵。」

傅小天呆了一呆，青袍人又已回身輕喝：「看座。」

傅小天一笑說道：「門主之側，沒有我傅小天的座位，我看免了。」

青袍人赧然道：「朝廷之上，重臣雁列，侯爺位排首座，何況我這小小的千毒宮？」

傅小天濃眉雙揚，方待再拒。

青袍人又自無限誠懇地正色說道：「雅量應能容人，侯爺，我是甘冒輕賤，赤心高攀，侯爺乃血性中人，當不至吝於下交吧？」

傅小天英雄本色，豪邁成性，自不會拒人誠意，聞言大笑說道：「言重，謝座了。」

青袍人欣喜之情充溢眉宇，攜着傅小天那蒲扇般的大手行上石階。

推讓再三，始分賓主落座，傅小天念妻心切，第一句話便自問道：「門主，拙荊可好？」

青袍人雙目倏射異采，詭笑說道：「侯爺伉儷情深，好不令人欽羨，請看。」

話落，信手微揮。

他這裏只微一揮手，一陣隆隆輕響，那大殿左邊石壁，竟然中裂爲二，緩緩向兩邊移開一道隙縫，寬可容二人並肩進出。

由石壁裂縫內望，但見偏殿內燈光明亮，一層蟬翼般的紗幔之後，一位白衣少婦正和衣斜倚綉榻，螓首半挽，狀若不勝孤寂！但如此已足證她果然被待若上賓，可不正是自己恩愛嬌妻，枕邊伊人？

愛妻安然無恙，且近在目前，雖說咫尺無殊天涯，傅小天心中已放落一塊大石，暗舒一口大氣，難掩激動地說道：「多謝……閣下……」

言未了，青袍人信手再揮，隆隆之聲又復響起，石壁又自緩緩合上，天衣無縫，不留一絲痕跡。

「雖然只是一瞥，應已足慰相思，侯爺安心吧！」青袍人意味難測地看了傅小天一眼，道：「不敢當侯爺致謝，保護夫人原是我應該的，大概侯爺尚不知夫人是我昔年舊識，也是我的表妹，更是我的未婚妻子。」

傅小天呆了一呆，道：「這倒很出乎我意料之外，梅霞從未提及。」

青袍人强顏笑道：「這是我身爲表兄又是未婚夫婿的自己不爭氣，不能怪她，好在世事白雲蒼狗，這些已成過眼煙雲，侯爺諒必不至介意。」

傅小天濃眉微剔，淡淡笑道：「傅小天從不計較一個人的過去，何況這有什麼值得介意的？」

青袍人目射詭譎之光，凝注傅小天陰陰笑道：「有道是：宰相腹內能行舟。那是侯爺雅量，我却以爲女人家應以名節爲重，講求三從四德……。」

傅小天環目寒芒突射，哈哈笑道：「門主可是指她已訂婚約，不該復戀夏夢卿，再嫁傅小天？」

入目傅小天環目神光，青袍人禁不住心中微懍，一時未能作答。

傅小天又是一笑，挑眉沉聲：「門主適才英雄豪邁，氣吞河嶽，如今怎又作此忸怩女兒態？豈不聞婚姻終身大事，勉强不得，『情』之一字，更屬微妙，見才生情，擇良而嫁，理所當然；不滿指腹婚姻，未婚夫婿不足依靠終身，因而另有所屬，情理所容；而屬意之人訛傳死訊，因而再嫁，有何不可？門主倘若拿傅小天當朋友看待，就請勿再輕辱傅小天愛妻。」

這一番話只聽得青袍人神色刹那數變，目中異采不住閃動，傅小天話聲落後許久，他才尷尬地陪笑說道：「我無此天膽，侯傅何必如此認眞，此事擱下不提，敢問侯爺今日蒞臨之意。」

傅小天神色稍緩，看了他一眼，淡淡說道：「門主高智如山，神目似海，何用傅小天多作說明。」

青袍人不得不以笑掩窘：「綠玉佛曠世奇珍，侯爺就這麼輕易決定割愛……。」

傅小天淡笑接道：「紫鳳釵已落入門主之手，綠玉佛又有何用？何況傅小天生性淡泊，並沒有席捲武林，稱霸天下的打算，留之徒然委屈寶物，不如成全門主一片苦詣，萬丈雄心，傳佳話於千古。」

青袍人陰鷙目光凝注，詭笑說道：「如此我深謝侯爺成全大德，不過我以爲夫人落入我手，侯爺縱無成全之意，當也不至吝於擲贈。」

傅小天縱聲大笑道：「閣下可謂知我。不錯！我對這些所謂奇珍異寶，得失之心固然很淡，而對我那人間奇女，賢慧愛妻，却更不能够放棄；豈不聞重寶易得，賢妻難求，傅小天拼出性命，也在所不惜。」

青袍人狂笑連連，軒眉說道：「侯爺護妻之情，天下少見，薛梅霞得夫如此，尚復何憾？蓋世英豪，絕代紅粉，眞是得天獨厚。侯爺既有成全之心，我豈敢沒有作美之意。侯爺請！我大開正門，恭送賢伉儷離此。」話落，就待站起。

傅小天突然擺手：「不忙，門主。已別多日，不急於一時，傅小天尚有幾樁事兒請教。」

青袍人神情微愕，道：「侯爺一言一行不脫英雄本色，令人欽佩，尚有何事煩勞下問？」

傅小天看了他一眼，淡淡說道：「小事不足掛齒。請問門主，那開封城府威遠鏢局失鏢一事，可是貴門所爲？」

青袍人毫不猶豫，淡笑點頭：「不錯！正如侯爺所言，小事不足掛齒。」

傅小天挑眉說道：「門主大概不會忘記，還有兩條性命。」

青袍人雙目凶芒一閃，笑得極是猙獰：「區區兩條性命也值得殺敵無算的神力威侯重視？不敢相瞞，千毒門規，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異日征騎所指，當更不止此數。」

傅小天淡笑說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門主不愧千毒之首，但我以爲門主這異日二字不如改爲後日來得恰當。」

青袍人神情微震，突然仰首狂笑，聲如鬼哭狼嗥，刺耳已極：「侯爺此語，使我頓覺天下英雄唯侯爺與區區耳。」

傅小天看了他一眼，淡淡說道：「門主也許不遜曹孟德，傅小天却不願自比劉豫州，威遠鏢局與我小有淵源，此事我已攬下，鏢貨暫寄門主處，後日宴罷會散，傅小天當來取回。」

青袍人森冷目光一閃，陰笑說道：「敬遵令諭，侯爺若自信拿得回去，儘管隨時來拿。」

傅小天毫不在意，揚眉笑道：「拿得回去與否，此時斷言尚嫌過早，好在後日轉瞬即至，屆時再看看吧！」緩緩站起，探懷取出綠玉佛，道：「綠玉佛在此，請門主交出拙荊！」伸手遞了過去。

入目傅小天掌上那尊栩栩如生的綠玉佛像，青袍人難掩心中激動，陰鷙目光中一絲異采一閃而隱，跟着站起，搖頭笑道：「不忙，待侯爺見着夫人時，再行擲下不遲。」

傅小天心知他是故示大方，且自己也並非眞欲即時交他，當下淡淡一笑，點了點頭。

青袍人看了他一眼，略作沉吟，蹙眉又道：「夫人自來此間，一直未出偏殿一步，不管我如何地待若上賓，仍是難消她心中敵意，我若前去相請，只恐難以取信於她，可否煩勞侯爺親自走一趟？」

傅小天環目深注，淡淡笑道：「門主不陪我去？」

青袍人一笑說道：「小別勝新婚，其甜蜜情景，我豈敢……。」

傅小天心頭了然，搖頭說道：「不妨，彼此均非世俗男女，何況門主與拙荊又是至親，若論小別勝新婚，天下之大，何處不可親熱繾綣？」

青袍人竟然欣然點頭，笑道：「既是如此，恭敬不如從命，容我前面帶路。」

言畢，又揚眉一笑，爽然舉步，一點也不顯得勉強。

雖然明知置身龍潭虎穴，傅小天却無所畏懼，豪情勃勃地大步跟上。

出得正殿，轉過漫迴雕廊，兩人一路談笑風生，儼然知己，那裏像是勾心鬥角的生死大敵。

來至偏殿門前，青袍人倏然止步，舉手輕輕敲門。

剝啄之聲方起，只聽那重重錦幔之後，隱隱傳出薛梅霞銀鈴般的聲音：「誰？」

傅小天禁不住心頭激動，脫口說道：「梅霞，是我來了，小天。」

此言一出，偏殿內頓時回復一片寂然，久久未聞回音。

傅小天心中不禁升起一絲疑惑，青袍人看了他一眼，突然揚聲笑道：「小妹！妳想必是疑爲夢中，過於興奮了吧？且請安坐，我這就陪侯爺進來。」

目注傅小天微微一笑，掀開錦幔，首先走了進去。

進入殿內，只見薛梅霞身着白衣，蛾眉淡掃，美目失神，呆呆地坐在軟榻之旁。

傅小天再也忍不住，疾步搶了過去，低低地叫了一聲：「霞！」

這位叱吒風雲，氣呑河嶽的蓋代英豪，此時聲音竟然有點發顫。

然而，薛梅霞却視若無覩，聽若未聞，依然呆呆地坐在那裏，連看也沒有看他一眼。

傅小天大感詫異，以爲自己的愛妻驚喜過度，神智受了震盪，忍不住無限憐惜地柔聲叫道：「霞！是我！小天，妳冷靜一點……」

並伸手一掌按向薛梅霞背心，準備爲她活血醒神，那知觸手竟是一片冰涼，眞氣未發，心中劇震，驀地收手回顧。

青袍人仍在一側，而且面帶微笑，負手而立，狀至悠閒；只是笑得十分詭譎，笑得十分得意、猙獰、狠毒、險惡……。

傅小天心知有異，方待有所行動。

驀地一縷指風襲至背後。

傅小天做夢也未料到，自己的愛妻竟會反愛爲恨，助敵襲擊自己；只覺後腰眼上一麻，緊接着掌中綠玉佛被人伸手奪去，眼前一黑，推金山，倒玉柱般砰然倒在那舖地的厚厚紅氈之上。

紅氈上，蓋代英豪傅小天昏迷不醒。

薛梅霞那欺霜賽雪的纖纖玉手中，執着綠玉佛像，依舊端坐不動，而那雙失神的目光，則呆呆地凝注着昏倒在地的傅小天身上，嬌靨神色木然，一無表情，生似地上的人與她素昧平生，毫不相識一般。

此時，青袍人却面帶得意的奸笑，縱步走了過來，伸手接過薛梅霞手中的綠玉佛，笑道：「小妹，妳做得很好，我很滿意，希望妳再能爲我這麼做一次，那該是夏夢卿了，懂麼？」

薛梅霞默然不語，只是木然地微頷了一下螓首，顯得那麼呆滯，那麼不自然。

青袍人看了看木然端坐着的薛梅霞，又看了看地上昏迷中的傅小天，突然揚起了一陣聲似鬼哭狼嗥的得意狂笑。

笑聲中，轉過身子飄然出殿而去。

□　□　□

轉瞬間，兩天過去，夜已來臨。

這是八月十五，月圓之夜。

月到中秋分外明，但今夜的月色却並不如往年中秋月那般的皎潔。

羣星閃爍的夜空中，滯留着幾片烏雲，並有濛濛霧意。

這使那本該皎潔的月色，顯得有點朦朧。

北邙山靜靜地沐浴在冷輝裏，沉寂、陰森、恐怖。

今夜迥異往昔，在那深邃、陰沉，不知深有幾許的斷魂谷，兩面陡勢天生，直若惡獸之吻的山壁上，高高地分懸着兩隻瓜型巨燈。

巨燈上，血紅的朱字，左書「招魂」，右書「拘魄」。綠光慘淡，迎風晃動。

四周不聞一絲聲息，也沒有一絲的人影，靜得直使人毛髮悚然，不寒而慄，是那麼神秘莫測、那麼陰森懾人。

從遙遙里許以外，便能望見那碧綠的兩點燈光，恍如猙獰惡獸的灼灼雙目。

時屆初更，山風更疾，隱隱似鬼哭狼嚎，寃魂泣月。

驀地裏，一條人影疾如飛矢，輕若淡煙地馳向斷魂谷口，距谷口三丈左右倏然停身，那是一位儀態飄逸、神采飛揚、俊美挺拔的青衫書生。

他望着那兩隻高懸的巨燈，劍眉微挑，一聲冷笑：「好大的口氣，這豈是開派之禮，迎賓之道……」

話未落，突然一個冰冷陰森，細若遊絲的話聲，隨風飄至：「千毒門候駕多時，貴客留名。」

話聲蕩漾飄忽，竟不知發自何處。

青衫書生劍眉微蹙，運功默察，却仍查不出那發話人的所在，心頭暗震，只得冷冷揚聲：「不歸谷端木少華，代父出席大禮。」

陰陰冷笑，話聲又起：「武林一谷，名聲不凡，登上鬼籍，請。」

這話語傲慢、冷淡、狂妄，聽得端木少華心中冒火，目射奇光：「千毒門原來是這麼一個地方，令人失望……」

嘿嘿的冷笑，暗中人接口道：「本門作風向來如此，就是皇帝老兒駕到也無人出迎，以燈接引，已屬破例，區區一谷，應已知足。」

暗中人話聲方落，端木少華立卽一聲怒笑，聲震夜空：「端木少華就毀去這兩盞鬼燈，看看有沒有人出來迎賓。」一曲指一彈，兩縷凌厲的指風分襲向高懸谷口的兩盞綠燈。

他這裏指風剛出，暗中人突揚冷哼，不知由何處吹來一陣陰森冷風，竟使得他那兩縷足可洞石穿金的凌厲指風，如石沉大海，消於無形。

不知是心頭暗慄抑或是冷風上身，端木少華突然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身不由主地退了一步。

一步退定，暗中人的話聲又起，益顯得冰冷陰森：「奉勸少谷主，千毒門不是炫露武學的地方，若是誠意前來參加本門大典，幸勿再事輕舉妄動。」

端木少華縱然震懾，不歸谷豈可弱名，劍眉怒剔，正待發話。

一聲怪笑，百丈外人影如電，微風颯然，谷口綠光下飄然射落一個蓬頭垢面、鶉衣百衲的老年化子，

面貌清癯，銀髮蝟髯，雙目精光閃爍地看了端木少華一眼，道：「娃兒，何必與這些見不得人的邪魔魑魅一般見識？不要發楞了，走吧！」

端木少華入目來人，眉宇間神色一轉恭謹，躬身爲禮，尙未開口。

夜空裏，又自飄起暗中人的吃吃陰笑：「老要飯的莫非想使慣技，乘機來打秋風不成？須知本門從來不發善心，沒有剩粥殘飯佈施……」

老化子白眉軒動，沉聲說道：「陰煌你少在老要飯的面前裝神扮鬼，你那點鬼門道瞞得了別人，却瞞不過我老要飯的，老要飯的是代替蒼老大前來，且睜開你那雙狗眼看看你們千毒門這張報喪的玩意兒。」

破袖揮處，一片紅影疾射向左方崖頂，那上書「招魂」二字的巨燈後面暗影中。

紅影方沒入暗影內，暗中人便陰笑揚聲道：「薑是老的辣，蒼老五要比那少不更事的娃兒高明多了，好，丐幫老五之末，九指追魂蒼寅，已登上鬼籍，請入谷。」

這老化子正是名震武林的丐幫五老之末的九指追魂蒼寅，他目注崖頂，白眉雙軒道：「老要飯的行將就木，也確想將這把老骨頭丟在北邙山窮谷之中，只是就憑你娃陰的七兄弟，只怕……哼，哼……」

暗中人一聲陰笑，飛快接口：「如今言之過早，到時候再看吧！」

「說得是，老要飯的隨時領教！」蒼寅縱聲大笑，綠色燈光爲之一黯。回首轉注端木少華：「娃兒，年輕人不宜多惹事，但也不能弱了端木長風英名，跟着老要飯的，走！」邁開大步，當先行入斷魂谷。

端木少華家學淵源，由老化子與暗中人適才那幾句對話中，已聽出那暗中人乃是昔年凶名四播的南荒七毒中，排行第二的陰煌，心頭暗暗震驚，不由自主地看了左方崖頂一眼，舉步跟了進去。

老少兩人身形方自消失於那深邃、陰森、神秘的斷魂谷內，谷口外，人影晃動，又有幾批宇內高手馳到。

那是以少林爲首的諸大門派代表，以及三堡中的豫西朝天堡，魯東天龍堡的人物。這些人進入斷魂谷不久，接着五莊、四寨，正邪雙方、黑白二道、三山五嶽，四海八荒的宇內羣豪又陸續來了不少。

不過半個更次工夫，斷魂谷口已恢復空蕩寂靜，再不見一絲人影。

這表示被邀的人都已經到齊了。

只是單單未見那位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的蹤跡。

突然，高懸於斷魂谷口兩邊峭壁上的兩盞巨燈，一閃而滅……

斷魂谷內，寸草不生，一片砂石略呈葫蘆狀，方圓五十餘丈的地面上，整整齊齊地擺着數十張圓桌，桌面上舖着一色的白布，牙箸銀杯，甚是氣派。

這數十張圓桌，是朝着右方山壁上一座人高的岩洞而排列，洞口緊挨地面，深邃、陰森、黝黑、深不見底。

除了那據席而坐的天下羣豪外，看不見千毒門一個接待之人。

在座羣豪，每個人的神色中均難掩心頭的沉重，誰都明白這百毒宴宴比鴻門，千毒門用心叵測，由斷魂谷內這陰森、神秘、詭譎的氣氛看來，再加上千毒門主那發柬邀宴的奇突方式，使得每個人的心頭都提高了一份警惕，蒙着一層狐疑不安的陰影……

谷中雖坐滿了天下羣豪，但却聽不到一絲聲息。

偶而一兩聲輕咳，聽來也分外刺耳。

四下山壁上，分懸十餘盞綠光慘淡的瓜型小燈，照映得十餘丈方圓內毫髮可見，但也使這斷魂谷內越顯陰森、神秘、恐怖、詭譎。

北邙鬼城已够懾人，何況這鬼域中斷魂谷內高深莫測的千毒門根本之地。是以在座的儘管均是當世一流高手，人人眉宇間却都難掩忐忑不安，而且，這種不安的情緒更隨時間的延續而明顯。

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

月影，一寸一寸地高移。

斷魂谷中仍是一片死寂，也依然未見千毒門任何一人出現。

突然一聲輕咳劃破這如死的寂靜，不知是誰沉不住氣發話：「這算那門子開派大典？什麼待客之道？老朽活了這大把年紀，還從未見過今宵這等……」

接着有人怪笑接口道：「說得是，人言北邙鬼多，我却連鬼影子也未瞧見一個，別說人啦。」

一個蒼老的話聲冷冷說道：「那是你們少見多怪，既來之則安之，嚷個什麼？」

羣豪聞言，俱皆默默點頭，先前發話的兩個人似乎也已聽出此人是誰，當下不敢多說，緘口默然。

於是，陰森、神秘的斷魂谷內，又自陷入一片死寂。

但是這沉寂很快就又被打破，那是由前方那深邃黝黑的山洞中，透出的一個陰森、冰冷的話聲：「要飯的化子吃遍十方，到底見識高人一等，不過我不相信你蒼老五又能耐得住多久……。」

坐於羣豪中的九指追魂蒼寅，聞言只覺老臉一熱，白眉挑處，就待反唇相譏，山洞中那陰森、冰冷話聲却又嘿嘿笑道：「老化子，且莫妄動肝火，小心中風，月至中天時，本門大典時刻已屆，請各位貴賓稍安毋躁。」

蒼寅雙眉連軒，冷哼一聲，却未再說什麼。

就在他冷哼落後不久。

驀地一陣陰風拂過，吹得山壁間的十餘盞瓜型小燈不住晃搖，緊接着斷魂谷中啾啾鬼聲由遠而近，恍

似置身地幽冥府，直能令人心腔收縮，頭皮發麻。

一聲刺耳難聽的高昂怪嘯起處，啾啾鬼聲刹那寂止，那深邃、黝黑的岩洞口外，綠光閃晃，不知何時已自鬼魅般佇立着五個人，五個不帶絲毫活人氣息的人。

爲首的是兩個長髮披散、面色慘白、神情木然的黑袍怪人；各掌綠光閃爍、分書招魂、拘魄的瓜型小燈，分立左右。

立於二黑袍怪人中間的，是一個身材頎長面覆黑紗的青袍人，此人雖然面覆黑紗，難見廬山眞面目，但隱隱地却透着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懾人威力。

那露在紗孔外的兩隻透着陰鷙狠毒的眸子，顧盼之間傲氣四溢，儼然有不可一世的梟雄之概。

青袍人身後緊隨着兩個裝束怪異，身材瘦小的老者，望之不似中原人物；鷂眼鷹鼻，膚色黝黑，目眶深陷，開合之間碧芒吞吐，一派驃悍，神色木然，絕無一絲感情，直如兩具活僵屍；尤其扎眼之處，是他們四隻細小的手腕之上，各戴着一隻金光燦爛的環狀物體，似金非金，不知爲何物打造。

就這麼五個人，一現身，未言未動，便立即震懾全場。

在座羣豪無一不是當世一方之雄，但却沒有一人看清這五個人是怎麼出來的。暗道慚愧之餘心頭上那片陰影也隨之越見濃重，既然都是當世之雄，自然不難看得出左右執燈兩黑袍怪人一身功力已稱一流，青袍人的功力更是高深莫測，而那兩個裝束怪異活僵屍般的瘦小老者，只怕功力猶在青袍人之上。

平靜百年的武林中，突然出現了這麼一個神秘、詭異的千毒門，而且擁有衆多罕見的好手，怎不令在座羣豪心情沉重，難卜禍福？

是以每個人都自心念百轉，一時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驀地狂笑震天，青袍人揚聲發話，聲似狼嚎：「高軒枉駕羣英畢集，斷魂谷寸土生輝，千毒門何幸如之？本門開派，驚動了諸位千里迢迢不遠而來，我這裏先致謝意。」

舉手環拱，又道：「今宵爲本門開派大典。面對先進，不敢舖張一切從簡，只要諸位知道今後武林中有區區一個千毒門卽可，請諸位莫笑簡陋莫責輕慢。奉邀之意，請束上載之頗詳，我不擬再多作贅言，現在，且容介我紹本門兩位護法與諸位見面，日後江湖相逢，還望諸位照顧一二……。」

一指左後方老者，接道：「這位是本門左護法哈連堂。」再指右後方老者：「這位是本門右護法桑元努。」

聽姓氏，果然不是中原人物，而且羣豪之中，誰也沒有聽說過，各人剛於心底升起一絲狐疑。

青袍人神態驕狂地又陰陰笑道：「這兩個名字諸位也許未曾耳聞，但如果我改稱西域雙殘，諒必諸位就不致太過陌生了……。」

「西域雙殘」四字入耳，羣豪不由齊齊震動，霍然色變，黑壓壓的人叢中，倏地揚起數聲情難自禁的驚呼。

這本難怪，西域雙殘生來天閹，身具異稟，不悉師承何人，一身功力却高深難測，連昔年羅刹教主公孫忌對之都畏懼三分；生性慘酷毒辣，下手向無活口，且喜生啖人腦人心，稱尊西域，威震中原。但中原武林僅知雙殘之號而不知姓名，二十多年前，宇內三聖連袂前往誅除，竟能頡頏百招，仍爲遁去，自此深匿唐努烏拉山，不敢再出，如今却不知怎地竟爲這千毒門主網羅而來。由此可見，這千毒門主確有其超人之處。

也許是西域雙殘天生聾啞，儘管羣豪神色連變，數起驚呼，雙殘臉上依然死寂陰沉，不現一絲喜怒，更不曾做出任何表示，那樣子，望之令人心寒。

青袍人目射冷電，得意陰笑道：「本門開派大典，到此卽算禮成，謹以粗餚薄酒，略表謝忱。」

說罷，倏揚輕喝：「擺宴。」

喝聲方落斷魂谷內啾啾鬼聲又起，幢幢黑影自谷底暗影中出現，如鬼魅似幽靈，冉冉隨風飄來。明月冷輝與那慘淡綠光下，但見數十個面色森白、神情木然的黑袍怪人，手捧巨盤穿梭來往於座席之間，個個俱是脚下虛浮離地盈寸，只看得天下羣豪心神俱震，作聲不得。下人的功力都已如此，其主修為當必不虛。

轉瞬間盛宴擺好，那數十個黑袍怪人又自悄然隱入谷底無限陰森的暗影中，這段時間內，羣雄竟然誰也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

每張圓桌上，成梅花狀排放着五個上好精細的白磁盤，儘管上覆盤蓋，但仍難免熱香四溢引人垂涎，却不知內盛何等山珍海味，美餚佳饈。

青袍人與西域雙殘共據一席，這一席距離那岩洞口最近，執燈的兩個黑袍怪人則分侍左右垂手而立。

青袍人提起銀壺，斟滿一杯，然後，舉杯揚笑：「下人們手脚粗魯，有恐怠慢貴賓礙眼惹厭，我已悉予摒退，只有煩勞各位自己把盞了，淡餚水酒，不成敬意，請！」

主人既作此語，客人自也無話可說，於是各席自行把盞倒酒，可是酒甫出壺，羣豪却不禁心神震動，相顧皺眉。

原來銀杯中酒色赤紅，較常酒為稠，而且腥膻撲鼻，那裏是什麼美酒，分明是杯杯的鮮血。

青袍人看在眼內，劍眉一軒，倏又揚聲大笑：「抱歉！我忘了奉告諸位了。此酒乃雪蟒血釀，雪蟒奇珍，舉世難求，我遣人遍尋冰原，歷時半載，方始捕得一條，取血釀酒饗客。諸位均是宇內高人，雪蟒血之功用，諒必無不了然，今宵百毒宴中也唯有此物無毒，諸位大可放心一嚐。」話落，舉杯飲盡，含笑落座。

羣豪正自面面相覷，大有難色，突然一聲怪笑，九指追魂蒼寅舉杯站起，肅然揚聲道：「主人盛情，千里取蟒，休說今宵百毒宴中唯有此物無毒，即使此物毒可穿腸，咱們也要喝個點滴不剩，否則何以對得起主人？老要飯的為表謝意，首先乾了此杯。」豪邁無限地傾杯一飲而盡。

「壯哉！」另一席上，端木少華挑眉朗笑，擎杯起身，神采飛揚地目注青袍人，道：「多謝主人邀宴盛情，不歸谷端木少華，願步蒼老前輩後塵，飲此一杯。」

難怪不歸谷名震遐邇，端木少華不愧為少年英雄，膽勇過人，竟也將一杯腥膻撲鼻的雪蟒血釀喝了個點滴不剩。

羣豪點頭心折，莫不暗感慚愧，陸續起身，紛紛舉杯。

除了少林羅漢堂的主持大智禪師，武當眞武殿主持無非道長，垂目肅然端坐不動以外，其餘羣豪俱皆飲盡一杯雪蟒血釀。

九指追魂剛才那番豪情畢露的話兒，本來就是暗示天下羣豪不要對「酒」生怯，示弱於人，青袍人焉有不知之理。但他生性陰沉，極具城府，却故作淡然地目注蒼寅，挑眉輕笑：「多謝蒼大俠維護薄面，現在就請諸位動箸，嚐嚐這些別出心裁的粗餚尚堪入口與否。」

盤蓋啓處熱氣蒸騰芳香逗人，然而，當羣豪滿懷好奇的目光投向盤中時，却更禁不住心神狂震，臉色遽變，毛髮悚然，寒意倏遍全身……

原來，那作梅花的排列的五隻精細白磁盤內，所盛根本不是什麼山珍海味，佳餚珍饈，而是幾種奇毒無比，形象猙獰凶惡的毒物：清燉蜥蜴，白煮赤鍊蛇，紅燒天蜈，涼拌金尾蠍。

最後一盤更是駭人聽聞，竟是一顆口鼻宛然的美人蟒首，望之如成形嬰兒頭顱，直能令人毛髮皆豎，心膽俱寒。

儘管那陣陣熱氣芳香撲鼻，引人垂涎，儘管在座的均是稱雄當世的武林豪客，但此刻每個人却都遲疑猶豫地，不敢動箸。

只因這些毒物中的任何一種，均足使人沾之無救，倒斃當場。

休說這些毒物細咀爛嚼地吞入腹中，便是多看一眼也要令人頭皮發麻。

青袍人雙目冷芒輕掃，將羣豪駭容驚態悉收眼底，忽發得意輕笑，站了起來：「諸位何必猶豫呢？在座都是鐵打金剛，銅澆羅漢般的絕世高人，高人豈懼區區幾種毒物？別看牠們形像凶惡內蘊奇毒，却無一不是滋味絕美，香嫩可口，而且無一不是我窮搜深山，遍尋大澤，歷盡艱苦所獲，我誠意以之待客，諸位又豈可拒人千里？來，來，來，請諸位大膽品嚐，開懷暢飲，共謀一醉！」話畢又自坐下，與那西域雙殘據席大嚼，吃得津津有味。

只看得天下羣豪遍體生寒倒抽冷氣，面面相覷下連連變色，仍是無人敢動箸輕嚐點滴。

片刻不到，青袍人與西域雙殘已將面前那五盤凶惡毒物，風掃殘雲地吃得盤底朝天點滴不剩，尤其那西域雙殘竟似意猶未盡，四目碧芒，不住向羣豪席上掃視。

青袍人再次緩緩站起，陰鷙目光滿含輕蔑，環掃一周，陰陰笑道：「如此佳餚，這般珍饈，諸位竟然不肯賞光，爲之奈何……。」

雙目冷芒一陣閃動，話聲突轉陰狠：「實告諸位，盤中佳餚其毒無比，沾唇必僵，入口斷腸，倘幸諸位不肯賞光，否則……。」

九指追魂蒼寅一聲大笑，霍地站起，鬚髮倂張，目射奇光：「閣下不必相激，老要飯的今宵縱然是魂斷鬼域屍橫北邙，也要吃它個盤底朝天。」

伸手端起一隻磁盤，就要向嘴中倒去。

青袍人冷笑不語。

羣豪神情激動，暗感慚愧，千百道難以言喻的目光齊集蒼寅一身。

這是九指追魂爲了保全丐幫聲威，半年英名，不惜拚着老命以身試毒，誰也未便阻攔。

就在蒼寅手中磁盤即將沾唇的一刹那——

「阿彌陀佛！」突然一聲清越佛號震撼夜空，隔席的少林羅漢堂主持大智禪師袍袖疾出，把蒼寅手中磁盤捲上半天，「叭」地一聲，跌碎五丈以外，熱湯四濺，砂土爲之盡黑。

蒼寅霍然色變，瞋目挑眉喝道：「老和尙，你……。」

大智禪師合十含笑道：「貧衲唐突，大丈夫能屈能伸，老檀越何獨不能小忍？」

蒼寅怒態依然，猶欲責問。

大智禪師神色突轉肅然軒眉沉聲：「名利紛華到頭成空，大千世界死後僅佔寸土，何必與人爭一時之氣？老檀越若爲保全英名而以身試毒，試問將天下英雄置於何地？」

金聲玉震字字撼人，九指追魂怒態盡斂，深注大智禪師一眼，道：「老和尙，多謝當頭捧喝！」頹然坐下。

大智禪師乃佛門得道高僧，他這番話兒不啻點明：你蒼寅如爲保全英名以身試毒，天下英雄不甘示弱必然羣起從之，設若眞的如此，斷魂谷中豈不埋盡天下高手，正中青袍人狠毒用心？

羣豪暗暗震動，默默地望着這位寶像莊嚴的佛門高僧，口雖不言而感激敬佩之情却已流露無遺。

青袍人似乎毫不在意，凝注大智禪師，微笑說道：「我適才說過，這些毒物都是我窮搜深山，尋遍大澤，歷盡艱苦得來，誠意敬客，珍物或可再求，磁盤更不足惜，只是大師袍袖一揮當席辱人，叫我這做主人的情何以堪？」

大智禪師緩緩站起，雙掌合十，淡淡笑道：「貧衲豈敢，施主也未免言之太重，身在佛門，本心頭一念慈悲，不忍見衆生爲了小不忍，而同淪浩刼，施主難道不能諒解？」

青袍人雙目星采一陣閃動，揚眉笑道：「大師悲天憫人不愧爲得道高僧，好不令人欽敬，那麼我再請問，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大師先前因何不存先入地獄之念，而却袖手旁觀靜坐不動，直待蒼大俠準備以身試毒時方始出手阻攔呢？」

「阿彌陀佛！」大智禪師低誦佛號十合當胸說道：「多謝施主教我，出家人不沾葷腥；一時更未能肯定施主果然用心叵測地以毒饗客，豈敢預先無端出手，貿然阻攔。」

大智禪師詞鋒甚利，所言也句句是理，青袍人無從反駁，只好啞口不言。

就在這時，人叢中一個白髮皤皤精神矍鑠手持龍頭拐的錦袍老者大笑站起，長髯飄拂，目射冷電，凝注青袍人，洪聲道：「老朽有椿事兒要向門主請教，河北飛雲堡堡主千面神君皇甫崧，與座下百十高手，悉數喪生無影之毒之下，閣下門稱千毒，想必知道此事是何人所爲吧？」

此言一出，羣豪立卽屏息凝神，目注青袍人，靜待答覆。

「閣下怎樣稱呼？」

「老朽魯東天龍堡黑振天。」

青袍人目射異采，雙眉連軒，淡笑點頭道：「原來是皓首神龍。不錯！我知道！此事正是區區在下所爲，有何指教？」

羣豪一陣騷動，皓首神龍齊振天霍然色變，白眉倒剔地沉聲說道：「老朽願詳聞閣下與飛雲堡何仇何怨？」

「何必曰仇怨？」青袍人一聲輕笑，淡淡說道：「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乃是本門鐵律。」

齊振天那微顯佝僂的身形，一陣劇顫，雙目冷電暴射，冷冷說道：「很好！三堡情同手足誼似海深，老朽就趁此月明之夜，當着天下羣豪向閣下討取一點公道。」

青袍人閉口不言，陰鷙雙目凝注齊振天片刻，突然仰首夜空，縱聲狂笑，聲似鬼哭狼嚎，刺耳已極：「有道是：捨命全交，義不能存。既然齊堡主有此心意，區區焉能不欣然從命？只是盛宴未終，區區忝爲主人，未敢失禮，容待賽寶大會後，如何？」

皓首神龍齊振天自是不便過份勉强，略作沉吟，也就默然坐下。

青袍人挑眉傲笑，正待另有所說。

「無量壽佛！」武當無非道長突也站起身來，微微稽首，肅然說道：「施主創業未成之前，先滅飛雲堡，開派大典之時，又復以毒饗客，貧道愚昧，敢問施主用心何在？」

話聲雖極平和，敵意却甚明顯，青袍人竟未將這武當大派的代表放在眼內，不加思索，淡淡笑道：「道長若責覆滅飛雲堡之事，我適才已有說明，不擬再行重複。至於我何以邀宴天下羣雄，以毒宴客；請柬上也寫得很詳盡，道長若是健忘，不妨取出請柬再看一遍。」

語氣傲慢，令人難以忍受，何況武當名門大派？但是，無非道長究竟修爲不凡，涵養超人，不但神色絲毫不變，反而又微笑稽首：「誠是貧道愚昧，施主恕宥，不過……貧道斗膽，却以爲施主用意並不如請柬上所寫的那般單純。」

語驚四座，羣雄震動，青袍人目射異采，霍然大笑：「道長法眼獨具，區區難以遁形。事實確如道長所言，只是……也請容待賽寶會大結束，再行奉告，如何？」

無非道長淡笑點頭，稽首坐下。

羣雄此時雖然已被無非道長的話兒引起重重狐疑，但也只有暫時忍住。

如此一來，每個人的心情都越形沉重了。

青袍人縱目四顧，揚聲笑道：「百毒宴上菜五道，諸位竟皆興趣索然，毫無胃口，其餘諸餚我也不必再送上來了。而經過幾次意外紛擾，各位似乎更顯鬱悶，且待我獻上一個輕鬆新鮮的節目，俾助酒興，並聊搏諸位一笑……。」

他雙目中飛快地閃過一絲令人難測的狠毒色采，回顧那深邃、陰森、黝黑的洞口內，沉聲輕喝：「抬上來。」

洞內應聲走出五個黑袍怪人，這五個黑袍怪人，由四個合力抬着一具十字狀的木架，十字狀的木架之上，成十字形細綁着一個以白綢覆蓋着的物體，這物體由形像上看來，分明是個雙手雙足被細縛，身材魁偉高大的人。

跟在最後的一個，雙手捧着一隻覆以紅綢的漆盤，直趨青袍人身側。

羣豪看在眼內，正自面面相覷暗感詫異；四個黑袍怪人已自在洞口附近豎起了那具木架，分退兩旁垂手肅立。

青袍人目中狠毒的光芒閃爍地微瞥架上人，獰笑連連地揚聲說道：「諸位，為免誤會指責，我就先行略作說明。此人係滿族顯要，威名赫赫，權重當朝；其妻漢人，嫁後悔恨，乃託區區代為將此人擒來此間，準備藉本門開派大典時機，當着天下羣豪，大義誅除，以雪公仇私恨，在座均為先朝遺民，諒必都願共襄此舉，同聲稱快……。」

公仇私恨，誰不切齒？羣豪雖然心中頗感懷疑，却無一人出聲發問，最後，還是九指追魂蒼寅朗聲說道：「老要飯的想知道此人是誰，閣下可否……。」

話猶未完，青袍人已自陰笑點頭：「自無不可，此人便是神力威侯傅小天。」

蒼寅心神一震，旋即縱聲大笑：「傅威侯當代奇男，蓋世英豪，馬上馬下萬人難敵，老要飯的不相信憑你千毒門能奈何得了他。」

「信不信全憑閣下，莫忘了無影之毒所向披靡！」青袍人冷冷回答。

蒼寅成名多年，胸羅極博，見多識廣，自然深知百年前毒魔西門豹仗恃無影之毒，睥睨武林，縱橫天下，人人聞風喪膽，談毒色變的事，聞言心中又是一震，啞口無言。

傅小天雖然出身滿族，任職當朝，但他英豪蓋世，鐵錚血漢，為人更是俠骨柔腸，劍膽琴心，深得天下武林敬佩。有道是：「英雄惜英雄」。羣豪豈能坐視這般一位人物身陷危難，命懸頃刻，任人宰割而不顧？

無奈青袍人先聲奪人，誰敢落個因私忘公的罪名？

羣豪正自強忍滿腔的惱恨，垂首扼腕，少林大智禪師耳邊突然傳來一個輕若蚊蚋般的話聲：「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煩勞大師促請衆英雄稍安毋躁，旁觀靜待。」

大智禪師心神震動，忙自默運禪功，傳音相問：「檀越那位高人？」

耳邊一聲輕笑，那傳音之人道：「大師不必多問，且思昔年峨嵋金頂事，當知我是何人。」

大智禪師心神再次震動，肅然合十傳音：「貧衲明白了，敬遵令諭，並多謝指點盛情。」

傳音人又是一聲輕笑，隨即寂然。

大智禪師不敢怠慢，默運佛門獅子吼，陡然揚聲：「諸位但請稍安毋躁，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等暫且靜觀變化。」

聲震夜空，字字撼人，羣豪只覺心神一震，立即肅然靜坐。

青袍人雙目星采連閃，狂笑說道：「佛門高僧，究竟修為超人一等。」

轉注二燈使，沉聲又道：「請傅夫人。」

二黑袍怪人神情木然，飄身入洞。

片刻之後，那深邃、陰森、黝黑的岩洞中，珮環輕響，二黑袍怪人領着一個玉骨冰肌、風華絕代的白衣少婦緩緩行了出來。

那白衣少婦髻雲高簇雅麗若仙，只是本該輕盈的步履略顯遲鈍，原應流波的美目呆滯失神，嬌靨上神色，更是木然死板，不帶絲毫生氣，望人直如木雕美人，正是那誥命一品的傅侯夫人，薛梅霞。

二黑袍怪人領着她直趨席前，然後又自分侍左右。

白衣少婦薛梅霞對那坐滿四座的天下羣豪視若無覩，雙袖低垂，呆呆而立。青袍人目中異采閃動，看了薛梅霞一眼，轉向羣豪揚聲說道：「這位便是一品命婦，傅小天的妻子，如今，且看她當着諸位，大義滅親。」

話鋒微頓，伸手掀開身側黑袍怪人雙手捧定的漆盤上的紅綢。

紅綢起處，一片森寒光芒自盤中暴射而出，盤中赫然平放着十柄其薄如紙，藍芒晃顫，長短只有數寸的柳葉飛刀。

在座無一不是明眼人，自然看得出這十柄小巧玲瓏的柳葉飛刀，柄柄淬有劇毒，而且刀鋒之犀利足可斬金截鐵，吹毛立斷，見血封喉，中人無救，方自禁不住神色大變暗暗驚震。

青袍人已自目射狠毒，揚聲獰笑地指着盤中飛刀，道：「我爲這十柄刀兒取了個不太雅的名字，叫做修羅刀，是我窮天下劇毒，淬練幾年始成的唯一暗器，共是十八柄，我只命人取出十柄備用；其實，只消一柄已足使這架上人斷魂落魄，屍骨盡蝕，毛髮不存。正因它們過於歹毒霸道，故我從未輕用，今天用這架上人的鮮血祭刀，時值本門開派，意義也頗重大，天色不早，不敢多躭誤諸位寶貴時光，這就請諸位欣賞傅夫人飛刀索命，報仇雪恨。」

此人委實冷酷狠毒得少見，這番令人心神震顫，寒意倏生，毛髮悚然的話兒，他說來竟然輕鬆從容已極。

他說完話，隨卽轉向呆呆楞立的薛梅霞微微躬身，揮手輕笑：「傅夫人，請！」負手退立一旁。

薛梅霞嬌靨上毫無表情，接過黑衣怪人手中漆盤，緩緩行出五丈然後轉身，遙遙面對架上人，毫不猶豫，伸出柔荑拈起了一柄森寒四射的修羅刀。

斷魂谷中，空氣沉悶得令人窒息，一抹烏雲遮住了月色，陰風更疾，冥冥中似乎也知道一幕慘絕人寰的悲劇卽將發生。

羣豪雖然悲憤塡膺，爲之髮指，但碍於大智禪師早作棒喝，只有强忍滿腔激動地緩緩垂下頭去。

九指追魂蒼寅却再難忍耐，雙眉剔處，就待躍起。

驀地一聲佛號傳來，耳邊響起大智禪師平靜的話聲：「蒼老檀越不可妄動，貧衲已得高人指示，事情透着奇異，尙請老檀越再忍。」

蒼寅大訝，飛快地向隔席投過一瞥，入目的是大智禪師湛湛目光、莊嚴寶像，無奈之下，也只得强自捺下胸中怒火靜坐觀變。

就在這轉瞬間，薛梅霞已自玉手輕揚，一道寒光疾射架上之人。

記得傅小天離開汴梁時曾經說過，他貴爲王侯，當朝重臣，未必不會有百靈暗中護佑。如眞的有百靈護佑，此時便應該奇蹟頓生，使這犀利的修羅刀射向偏斜。

誰知不但百靈失佑，奇蹟未生，刀尖未斜，而且慘劇立卽鑄成，修羅刀筆直地篤然一聲，正中他咽喉部位，鋒刃透穿而入，僅留刀柄在外。

一片鮮血紅透胸前白綢，他却是連哼也未哼出一聲，想是被人預先點了穴道，或是被以毒物迷失了神智。

修羅刀既稱見血封喉中人無救，如今血洒滿襟，他自是已經魂歸幽冥，含恨而歿了。

羣豪相顧黯然，而傅小天那同床共枕的結髮嬌妻薛梅霞，却竟仍然毫無任何表情地又拈起了第二把刀修羅刀。

第二刀，刺的是傅小天心窩部位，分毫不差。

羣豪中突然有人輕歎說道：「天下最毒婦人心，這話一點不錯。」

青袍人目射狠毒之光，凝注那發話之人，陰陰笑道：「是麼？事關公仇私恨，她忍辱多年，你能怪她麼？」

「既是如此，何必當初？」那人抗聲相辯。

「當初又如何？」青袍人大笑說道：「羊遇猛虎，閣下又焉知她當初出於情願。」

他這話根本是強詞奪理，但不知內情的人却無從反駁，發話那人立時啞口默然。

就在這兩句話工夫中，寒光連閃，盤中修羅刀已盡，十柄歹毒霸道的淬毒利刄，悉皆深深地釘在白綢覆裹着的架上人身上，除適才咽喉、心窩各中一刀外，雙腕、雙目、雙乳、小腹等部位也自各中了一刀，十柄修羅刀俱是深陷肉中，僅露出刀柄。

薛梅霞就像絲毫不知自己一手造成了慘劇似的，目光呆滯，手捧漆盤，神色死板木然地緩緩行至青袍人身側。

青袍人接過漆盤，雙目異采閃動，深注薛梅霞一眼，然後，回顧垂手肅立的四個黑袍怪人：「血液未凝，屍體未僵，還可派點用場，丟入獸牢。」

四黑袍怪人身形微躬，就待動手。

驀地裏，九指追魂蒼宣鬚髮俱張，目射冷電，揚聲大呼：「好個殘忍毒辣的東西，人死百了，屍身何辜？老和尚，老要飯的忍不住了！」飛躍而起，疾若鷹隼，閃電般撲向青袍人。

羣豪覩狀羣情騷動，大智禪師臉色劇變，袍袖疾揮躡後飛掠而出。

大智禪師應變不謂不快，無奈仍是晚了一步。九指追魂位列丐幫五老之一，一身修爲豈同凡響。就在這轉瞬工夫，他已撲近青袍人，九指箕張，疾點青袍人胸前五處大穴。

按說蒼寅號稱九指追魂，指上功夫自有超人造詣，青袍人縱然不飄身閃避，也必出手反擊。

豈料大謬不然，他既未飄身躲閃也未出手反擊，竟然背負雙手，視若無覩地傲然而立，聽憑蒼寅那足可粉金碎石的九指點到。

刹那間，蒼寅指尖點實奇事頓生，青袍人安然無傷，更且揚聲狂笑；九指追魂却如遭電殛，厲喝一聲，如飛暴退，雙臂低垂，目眦欲裂，身形輕顫搖搖欲墜。

羣豪大驚失色齊齊站了起來，只是誰也未看清他是怎樣受傷的。大智禪師如飛掠至，伸手就待扶持。

青袍人突然冷然說道：「大師不可妄動，他身中劇毒，沾之無救。」

大智禪師心頭一震連忙縮手，長眉雙軒勃然大怒說道：「施主身爲一門之主，出手因何如此狠毒？」

顯然那「身中劇毒，沾之無救」八個字，已使這位佛門得道高僧也動了無名嗔念。

青袍人大笑說道：「大師可曾見到我出過手麼？連少林高僧都這般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好不令我遺憾。」

這話不錯，別說大智禪師沒有見他出過手，就是滿座羣豪也沒有一人見他出過手，而事實上，他也的確沒有出手。大智禪師只覺臉上一熱，默然無語。

青袍人陰陰一笑，話聲突轉冰冷：「我身爲千毒門主全身皆蘊奇毒乃屬當然，蒼寅自恃功力自找苦吃罪有應得，我一念不忍，僅只略施薄懲；否則，且不論二護法衞主出手，便是我毒加三分，他也早已魂斷北邙陳屍當地。今日本門開派，我不願冒犯佳賓留人話柄，姑念他成名不易，年老昏饋，解藥在此，服之三刻可癒，煩勞大師了！」袍袖微展，月色下，一點白光脫袖疾射而出。

大智禪師唯恐有詐，暗運禪功，伸手攫向來物，白光斂處，入握竟是一隻寸許高的雪白玉瓶，事關生死非同小可，在此情形下，似乎已不能因保全九指追魂聲名顏面而置其痛苦，甚或性命於不顧。

大智禪師腦中百轉，暗誦佛號：阿彌陀佛！事非得已，老檀越恕我！遙空一指，點了蒼寅穴道。

蒼寅應指而倒，大智禪師不再怠慢，將昏迷中的蒼寅平置於地，伸出兩指揑開他的牙關，把解藥悉數倒入他的口中，然後將之抄起，飄身掠回。

經此一來，青袍人威勢立刻更形震懾全場，羣豪心情也越加沉重，那原本爲紫鳳釵勾起的雄心，頓時灰死冰消，無影無踪，甚至連那參觀賽寶大會的興緻也雲消霧散，化爲烏有。

無他，只因爲目覩千毒門手段毒辣，神秘詭譎，高深莫測。西域雙殘無人能敵，較寶奪魁已經渺茫，獨獲武林至寶的念頭，更不啻癡人說夢，既然如此不如知機早退。

天龍堡主皓首神龍齊振天，首先一順龍頭拐緩緩站起，舉手微拱，道：「月影西移，天時不早，老朽另有要事，不擬留觀賽寶大會了，容先告退。」

顯然，他連那爲飛雲堡復仇雪恨之事，也暫時放棄不顧了，柱着龍頭拐逕自向谷口行去。

天龍堡威震武林，齊振天尚且甘願自損聲名地抽身退走，別人還有什麼猶豫顧慮的？

因此齊振天一走，羣豪立即紛紛推座站起，道聲告辭跟着離去。

第十章　原是昔年一故人

轉瞬之間四座俱空，除了少林大智禪師懷抱昏迷的九指追魂蒼寅端坐不動，武當無非道長、不歸谷端木少華仍然在座以外，天下羣豪俱已退席離座，成長龍向斷魂谷口走去。

自天龍堡主齊振天首先言去離座起，至席間只剩大智禪師等四人爲止，青袍人一直是陰鷙目光連閃地默然不語，視若無覩地任憑羣豪告辭退席，行向斷魂谷口。

但，就在那爲首的天龍堡主齊振天行至距離斷魂谷口尚有二十餘丈距離之際，怪事忽又發生。

那長龍般的行列中倏起數聲悶哼，竟無緣無故地砰然連倒下三四人。

而且個個如同酣睡，昏迷不醒。

羣豪一陣嘩然，齊齊住足。

也就在這當兒，青袍人突然仰首夜空，縱聲狂笑，笑聲刺耳難聽，久久不絕。

大智禪師、無非道長恍若未聞閉目端坐不動，那端木少華却聽得劍眉雙挑，霍然站起身，冷冷問道：「閣下笑個怎地？」

青袍人笑聲倏斂，雙目寒芒閃射，深注端木少華一眼，陰陰說道：「自然不會無因，我笑他們不如三位知機識趣，在我面前豈是這般容易地要走就走的。」

端木少華神情微震，道：「閣下此言……」

「很簡單！」青袍人道：「我不點頭，今宵誰也別想走出斷魂谷去。」

端木少華情知對方不是故作驚人之語，但仍不肯相信，他不相信千毒門能在這多當世武林高手面前，神不知鬼不覺地做了什麼手腳，雙眉連軒，冷冷說道：「閣下不覺得這話說得太狂太滿了麼？」

青袍人淡淡笑道：「信不信全憑閣下，閣下不信何妨一旁拭目靜觀！」

說話間悶哼頻傳，砰然連震，羣豪中又自無端倒下三四個，一般地恍如酣睡，昏迷不醒。

青袍人狀頗得意地凝注端木少華，輕笑不語。

事實如此，焉能不信高明？端木少華心神狂震悲憤塡膺。他目射奇光劍眉倒剔方待發話。

大智禪師突然睜目說道：「毒稱無影，今宵入谷之人無一得能倖免，少谷主不必多說了。」

看來這位佛門高僧是早有所覺了，他這話兒不啻說明，連他與武當無非道長也已身中無影之毒了。

端木少華極具穎悟，焉能聽不出大智禪師話中之意。運氣默察，大吃一驚閉口不言，連忙飄身退同座上，運功抗拒，將體內毒性逼聚一處，暫時不使發作。

就這轉瞬工夫，那四個黑袍怪人已抬木起架上人的屍體，隨同薛梅霞進入岩洞之中。

青袍人陰鷙目光閃動，輪掃大智禪師三人，充滿得意猙獰之色，不時嘿嘿冷笑。

驀地人影閃動，怒叱四起，天龍堡主皓首神龍齊振天領着羣豪，如潮水般湧了同來。

距離那青袍人三丈相繼駐足，天龍堡主齊振天鬚髮狂拂，白眉怒軒，目射奇光，一頓龍頭拐，沉聲說道：「閣下柬邀我等觀禮飲宴，却暗中使此卑鄙技倆，不知是何居心？」

青袍人雙眉微挑，陰陰笑道：「何謂卑鄙？兵家致勝，向來不擇手段。閣下問我居心，賽寶大會反正已然取消，不妨奉告，聽着！」

話聲微頓，陰鷙目光一陣迴掃，突然一笑，又道：「其實說來也很簡單，只有一點。此番我滿懷雄心出而逐鹿武林，擬與諸位互較一日之短長，誰知道今日一會，却使我心意改變了，因爲諸位的表現太以令人失望了……。」

羣豪聞言既羞且怒，一陣鼓譟，青袍人却恍若未覺地一笑接道：「但諸位也絕非糟糕到令人灰心的地步，對我尚小小有點可用之處，那就是我大局雖定，尚有所圖，獨木難以撐天，感於力薄勢單，想請諸位加盟本門共襄盛舉，唯恐心願難遂，萬般無奈下只有出此……」

忽然，怒叱四起，羣豪躍躍欲動。

齊振天擧手連擺，目注青袍人，冷冷說道：「聽閣下之言，敢是想以毒威迫我等點頭？」

「閣下言重！」青袍人淡淡笑道：「目的未達，事出無奈，別無良策。」

齊振天冷冷說道：「服人首須服心，馭衆更須示德。妄使卑劣的手法，憑仗區區毒物，只怕難使天下英雄俯首聽命。」

青袍人雙肩微聳，負手笑道：「那悉聽諸位尊便，只可惜諸位除此而外難以活着走出這斷魂谷半步，螻蟻尚且貪生，難道諸位都願意與性命作對？」

一聲怒叱起處，有人厲聲說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你若想憑這種卑劣手法，區區毒物迫使天下英雄束手歸服俯首聽命，簡直是癡人說夢。」

青袍人雙目冷芒電射發言人，冷然說道：「閣下豪氣令人佩服，那麼請，我很想看看你這位不怕死的英雄硬漢，是怎麼地走出這斷魂谷去。」

話聲方落，驀聞大笑震天，月色下，人叢中，一條矯健的人影冲霄拔起，如飛般向斷魂谷口掠去。

青袍人雙目異采閃爍，袖手不言不動。

但那條人影還沒掠出十丈，突然一聲慘嗥，如飛星隕石砰然墜地，七孔流血，面呈紫黑，身形一陣

搐，旋卽寂然不動。

青袍人陰陰一笑：「並非我故作驚人之語，眞氣妄動不得，那位若是有興，不妨也試試。」

羣豪目睹慘狀，耳聞是言，心神俱顫目眦欲裂，但儘管悲憤塡膺却是發作不得。

大智禪師等三人却仍閉目靜坐，對眼前的事恍若未聞未見。

齊振天突然冷冷說道：「閣下休要得意，老朽離堡時曾作交代，若是我逾時不歸，自會有人代發武林帖，遍邀天下，同來聲討，屆時高手雲集，强敵壓境，閣下若與整個武林爲敵，老朽很擔心千毒門尙能保全。」

這番話委實極具威力，却是未能稍動這陰狠狡詐的青袍人分毫，他目注齊振天，淡淡笑道：「是麼？我很高興，也很惋惜，高興的是他們也將步諸位後塵，和諸位一般地受制於我，增添我不少實力。惋惜的是武林一統，天下唯我獨尊，再無抗爭的對手，那樣未免有點孤獨寂寞，寡然無味。」

一番話，只聽得羣豪毛髮悚然，寒意倏遍全身，爲之默然。

皓月冷輝下，是一片無限悲憤的靜……。

百十位叱吒風雲，縱橫武林的英雄豪傑，竟個個面色慘淡，垂首不言，有如任人宰剁的羔羊一般。

青袍人那覆面黑紗後唇角方自浮起一絲冷酷殘忍的笑意……。

驀地一聲悲嘯劃破死寂，一名嘴角滲血、雙目盡赤的黑衣大漢飛身掠出，雙掌揮舞狀如瘋狂，疾如閃電地向青袍人撲去。

羣豪震動，齊振天大吃一驚，尙未來得及出聲喝阻，那一直僵屍般端坐不動的西域雙殘中的哈連堂，突然一聲陰森冷笑，鬼爪般右掌疾探微抬：「冒犯門主，罪該凌遲。」

遲字落口，猶隔丈餘，黑衣大漢却一聲悽厲慘呼，血雨激濺身形飛退，「叭」地墜落地面。

四肢橫伸破腹開膛，血肉模糊慘不忍覩。

那哈連堂却將一個血淋淋之物，舉手納入口中，一陣大嚼，咔咔有聲。

只看得羣豪心膽欲裂，一陣黯然緩緩垂下了頭。

而這時大智禪師，無非道長與端木少華三人，却恍如置身另一個世界裏，依然閉目打坐，動也不動。

月色下，斷魂谷中又竟歸於一片如死沉寂……

沒有多久，連聲砰然，功力稍淺的人又自倒下不少。

突然，青袍人冷酷陰惻的聲音又起：「天時不早，我等待着諸位的答覆……。」

皓首神龍齊振天倏發悲愴長笑道：「不必再等了，我等心意早決，百歲英名才半紀，數十年心血付東流，令人好恨啊！諸位，老朽先行一步了。」掄起龍頭拐反手就向自己天靈砸下。

此老不愧剛烈，可敬可佩。

羣豪覩狀色變，無奈已阻攔不及不忍正視，齊齊閉上雙目。

饒是青袍人殘忍毒辣，也自看得心頭猛震悚然動容，他豈能容人在他面前自絕。雙目異采電閃，就要出手。

也許是蒼天有眼，冥冥中尙存公道，或者是齊振天命不該絕。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剎那間。

驀地一聲轟然大響，地動山搖星月無光，碎石激揚漫天狂舞，羣豪對面那堅逾鋼鐵的石壁數十丈高處，突然迸裂洞開。

緊接着大笑震耳，月光下，一條高大的人影挾着一宗白色物體飛掠而出沖天拔起，然後廻空倒瀉，有似天神下降，疾撲地上青袍人。

神功駭世聲威懾人，青袍人幾乎為之破膽，那敢硬接。但此人身法邊捷，剎那間已至頭頂，勁氣排空罡風窒人，却又不容他不出手相抗。暗咬鋼牙，倏揚厲喝，雙袖閃電一揮，迎襲下搏之人。

砰然一聲大震，人影疾射，青袍人倒飄兩丈，身形一陣搖晃，髮絲披散，右手撫胸，雙目凶芒暴射，狀如厲鬼，猙獰已極。

高大人影掠出一丈，環目凝光，濃眉雙剔，威態懾人；赫然竟是那蓋世英豪、當朝重臣的神力威侯傅小天，脇中挾着的則是適才當衆表演飛刀索命，大義誅夫的薛梅霞。

羣豪如夢初醒，驚魂方定，吁出一口大氣。

青袍人看清楚來人，簡直不信自己的眼睛，身形猛震，退後一步，難掩心中驚駭地指着傅小天顫聲急呼道：「怎麼會是……你……？」

傅小天冷然點頭：「不錯！是我。傅小天福厚命大，憑你還奈何不了我。」

青袍人心神震顫，道：「那那架上之人呢？」

傅小天挑眉說道：「貴屬替死，傅小天心中至為不安。」

安字未落，西域雙殘同發厲笑，雙雙離座飛射，四隻鬼爪疾揮，勁氣倒海，罡風排山，凌厲絕倫，疾撲而來。

傅小天身懷絕藝，高深莫測，西域雙殘縱然是功力絕頂威震域外，但他並不放在眼裡，不過他抱着昏迷中的愛妻却也多了一層顧慮，是以雙殘掌力未至，他已閃電飛身避開一丈。

西域雙殘掌下向不二發，從沒有人能够躲過，更何況今宵雙殘破例聯手，可是傅小天却偏偏就這麼輕描淡寫地一閃，便避了開去。

一招落空，雙殘羞怒交集凶性更加大發，四目碧芒暴射厲笑連連，如影附形地追襲而至。

傅小天睹狀環目噴火，濃眉挑煞，決心放手一搏，再不躲閃，容得雙殘身形撲近，右掌電出，五指直立，微劃半弧，一揮即收。

他這般信手微揮，看來輕鬆從容已極。

西域雙殘兩個閃電撲來，鬼魅般身形，却恍若驟遭千鈞重擊，同聲厲嘯連翻暴退直退出兩丈以外方始站定。

對西域雙殘來說，甫自一招即行鎩羽後退，實是平生僅遇，絕無僅有，而若按雙殘凶殘暴戾的生性，受挫之後，應該是暴跳如雷地狂撲再上，不把對手生啖活剝絕不甘休。

豈料不然，一向睥睨域外，威懾中原的西域雙殘，此刻竟似有絕大顧忌一般，醜臉上神色陰晴不定，雙目中碧芒閃爍地凝注傅小天，久久不言不動。

片刻之後，哈連堂方始突然打破寂靜，陰陰說道：「須彌神功，普天之下僅一人會得，閣下莫非是新疆……」

傅小天倏地一笑接道：「坐井觀天，以管窺豹，須彌神功何只一人精擅？你不要自作聰明地妄自猜度了。」

哈連堂一時默然，但旋即，他陡發厲喝，身形電射，五指如鈎，疾遞而出：「你再接老夫這招拘魂爪試試。」

傅小天微笑不語，突出一指遙遙點向哈連堂掌心。

哈連堂神色劇變，如遭蛇嚙，飛身掠向谷口，半空中揚聲大呼：「震天指是眞不假，此人乃海老人門下，老二還猶豫怎地。」

桑元努身形一頓，揚起一聲厲嘯，緊躡哈連堂身後飛射而去。

依爲靠山，不可一世的西域雙殘就這般抱頭飛遁。青袍人入耳海老人三字，面紗後神情劇震，連左右燈使也顧不得招呼便悄無聲息地，身形猛然向山壁岩洞內疾射，他立身之處距離洞口不過丈餘，眼看着他就要逃入洞內。

傅小天攔阻不及，方自頓足。

夜空中突來一聲輕笑：「閣下還想走麼？」

一條白影起自崖頂，疾若閃電，恍似長虹飛瀉而下，正好攔住洞口。

未見白影有任何動作，却聽青袍人一聲悶哼，撫胸飛退，寸步不差地落回原來立身之處。

白影歛處，只見一個背揷玉簫、俊美絕倫的白衣書生，劍眉挑煞，鳳目含威地卓然站立在石洞之前。

正是那宇內第一奇才：玉簫閃電手夏夢卿。

入目來人，傅小天微吁一口大氣，眉宇間洋溢出一片難言驚喜。

而青袍人看清來人時却是身形一震，目中凶芒暴射地突然揚起一陣聲如鬼哭狼嚎，滿含悲憤的長笑，道：「我道是誰身懷如此絕世功力，能一掌將我震退負傷，原來竟是閣下這位昔年故人，我半年來絞盡腦汁，煞費苦心的一番佈置，爲的就是你，也正愁你不敢上鈎，却不料你自動送上門來，這是再好不過了，來！來！來！你我放手一搏，分個死活，了却昔年舊債！」口中這麼說，脚下却未動寸步。

夏夢卿呆了一呆，頗爲詫異地道：「閣下這話何指，誰是你昔年故人？又是什麼昔年舊債？」

青袍人抬手扯下覆面黑紗，雙目仇火欲噴，一言不發。

入目青袍人容貌，夏夢卿神情微變，「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

「不錯！站在你面前的正是昔年遭你橫刀奪愛，連番羞辱的薛家表親雷驚龍。」青袍人咬牙切齒狠聲說道：「只是今日的雷驚龍，已非昔日可比，他歷盡艱苦，捲土重來，正是要找你夏夢卿一雪羞辱之恥，奪妻之恨。」

剎那間，夏夢卿恢復了他那超人的平靜，冷然點頭，沉聲答話：「不錯！我很感意外，我未料到凶殘毒辣的千毒門主竟會是你。其實，你先擄薛梅霞，復奪紫鳳釵，我早該有所會悟了；只是我怎麼也沒有想到你雷驚龍竟還有臉捲土復出，一意找我，你還有臉提起昔年往事？捫心自問，你對得起誰？我承認是奪愛，但那談不到橫刀，因爲雖然指腹訂婚，薛梅霞對你却毫無情感可言，她根本不同意這樁婚事，而且你的行爲更令她寒心！……」

青袍人臉上一紅，厲聲說道：「如果不是你貪戀小妹的姿色，久居薛家不去，她今日夫婿應是我雷夢龍。」

「未必見得，我勸你口齒之間最好乾淨點，不要以己度人，血口亂噴。」夏夢卿雙眉陡挑，但旋即又極爲平靜地冷冷說道：「即使我根本不曾作客薛家，也根本無緣認識梅霞，梅霞也是會矢志不嫁，獨守終生。」

「你胡說！你怎知小妹的心意？」青袍人怒聲叱問。

夏夢卿忍了忍，才冷然說道：「梅霞曾私下親口對我這樣說過，我曾勸過她；只是她心堅鐵石，寧死不屈，反責我對你缺乏瞭解梅霞。梅霞現在就在這裏，你可以問問她……。」

青袍人想必也知此事屬實，瞪目挑眉，閉口不言。

「你身爲薛家表親，又是梅霞未婚夫婿，親上加親，這關係不謂不深，不謂不厚；你竟泯昧天良，處心積慮欲圖竊取佛釵二寶，最後更不擇手段，酒中下毒。若非我及時發覺，二寶固淪魔掇，薛門一家五口亦將盡死你手。也是我爲了梅霞，一念不忍，略施薄懲後即任你逃去；設若當時我將你擒交梅霞，你如今焉有命在？我那樣做並非施恩也不望報，不意你却認爲這是羞辱，我眞不知你心裏是怎麼想的。……。」

青袍人凶態漸斂，面上驟起輕微抽搐，默然不語，緩緩垂下了頭。

夏夢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神色中突然浮現一片黯然，接道：「梅霞家破人亡，父母兄長悉遭毒手，我無意責你，因爲我難辭其咎，也該負一部份責任。如今唯一使我深感安慰的，是她有了歸宿，得夫人中英傑，蓋世奇男傅威侯，生活幸福而且美滿。心愛之人得能如此，我以爲你我都不應該再去打擾她，應該讓她安安靜靜地，以幸福餘年彌補過去的創傷。如果你承認還愛她，那麼你就不應該使她再受到任何的折磨……她……她過去實在够可憐的了……」

英雄有淚不輕彈，但是這位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隨着話兒，却無聲地落下了多情的熱淚……。

月光下，那冠玉般地俊面上，看上去是晶瑩的兩行。

青袍人，頭垂得更低，敢情他心中也有着什麼感觸。

傅小天懷抱愛妻立身丈外，那虬髯滿佈的黑臉上，神色是一片肅穆，凝注在夏夢卿俊臉上的目光中，包含了太多複雜的東西，令人難懂。但其中有一種却是毫無疑問可以確定的，那是無限的敬佩，無限的感動。

天下至情本來感人，連那些豪氣萬丈，滿腔鐵血的武林羣豪也都爲之悽然垂首，鴉雀無聲。

默然片刻，夏夢卿望了望地上那黑衣大漢的屍身，突然一聲輕嘆，又道：「我因另有他事，離開不過片刻，斷魂谷中你竟又鑄慘劇，雖說此人生平惡迹頗多，却尚不足慘死，你的手段較諸昔年更有過之了，若依我性情爲人，應該不再容你，但看在彼此究屬舊識份上，姑且再放過一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宇內甚多衞道之士，如果你仍然不知洗面革心，就是我夏夢卿袖手不管，別人也容你不得，人不可無大志，爭雄闖萬，無可厚非，若想席捲天下，那就未免野心太大，古往今來以暴力創業者有幾人能够如願？前毋

資鑑，勸你三思。我不再多說了，相信你已體會了我的意思。最後的要求，一月之內將梅霞送往京城，把衆英雄所中之毒的解藥及佛釵二寶留下，你走吧！」

一番話，仁盡義至，大忍大恕，只聽得青袍人一個身子倏起顫抖，仍然垂首不語。

但懷抱昏迷的愛妻的傅小天，入耳夏夢卿那句「一月內將梅霞送往京城」之語，却不禁呆了一呆，滿腹詫異地看了夏夢卿一眼，正待開口說話。

驀地，青袍人猛然抬起頭來，雙目赤紅，劍眉倒剔，厲聲大喝道：「不行！我歷盡艱辛，備受萬苦，數年埋首深山，此次捲土重來，爲得就是找你夏夢卿報仇雪恨，一決雌雄。今宵相逢，若是就如此這般毫無所獲地一走了之，實在難以甘心。」

羣豪變色，傅小天陡揚雙眉，但夏夢卿却似已預知，毫不在意地淡淡說道：「依你之見？」

青袍人目中赤芒連閃，咬牙切齒狠聲說道：「頭頂皓月，面對羣豪，藉這斷魂谷丈圓之地，我要與你放手一搏，若是我雷驚龍仍然功遜一籌，技難匹敵，一切皆了，死也瞑目，你的話兒我也完全做到。」

夏夢卿眉鋒一挑，目射神光，微微點頭：「也好，爲了使你死心，我只有接受。我也正想看看數年不見，你從西門豹所遺那本毒經之上，究竟學到了些什麼，我接你三掌，你既視我爲深仇死敵，那麼只管全力施爲，不要留情。」

話落，威震宇內的大靜神功隨念運起，遍佈全身，負手含笑卓然而立。

青袍人被激的凶心勃起殺機狂熾，鋼牙猛挫，目眦俱裂，暗提八成歹毒霸道的詭奇功力，袍袖揚處遙空一掌擊了過來。

不帶勁氣，未見罡風，但所具力道却足可搖山撼嶽，石破天驚。

掌力打實，砰然微震，夏夢卿神色泰然，恍若無事。那力道千鈞，足可開山裂石的一掌，竟未能揚起

他一絲衣角。

青袍人心神震顫暗暗生懍，陰陰一笑，陡提十二成功力，遙空又擊出了第二掌。

雖然收了點效，這第二掌也只震得夏夢卿那雪白的衣袂，如遇疾風，一陣飄拂，却仍未能改變他那飄逸卓立的瀟洒姿態分毫。

呆了呆，青袍人厲笑一聲又擊出第三掌，這一掌迥異於先前兩掌，竟是一股令人難見的淡淡罡氣，而且佛釵二寶，一隻玉瓶，隨掌拂出，掌力方吐，突然人化作長虹，疾射夜空。

夏夢卿微笑着正待發話，猛然神色劇變，劍眉雙挑目射奇光，沉聲輕喝：「狼子野心，凶性難移，我容不得你了。」

左掌電出接住佛釵、玉瓶，右掌疾抬以接引神功攫向半空中的青袍人。

青袍人倏發悶哼，似遇莫大吸力，身形飛墜落地，罡氣受拒，反震折回，青袍人自食惡果，一聲淒厲慘嚎，雙手捂面滿地亂滾，絲絲鮮血由指縫間緩緩滲出，其狀慘不忍覩。

夏夢卿三物入握，怒溢眉宇，右掌再揚枯禪掌就待擊出，入目白袍人的慘狀，玉面上忽然浮現一絲不忍神色，殺機盡斂緩緩垂下右手。

良久方始無力地一嘆說道：「我本想殺你！看在梅霞份上，我仍然放過你這一次，事不過三，你不要想再有第四次了，掌力暗滲毒砂，用心狠毒，惡果自嚐。如再不知悔改，慘痛報應必更勝今宵百倍，傷勢你當能自療，諒必用不着我多費手脚，莫忘一月限期之約，否則天涯海角我也要找你，你走吧！」

青袍人再不說話，一聲悲慘長笑，騰身飛射而去。

夏夢卿雙目失神，呆呆地望着青袍人逝去方向，唇邊驟起一陣陣輕微抽搐，臉上一片黯然久久不語。

皓首神龍齊振天，望了他一眼，向他走來，輕輕地咳了一聲，神情至爲激動地拱手說道：「老朽等久儀俠名，只恨福薄緣淺，未能識荆，今宵得覩絕世風範，復蒙大德援手，感激之餘，猶感榮幸。」

夏夢卿如夢初醒，「哦」了一聲，忙自還禮說道：「齊堡主言重，衞道除魔，人人有責。夏夢卿忝爲武林一介，豈敢袖手，只恨晚來一步，致使諸位身中奇毒，私心甚覺不安……。」

驀地裏，大笑震天，傅小天大步行了過來：「老弟，客氣完了麼？中州第一樓上神龍一現，今夜再次相逢，你怎可冷落我？」

豪放中滿含至性，夏夢卿暗感心折，忙道：「侯爺受驚了。」

傅小天哈哈大笑，揚眉說道：「老弟！你又來了，那裏是什麼受驚？我倒覺得如同睡了一場好覺，今宵我是第一次瞻仰絕世身手，見識眞才實學，好不佩服哇！」

夏夢卿赧然道：「侯爺這是罵我，海前輩親傳，傅威侯神威，只有令……」

「够了，老弟！」傅小天蹙眉笑道：「談點正經的，恕我直言，我覺得你小弟有點莫明其妙。」

夏夢卿呆了一呆，旋即了然，雙眉微揚，淡笑說道：「侯爺是指我縱走了雷驚龍，還是指我那句一月之內將夫人送往京城？」

傅小天毅然點頭：「兩者都是，不過我對你那大仁大恕的做法並不反對。」

夏夢卿微微笑道：「多謝曲諒，其實雷驚龍不過是一個被人驅使，形同傀儡的可憐角色而已，殺他何用？西域雙殘雖然名爲護法，若論重要性，只怕猶在雷驚龍之上，我倒覺得侯爺虎威驚退了雙殘，有點令人扼腕……。」

傅小天呆了一呆，滿面詫異，方待再問。

夏夢卿似不顧作進一步說明，淡淡一笑，飛快接道：「至於後者……那是侯爺至今仍不知懷中人並非尊夫人。」

語出驚人，連旁立的齊振天也爲震動。

傅小天更是大感困惑，雖然他明知夏夢卿不會虛言，却仍然有點難信，因爲他覺得沒有人比他對薛梅霞知道的更清楚了，蹙眉說道：「老弟，你這是……。」

「我很清醒，侯爺！」夏夢卿一笑接道：「侯爺可還記得那中州第一樓頭人，侯爺若是不信不妨再仔細看看……。」

侯爺忽有所悟，心神猛震，伸手在白衣人兒耳根下一摸，撕下一層薄薄的人皮面具，入目眉目如畫，昏迷嬋娟，懷中那裏是枕邊人？分明是那中州第一樓頭，巧扮歌伎，暗中施毒的聶小倩。

傅小天腦中轟地一響，又失望、又懊喪，濃眉挑處，揚掌就待劈下。

夏夢卿掌出如電，輕輕托住鐵腕：「侯爺且慢，我還有用她之處。」

傅小天頹然收手，半晌，方始神色黯然地放下聶小倩，蹙眉說道：「老弟，這事委實令我糊塗，你怎知……」

夏夢卿淡笑說道：「侯爺！你太看輕那雷驚龍了，他絞盡了腦汁，挖空心思的一番佈置，主要爲的是我，他知道我必然會來，而且目的首在救回龔夫人。既然如此，他隱藏龔夫人猶恐不及，怎會再毫無顧忌地讓龔夫人出現於天下羣豪之前？」

傅小天面對高明，只有佩服，一嘆說道：「誰說百無一用是書生？老弟，看來我差你太多了。」話鋒微頓，目注夏夢卿又道：「你大概也早已看出那木架上的人並不是我。」

夏夢卿不欲過分逞能，淡淡一笑，含糊地道：「侯爺貴人應有百靈護佑，再說，海前輩得意高足，衣鉢傳人，區區千毒門焉能奈何得了？」

傅小天愁眉雙展，縱聲大笑道：「老弟！你很會捧人，只可惜聽來令人作嘔……。」

夏夢卿微笑不語，傅小天却又笑容微斂，復皺雙眉道：「你以爲梅霞現在何處？」

夏夢卿略作沉吟，道：「我也不淸楚，只知道龔夫人應該早已遠離北邙山了。」

傅小天心懸愛妻安危，禁不住豪氣盡斂，憂心忡忡道：「你相信那雷驚龍會如期送回梅霞麼？」

夏夢卿微一蹙眉，淡淡笑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侯爺相信麼？」

傅小天聞言方自一楞，夏夢卿却忽然微微一笑，又道：「侯爺，容我先爲各位英雄解去所中之毒後再談，好嗎？」

傅小天入目夏夢卿的目光，心中有所會悟，微笑點了點頭，但旋即又惑然問道：「你既知雷驚龍陰狠狡詐，本性難移，怎知這解藥的眞假？」

夏夢卿指着地上昏迷中的聶小倩，笑道：「這就是我未讓侯爺殺死她的原因所在。」

傅小天苦笑搖頭，夏夢卿俯身在聶小倩的後腦點了一指。

聶小倩嬌軀微震，應指蘇醒，入目眼前的情況，花容立卽變色，難得她還能鎭定，站起身子，美目輕掃，尚未說話。

夏夢卿已自含笑說道：「聶姑娘受驚了。」

聶小倩詫異地看了夏夢卿一眼，轉向傅小天問道：「侯爺，這位是……？」

夏夢卿一笑接道：「中州第一樓頭幸蒙獨垂青睞，聶姑娘怎地如此健忘？」

聶小倩立卽恍然，眼前這位飄逸的美書生，正是她自己素袖下毒之人，心中一震，垂首不語。

夏夢卿淡淡一笑，又道：「聶姑娘，我能容貴門主掌下逃生，當也不會爲難妳，只是我有個請求。」翻腕將雷驚龍所留玉瓶現於掌上：「請姑娘告訴我，解衆英雄所中之毒，此藥是眞是假？」

聶小倩美目一片迷濛之色，道：「相公就那麼相信聶小倩麼？」

夏夢卿微笑說道：「姑娘蕙質蘭心，玉潔冰清，而且滿面正氣，我深信姑娘不至騙我。」

聶小倩嬌軀微抖，美目中異采陡現，凝注夏夢卿，顫聲說道：「相公謬獎，聶小倩羞愧欲絕，面對相公，聶小倩不敢相欺，此藥是眞，請放心使用。」

「多謝姑娘，夏夢卿感同身受，永誌不忘！」轉身將藥遞交齊振天道：「大智禪師等三位早已昏迷，也煩齊堡主一併代勞。」

齊振天難掩心中的激動，神色肅然，雙手接過藥瓶：「大恩不敢言謝，老朽等這就告辭，日後若有差遣，但憑一紙相召。」躬身退至席旁，倒出了瓶中藥丸，泡水分與衆人飲服完畢，相率告辭而去。

夏夢卿望着羣豪背影消逝，忽然低頭作沉思狀，傳音向聶小倩道：「姑娘此間諸事已了，也請回駕。臨行奉贈一言，姑娘不似魔道中人，尙請急流湧退，潔身自保；並請轉告貴主人，本朝氣數未盡，謀動尙早。況且他也非能成大事之人，懸崖勒馬，爲時未晚，否則勢將懊悔莫及，言盡於此，姑娘請吧！」

聶小倩美目中異采一陣閃爍，櫻唇翕動，欲言又止，深深地看了夏夢卿一眼，突然縱身而去。

傅小天望着那美好、透着凄涼的背影，微微一笑，說道：「此姝十分可人，臨去的一瞥所包含的東西更多，我只恐……。」

夏夢卿突然接道：「侯爺！莫忘尊夫人至今下落不明，夏夢卿此心已死，今生不再沾兒女情債了。」

傅小天回過身來，笑道：「老弟，正因如此，所以我爲你擔心……說吧！」

夏夢卿道：「如果我沒有想錯，尊夫人如今應在藏邊布達拉宮中。」

傅小天神情一震，道：「你怎麼知道？」

夏夢卿道：「西域雙殘與那些番僧暗中勾結，臭味相投，布達拉宮雲集密宗高手，不啻龍潭虎穴，除此而外，我想不出第二個地方。」

傅小天濃眉深蹙，微微點頭不語，半晌，突然說道：「這些喇嘛膽子不小，可惜他們並非與宮中幾位護衞一脈，……依你之見。」

「我早想去西藏一行，如今正好見識見識密宗玄奧。」

傅小天猛擊一掌，挑眉說道：「就這麼辦，老弟，走！」不脫豪邁男兒本色，拉着夏夢卿就待騰身。

「慢點，侯爺！」夏夢卿微一搖頭道：「這事我去得，侯爺你去不得。」

傅小天鬆開手，瞪目說道：「怎麼？莫非你又想……」

夏夢卿微笑接道：「京城偵騎四出，正在到處尋找侯爺，身爲朝廷重臣，不假外出，只怕回去免不了一頓小小訓斥。侯爺！皇命難違，你只有委屈一點了。」

「你胡說！」傅小天瞪目叫道：「我臨出京之前，曾要紀澤爲我……。」

「那是短假，誰想到你侯爺會一去旬月不回？九門提督有幾個腦袋？也許另有急事，不相信請看。」探懷取出一封函件，道：「傳信人供職九門提督府，適才也就是爲了他，使我離開此間片刻，我已讓他回去，侯爺你自己看吧！」將信遞過。

此信火漆封口，顯示重要異常，傅小天接在手中，雙眉蹙的更深，但他却未拆開，沉吟良久，始抬頭說道：「既然這樣，我只有卽刻趕回去了，布達拉宮之行，只有……。」

夏夢卿揚眉接道：「侯爺放心，尊夫人若有差池，唯夏夢卿是問。」

傅小天一陣激動，伸手拉住他，道：「老弟！你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有你幫忙，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只是密宗非同小可，爲我的事，讓你一人去……」

夏夢卿目射奇光，傲然挑眉：「密宗非同小可，夏夢卿却尙未把它放在眼內，若說什麼難安，那是你侯爺見外，侯爺若再不走，我可要走了。」

傅小天忙地鬆手笑道：「走，走，走，我這就走，老弟，別生氣，成不？」

「侯爺，恕我不能遠送。」

傅小天無可奈何地搖頭苦笑，騰身飛射而去。

夏夢卿望着那漸漸遠去的魁偉背影，臉上強裝的鎮定逐漸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黯然……

第十一章　回疆驚變動帝都

夜色初垂，蔚藍的天空只能隱約地看到幾顆閃爍的星斗。

帝都北京城內萬家燈火。

茫茫夜色裏，一騎快馬踏破紫禁城的寂靜，蹄聲得得緩緩馳向那宏偉莊嚴的神力侯府。

神力威侯傅小天深蹙濃眉，悶悶不樂地登上後院小樓，第一件事便是傳諭下人飛騎九門提督府，接回憶卿、小霞，他急着要看看自己的一雙兒女。

他長劍未卸，征塵未拂，剛剛想要坐下。

樓梯上，響起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黑衣護衞任燕飛疾步跑進了小樓，躬身說道：「稟侯爺，有客求見。」

傅小天只當是朝中王公大臣來訪，他討厭那些嘴臉，同時也沒有心情，揮了揮手，不耐煩地道：「告訴他，今天我不見客。」

任燕飛立刻面現難色，躬着身，囁嚅說道：「屬下說過了，只是他非見不可，而且，屬下攔他不住，他已經進了大聽了。」

傅小天霍然色變，濃眉陡地挑起：「來人是誰？」

任燕飛漲紅了臉：「稟侯爺，來人一身便服，屬下不認識……。」

傅小天一掌拍上了桌子：「登門求見，怎不先通姓名？」

任燕飛身形一顫，連忙低頭：「稟侯爺，他姓胡。」

傅小天神情猛震，「哦！」地一聲，喃喃說道：「是……他，天都黑了，他怎能隨便出……。」

下面一個字未出口，突然沉聲揮手：「準備侍候。」急步下樓出迎。

望着那神威逼人的魁偉身形，任燕飛暗吁大氣，苦笑搖頭，飛身下了小樓。

侯府大廳中燈火輝煌，一個身材頎長的青袍人正自背負着雙手，站在那裏凝視着那幅出自傅侯夫人手筆的「慷慨悲歌」，頻頻點頭，狀頗欣賞地不忍他顧。

他的背影，隱透着一種雍容高貴的氣質，一望而知不是常人。

步履聲由遠而近，傅小天一身征塵未除，疾步闖進大廳，看了青袍人一眼，神情微震，倏然住足，垂手肅立丈外。

青袍人對那陣步履聲恍若未聞，對已經進大廳，佇立身後的神力威侯傅小天，也恍若不知未加理會，仍然面對壁上的字畫，背着身子呆呆出神。

而這位威懾羣臣、權傾本朝的神力威侯傅小天，竟似有所顧忌，不敢驚動地站在那兒沒有開口。

大廳中的空氣顯得很沉重，使得那些奉命前來侍候的婢女們，捧着香茗到了門邊，又趦趄不前。

良久，良久，青袍人才興盡地緩緩轉過身子。

他是個年約五旬的老者，像貌英武，入鬢長眉下那雙重瞳鳳目中，隱射逼人光采不怒而威，幾乎令人不敢仰視，一種雍容、不凡的氣度尤爲懾人。

不經意地望了望傅小天，說道：「聽說你今天不見客，是嗎？」

傅小天頗爲尷尬地赧然一笑道：「小天不知是您……。」

青袍老者背負着手，來回走動着。「你很討厭那些王公大臣，是不？」

事實上如此，傅小天只有點頭。「小天的脾氣您知道，我不喜歡他們那些嘴臉，尤其近來我的心情不大好。」

青袍老者點了點頭：「我早聽紀澤說過了……梅霞她不是平凡女子，而且生就富貴之像，你用不着擔心急壞了身子，那是給我添麻煩，至於那些王公大臣們，我又何嘗喜歡看見他們？只是我身爲皇上，有什麼辦法……。」

原來這青袍老者竟是當今皇上聖駕降臨，難怪傅小天只有垂手肅立，看來，這位皇上倒是隨便得很，而且由這幾句談話中，也可看出這君臣二人之間交情很好，傅小天在他面前似乎隨便慣了，否則他焉敢見君不跪，口稱「你我」？

青袍老者這幾句話兒，對這位英豪蓋世的朝廷柱石，關懷之情洋溢，說來雖然很平淡，但樸實無華才顯誠摯，句句由衷出自肺腑，頓使他這位視同左右手的重臣虎將，神情爲之激動，環目迸射稜光。

話鋒微頓，青袍老者皺了皺眉，接道：「我還不知道江湖人物竟是這樣地無法無天，膽子也太大了點兒，難道各地方的官員都是只拿俸祿，不做事的麼？」

傅小天濃眉微微地挑了挑，笑道：「不怕您生氣，這些人大部份是百無一用的庸才，出去這一趟，我瞭解得更多，我想問問吏部，是怎麼擢用人才的……。」

「沒有用的。」青袍老者頗爲感慨地搖了搖頭：「吏部那位也是够糊塗的，比那些地方官強不到那兒去。」

「那麼，小天以爲這種朝廷大臣應該……」

青袍老者揮了揮手，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我有什麼辦法？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靠山……」

傅小天濃眉一揚，肅然接道：「您這種想法，小天不敢苟同。小天斗膽以爲，身爲皇上者，做事應該講求魄力，假如連您都對惡勢力有所顧忌，做臣子的還敢放膽爲您去做事麼？您要是不管，明天我就去找他……。」

「好，好，我管，我管，成了麼？」青袍老者停下了脚步，望傅小天蹙眉苦笑：「瞧你，就是這種令人頭痛的倔脾氣，我又沒說不管。滿朝文武，我說一句話交代一件事，誰敢說個『不』字？只有你，動不動就跟我絆嘴，還敢當面數說我。其實，你也該替我想想，皇帝不是好當的，我那裏是沒有魄力，實在有些事不能不稍微裝點糊塗，要是每件事都太認眞，不出三天我準會發瘋不可……。」

一句話聽得這位神力威侯又發了直性子、臭脾氣，兩道濃眉一挑而起。

「瞧，你又來了。」青袍老者雖然貴爲人君，身操天下人生殺予奪之權，對這位心愛重臣，蓋世虎將却是無可奈何，皺着眉，連忙說道：「明天我就宣他，當着你把他臭駡一頓，成不？可是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傅小天軒了軒眉，突然接道：「您宣他進宮責駡，那是您身爲皇上，爲百姓着想，應該的！可不是爲了給我出氣，您應該知道小天心中從來有公無私。」

青袍老者微微皺着雙眉，凝住傅小天，一句話不說，半晌，他方始突然一笑搖頭：「我對你實在沒辦法，成！不是爲你，行了吧？」

傅小天也覺過分，赧然一笑，沒有再說什麼。

青袍老者又來囘地走了幾步，看了傅小天一眼，道：「這些煩心的事兒，咱們不談了。我再問你，是誰准了你的假？你私自離京，一去旬月不囘；既然囘來了，爲什麼不立卽去見我？」

傅小天明知自己理曲，未經皇上許可，私自離京，又是旬月不囘，罪足丟官罷職，收禁天牢。可是他不在乎，也知道皇上不會拿他怎樣，所以，他有點撒嬌也有點無賴地笑了笑，解釋說道：「我離京前夕，曾經寫了封信給紀澤，請他代爲向您稟報，因爲您一向寵愛小天，所以我相信您一定會准……。」

青袍老者看了他一眼，笑了笑，道：「你很會說話，也很有自信。對你，我的確特別寵愛，你的事，我沒有不答應的；只是，我現在開始懊悔我寵壞了你。」

傅小天頗爲窘迫地笑了笑，繼續解釋：「至於您怪我囘來沒有先去向您請安，我的理由也很充分，衣冠不整，不敢面君，我怎能穿着這身征塵未除的便服夜闖大內？……」

青袍老者有意刁難，眨了眨眼，笑道：「你既然知道我很寵愛你，你又怕什麼？在我面前，你幾時這麼顧忌過？」

傅小天立刻紅了臉，搓着手，無言以對。

青袍老者又望着傅小天笑了笑，逕自走向一把太師椅坐下，似乎是在決定一椿事兒，雙眉輕蹙，沉吟不語。

這時，傅小天才向廳門口的婢女們揮了揮手，示意她們進來。

兩個青衣小婢低着頭走進廳內，將盤中兩盞香茗放在几上，又低着頭退了出去，始終沒敢抬頭看座上人一眼。

傅小天直待兩個青衣小婢走遠，方始又笑向青袍老者皺了皺濃眉。

「我覺得您不該在夜晚一個人遠離大內，儘管未出紫禁城，也應該隨身帶兩個人。北京城，這些日子不大寧靜，九門提督府照顧不了那麼多，若是萬一……。」

青袍老者沒有答話，只搖搖手，命傅小天坐在身側。

傅小天雖已感到情形有異，却沒立卽發問，當下走了過去，和青袍老者隔几坐下。

許久之後，青袍老者仍是淺皺雙眉，默然不語。

傅小天可是忍耐不住了：「您下旨找我回來，到底有什麼事？」

青袍老者看了他一眼，不答反問：「做皇帝的，難道非要有事才能下旨找人麼？」

傅小天揚眉笑道：「紀澤在信中只說您要見我，並沒有說明是因爲什麼，可是我猜得出，沒有十萬火急的大事，您不會召我，因爲您幾乎比我還要關心梅霞，您知道我是急性子……。」

話未說完，青袍老者突然失笑：「你很會奉承，還好我的確是有非你莫辦的火急大事，否則我這張臉豈不要掛不住了？……」

傅小天面上一紅，頗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沒再開口。

青袍老者臉上的笑容還未退盡，突然神色一轉凝重道：「我要派你出去一趟，回疆和西藏一帶有點亂子……。」

「您怎麼知道的？是有人上奏的麼？」

「喇嘛們密奏的。可笑駐外的是那些庸才們還蒙在鼓裏。」

「是大內領班呼圖克？」

青袍老者點了點頭。

傅小天道：「您認爲不可靠麼？」

青袍老者沉吟說道：「呼圖克雖然長年住在大內，可是他和外面經常保持聯繫，消息十分靈通，我認爲應該不會有誤，而且他也沒那個膽子敢騙我……。」

誰有天膽欺君？傅小天亦覺他所說不錯，微微地點了點頭，沉吟未語。

「他們的組織，聽說非常龐大，行動也很秘密，並不像一般兵馬作亂……。」

傅小天突然抬頭說道：「您一定要我去嗎？」

「我覺得沒有人再比你更爲勝任此事。」青袍老者頷首說道：「這些人有一半以上是密宗高手，其他的也都是高來高去的江湖人物，碰上這些人，就是百萬雄師也無用武之地，如果派那些帶兵官去，只怕連人家的面沒見着，命就沒了。」

傅小天猛然想起夏夢卿在北邙斷魂谷所言，推測兩件事可能彼此有着關連，心中微微一震，立即揚眉笑道：「那是您看得起小天，小天遵旨領命就是。」

「那怕你不遵。」青袍老者看了他一眼，笑道：「需要什麼現在可以面奏，我傾大內之力，宮中喇嘛隨你調度，另外我還準備派德容兄妹陪你走一趟。」

傅小天濃眉一皺，搖頭說道：「我不需要什麼。既有這種事，我認爲他們可能已有人潛來北京，大內更需要人手，我建議您最好由紀澤那兒調些人入宮，呼圖克那班人是自以爲了不起，一旦到了緊要關頭，我擔心他們的能力有限，不能克盡職守的保護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些人我一個不要，至於德貝勒兄妹，我不想要也不敢要，您又何必給我找麻煩？」

青袍老者鳳目凝注微笑，說道：「你也不怕我不高興，你是想只憑你這侯府中一些侍衛？」

傅小天毅然點頭：「我認爲已經綽綽有餘。」

「我看你才是自以爲了不起，好吧！誰叫我偏偏寵信你呢？准奏！」青袍老者顯然很欣賞自己這位股肱重臣的鐵膽傲氣，看了他一眼，點頭笑道：「你還是那麼怕德容的妹妹？難道你這個天不怕地不怕，連我皇上都不放在眼內的人……。」

小天苦笑接道：「不是怕，是頭痛。」

青袍老者不禁失笑搖頭，輕輕在他肩頭拍了一下：「別說我偏心，你不能怪她，只怪她所接觸的那些

人中挑不出一個像你這樣頂天立地的蓋世奇男子，連我都喜歡你，何況是她？……」

傅小天一張臉立刻紅似八月丹楓，濃眉方自挑起，青袍老者已又自接着笑道：「曾幾何時，你那使羣臣膽懾的威風氣概那裏去了？我知道你自有了梅霞以後，心中已不再作他想。這也難怪，梅霞委實是個罕見的奇女子，凡是她具有的，可以說都是世上最罕見的，只有你才能配得上她，也只有她才能配得上你，這叫做英雄美人，相得益彰……這樣好不？德容兄妹你還是讓他們去，我要德容對她多管束些，好嗎？」

皇上既然這麼說，傅小天只有蹙眉點頭：「您不准奏，小天不敢過分堅持己見，但是小天的脾氣您是知道的，這等於統軍，若是德貝勒兄妹自恃宗室，不聽指揮調度，小天可是軍法森嚴，鐵面無情，先在您這兒報個備，免得到時候……。」

青袍老者大笑離座，笑得有點勉强，指着傅小天，道：「我們君臣二人厲害的是你，這既出於我的主意，我還有什麼話說？行！依你，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全權處理，萬一有那種事自有我爲你撐腰。可是……你也別太過認眞，不要以爲有我撐腰便……。」

傅小天跟着站起，正色說道：「那小天辦不到，寧可現在斗膽違旨，您還是另派別人。」

這句話使青袍老者臉上變了色，鳳目中威稜外射，不快之色溢於眉宇，可是他終於沒有發作，默然片刻突然搖頭笑道：「自作自受，誰叫我寵壞了你，你放心大膽去做吧，我拼着領受家法，就是了……。」

獨獲天寵，偏愛若此，傅小天尙有何話好說，一陣激動，實行大禮：「謝萬歲！」一拜而起。

青袍老者淡笑揮手：「我這般遷就你，那是因爲我喜歡你，不過主要的原因還是你値得我器重，你可不要讓我在那些言官面前說不出話來……。」

傅小天陡然挑眉：「您放心，事不成，小天提頭來見。」

青袍老者面上浮起一絲安慰的笑容，再次揮手淡笑：「沒那麼嚴重，沒那麼嚴重……。」

話鋒微頓，又凝注傅小天：「我想聽聽你對那些人的看法。」

顯然，他是想考考自己這位股肱虎將。

傅小天心中瞭然，神色一轉冷靜，淡淡說道：「說得嚴重些，您會以爲我誇大其辭，說得輕鬆點，您會以爲我太以驕狂；說難，猶勝千軍萬馬，對壘交鋒，說容易，不過些土雞瓦狗，舉手可滅。您一定要我下個斷語，那麼，小天以爲大海微波，不足爲患，但憑身邊鐵騎，已足蕩平此……。」

青袍老者暗暗點頭，含笑擺手：「夠了！有你這麼一句話，我就放心了，這件事也不太忙，准你在家多休息兩天，我走了，明天德容兄妹會來看你，該走的時候再命人通知……。」

說完又擺了擺手，就要轉身離去。

傅小天趕上一步，道：「我陪您入宮。」

青袍老者停下身來看了他一眼，笑道：「用不着，你早些安歇吧！我一身所學不見得比你差多少，昔年整個江南還不是我一人兒去闖的？何況身在紫禁城內？」轉身行了出去。

傅小天心知這位皇上頗以一身不凡的武學自負，根本不把一般的武林人物放在眼內。但他身爲京畿大員，朝廷重臣，却不能就這樣讓皇上深夜一個人返宮，口中雖不再說話，脚底下却未敢怠慢地跟了出去。

青袍老者聞聲轉身，皺眉說道：「小天，你怎麼如此……。」

「恕罪。」傅小天笑道：「我剛才說過，那些人可能已潛來北京，武林中人輕視不得，小天以爲還是伴駕隨侍的好，否則不能放心……」

青袍老者雖然眉頭皺得更深，但他那浮起的笑容，却難抑心中的欣悅，深注傅小天一眼，尙未說話。

突然一陣急促的蹄聲劃破寂靜冷夜傳送過來，至神力侯府門首倏然止住。

青袍老者一笑說道：「聽到沒有？大內鐵騎已然出動接駕，這你總可放心了吧！」

向垂手侍立廳外的一名侯府黑衣護衛，揮了揮手：「去，告訴他們，我這就出去，用不着進來了。」

那名黑衣護衛應聲一跪，如飛而去。

他却又轉回身來向着傅小天說道：「你這一再囉嗦倒又使我想起一樁事兒。聽說你新結識個什麼玉簫神劍閃電手，有這麼回事麼？」

傅小天點了點頭：「若說我認識他，那是高攀，你是怎麼知道的？」

「你們的事能瞞得過我也並不多。」青袍老者得意地揚眉笑道：「高攀？你難得謙虛，我認為這世上不會再有人比我們的小天更……」

傅小天微笑搖頭：「對別人，我從不稍讓，獨對他，我自覺渺小的可憐，他是我生平僅見的一個非凡人物。」

青袍老者大感詫異，「哦」了一聲，笑道：「他們也是這麼說，只是我認為未免有點過於渲染誇大，現在聽你這麼一說我倒有點相信了，據說他世稱奇才第一，是嗎？」

傅小天肅然點頭：「這也許還委曲了他，我只覺得他似乎不該屬於這個塵世。論文，他才高十斗，滿腹珠璣，絕不讓大學士紀筠分毫；談武，他神功蓋世，技比天人，就是小天也難擋掌下三招。身似玉樹，貌比謫仙，劍膽琴心，俠骨柔腸，他確是這麼一位不世奇才。」

朝廷柱石的推崇那還有錯，青袍老者立即動容：「怎麼樣？我想見見他，你看行麼？」

傅小天頓時面現難色，皺眉說道：「你知道，他不同於一般人，說句大膽的話，他也許未將你這皇上放在眼內，而且他人現在在京畿，只怕不容易……。」

青袍老者微微色變，雙眉揚起沉着臉說道：「他敢不奉召？……」

傅小天淡淡接道：「你要是這樣，更是永遠見不着他。」

青袍老者倏然斂態，強笑說道：「這不是我不能容物，是他的膽子太大了點兒。」

傅小天揚眉說道：「他要是和一般俗人模樣，只怕你也不會想見他了。小天以為，這正是他的不凡之處。」

「你永遠都跟我作對。」青袍老者大笑說道：「看在你的份上，免召免宣，和朋友一樣，讓他來看看我，這樣總可以吧！」

「小天只敢說試試，成不成却沒有把握。」

青袍老者再次色變，但他終究忍住了，冷冷地看了傅小天一眼：「捧人要適可而止，你知道我要見他做什麼？我想為朝廷延攬人才……」

傅小天果然虎膽，他一點也不怕觸怒皇上，搖了搖頭，淡淡接道：「小天勸你最好別打他的主意，他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青袍老者大為光火，羞怒之餘，厲聲說道：「我不管這麼多，衝着你，我已經作了最大讓步，要知道我是皇上，你和他都別不知好歹，免召免宣已經是天大的面子，你還要我怎麼樣？告訴你，一個月內見不着他唯你是問！」

言畢，怒氣沖沖地拂袖而去。

傅小天並未在意，望着青袍老者那頎長的背影，無可奈何地聳肩一笑，跟着行了出去。

神力侯府門前那對峙着兩尊石獅子的石階下，垂手肅立着二人三騎。

人是御前帶刀侍衛，魁偉勇猛的兩個紅衣喇嘛，站立門左的正是大內侍衛領班，大喇嘛呼圖克。

馬，一白二黑，俱是異種龍駒，鞍配名貴，氣派異常。

青袍老者飄身上鞍，連侍衛們施行大禮也恍若未見，疾揮一鞭，飛馳而去。

呼圖克呆了一呆，抬眼看向傅小天。

傅威侯淡笑揮手：「沒事，小心護駕。」轉身走回府中。

小樓上紅燭高燒，傅小天卸裝沐浴，洗去一身征塵，舒舒服服地臥身榻上。

但這一夜，他却沒能安睡，輾轉反側，始終無法成眠。

倒不是因觸怒了皇上而耿耿於懷。實在是伉儷情深，念妻心切，他懷念着隅落西藏布達拉宮中的愛妻薛梅霞的安危。想着緣雖數面，却已交稱刎頸的玉簫神劍閃電手夢夏卿的隻身的涉險。

布達拉宮爲西藏少數規模宏大的喇嘛寺之一，喇嘛近千，半數以上是密宗一流高手，中原武林向不敢輕易涉足，無殊人間絕地，龍潭虎穴。

夏夢卿縱然神功蓋世技比天人，宇內第一傲誇武林；但在那以一當百，密宗高手的聯手圍攻之下，安危委實堪憂。

這使他深深地懊悔、愧疚、自責，他本該和這位新交益友合力携手，並肩仗劍，闖闖那素稱神秘詭譎的凶險之地，一試那密宗高手的銳鋒的。

無如皇命難違，身爲重臣，爲之奈何。

今晚皇上所指，究竟是否和布達拉宮有所關連？

這事目前尚待證實，如果眞的有所關連，那麼一舉兩得，自己親率鐵騎，倒是正好馳救。但是夏夢卿天龍身法冠絕宇內，又在心懸薛梅霞安危的情形下，日夜急馳，只怕自己縱然關山萬里渡若飛，也來不及了。

腦海中突然浮現出最壞的想法……萬一自己愛妻、益友雙遭不幸，自己卽使傾出本朝兵馬，也要將布達拉宮夷爲平地。

接着他又深具信心。這位宇內第一奇才與自己那絕世巾幗的愛妻，必然會雙雙安然返來。

就這麼一樁事兒，終宵縈繞腦海，反反覆覆，揮之不去，使得這位蓋世英豪，憂心忡忡心急如焚地一夜未能合眼。

因爲思潮澎湃，一合眼愛妻那柔婉多情、充滿幽怨甜美的嬌靨，立刻湧現。

他彷彿能夠看到，薛梅霞被囚石室，憔悴悽楚盼望救援，令人斷腸心碎的情景。

他也能看到，夏夢卿揮簫仗劍浴血奮戰，隻身獨搏千百密示高手的悲壯場面。

試問，想到這些，這位俠骨柔腸的血性奇男，如何還能安枕酣眠？

□　□　□

一聲遙遙傳來的鷄啼，劃破黎明前的片刻寧靜，驅走了小樓上的漫漫長夜。

露盡清曉，東方微翻金霞。

傅小天推被而起，望着掛滿蠟淚的殘燭搖頭一聲苦笑，披着夾氅走下小樓，信步向庭院中走去。

庭院中朝霧迷濛，亭、台、樓、榭，恍若籠罩於輕紗中。

茸茸細草上，露珠兒晶瑩，輕柔的晨風拂過，一陣顫抖，黯然墜落……。

這晨間的景色，清新、寧靜、美得出奇。

可惜，傅小天却是毫無欣賞的閑情逸緻，他環目微紅，濃眉輕蹙，踏碎顆顆露珠，濕透足下雙靴，負手徘徊於迷濛薄霧之中。

人的憂鬱，使這仙境般晨間美景，也感染上無限淒清。

那輕柔清新的拂面晨風，雖然使他心中鬱結稍解，却未能掃盡那一腔的愁悶，而且覩景思人，觸目情傷，反而更加重了一分情思、惆悵……。

意欲解愁，不想愁更愁。傅小天一聲輕嘆，就想轉身返回小樓。

驀地寧靜綻開，一陣急促的蹄聲由遠而近，直抵府門之前，在這紫禁城的清晨，聽來份外響亮震耳。

侯府門前，縱騎直闖，來人身份可想而知。

傅小天剛一愣神，黑衣護衞任燕飛已是身形如電，疾掠向至，丈外駐足，施禮揚聲道：「稟侯爺，德貝勒……。」

他話猶未完，走廊盡頭已自響起步履之聲，緊接着一個恍若銀鈴般，悅耳甜美嬌笑傳來：「任燕飛就是這麼討厭，咱們又不是生客，還通個什麼報嘛！」

「妹妹！」另一清朗話聲冷冷接口。「收斂點兒，惹翻了他，這趟熱鬧妳就去不成了。皇上還怕他三分，妳我最好老實些。」

一聲含着嬌嗔的輕哼，話聲頓寂，只聞步履聲。

傅小天皺了皺眉，向着任燕飛微一揮手。

任燕飛想也怕見來人，身形躬處，疾掠而退。

雕廊上倩影晃動香風襲人。一個身着大紅勁裝，蓮步輕邁如風吹楊柳般的美艷少女，和一個神采飛揚的錦服少年並肩行來。

紅衣美艷少女那晶瑩、白皙、修長的玉指之上，繞着尺長馬鞭，情態無限嬌媚。

錦服俊美少年，則是背負雙手，舉止不勝瀟洒。

一眼瞥見庭院中負手卓立的傅小天，錦服少年首先大笑揚聲：「小天，你倒眞會享福，外面都翻了天啦，你却躲在府裏清靜……。」

傅小天拒客不及，這時只有蹙着眉頭含笑迎上。

「我道是誰大清早驚人好夢，原來是貝勒爺賢兄妹駕臨，二位有何見教？」

錦服少年正是滿室宗親德容貝勒，紅衣少女不用說就是那深使傅小天頭痛的德貝勒之妹，德怡郡主。

傅小天話聲方落，德怡更自流波妙目雙翻，無限嬌媚地笑道：「聽見沒？哥哥，人家怪咱們不識趣，一大早就跑來驚他好夢呢！……」

一轉妙目，凝注傅小天，秀眉雙揚，吐氣如蘭：「怎麼？傅侯爺，難道非有事才能進你這神力侯府麼？我正想問你呢？回來了爲什麼不差人告訴我一聲？」

入目她那萬種風情，傅小天只有蹙眉，淡淡一笑道：「那豈敢，德怡郡主在那深宮大內且要來便來，要去便去，何況我這小小的神力侯府。至於我回來沒有告訴郡主……我想請教，有此必要麼？」

德怡自幼生長權門，養尊嬌縱，誰敢對她這樣說話？

可是事情就那麼怪，德怡面對傅小天這位蓋世英豪、鐵錚奇男，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一點也發不出脾氣來，她嬌靨微紅，白了傅小天一眼，一跺玉足，貝齒輕咬地恨聲說道：「你是存心氣我，人家心念那位如花似玉，世稱奇女的夫人安危，可是一番好意……。」

傅小天淡笑接口：「好意心領，我承認唐突就是了。」

德怡猶待再說，德貝勒突然一聲朗笑：「好啦，好啦。你們兩個怎麼就像寃家對頭，一見面就頂嘴？說句公道話，小天，你忍心麼？自她聽說你單騎出京之後，茶飯不思寢食俱廢，就沒安穩過一天。……」

德怡那張吹彈欲破的嬌靨上，英風盡掃，紅雲驟起，不勝嬌羞，頓足嗔道：「哥哥，你再說！」

「不說，不說，妳也聽着……」德貝勒大笑道：「妳是知道的，小天伉儷情深，他這兩天心情不好，妳又怎好見面就撩他。」

德怡一雙妙目隱射深情，滿含幽怨，飛快地投向傅小天一瞥，緩緩垂下螓首。

這足可溶鋼的目光，這女兒家罕見的嬌態，看得傅小天心頭微震，只做未見，看着德貝勒訕訕强笑：「傅小天不敢如此待客，二位可否請入廳……」

德容接道：「難得欣賞庭院晨景，就在這兒談談不也很好麼？我兄妹奉旨聽候差遣，特來請教，一會兒就走，咱們準備何時動身？」

傅小天道：「我未奉旨意，未敢擅自作主，不過，我認爲這次遠行的成份並不太大。」

德貝勒呆了一呆，訝然說道：「怎麼？」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對方尚未至稱兵作亂的程度，是回疆和西藏一帶武林的密宗高手，受人指使，進行某種陰謀。對付這些人，要比組軍作戰，對壘交鋒，難上百倍。不過這種爭鬥也有一宗容易處，他們的目的不在佔城奪地，而旨在皇上一人；所以，我認爲他們早已分途潛來北京，也許已經到了，也許尚在途中。就憑我們這些人，若是遠赴邊陲和他們追逐搏殺，那很難奏功，設若等候他們全到齊了，就帝都一地，傾全城鐵騎圍而殲之，也許要更有效得多……。」

「高明！高明！」德貝勒悚然動容，由衷地擊掌讚美。

「這眞是聽君一席語，勝讀十年書，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閣下於談笑間便已掌握機先，制敵三分了，實在佩服……。」

神色一轉凝重，蹙眉接着道：「這麼說來，京城豈不戰雲密佈，危機四伏。皇上他知道麼？」

傅小天淡笑道：「他若是知道，當不會命我率衆遠行，不過……我們這位皇上智慧如海，實在難說；他也許已經想到了，否則事急燃眉，他不會叫我多休息兩天，候旨動身。」

德容聞言沉吟不語，德怡却顯似不太關心這征伐之事，清澈深邃的美目，深深地凝注傅小天，揚眉笑道：「怎麼樣？你那位夫人，她現在安好麼？」

傅小天顯得很冷淡：「多謝關懷，她還好。」

看來，他並不願讓這位熱情、刁蠻、美艷的德怡郡主知道他那愛妻陷身布達拉宮之事。

可是，這位德怡郡主也够厲害，並不容易對付，她看着傅小天微微一笑：「雖然我一直羨慕她、妒嫉她，但我却也十分關心她，可以讓我看看她，問候問候她嗎？」

傅小天神色微變，淡淡一笑道：「垂注之情，傅小天感同身受，謹代拙荊謝過，問候不敢，她人不舒服，正臥病在床，改天我再陪她過府拜望吧！」

他自覺這話說得天衣無縫，然而德怡仍然不肯放鬆，嫣然一笑，道：「是麼？那我越發地應該去看看她了，客知主病，豈有不探望之理？你說是麼？」說着竟已扭動腰肢，輕邁玉趾，走向小樓。

「回來！」傅小天並未阻攔，只是陡挑濃眉，淡淡一聲輕喝。

德怡不由自主的住步回身，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這般怕他。流波妙目中，閃動着難以言喩的光芒，凝注傅小天，默然不語。

傅小天有心煞煞這位刁蠻郡主任性的脾氣，但一觸及那雙包含太多感情的目光，心中又覺不忍，暗暗一嘆，淡淡道：「面對高明，看來我很難瞞得過妳。」

德怡黛眉雙揚，報以微笑：「不敢當，我覺得你不該瞞我。其實，你什麼事又能瞞得住我。」

傅小天不由訝然，但他表面上仍很平靜：「這事妳怎麼知道的？」

德怡頗爲得意，嫣然一笑道：「莫洪，你應該認識，他是我的護衞，也參加了斷魂谷百毒大宴。」

傅小天心中暗震，一雙濃眉蹙得更深，他未料到昔年羅刹五君中的東君莫洪，果然心智深沉，高人一籌，竟能潛入貝勒府，並躋身郡主護衞之列；而且能混於天下羣豪之中瞞過了他和夏夢卿，此人委實神秘狡詐的可怕。

但當他想到自己也曾乘人不察地擢用了昔年宇內凶人，黑道巨孽，冷面狼心活閻羅趙君平時，也就不覺得奇怪。這些人，每人都有一身神出鬼沒的伎倆，他們本來就心懷陰謀，爲的是那宇內武林夢寐以求、人人覬覦的紫鳳釵、綠玉佛兩件稀世至寶。

想到這裏，心中立又坦然，淡淡一笑，道：「我很意外，沒有想到你有這麼一位好護衛，嗯！難怪他那麼大膽，有妳這麼一位王室宗親爲他撐腰，他還怕個什麼？只是，我想請教，妳知道莫洪是何等樣的來歷嗎？」

德怡揚眉笑道：「世間事本就如此，他對我很忠心，別的我又何必去計較？要說撐腰，神力侯府的護衞們只怕氣燄高過這京都中任何一人……」

傅小天冷然點頭：「說的是，我也覺得妳不會計較莫洪的以往，但倘若妳一旦知道他即是昔年江湖上羅刹教主公孫忌座下五君之一的話，應該又當別論……。」

德怡得意笑容還未盡斂，聞言花容倏變，嬌軀一震，驚駭的說不出話來。

德貝勒滿頭霧水，這時再也忍不住心中詫異，突然揚聲接口：「你們兩個究竟在說些什麼，小天，梅霞她究竟怎麼了？」

看來這位貝勒爺終日只知逐鷹驅犬，對其他的事一點也不關心。

傅小天暗暗搖頭，指着德怡淡淡一笑道：「這你問她，令妹只怕知道的比我還多些！」

德貝勒呆了一呆，隨即將那雙探詢的目光投向德怡。

美艷俏郡主德怡如夢初醒，看了傅小天一眼，蹙眉說道：「你沒有騙我？」她顯得神不守舍，未答德容的話。

傅小天有點啼笑皆非：「羅刹五君，東君爲首，莫洪二字響澈宇內江湖，天下武林莫不盡而　風膽，妳最好再去打聽一下。」

德怡神情再震，旋即嬌靨佈霜，秀眉籠煞，一揮手中馬鞭，轉身便要向外走去。

「站住！」傅小天一聲輕喝，鐵腕倏伸，一把將她拉住：「這不是發妳那郡主脾氣的時候，莫洪位列東君，一身功力可知，憑妳這點不算太俗的武學根本難抵他掌下一招；而且他也不會等妳發覺，只怕早已離開貝勒府了，奉勸暫息嗔怒，爲我回答令兄問話。」

德怡心裏明白，三天前莫洪已不知去向，她要找他也不過是一時的衝動，她也明知莫洪既是當年江湖上的羅刹東君，自己不啻以卵擊石，只是她自幼只知一個「氣」字，從不知「怕」爲何物，尤其她也和一般女兒家一樣，絕不願傾心之人處處高她一着，她希望在那種並非出自本願的較量中，步步佔在上風，無如事實反而顯得她自己天眞、幼稚，傅小天總是樣樣比她高明。

這本就是傅小天使她芳心傾慕，不克自拔的之處，偏偏她的表現又如此矛盾，女兒家的心思委實令人太難捉摸。

望着傅小天那豪放中微帶驕傲意味的淡笑，她不禁恨得牙癢癢地，女兒家的自尊使她圓睜美目，側挑秀眉似眞是假地想要掙脫那隻溫馨大手，皓腕揮處，鐵腕頓鬆，竟已輕而易舉地脫出了那並非眞要掙脫的掌握。

偷眼再看，入目仍是傅小天那令她發恨的笑容，貝齒輕咬，跺足走向一旁。

難得糊塗的德貝勒，毫不識相，楞楞地走過來，問道：「妹妹，梅霞她到底是怎麼啦，我都被你們憋得悶死了，快說行不？」

德怡怨氣正是無處發洩，霍然轉身，大發嬌嗔：「人家伉儷情深，身爲丈夫的都不急，你急個什麼？好。告訴你，她此刻在千里之外，身陷布達拉宮中，够了麼？」又自霍然轉過嬌軀。

德容顧不得理會乃妹，「啊」地一聲驚駭輕呼，突然執住傅小天雙手，焦急憂慮之情溢于言表地沉聲說道：「小天，我不敢責怪你，但梅霞身陷危厄你不該瞞我，事急燃眉，刻不容緩，我這就去奏明皇上，咱們即時動身。」轉身就要離去。

傅小天頗爲感動，對德貝勒也有點慚愧，鐵腕一翻，飛快反握住對方雙手，搖頭淡笑說道：「多謝關懷。德容，也別怪我相瞞，事已至今，急也無用，卽是我能揷翅，遲至今天也來不及了。況且，傅小天不願因私廢公，縱然我伉儷情深，我却不能爲了夫妻之情而置朝廷安危於不顧，你應該深知我的性情，也該知道目下我不能離開京畿。放心，我比你清楚，敢以性命擔保，梅霞……絕不會有任何差池……。」

德怡回過身來，冷冷地看了傅小天一眼，突然接口：「這不是兒戲的事，你大概是太信任你那百無一用的書生朋友了？」

「百無一用？」傅小天大笑挑眉：「豈止信任，對他，我簡直視若神人，他是當今世上唯一能從布達拉宮千百密宗高手之中，安然救出梅霞的人，傅小天自詡奇男蓋世，傲誇宇內，但在他面前我只有自慚渺小，而且渺小的可憐，莫洪大概沒有對你說到這些。嗯！那自然，昔年他揮簫仗劍，遠下南荒，羅刹教灰飛湮滅，公孫忌授首伏誅，莫洪等漏網亡命，他怎會說出來。……」

德怡聽得方自動容，但刹那間嬌靨又是一片平靜，美目深注，揚眉淡笑接口：「奉勸少費心機，你休要我把視同三歲孩童，你那書生朋友也許一身所學還不太俗，但却未必如你口中描述的這般驚人，更不可能強過蓋世英豪傅小天，你願意聽聽莫洪是怎麼說的麼？聽來你會氣煞。在他口中，你那書生朋友難抵他掌下三招，所以我勸你少費心機，我不會崇拜這種英雄，更不會傾心如此奇男。」

傅小天不做辯護，突然縱聲大笑，聲震長空，久久不絕。

德怡冷然凝注，挑眉問道：「你笑什麼？」

「我笑妳平日自誇慧眼獨具。」傅小天淡淡說道：「如今看來，妳和一般紅粉沒有什麼兩樣，我不敢怪妳對武林中事茫然無知，因爲妳貴爲郡主，生長權門，本就不是武林兒女，所以，妳不知玉簫神劍閃電手七字，並不足爲奇。」

誠如傅小天所說，德怡貴爲郡主出身權門，雖然千金之軀，嬌生慣養，但却不同於一般深染權貴習氣的庸俗脂粉，她素慕朱郭之風，一身武學也頗不俗，猶勝乃兄德容。但心高氣傲，最怕的就是有人譏她絲毫不諳武林之事，其實別人也不敢，只有這位神力威侯。

所以傅小天這番話直氣得她嬌靨微紅，立發嬌嗔：「誰說我不知玉簫神劍閃電手七字。只是我不相信他什麼都勝得過你，也不服你把他捧得太高。」

「這等於茫然無知。」傅小天笑道：「他不久當會護送梅霞返來，我希望有機會妳能看見他。」

「有什麼好看的，大不了一個草莽人物。」

傅小天淡笑揚眉：「這個草莽人物與衆不同，屆時妳會相信他比傅小天強過百倍。」

德怡盡斂嗔態，妙目一轉微偏螓首，嬌態畢露：「相信又待如何？你要想避免麻煩，沒有這麼容易，到時候如果他眞如你所言，我自會轉移方向，不用你操心。」

難怪傅小天對她頭痛，誰又受得了這位熱情、大膽的美艷郡主這種刁蠻嬌態？

傅小天天不怕地不怕却怕定了德怡，對她，他束手無策，暗暗一聲苦笑默然不語。

但旋卽他神色一轉鄭重，環目凝注德怡，無限柔和地說道：「德怡，妳不必這樣。當着令兄，我要勸妳幾句。傅小天人非草木，不是無情，妳的心意我很明白，只是恕我不能接受；我愛梅霞甚於我的生命，她已經佔據了我的一切，我愛之至深，心堅鐵石，任何人無法動搖。梅霞不是世俗兒女，她可以容你，但傅小天却非人間丈夫，此生已不再作他想。爲免陷妳痛苦，令我負疚，我奉勸妳懸崖勒馬，及早回頭。夏

夢卿人中英傑，奇才第一，强過傅小天多多，爲使珠聯璧合，我願意……。」

「不要說了……。」德怡花容慘變嬌軀猛顫，突然出聲嘶呼。那雙清澈深邃的大眼睛中，滿孕萬種幽怨，淚光閃爍，心碎斷腸，凄楚欲絕。只是，這位好强的郡主並未讓淚水成串兒地滴下，凝注傅小天不言不動。

傅小天心中一震，倏然住口。

德貝勒睹情見狀，神色微變雙眉深蹙走近兩步，嘴唇微動，欲有所言。

德怡那慘白的嬌靨上，倏地現出一種難以言喻的表情，那微微抽搐的失色香唇邊，接着浮起一絲望之令人心酸的凄惋苦笑，輕輕地揮了揮手。

「用不着安慰我，他說得對，做得也對。我不該那麼痴心，爲免我痛苦，他負疚，我確該懸崖勒馬，及早回頭，免得自誤誤人。可是我傾心頂天立地的蓋世奇男，這該沒有錯；心高於天，命薄如紙，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德貝勒心弦震動，只覺鼻端一酸，禁不住一聲輕呼，聲音有點顫抖。

「妹妹，小天他不同凡人，他確有不得已的苦衷……。」

話猶未完，德怡輕點螓首。

「我知道，這也就是他令我深深傾心，不克自拔之處。」

目光緩緩地轉向了傅小天，幽怨盡除，反向他淡淡微笑，只是笑得更加令人心碎斷腸。

「你那位書生朋友，即使眞的强過你百倍，但感情的事不能勉强，也得有緣，並不是隨便可以李代桃僵，你不必再說了。」兩排長長睫毛微一翕動，晶瑩珠淚無聲墜下。

傅小天血氣翻動，頻感歉然，但事情總有攤牌的一天，早點說開了，可免對方受到更深痛苦，一念及此心中反倒稍安。

看了德怡一眼，道：「誠如妳所說，『情』之一字，勉强不得，那麼，德怡，別怪我，更別怪自己，要怪只能怪那造物弄人，妳我相見太晚……。」

德怡輕移螓首，淡淡笑道：「我從不怨天尤人，我作繭自縛，痴效春蠶，只能怪自己。」

傅小天聽得濃眉一蹙，有心再勸她幾句，但想到這時也許是終止這段談話的最佳時機，於是勉强地笑了笑，也就沒有再說什麼。一時間，庭院中變得寂靜，也很沉悶。

驀地一陣篤篤木魚聲隔牆傳了過來。

這木魚聲起自神力侯府大門外，聲音不大，聽來却震人心弦。

傅小天悚然動容，只是仍然站在那裏，不言不動。

德容與德怡俱是滿面詫異，互覷一眼之後隨即將目光齊集傅小天。

傅小天不得已，濃眉微揚，笑道：「沒有什麼，一個化緣僧人，任燕飛他們會應付……。」

德貝勒未作表示，德怡却突然冷冷接口。

「恐怕不如閣下所料的那般單純，要知道這是紫禁城中神力侯府，閑雜人等別說進不了紫禁城，更沒那個膽子直闖神力侯府化緣，這情形絕無僅有。」

傅小天環目異采電閃，笑道：「那麼聽聽高見。」

「淺薄得很。」德怡仍是那麼冷淡地：「傅侯爺不恥下問，榮幸得很。我斗膽妄測，這僧人不是來自少林，也非下自峨嵋，必是遠方不速之客，布達拉宮的喇嘛。」

話聲方落，傅小天豁然大笑：「英雄所見略同，郡主不愧高明……。」

門口突然傳來幾聲叱喝，這叱喝聲並非單純的發怒，而有點羞惱痛楚的意味。

傅小天聽得出，這是他的黑衣護衛任燕飛吃了什麼虧，淡淡一笑，道：「傅侯門前傷人，膽子不小，功力自也不差，密宗武學應該見識，走，咱們瞧去。」

他這裏尙未舉步，德貝勒已自劍眉雙挑，氣虎虎搶先衝了出去，轉瞬繞過迴廊不見。

傅小天見情啞然失笑，旋卽一皺濃眉，目光移注美艷郡主德怡，笑道：「令兄含怒而去，再加上他那剛烈的脾氣，番和尚堪憂，我要先行一步。」疾步追了出去。

德怡玲瓏心竅，她知道來人是密宗高手，功力不弱；也聽得出傅小天眞正擔心的是自己那武學稍有成就，而却驕狂得目中無人的貝勒哥哥，自然不敢怠慢，閃動嬌軀，緊跟着傅小天身後趕向侯府門前。

還好！德貝勒這次倒未貿然出手，當傅小天與德怡雙雙趕到時，正自負手傲立站在石階之上，劍眉雙剔玉面發白，冷冷地瞪視着十餘級石階之下，閉目盤膝席地而坐手敲木魚，身軀極其魁偉的一個黃衣喇嘛。

傅小天暗吁一口大氣，環目輕掃，冷芒電射，濃眉怒挑，舉步向石階下走去。

原來任燕飛面色鐵青，正抱腕立於黃衣喇嘛身後丈外，執勤於侯府大門兩側的四個帶刀侍衞，此時也呆若木鷄僵立不動，顯然是被來人隔空點了穴道。

任燕飛入目威侯虎駕親出，身形一震疾人迎步石階，躬身顫聲：「屬下無能……。」

傅小天微微揮手：「這兒沒你的事了，進去調理傷勢。」

任燕飛目光中難掩滿心感激，望着傅小天那行下石階的魁偉背影，躬身退上階頂，但並未進入門內。

傅小天在第二級石階上駐足站定，望着地上那環目、獅鼻、濶嘴、滿臉橫肉的黃衣喇嘛，負手卓立，不言不動。

黃衣喇嘛對他的來到竟也茫然不覺，依然閉目垂眉，屹然盤坐，神色木然地敲着面前木魚。

片刻過去，雙方仍然如此默默對峙着。

負手高高傲立於石階頂上的德貝勒已感不耐，陡然挑眉揚聲：「小天，你這是……。」

身邊德怡突然冷冷接口：「嚷個什麼？狂傲、浮躁，難怪你永遠達不到較高成就，你難道看不出這是最上乘的一個『靜』字功夫麼？」

德容意猶不信，掃目細看，傅小天嶽峙淵渟，直有泰山崩於前面色不變之概。

那黃衣喇嘛雖然閉目盤坐依然，但面上肌肉却已起了陣陣輕微蠕動，神色微顯不安，得得木魚之聲，也已有點紊亂，不似先前那般穩定、有力。德容心中一陣羞愧，垂首不語。

就在這時侯，石階下的黃衣喇嘛突然睜開雙目逼人的冷芒暴射，仰首大笑聲震長空：「久聞傅威侯人中英傑，蓋世奇男，今日一會果然絲毫不虛，嶽峙淵渟，臨危不驚，靜定功夫宇內罕見，這第一陣貧僧已遜一籌，何敢再言其他？貧僧服矣。」竟然說的一口流利漢話。

容得黃衣喇嘛話落，傅小天淡笑揚眉：「禪師過奬，出家人四大皆空，修的是恬淡虛無，面對高明，傅小天那敢談什麼靜定功夫。若說佔先，那是承讓，請教法號？」

黃衣喇嘛微微動容，環目凝注傅小天。「不敢當威侯請教二字，化外番僧烏扎克。」

傅小天雙眉一皺，微微頷首：「久仰，再請教來意？」

黃衣喇嘛烏扎克笑容盡斂，冷冷答話：「出家人行脚萬里，沿門托鉢，特來化緣。」

「禪師欺我，出家人怎打誑語？」傅小天淡淡笑道：「紫禁城中，侯府門前，化緣之事絕無僅有，黃衣四尊者不遠千里自西藏布達拉宮而來，找上傅小天，難道就只爲了化緣？」

黃衣喇嘛正是布達拉宮黃衣四尊者之一，大力尊者烏扎克，聞言霍然色變。

「傅威侯好高明的眼力，不錯，貧僧確是來自布達拉宮，不遠千里，長途跋涉，也的確是要向威侯化

緣。」

傅小天「哦」地一聲，揚眉笑道：「那麼請講！禪師想要我佈施些什麼？我立刻命下人雙手奉上。」大力尊者烏扎克聞言立卽哈哈大笑。

「傅威侯重義輕財樂善好施，令人敬佩……。」笑容倏斂，皺起雙眉：「只是……貧僧所要求佈施之物，恐怕威侯會大感爲難，不捨割愛。」傅小天立卽心頭雪亮，但他故作茫然。

「那是禪師看輕了傅小天，只要禪師拿得走，傅小天就是盡傾所有，也不致稍皺眉頭。」

「誠是貧僧失言唐突。」烏扎克盤坐微微躬身，笑道：「貧僧斗膽，敢請威侯言重一諾。」

傅小天濃眉雙揚，縱聲大笑：「禪師旣然跋涉千里而來，應當已知傅小天生平爲人，已做千金諾，抛頭洒血又何惜？黃衣四尊者威震邊陲，密宗高人，禪師怎地竟作此語？」豪情畢露，神威懾人。

烏扎克面上一熱，雙目冷芒閃爍，連連陰笑：「那麼恕貧僧直言了……」話鋒微頓，神色一轉肅穆：「本教布達拉宮神器至寶，百年前淪落魔刼，散失武林，阿旺藏塔法王秉承呼景勒罕遺訓，遍搜宇內不遺餘力凡數十年。前月有人入藏，傳言本教失落百年之久的神器至寶，出現於帝都神力侯府中，法王驚喜之餘立傳法牒，命貧僧等兼程入京晉謁威侯懇請擲還……」

靜聽至此，傅小天暗暗失笑，佯然皺眉接口。

「竟有這等事？若非禪師明告，傅小天猶自茫然不知，旣然傅小天家藏貴教神器，理應奉還，只是敝府古物甚多，不知禪師所指爲何……。」

烏扎克雙目異采閃動，飛快接口：「本教神物至寶乃是紫鳳釵與綠玉佛兩件。」

傅小天故作恍悟地「哦」了一聲，連連點頭：「原來是紫鳳釵與綠玉佛這兩件寶物。不錯！此兩件稀世至寶，現均在敝府後宅庫中，只是……」

神色一轉詫異，環目烱烱凝注。

「據傅小天淺薄所知，這兩件稀世至寶傳自三百年前佛、道兩位前輩奇人，元元大師、聖心庵主。佛是大師鎭紙，釵爲庵主髮飾。這兩位前輩奇人本是一對神仙愛侶，因些微誤會失和，毅然斬斷情絲，了絕塵緣，遁入空門。飛昇之前，不忍神功失傳，乃各將不世絕學，分鐫釵、佛之上，用以留傳後世，兩位歿後，釵、佛二寶亦隨之不見。釵、佛本身固然價値不菲，但若與那兩篇不世絕學口訣相較仍然差之天壤，以致造成後世武林連番腥雨血風，人人覬覦，與兩位前輩當初用心完全背道……」不勝感慨，一嘆又接口道：「如今聽得禪師這麼說，始知二寶原是貴教之物，並非佛道二聖所遺……。」

烏扎克面上一紅，乾笑接道：「出家人不打誑語，威侯若是見疑，不妨取出二寶一觀，那釵、佛二寶所鐫吐納口訣，全係藏文……。」

「禪師言之太重，事實明確，傅小天焉敢見疑？」他一本正經地，接着說道：「釵、佛人間至寶，傅小天唯恐冒瀆神物，未敢輕易把玩，所鐫是否藏文，至今猶屬茫然。不過禪師得道高僧，所言必然信而有徵，釵、佛也必是貴教之物無疑，傅小天理應奉還，這就命人去取；不過，這兩件寶物目前畢竟是爲傅小天所有，在未曾奉還之前，傅小天有個不情之請，也請禪師俯允。」

一番話只聽得烏扎克面露喜容，雙目異采連閃地毅然點頭。「威侯還珠之情，貧僧謹代法王謝過，有何吩咐，但請示下。」

他話聲方落，石階上美艷郡主德怡突然附耳向德貝勒低低說道：「小天眞够可惡，繞了這半天圈子，番和尚終於墜入圈套。」

德貝勒呆了一呆，茫然側顧：「怎見得，我怎麼毫無所覺？」

德怡傲然挑眉，得意微笑：「如若不信，儘可靜聽下去。」

但聞傅小天道：「不敢當，禪師這隻木魚，傅小天私心甚爲喜愛，想以釵、佛二寶權作交換，不知禪師能否俯允？」

按說，區區一隻木魚能值幾何？傅小天竟以那武林夢寐以求，人人覬覦的紫鳳釵、綠玉佛兩件稀世奇珍，交換一隻木魚，近乎痴呆。而那烏扎克必然是大出意外，欣喜若狂地立刻點頭，滿口答應了。

豈料大謬不然，烏扎克聞言却霍然色變，片刻之後才又恢復常態，面有難色地强笑說：「威侯是說笑了，區區一隻木魚能值幾何？貧僧焉敢以此酬答盛情？這樣吧！貧僧隨身帶有法王賞賜的八寶玉碟一隻，權就以之奉贈，聊表謝忱吧……」說着探手摸向懷中。

八寶玉碟賜自法王本就珍貴，而且玉碟本身更是功能驅除百毒，傅小天不會不知；按理，他也應該點頭了。那知偏偏又怪，他竟突然淡笑揮手道：「禪師且慢。八寶玉碟賜自法王如同欽賜，禪師豈能輕易贈人？萬萬不敢接受，傅小天是單單只看中了禪師這隻木魚，還望禪師勿吝。」

德貝勒略有所悟，轉向美艷郡主德怡低低笑道：「看來此中果有文章，小天他不會呆到這種地步，閣下的確高明，只是我不明白……。」

美艷郡主德怡微笑接口。「別捧我，我所知也少得可憐。我只知道喇嘛們的木魚賜自法王，每人一生只有一隻，按身份而有各種形式，等於身份憑證，也就同官印一樣，任何情形下不能遺失；它在人在，它失人亡，沒有木魚回不得布達拉，同時也失去教中身份，不但被視爲叛教，而且要進而殺之，所以每個喇嘛均視自己那隻木魚重逾性命……。」

德貝勒恍然大悟，禁不住皺眉失笑：「小天也太捉狹，不給就是不給，幹什麼繞這麼大的圈子，虧他竟有這份閑情逸緻，與一個喇嘛囉唆怎地？要依我，乾脆把他拿下交給紀澤辦了。……」

這位貝勒是三句不離本行，處處難脫官家習氣。德怡皺了皺黛眉，未予作答，目光投向石階下。

石階下黃衣喇嘛大力尊者烏扎克正自滿面難色，他猶不知傅小天是有意捉狎，而且事關布達拉秘密，他又不敢說明，沉吟良久方始蹙眉肅然搖頭道：「至感抱歉，威侯這種交換條件，恕貧僧難以從命，事非得已更有苦衷，威侯千萬諒宥。」

傅小天表現得毫不在意，攤手聳肩，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道：「傅小天不敢强人所難，既是禪師不同意這項交換條件，吝於割愛，這件事只有作罷。」

說罷，作勢轉身登階。

「威侯且慢！」烏扎克突然揚聲沉喝，環目冷芒連閃。「威侯之意，莫非貧僧不以木魚交換，威侯便一定不能擲還釵、佛二寶？」

傅小天鄭重說道：「傅小天不敢，只望禪師三思。」

「威侯當眞堅持要貧僧這隻木魚。」

「我以爲禪師不該再有此問。」

烏扎克勃然變色，目射凶芒，挑眉厲喝：「你是有意刁難……。」神色突然又一轉平和，蹙眉柔聲說道：「貧僧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威侯又何必苦苦相逼？八寶玉碟……。」

傅小天大笑接口：「釵佛乃稀世至寶，區區木魚能值幾何？禪師何獨吝之？傅小天詫異之餘，甚感遺憾……。」話鋒微頓，冷然又道：「言盡於此，傅小天不願爲已太甚，也不願恃官欺人，闖我侯門，傷我屬下，我不追究，禪師請吧！」轉身行上石階。

身後，烏扎克突然一躍而起，神色猙獰，大笑說道：「有道是：既入寶山，豈可空手而回。貧僧以爲這件事恐怕由不得威侯。」

「是麼？」傅小天倏然回身，淡笑揚眉。「奉勸禪師，休要惹動傅小天肝火，禪師私闖紫禁城，侯門

取鬧尋釁，罪已不輕；送交九門提督足可論斬，再說，黃衣四尊者縱然威震邊陲，但那只是邊陲，若想在傅小天面前逞邊陲之威，只怕還要差了一點。」

烏扎克目射狠毒，陰陰笑道：「私闖紫禁城化緣侯府，其罪確實不輕，只是化外番僧不在乎這些，也未將這區區紫禁城放在眼內，威侯幸勿以此相脅。若論傅小天神功貧僧自知難敵，不過威侯何不想想，貧僧既敢昂然而來，自必有所恃，斗膽以爲，威侯尚不敢奈何貧僧分毫。」

傅小天淡淡笑道：「不勞禪師提醒，我早已想到了，何必故做神秘。禪師之所以有恃無恐，只因爲拙荆現在布達拉宮中，可是？」

一語中的，烏扎克心神大震，臉色劇變，頓時怔住，半晌方始又目射凶光，獰笑說道：「威侯既然已經知道那就更好。貧僧斗膽，就請威侯於本教二寶及傅夫人之間，作一選擇。」

傅小天環目深注，冷芒逼人，突然仰天縱聲大笑：「釵佛二寶遺自三百年前元元、聖心二聖，知者雖少，傅小天倖爲其一，怎稱貴教遺寶？禪師出家人，出家人不打誑語，更當知戒在一個貪字，奇珍異寶唯有德者方能居之，因何竟高手四出，不遠千里來此威迫使詐？至於拙荆，傅小天借用禪師一句話，幸勿以此相脅……。」

烏扎克羞紅了臉，也氣炸了肺，神色益見怕人，獰笑說道：「那麼，威侯是只重釵佛，視夫人安危於罔顧了。」

傅小天一歛威態，搖頭說道：「傅小天伉儷情深，怎能置拙荆安危於不顧？不過與禪師一般地有恃無恐罷了。」

烏扎克神色微顯詫異，道：「貧僧不懂。」

傅小天淡笑反問：「禪師是何時離開布達拉宮的？」

烏扎克呆了一呆，陰笑說道：「有奉告之必要麼？」

傅小天笑道：「答與不答，悉聽尊便。不過我有下文，事關布達拉宮安危，禪師似乎應該聽聽。」

烏扎克神情微震，旋即哂然。

「是麼？那麼貧僧確該聽聽，貧僧於一個月前離開布達拉宮。」

略一推算，敵踪早現京城，傅小天不得不爲對方的行事隱秘而暗感震動，揚眉笑道：「那麼我深爲禪師遺憾，禪師若是動身稍稍遲後半月，必可碰上一場熱鬧……。」

烏扎克那裏肯信，凝注傅小天陰陰一笑道：「設若威侯之言果然屬實，貧僧倒是眞的遺憾終生了。」

「信與不信，全憑禪師。」傅小天淡淡說道：「我可以奉告，敝友已經兼程趕往布達拉宮，營救拙荆去了，如果我算的不錯，他該在禪師離藏後的廿天內到達。」

烏扎克雙目凶芒一閃，道：「貧僧忘了提醒威侯，布達拉宮密宗高手近千，無殊龍潭虎穴，從來無人敢於輕涉半步。」

「我久仰厲害，不過，……」傅小天揚眉笑道：「那得因人而異，我傅小天尚能視之如竹紮紙糊，在敝友眼中只怕猶不及此……」

烏扎克濃眉倒挑，目射凶芒，突然縱聲狂笑：「威侯豪語驚人，貧僧很想知道貴友是那位高人？」

傅小天道：「禪師站穩了！敝友武林人稱玉簫神劍閃電手……」

烏扎克神情狂震，面色遽變，禁不住倒退一步，失聲駭呼。

「什麼？是那夏……」神色突轉平靜，仰天大笑：「威侯好高明的詐術，夏夢卿昔年葬身南荒，只怕屍骨早與草木同朽……」

傅小天嗤之以鼻，哂然笑道：「布達拉宮耳目遲鈍很令人失望，我提議禪師不妨與貴教作次連絡。」

烏扎克神情再震，臉色再變，雙目凶光暴射凝注傅小天一語不發，俯身就要取地上木魚。

石階上，德貝勒突然挑眉冷笑：「紫禁城中，神力侯府前豈是這般任人自由來去的。我可沒有威侯那等容人雅量。」飛身掠下，單掌遙探，閃電般攫向地上木魚。

德怡郡主覩狀大駭，但却已然攔阻不及。烏扎克那橫肉遍佈的醜臉，飛快地掠過一絲狠毒獰笑意，竟突然飄身後退。

眼看德貝勒就要抓上木魚。驀地裏，輕喝震耳：「動不得。」

傅小天閃電探手，飛攫德貝勒右腕，硬生生地將他那飛射而下的身形拉回，注目笑道：「閣下，你大概不想活了，這豈是凡木，那是久浸劇毒，沾之無救，讓我代勞吧！」

話落，也未見他有任何動作，地上那隻木魚已突然騰空飛起，向十餘丈外一株大樹上撞射而去。

這下要是撞上，木魚必然碎裂片片。烏扎克大驚失色，一聲厲喝，騰身而起，閃電般攫向半空中的木魚。就在木魚僅差一髮便要觸及樹身剎那，他堪堪一把將之抓住，但已是吓出一身冷汗，方自暗吁一口大氣。身後響起了傅小天的震天大笑：「請歸告來京同伴，今夜三更，傅小天親率本府護衛，萬壽山顛恭候大駕。」烏扎克那敢再留，足未沾地身形再起，有如黃虹劃空倉惶遁去。

第十二章　爲義千里送玉人

傅小天環目烱烱，望着烏扎克背影消失，臉上突然浮現一抹陰影，濃眉微皺默默不語。

德貝勒如夢初醒，入目傅小天的神情，呆了一呆，道：「小天，你這是……」

傅小天搖搖頭，嘆氣接道：「帝都陰雲密佈，危機四伏，我深爲擔憂……」

德貝勒大不以爲然，挑眉笑道：「閣下縱橫彊場十餘年，一向叱吒風雲，氣吞河嶽，難不成今天竟然爲區區一個番僧驚了虎膽？我以爲這件事不足爲慮，大內侍衛，侯府精英，再加上紀澤一衆手下，傾帝都各方之力，我不相信……」

傅小天聽得連連蹙眉，接道：「這批人若是那麼易與，烏扎克今日也不會在紫禁城中出現了，如我料得不錯，此刻潛入帝都之密宗高手，絕不只黃衣四尊者少數人，布達拉宮雖不致傾其全力來援，但所遣來者定爲主力。皇上安危重於一切，大內侍衛必須坐守大內，我不能調用他們；至於九門提督府，所屬的所謂帝都鐵騎，對付一般叛亂自屬可恃，對付這些武林高手，却是派不上用場。目下可用者，僅我手下十二護衛，而相比之下力量實在薄弱得可憐，一個應付不好，後果不堪設想，你能怪我擔心麼？」

德貝勒玉面微紅，久久方道：「你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我仍以爲有點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帝都鐵騎訓練有素，若連這班人也應付不了，那豈不可怕了麼？」

傅小天頭痛的就是他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官家習氣」，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一笑說道：「他們養尊

處優，久未動用，事實上的確如此，貝勒爺若是不信，不妨拭目以待。」轉身向石階上走來。

德貝勒略一沉吟，忽也皺起眉鋒，急步跟上，道：「那麼今晚……」

「到時候再說吧！」傅小天沒有回頭，淡淡說道：「這是一場艱苦的搏鬥，關係着帝都安危，說不得我只有借重丐幫了。」

「他們肯麼？」德貝勒追問一句。

「很難說。」傅小天道：「人家沒有這個義務。」

「朝廷有權徵用他們。」德貝勒沉聲接口。

「有權徵用？」傅小天倏然回身，冷冷說道：「我勸你還是趕快收起這種想法，別以為大清朝廷能壓得了誰？人家是先朝遺民，對此樂得袖手旁觀，並不犯法；我們自己應付不了，怨得誰來，這是求人家的事，不是擺官架子的事，懂麼？貝勒爺！」

說罷，繼續向石階頂上走來。

他這幾句話說得很重，德容儘管身為貝勒，面對這位權傾當朝、皇上猶讓三分的神力威侯，却是敢怒而不敢言，甚至連形之於色也都不敢。俊面上，青一陣、紅一陣，窘迫萬狀，望着傅小天那隱透懾人威嚴的魁偉背影，良久方始突然轉移話題，有心找岔地憋出一句道：「閣下，我覺得你不該輕易放走那個番和尚。」

傅小天又復回身，笑道：「你別不服氣的故意找岔，我沒有做錯，擒賊擒王，射人射馬，留下一個烏扎克於事何補？我不相信這樣便能使他們全部束手就縛，甚至退出帝都。烏扎克不過是一個打探虛實的嘍囉角色，留着既然無補於事，何不索性大方一點，縱他回去？你若認為我放得不對，那麼請，他此刻尚未出得紫禁城，你盡可再把他抓回來。」

回身負手，大步走入府內。

德貝勒再次碰了一鼻子灰，俊面煞白，怔立着作聲不得。

美郡主德怡幸災樂禍掩口竊笑，朝他扮了個鬼臉，扭動腰肢，跟在傅小天身後，嬝嬝登階走進府門。

任燕飛不敢驚動，悄悄拍開兩個黑衣大漢受制的穴道，也自進入府中。

石階下，只剩下垂手怔立的德貝勒……。

□ □ □

夜色深沉，紫禁城中萬籟俱寂。

一鈎冷月，靜靜地懸掛枝頭。

神力侯府沐浴在一片略顯昏暗的月色裏。

今夜的神力侯府中，似乎有異於往日，顯得特別靜，靜得出奇。

四下聽不到一絲聲息，有的只是樹叢中輕柔夜風拂動細枝，所發出的簌簌聲響。

整個神力侯府內也看不到一條人影，但如果仔細地看，花樹叢中，亭、台、樓，樹的暗影內，却到處都是幢幢人影，潛伏着許多威猛的黑衣大漢。

這些，顯示出戒備森嚴。

後院小樓中，紅燭高燒，珠簾低垂。由外內望，無法窺見樓內有何動靜。

其實小樓內，神力威侯傅小天憑几端坐，左手捋髯，右手執書，似乎正全神貫注於一部「春秋」中。

神態肅穆中透着悠閑。

唯一和往日不同的該是他勁裝未卸，與几頭橫放一柄斑爛長劍。

夜涼如水，時間在寂靜中悄悄地溜過……。

驀地，梆柝聲劃破夜空，更鼓敲出了二更。

就在這時候，庭院中霍然響起一暴喝：「什麼人？膽敢夜闖侯府。」

暴喝過後，隨即又復歸於寂然。

片刻後，小樓下有人恭謹揚聲道：「稟侯爺……。」

傅小天像一尊石像，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餘話猶未出口，傅小天已然放下手中「春秋」，急急道：「請客人上來。」站起身子。

樓下恭應了一聲是，隨即，樓梯上響起步履之聲，緊接着小樓內走進一個蓬頭垢面、衣衫襤褸、鬍鬚如蝟的中年化子，睜着一雙滿佈血絲的眼睛，向着傅小天微微躬身爲禮。

來的赫然竟是那丐幫北京分舵主火眼狻猊郝元甲。

傅小天含笑迎了過去，執起郝元甲雙手：「閣下，辛苦你了。」

郝元甲神情恭謹，微挑雙眉：「不敢，能蒙侯爺差遣，丐幫深感榮寵。」

「差遣？」傅小天濃眉微縐：「郝獅子，你這豈不是罵我，像這樣，以後我還敢勞動大駕麼？咱們相交已非一日，對我，你應該了解得很清楚；你我是朋友，朋友用不着來這一套，丐幫眼中不會有神力威侯這四字頭銜，我能勞動你，憑的是傅小天這三個字，說得更明白點，是靠着夏夢卿的面子，因此感到榮幸的應認是我。來，放輕鬆點，咱們坐下談。」拉着郝元甲向几旁走來。

威侯鐵腕，容不得郝元甲推拒，他望着傅小天那豪邁隨和的神色，頗爲窘迫地赧笑說道：「侯爺，我謝座了，我覺得你有點言之過重，雖然我聽侯差遣並不是因爲當朝的神力威侯，却的確是敬佩侯爺你英豪蓋世，作風超人，可絕非看在你和夏大俠交稱莫逆份上，這一點，我不得不說明。」

傅小天濃眉微軒，一笑說道：「好啦，有完沒有，郝獅子？不管你衝着誰，總之丐幫對我大義伸手，

鼎力相助，這個你總不能否認。……」

郝元甲濃眉一挑，還待再說，傅小天却已輕輕一掌拍上的肩頭，微笑說道：「閣下，你忙了一天，晚上跑到我這兒來，應該不是爲了和我抬槓的吧？」

郝元甲不便再說，只好赧然一笑，道：「侯爺，我這就向你稟報……。」

隨即縐起雙眉：「未出你所料，這次潛來帝都的，雖不能說是已傾布達拉宮所有高手，但爲數的確不少……。」

傅小天點點頭，微笑接口：「除了號稱黃衣四尊者的那幾個，還有些什麼人。」

郝元甲神色越顯凝重，道：「八大喇嘛、十二殿、三十六壇各出其半，連同黃衣四尊者一共是三十二名番僧，而黃衣四尊者還只是這三十二名番僧中身份最低者，由此可知，其他各僧的功力一定比他們更高。……」

傅小天笑容微斂，蹙眉點點頭道：「以我日間觀察所得，似乎還不只此數。」

「侯爺高明。」郝元甲道：「千毒門已現燈使，據此推斷，斷不會就這兩人，另外，布達拉宮二流喇嘛尚未計算在內。」

布達拉宮高手已出其半，再加上神秘詭譎、殘忍毒辣的千毒門，以及那難以數計的二流喇嘛，布達拉宮何異已傾巢來犯？

問明這種情勢，縱然傅小天鐵膽傲骨，英豪蓋世，身具莫測功力，也不禁心神震動，大爲動容。他默然不語，沉吟良久方始恢復他那超人鎮定，淡淡一笑，道：「都來了也好，本未出我所料，可笑皇上和那些大員們猶在夢中而不知大禍之將至……這麼看來，今夜委實不宜力敵，只有採取我那非不得已，不肯輕易採取以備萬一的下策了。」

話鋒微頓，揚眉又問道：「看見莫洪他們幾個麼？」

郝元甲呆了一呆，惑然道：「怎麼？侯爺以為。……」

「不！」傅小天搖頭說道：「羅刹諸君心高氣傲，絕不會就此俯首認命供人驅使，也不會受人延攬，我擔心他們會趁火打劫。」

郝元甲道：「聽說莫、單、衞三魔早離北京。」

傅小天道：「焉知這不是故佈疑陣，聲東擊西？我寧願證實他們現在北京，這些人俱都心智深沉，陰狠狡詐得可怕，對付他們三個，只怕要和對付那些布達拉宮的數十密宗高手，付出同樣的精力和貸價。」

面對高明，郝元甲只有為之心折，深為嘆服，肅然點頭，道：「侯爺高見，郝元甲現在請令，若是莫洪等三魔屆時突現，並果然有所圖謀，可否由我負責應付？」

傅小天環目中異采閃動，難掩心中激動，對於誠懇好意，他只有點頭：「郝獅子，傅小天生平從不欠人人情債，除了夏夢卿，你是第二個，我不敢言謝，你也不會喜歡聽，就這麼辦。不過，我希望你別和他們正面衝突，只須設法把他們引開去，越遠越好，待我料理好這邊，再去招呼他們。」

郝元甲自然聽得出傅小天是不願因己累人，使丐幫遭到任何損傷。而事實上，他也清楚，就是傾出丐幫北京分舵全部實力，也未必能與昔日羅刹三君對抗，滿含感激地望了傅小天一眼，咧嘴笑道：「侯爺，郝元甲敬遵令諭。」

傅小天揚眉笑道：「別開玩笑了，現在，我想聽聽對方的佈署情形。」

「他們談不上什麼佈署，侯爺。」郝元甲道：「他們只準備分出一部份人，赴侯爺今夜三更萬壽山巔之約，另一部份，則按兵不動，似有所待。」

傅小天濃眉突皺，沉吟說道：「你可知道赴約的是那些人？」

郝元甲道：「據我所知，僅僅黃衣四尊者和一千二等喇嘛。」

傅小天環目異采一閃，笑道：「乍看起來，他們似乎是恃技驕狂，有意輕敵，不將傅小天三字放在眼內，其實却大有文章，頗不尋常……。千毒門呢？」

郝元甲沉吟着說道：「未見動靜，好像與那些番僧們並非一夥，拉不上什麼關係。」

「這就更可怕了。」傅小天淡淡一笑，凝注郝元甲：「老弟對此有何高見。」

「淺薄得很，只怕難及侯爺萬一。」郝元甲搓搓手，皺眉說道：「如果侯爺一定要我表示一點看法，我以為明鎗易躲，暗箭難防。眞正可怕的，不是萬壽山巔的約會，而是那按兵不動的八大喇嘛，十二殿三十六壇的番僧，還有那未見動靜，表面似乎毫無牽連，袖手旁觀，其實是待機而動，暗暗呼應的千毒門高手……」

聽口氣，顯然還有下文，但他却到此突然住口不言，轉臉望着傅小天。

傅小天環目深注，大笑揚眉：「英雄所見略同，只是……我以為閣下一定還保留了一點，那就是，你們眞正目的在於大內，當今皇上，對麼？閣下。」

一言道破隱私，郝元甲心頭猛震，神色微變，强笑解釋道：「事關皇上，我一介草民，怎敢大膽妄加揣測？」

傅小天沒有放過，只是他也並不介意，表現得也十分坦誠，手撫郝元甲肩頭，淡淡一笑道：「老弟，用不着瞞我，傅小天雖屬滿人，任職當朝，却不是人間賤丈夫，而你我縱是朋友，立場畢竟有點不同。我適才說過，你幫助我，那是因為你看得起傅小天這個朋友，並不是為了我這四字神力威侯頭銜。站在你的立場，事關滿朝，你沒有伸手出力的義務，甚至可以站在他們那一方；不過老弟，有一點我必須告訴你，事情不如表面的那麼單純，這次興風作浪的不是發於民間，而是另有異族心懷叵測，誘惑一些野心人物，

從中加以利用，意圖坐收漁人之利。」

郝元甲心弦震動，血氣翻湧，久久未能答話。

傅小天環目輕注，一笑又道：「好啦，老弟，這種討厭的話兒就此打住，天時已經不早，三更將屆，你請回吧！深夜客來，我連茶都沒有準備，委實太以怠慢。」收回那隻大手，緩緩站起身子。

郝元甲隨着起身，神色已趨平靜，漢佈血絲的雙目凝注傅小天，惑然問道：「侯爺，你眞的就這般地隻身前去赴約？」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約由我訂，大丈夫豈可失信於人？」

「那麼大內……」

傅小天大笑接口道：「老弟不用擔心，我早已有佈置，九門提督府人手已全部調入大內，加上大內侍衞，諒來可保一時無虞。」

郝元甲還想再說什麼，幾次欲言又止，終於微微躬身。

「那麼，我告辭了。」轉身走向樓前窗邊。

傅小天送至窗邊，揮手笑道：「老弟好走，恕我不遠送了。」

郝元甲道：「不敢當，侯爺留步。」身形拔起，電射而去。

望着郝元甲背影去遠，傅小天臉上强持的鎭定漸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無限凝重：「禍起兩端，顧此失彼，我分身無術，這該怎麼辦，這……」

突然，他濃眉挑煞，環目暴射寒芒：「我原想息事寧人，不願意看到血濺帝都，如今你們既然這樣逼迫我。……」

刹那間，神色忽又一轉肅穆，砰然一聲，面西跪下：「小天身爲人臣，情非得已，恩師恕宥。」

一躍而起，囘身抄起几上長劍，大步下樓而去。

□　□　□

朔風呼號，塵沙蔽天。

這是關外大漠習見的景象。

這天傍晚時分，風沙特別凶厲。

驀地，如泣的風聲中，傳來一陣轆轆車聲，緊接着，便見如霧黃塵內，由一座土崗轉角處，緩緩出現了一輛雙馬篷車與一人一騎。

那輛馬車，厚厚油布製成的車簾低垂，遮掩得密不透風，在高低不平的黃土路上，不住地顚簸晃動，車篷上滿積的黃塵，隨風飄逝，但隨卽又佈上了新的一層。

車轅上，趕車的車把式，是個身形略顯佝僂的瘦削老者，衣領翻起，一頂風帽拉得低低的，幾乎遮住了整個臉孔，只能看到頷下一部銀髯，而那本該銀白的美髯，如也因染滿塵沙而變成了黃色。

另外的一人一騎，緊靠馬車之旁，是一匹毛色白裏帶黃的健馬，却似因經不起長途跋涉，千里奔馳，顯得有點疲憊不堪，失去了應有的神駿。

馬鞍上的人，是位俊美絕倫的文士，一襲白色儒服不僅好像多日未經換洗，佈滿塵垢，而且多處殘破，血跡斑斑，血跡已色呈黑紫，顯然爲時已久。

他入鬢劍眉緊鎖，星目黯然無光，俊美的臉龐淸瘦憔悴，一片慘白，白得沒有一絲血色，白得可怕。

本來讀書人體質羸弱，怎經得的長途勞頓，千里風霜？

他和車轅上那駝背老車把式一樣，也緊閉着嘴，默默地策馬趕路。

也許是風沙太大，一開口便滿嘴黃沙。

夜幕，垂得更低，風，終於有點轉弱了。

黃塵漸漸靜歇，衣袂也不再拂動，可是，這老少二人仍然沒有一人開口。

這荒涼、遼濶的原野裏，一時顯得十分寂靜，自然，那車輪聲，馬蹄之聲也就越發清晰，可以傳出很遠。

但不久之後，驀地，一個無限甜美的聲音突然劃破了寂靜，為這荒涼、遼濶的原野，平添一分生氣，這甜美的聲音，輕柔地透過厚厚低垂着的車簾，傳自車內：「夏大哥，風停了麼？」

馬上白衣文士聞聲抬頭，隨即淡淡答道：「是的，夫人。」他似乎不願多說。

車內一陣寂然，未幾又柔聲發問：「到了那兒啦？天黑了吧？」

白衣文士雙目呆呆前視，依然淡淡答道：「天是黑了，夫人，前面就是呂梁山了。」

車中人「啊！」地一聲輕呼，好像透着驚喜，却又似難掩一點惆悵，低低說道：「好快，這麼說我們已脫離險地，再過幾天就到了？」

「是的，夫人。」白衣文士微微地皺了皺入鬢劍眉：「再過幾天就可以回到北京了，只是，在我未把夫人送抵侯府之前，我不敢輕言已脫離險境，而且我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飛往北京……。」

「夏大哥。」車中人突又一聲輕呼，聲音有點激動：「你能否像以前那樣，叫我小妹或者梅霞？」

白衣文士神情微震，身形一陣輕顫，而話聲却更為冷淡：「時過境遷，夫人何必再提往事，如今，夏夢卿所護送的，乃是夏夢卿極為敬佩的神力威侯傅小天的夫人。」

車中忽歸寂然，過了一會兒，車中人又微帶哽咽地說道：「夏大哥，可以掀開車簾讓我透透氣麼？」

白衣文士面有難色似乎有所顧忌，但終於轉過頭去向那車轅上駝背車把式道：「老爺，偏勞一下。」

老車把式沒有說話，神色却極為恭謹，伸手掀開車簾。

車簾啓處，車中人一身白衣，花容憔悴，烏鬢蓬鬆，螓首半探，淡淡地吸了一口氣，噙淚的美目略作環顧，最後停在白衣文士身上。

正是那傅小天夫人薛梅霞。

那白衣文士，薛梅霞口中的夏大哥，自然也就是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

入目他那一身為她所負的傷勢，為她所濺的血跡，清瘦的嬌靨上，像不久以前地，湧現一片憐惜、感激、歉疚之色，以及一些複雜難解的東西，顫抖着失色香唇，無限柔婉地輕說道：「夏大哥，你……可覺得好些了麼？」

夏夢卿沒有看她：「多謝夫人關注，我現在很好，傷勢已無大礙。」

「夏大哥，你何必瞞我。」她聽得出他那勉持平淡的聲調，也深知夏夢卿傷勢不輕，短期內絕對無法痊癒，強忍心中如絞悲痛，却忍不住垂下早已孕滿眼眶的淚水：「你該記得，受先父母薰陶，我也頗懂一點醫道，你的外傷也許已無大礙，內傷却斷非短期內可以復原，普天之下，誰能使你負傷如此？這是第二次了，又是為了我，上次也許值得，這次你實在不該來的。夏大哥，你知道我有多……。」

「夫人！」夏夢卿突然側首輕喝，聲音有點顫抖：「天時不早請早些安歇，路程尚有數日，再下去，夫人會支持不住。」

「不！」薛梅霞連搖螓首，聲音低得像喃喃自語：「肉體上的任何痛苦，我自信能忍受得了，也支持得住，唯一使我受不了的，是你這令人心碎的稱呼，我求你改一改，我求求你。」

夏夢卿身形驟起一陣極其輕微的抖顫，對她這幾句話恍若未聞，也沒有說話。

薛梅霞那失色香唇，一陣劇烈的抽搐。為免徒亂心意，她只有轉移話題：「夏大哥，我可以聽聽你如此急着趕抵北京的理由麼？」

夏夢卿早已恢復平靜，點頭淡笑道：「很簡單，這次我們得能脫險，可說十分的僥倖，因為布達拉宮大部份的密宗高手均已外出他往，否則後果實難想像。而那些密宗高手外出他往的目地當是北京，他們的用心很明顯，傅小天雖然英豪蓋世、神功莫測，但一個人的能力到底有限，我擔心他不能兼顧；再說護送夫人，肩負重大，布達拉宮不會就此甘休，沿途難免再有驚險，能早一日把夫人安然送回侯府，我的責任才算完了，不然……。」

薛梅霞突然接口，竟然出奇的平靜：「夏大哥怎不說想早一點擺脫我，免得『觸人』傷情？」

夏夢卿神情一震，鎮定地道：「夫人，妳想錯了，夏夢卿早已心如止水，再難揚波，我說過，我送的只是傅侯夫人，對朋友之妻，我無須有此顧慮。」

他答得很高明，可是薛梅霞却仍不放鬆，說得也毫不遜色：「是麼？我以為一個人的身份可以改變，但我究竟還是薛梅霞，這個應該永遠也變不了。」

夏夢卿皺眉強笑：「夫人深具辯才，我自認不如，不過夫人如今是傅侯夫人，當不會有錯，這也是永遠變不了的……。」

話聲方落，強持的笑容未斂，突然目射逼人寒芒，眉挑重煞，怒聲冷哼：「不到黃河心不死，我不相信殺不盡你們。」

話聲微頓，威態一斂，輕喝道：「夫人請坐好，老爹，垂簾。」

夏夢卿人雖負傷，功力猶在，薛梅霞心知他必有所見，立把螓首縮回車內。

車轅上，佝僂的年老車把式從容放下車簾，繼續趕着馬車馳進，竟然一絲驚慌之色也沒有。

轉瞬間，遠處蹄聲急遽塵頭大起，暮色中，十餘匹餘頭大馬，疾如風馳電掣一般飛捲而來。

馬，是清一色的蒙古種罕見神駒，鞍上，則俱是身軀高大、驃悍凶猛的黃衣喇嘛。

容得喇嘛們追近十丈，夏夢卿突然挑眉揚聲：「老爹，護住馬車，我沒有工夫和他們多說廢話。」

話落，人起，身形倒射，有如銀虹劃空，直撲逼進車後的十餘來騎。

只見白影飛閃，連聲砰然，十二個黃衣喇嘛已有十個墜鞍落地，一陣滾翻寂然不動。

十匹空鞍座馬，昂首長嘶，鐵蹄飛騰激起滿天黃塵，向茫茫暮色中四散奔去。

另外兩個喇嘛倖保性命，却仍不逃走，一左一右，撥馬衝近馬車，同發獰笑，就待揚掌。

驀地忽聞豪笑震天，車轅上那身形佝僂、老態龍鍾的車把式，長鞭怒捲，疾如靈蛇，分點二喇嘛胸前大穴。

出手之快，認穴之準，堪稱當世罕見。

兩個喇嘛怎料得到區區一個老弱的車把式竟是深藏不露的絕世高人。兩聲悶哼，應鞭落鞍，又是兩匹空鞍健馬狂奔着消逝於暮色中。

佝僂老者斃殺兩人恍若無事，剛剛收鞭，夏夢卿也已折身落回馬上，右掌撫胸，一陣急喘，面色更形蒼白，身形搖搖欲墜。

他內傷未癒，那堪再動眞力？尤其是像如此般足不沾地地凌空搏敵。為了護衛薛梅霞的安全，他不得不拼死出手，枯禪掌威力無倫，天龍身法冠絕宇內，但這兩種神功也最耗內力，雖然斃殺十個喇嘛於剎那間，可是如此一來，他那本就極重的內傷，又加重了一分。

車轅上，那佝僂的老車把式目睹夏夢卿的傷情，難掩心中重憂，目射關切之光，輕嘆說道：「夏大俠你的傷勢……。」

夏夢卿強忍痛楚，連忙揮手向他示意。

無奈為時已晚，車簾掀處，薛梅霞已經探出螓首，珠淚如泉，香唇顫悲聲說道：「夏大哥，你，你

叫我如何心安……。」

夏夢卿神情一震，大爲不忍，改了稱呼，强笑安慰道：「小妹，別這樣。我很好，一點傷勢，別駭心，沒有什麼……。」

雖然改了稱呼，却並未能使薛梅霞感到絲毫慰藉，反之，那有氣無力的微弱話聲，已使她心碎片片、柔腸寸斷。

玉簫神劍閃電手宇內第一，叱吒風雲睥睨武林，豪情萬丈氣吞河嶽，除了八年前南荒一次會戰，蹈陷負傷之外，何曾遭到過任何挫折？但如今他心靈與肉體兩方面，却同時受到無形有形的兩重巨創，這都是爲了她，爲了古往今來，無人能解的一個「情」字，而在「情」字上，她又給了他什麼？一時羞愧難當，芳心中百味俱陳，再也按捺不住，突然埋首車欄，失聲痛哭起來。

夏夢卿身形一陣微顫，不知是肉體上的傷痛，抑或是那心靈受到撞擊，忍不住地發出一聲悶哼，却仍强露笑容，笑得令人心酸：「小妹別這樣好麼？這樣於我傷勢無補，反更令我難受。」

薛梅霞聽若未聞，依然埋首痛哭不已。

夏夢卿慘白的臉龐上，浮起一片難以形容的神色，緩緩地轉過頭去，失神落魄地，呆呆地望着前方。

車轅上，那掌車老駝子，對眼前情形不聞不問，生似置身於另一世界，佝僂着瘦削的身子，默默地趕着馬車。

這荒涼、遼濶的原野上驟歸沉寂，也更凄涼，只有那陣陣令人斷腸的哭聲隨着夜風遠颺。

漸漸地，薛梅霞哭聲越來越低，變成了低聲飲泣，似乎已是欲哭無淚。

胸中積壓已久的鬱結，也似乎隨淚水發洩了不少，終於，她緩緩地抬起了螓首，烏雲更形蓬鬆，美目業已微紅，長長的睫毛上猶掛着淚珠，幾分嬌弱，無限凄楚，令他觸目魂銷：「夏大哥萬勿生氣，我無意惹你心煩，實在是情難自禁。」

夏夢卿緩緩轉過目光，停留在那梨花帶雨的憔悴臉龐上，目光中好似有物閃閃發光，一笑說道：「小妹別這麼說，我什麼時候怪過妳？永遠不會，我剛才沒有再勸妳，那是因爲我也想讓妳趁此機會盡情發洩一下，這些日子來，妳受的委屈太多了，悶在心裏反而不好。掃興的事兒，咱們永勿再提，帶着淚水，眼睛紅紅地回去見傅侯，這樣我擔待不起，時已不早，原野風大露重，早點休息吧！」

最後幾句話兒，近乎詼諧，笑得也很開朗，其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笑得有多麼勉强。

薛梅霞似乎還想說什麼，可是夏夢卿這時已收回目光又轉向前方，她那失色雙唇微微地翕動了幾下，欲言又止，終於退回車簾內。

夜已深，原野中一片清冷。

蔚藍夜空中，舒捲着幾條雲帶，這幾條雲帶自然遮不住那高懸的一鈎冷月與閃爍的羣星。

昏暗冷輝下，空曠無際的原野上，只有夏夢卿等三人的車馬在緩緩地移動着，此外再也看不到一樣東西。

而寂靜的夜空下，除了轆轆車聲與得得蹄聲，異常清晰地隨風飄送外，別的，也再難聽到一點聲息。要有，該是那偶而傳自遠方的幾聲悽厲狼嚎，那聲音拖得長長的，聽來刺耳，悖人心膽。

關外的氣候不似中原，怪得出奇，白日裏驕陽高懸，熱得炙人，而入夜後却冷風似冰，不勝其寒，使人頗有一日暑寒之感。

秋夜的凄涼、肅殺，普天下似乎應無二致，然而，此刻這原野上，凄涼、肅殺的氣氛，却隱隱地令人覺得比他處濃重得多。

車轅上，那不知名的趕車老駝子，襖袴甚厚，一些沒有感到寒意。

涼風拂體，只着一襲單薄儒衫的夏夢卿，却忽然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

他功力通玄，早已寒暑不侵，昔年峨嵋護寶，對那發自地心的罡風猶能夷然不懼，而如今在這嚴重的內傷外創之下，竟禁受不住這僅僅稍有寒意的夜風，怎不令人扼腕興嘆，為之心酸。

一個寒噤之後，他忽有所覺，撥馬攏近車門，輕輕地掀開一角車簾。

功力雖減，目力猶健，何況還有那昏暗的星月之光。

入目堪憐，薛梅霞已似受不了長途車行勞累，再加適才哭得聲嘶力竭，在車身顛簸搖晃中，不知何時已然昏昏入睡。

秀眉輕鎖，憔悴嬌靨上淚漬猶存，似乎睡夢中又悽惋哀絕地流過傷心之淚。

婉約嬌軀微微曲蜷，顯然是因為衣衫單薄，不耐秋夜寒涼。

夏夢卿輕輕一嘆，探身拉過車內一襲風氅，小心翼翼地為她蓋上，凝注那張嬌靨良久，才緩緩放下車簾，馳了開去。

就在這個當兒，他突然又有發現，轉向車轅上老駝子，星目寒芒連閃，挑眉冷笑：「老爹……。」

「我聽見了。」車轅上老駝子點頭接口，話聲中難掩心頭重憂地接着說道：「猶在里許之外，是不是還很難說，夏大俠不宜再動眞力，老駝子不自量力，拼命效命。」

夏夢卿略作沉吟，微笑點頭：「好多年未覩大漠駝叟無影神鞭之威，適才那一手太快，我正在遺憾未能盡飽眼福。」

車轅上老駝子咧了咧嘴，銀髯顫動：「無影神鞭，威震大漠，但那只是大漠，比諸中原武林，那地方實在太小，假如再當着夏大俠之面……老駝子這條鞭就更要變成提不起的爛草繩了。」

入耳這輕鬆詼諧的話兒，夏夢卿禁不住啞然失笑。

老駝子話聲方落，突然神色一變，目射奇光，凝注前面遠方：「老駝子業已聽出來人只有兩個，功力俱都不弱，猶在老駝子之上。」

夏夢卿雙目中突現異采，挑眉笑道：「老爹好俊的聽覺，這二人所用身法我聽來頗為熟悉，只怕老爹的無影神鞭不能大展神威，我也飽不成眼福了……。」

話未說完，遠方那茫茫夜色中，已現出兩條淡淡人影，昏暗月色下看去，直如隨風飄來的兩縷輕煙，身法之快世所罕見，也錯非是宇內第一的夏夢卿與那毫不起眼的風塵異人無影神鞭大漠駝叟，換了別人，縱然竭盡目力也難有所見。

夏夢卿注目遠方來人，淡笑發話招呼道：「佛門禪功，道家心法，來人莫非霍、岑二弟。」

話聲不大，相隔也足有半里，但遠方那兩條人影却似已有所聞，同發龍吟長嘯，身形如疾，直如劃空長虹，一閃已至近前。

車馬倏停，夏夢卿含笑離鞍，馬車之前微風颯然，一個衣黑、人黑，全身俱墨的精壯少年和一個身着青衫的俊美書生聯袂射落。

足方沾地，黑衣少年便大步奔過去，一把抓住夏夢卿雙手，萬般激動，無限歡欣地叫道：「夏大哥，多年不見，差點沒把我和小岑想死，設非適才夏大哥神功傳話……。」

青衫書生閃身上前，沉聲喝道：「小霍，放手！你難道沒有看出夏大哥身負極重的內傷。」

黑衣少年這才注意到夏夢卿那色呈慘白憔悴不堪的臉龐，與那殘破儒衫上的斑斑血漬，倏地收手，矍然變色，垂首說道：「夏大哥，原諒我無心，並恕我二人接應來遲。」

夏夢卿目注青衫書生，皺了皺眉，笑道：「小岑，你怎麼仍然難改你那多嘴的脾氣？」

話鋒微頓，伸手反握住黑衣少年雙腕，含笑道：「小霍，別難受。我們交非泛泛，誼同手足，你不該

這麼說。身在武林，難免搏鬥，那有不負傷的？夏大哥又豈會在意這區區傷勢。若說援應來遲，那該怪我沒有事先通知……。」

黑衣少年突然抬頭，目射奇光濃眉挑煞：「夏大哥神功舉世無匹，我不相信那些番和尚能傷得了你，有機會，我必要……。」

「你也想鬥鬥密宗高手，是麼？小霍和小岑一樣，你也未改火爆性子。」夏夢卿含笑說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小霍，不可坐井觀天把我捧得太高，須知捧得高，摔得重，密宗我見識過了，果然不凡，能全身而回，已屬萬分僥倖，不過，小霍也不要難過，我身中三記大羅印，布達拉宮却賠上了十大高手和許多二流喇嘛，應該很划得來了。」

大羅印密宗秘技絕學，掌力陰柔歹毒中者無救，夏夢卿幸好有大靜神功護體，但身中三掌，也難免受了內傷，而且受傷的程度，頗爲嚴重。

青衫書生神情大震，急形於色，突然接口道：「夏大哥，大羅印非同小可，你怎能……。」

「小岑！」夏夢卿一聲輕笑，道：「何必這麼大驚小怪的，我現在不是好好的麼？你們放心，夏夢卿若是死在大羅印下，豈不辜負了那宇內第一的頭銜？來，讓我替你們引見一位前輩。」

向站在車旁的老駝子微一擧手：「這位就是大漠駝叟無影神鞭獨孤奇前輩。」

夏夢卿既然尊稱爲前輩，黑衣少年、青衫書生自然不敢怠慢，忙自恭謹躬身爲禮。

「老爹，這兩位是我多年知交，彼此淵源極深，二聖凡凡大師、大木眞人得意高足，霍玄、岑參。」

獨孤奇雖說成名多年，威震大漠，但比之三聖却仍渺小的微乎其微，聞言大吃一驚悚然動容，急急說道：「夏大俠……二位，若論輩份，獨孤奇還須尊稱，這豈不折煞我駝子。」

目射奇光，肅然還禮，道：「二位昔年聯袂馳救武當，橫掃羅刹，獨孤奇早仰威名，心儀已久，今日得瞻風儀……。」

夏夢卿突然皺眉輕笑接口道：「老爹，看來有時候你比我還要酸，彼此均非外人，你忍心使他倆侷促不安？」

獨孤奇正色說道：「夏大俠，武林中素重輩份，禮豈可失？」

夏夢卿搖頭笑道：「老爹，如此說來，你讓我又何以自處？論輩份，家師猶高三聖一輩，他二人與我平輩論交，這豈不大大的不韙？」

獨孤奇呆了一呆，啞口無言。

夏夢卿淡淡一笑，轉向二小：「接應雖遲，蒙二位遠迎於此，我做大哥的一樣深爲感激，如果沒有別的事，車轅上還有地方可以容下二位，我們到北京再作長談，請上車吧！」

青衫書生低頭不語，黑衣少年狀似猶豫，濃眉連軒欲言又止。

夏夢卿神目如電立刻有所察覺，皺眉笑道：「小霍，曾幾何時，你素性乾脆爽快，怎麼也學的和小岑一樣了？對我應該沒有什麼顧慮，有話快說！」

霍玄黑臉飛紅，頗爲窘迫，搓着一雙大手，赧然笑道：「我口齒笨拙，辭難達意，夏大哥還是問小岑吧！」

夏夢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劍眉微揚，轉注青衫書生，含笑不語。

岑參略一遲疑，目注低垂的車簾，沒有說話。

夏夢卿睹狀了然，點頭笑道：「小岑，你很機警，車內是神力威侯傅小天夫人，薛梅霞，說來你應該知道她……。」

岑參仍然面有難色，示意夏夢卿離開車旁，找地方談話。

夏夢卿淡淡笑道：「昔年我不能分身馳援武當，便是因爲作客薛家；彼此交稱知已，她不是一般世俗兒女，對她對我，不必有什麼兩樣，說吧！」

岑參穎悟絕世，一點就透，不再猶豫，立刻探懷取出一封函帖，雙手遞了過去。

夏夢卿接在手中，略一注目笑容盡斂，神色驟轉凝重，目光投向岑參，蹙眉問道：「這，你接自何人之手？」

岑參俊面微紅，赧然說道：「不認識，一個黑衣人送來就走了。」

夏夢卿皺了皺眉：「什麼時候接到的？」

「半月之前。」

夏夢卿沉吟着說道：「時間不差，該是我離開斷魂谷以後，到達布達拉宮之前，他們行動很快，有點令我佩服，我想聽聽你對這件事的意見。」

岑參很鄭重說道：「武林帖非同小可，這件事更是關係重大，我和小霍遍尋宇內，正是要找夏大哥請示。」

夏夢卿沉思良久，突然說道：「那麼，我要你二人置身事外，就當沒有接到這武林帖一樣，即刻返回來處，閉門讀書不聞不問。」

岑參呆了一呆，就待張口發問，但忽然又似有所悟地強自忍住，垂首不語。

霍玄性急，濃眉陡揚，詫聲問道：「夏大哥，我們期待多年，只恨力單勢薄，不足成事，如今帖遍宇內，正好共襄盛擧，你怎麼？……」

「小霍！」夏夢卿目射寒芒，挑眉接道：「別問我爲什麼，我自有道理，我的話你聽不聽。」

霍玄皺眉囁嚅：「夏大哥的話，我怎敢不聽，只是……。」

夏夢卿沉聲輕喝：「沒那麼多理由，點頭。」

威嚴懾人，霍玄那敢再說？身形一顫，只有垂首，但環目偸望，眉宇間仍難掩心中詫異之情。

夏夢卿只作未見，轉注猶自低頭皺眉的岑參，淡淡說道：「小岑，我知道你此時心中是怎麼想的，這本難怪。若是我換了你，我也會這麼想，但是你想錯了，夏夢卿豈是人間賤種？他不會因私忘公，爲女柔情而置國仇家恨於不顧……。」

岑參滿面愧色，猛然抬頭。

「聽我說完！」夏夢卿沉聲說道：「彼此淵源非淺，情同手足，你也用不着這樣。」

話鋒微頓，神色一轉鄭重，接着解釋道：「再說，她如今是誥命一品的傅侯夫人，我對她也談不到什麼兒女柔情，至於傅侯，我只是敬他爲人中英傑，超世不凡，雖然惺惺相惜，但彼此立場畢竟不同，更不會因爲他而有所顧忌。我要你們置身事外，回去閉門讀書，自然有我的道理在，否則我期待多年，怎會放棄這大好時機？但這道理，目前我還不願明說，而且也沒有告訴你們的必要，我只要你們聽話。小霍，他暴躁而容易衝動，你比他冷靜得多，我以爲你應該了解我的苦心……。」

後面的話，說得有點激動，也訴因此牽動了傷勢，一陣微微輕喘，住口不言。

霍玄的頭，垂得更低。

岑參却滿面愧赧不安地毅然答話：「夏大哥頂天立地，奇男第一，我不該有那種瀆冒不敬的想法，不敢再問理由，我和小霍聽話就是。」

夏夢卿蒼白憔悴的臉龐上，浮現一絲淡淡笑意，笑得很安慰，目射友愛，微微點頭：「那麼，這帖子放在我這兒，你們走吧！」

岑參星目凝注，關懷之情溢於言表：「夏大哥，我和小霍這就遵命告辭，只是你傷勢嚴重，我和小霍

實在放心不下……。」

夏夢卿突然朗笑揮手：「鬚眉漢子丈夫氣，那裏學來的婆婆媽媽女兒態？再不走我可下手趕了。」

岑參、霍玄四目深注這位一身傲骨的夏大哥，淚光閃爍，終於同時揚聲：「夏大哥多多保重，莫使我二人終日掛懷，寢食難安，恨會短離長，願早日見召。」躬身一拜，相率飛馳而去。

夏夢卿再也難忍滿眼熱淚，向着夜空頻頻揮手。

望着岑、霍二小身形消逝不見，那憔悴的俊臉上，突然浮現一片陰影，這陰影包含着許多使人難懂的東西……。

他也再不能承受嚴重內傷嚙咬般的痛楚，一聲低低悶哼，身形微起搖晃。

獨孤奇伸手將他扶住，雙眉深蹙，一嘆說道：「岑、霍二位性情中人，夏大俠你這是何苦？」

夏夢卿微一搖頭，苦笑說道：「他們兩個除了對我以外，就從不知一個『怕』字，我若不强裝無事，逼他們回去閉門讀書，他們準會前往布達拉闖事，憑他二人師門的大靜神功，玄玄心法，固可無險，却免不了有驚，我諸事未了，不能分身，豈不又要多擔上一份心？」

輕輕掀開一角車簾，薛梅霞猶自甜睡，似未醒過，自然也不會知道適才車外發生的事。

輕輕放下車簾，又苦笑了笑道：「這一陣已耽擱不少路程，老爹，咱們快走吧！」

獨孤奇忙一點頭，緩緩轉過身，登上車轅，抖韁輕喝，蹄聲又起，車輪又動，向着茫茫夜色中馳去。

昏暗月色下，這荒涼、遼濶的原野上，留下一條長長的輪跡，延向遙遙的天邊……。

天將破曉，東方微透金光。

晨曦下，太原城已然在望，回顧呂梁，山高接雲，已遠遠被拋在後方。

雖說已然在望，但少說也還有二、三里路才能抵達，但若較之身後已走過的千山萬水，自然也可說是近在咫尺。

西藏、山西，鄰近於一隅，然在山川景物，風土民情上却有差別，而且差別很大。如今置身此處，遙望那靜峙於晨曦下的太原城，在意識上，令人覺得已歸自異域，返回故土，輕柔的晨風中，似乎還微送帶土的芳香。

夏夢卿仰首晨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再呼出時，那心頭鬱結與大漠風沙，多日勞累，似已隨之盡消，那嚴重的內傷也好像減輕了不少，精神爲之一振。

獨孤奇聞聲側顧，雙眉微軒，彈了彈滿身黃塵，也自心情一朗，笑道：「夏大俠，是否在太原略事歇息後再過太行山？」

夏夢卿一時沉吟未語，旋即微微搖頭：「一日不到北京，我心中一日難安，請老爹繞過太原，逕渡太行吧！」

獨孤奇聽得雙眉一皺，道：「由此至北京，至少還有數日路程，夏大俠不宜强持傷重之軀……。」

夏夢卿仍自搖頭道：「我心靈的負擔，遠較傷勢爲重，也正爲我傷勢很重，短時期內不能妄動眞力出手，所以才急着儘早趕抵北京。能把傅夫人安然送回侯府，在我來說實比傷勢痊癒還要使我覺得輕鬆，否則，傅夫人萬一再有任何失閃，我便對不起傅小天。」

英雄肝膽，令人敬佩，不世至情，更是感人。

獨孤奇悚然動容，銀髯皆顫：「夏大俠，能爲你稍盡棉薄我已深感榮幸，如今却更覺這趟千里駕車，再入中原沒有冤枉。這多天來，我領悟了不少，懂的事更多，看來跟在你這位宇內第一奇才身邊能得無窮好處，老駝子敬遵令諭，這就改道。」

抖韁輕喝，一帶馬頭，避開官道，向着另一條岔路上馳去。

這條岔路橫跨太行，原是晉冀兩省間的捷徑，可是天下事，有時往往令人意想不到，夏夢卿如果聽從獨孤奇的話兒，在太原略事歇息再走，便可免去一場麻煩，這一改道緊趕，竟反而欲速不達地遇上事端，就擱了行程。

就在轉入這條岔路不久，忽見遠遠地迎面走來了一名灰衣芒鞋的行脚僧人。

行脚僧人足跡遍天下，化緣十方，這條路上雖然難見人跡，可也不足爲怪。

夏夢卿奇才第一，獨孤奇見多識廣，對此自然毫未在意。

然而，當雙方的距離漸漸接近，行脚僧人容貌清晰入目之後，夏夢卿却禁不住呆了一呆，「咦」了一聲，喃喃說道：「少林藏經堂住持怎地輕下江湖，莫非……」

少林絕學掌執武林牛耳，藏經堂主持更是身份極尊，獨孤奇聞言神情一震，不由也凝神向前望去。

但見百丈外那位行脚僧人，雖然年事頗高，却健步如飛，銀髯飄拂，寶像莊嚴，隱隱有種懾人威力。

收回目光，轉注夏夢卿，軒眉說道：「如果老駝子料得不差，這位少林藏經堂住持輕下江湖，必也與岑、霍二位所接獲的武林帖有關。」

夏夢卿輕蹙劍眉，點頭未語。

說話間，雙方相距已只有廿丈，行脚僧人此刻亦有所發見，神色間突現難言驚喜，倏然住足，合十退立道旁。

獨孤奇咧嘴一笑，道：「看來老駝沒有料錯，麻煩來了。」

車馬馳行甚速，話落時，已至那行脚僧人附近，行脚僧人突宣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施主請稍留俠駕。」

未等夏夢卿指示，獨孤奇已逕行勒繮控馬停車。

馬停車止，夏夢卿就鞍上拱手含笑道：「荒郊野徑，得遇佛門故人，欣喜何似，大和尚別來無恙？」强提眞氣，飄身離鞍，牽動傷處，胸口一陣抽痛，他不禁微微皺了皺劍眉。

行脚僧人正是那少林藏經堂住持大慧禪師，聞言肅然躬身道：「峨嵋金頂拜別迄今，數易寒暑，施主猶能記得貧衲，貧衲好不榮寵，峨嵋初瞻神儀，今日再覩風采，此生可以無憾了。」

夏夢卿輕笑接口：「大和尚太謙，彼此旣屬故識，何須如此？容我請教，大和尚喝令停車住馬，似乎非爲招呼把晤，莫非有何見教麼？」

「貧衲不敢。」大慧禪師再次躬身，莊容說道：「貧衲所以斗膽請施主暫留俠駕，實是有所稟告。」

夏夢卿立卽心中了然，微微一笑道：「那麼，大和尚是有意相尋，並非逆旅不期巧遇了？」

大慧禪師神情微震，毅然點頭：「施主神目，貧衲怎敢妄言，如今找尋施主者，豈只貧衲一人？諸大門派，天下羣豪莫不踏遍四海，窮搜八荒。」

夏夢卿「哦！」了一聲，挑眉笑道：「這樣看來，事非小可，但我不明白諸同道因何爲區區一人而勞師動衆，大和尚可否明告？」

大慧又一躬身，肅然說道：「施主請恕貧衲斗膽，此事關係重大，貧衲不敢擅自進稟，容貧衲請敝掌門人趕來面陳。」

夏夢卿呆了一呆，隨卽恍悟：「貴教掌門人莫非就在左近？」

大慧禪師點頭道：「施主高明，敝掌門人與各派掌門人，以及天下羣豪，此刻大部份均在太原。」

夏夢卿雖然急着趕路，但却不是不明事理之人，當下只有答允等候，淡淡一笑，道：「那麼，大和尚請！」

大慧禪師不再說話，突然仰首發出一聲長嘯。

少林絕學，佛門禪功，果然不凡，聲似龍吟直透雲霄歷久不散。

嘯聲未落，太原城方向立即也劃空傳來一聲長嘯，聽聲音，功力竟與這位少林藏經堂住持互為伯仲，不相上下。

劃空傳來的嘯聲猶自縈耳，遠遠地便見太原城頭之上，一連騰起數十條人影。

飛掠縱躍，有如飛蝗快捷如電，轉瞬間，已來至百丈之內。

夏夢卿目力如神，早已清楚地看出，這數十人中，為首一僧年事甚高眉鬚俱白，身披一襲大紅袈裟，步履之間穩穩從容，正是那當今少林掌門，大悲禪師。

緊隨大悲禪師之後的是童顏鶴髮，得道全眞，武當掌教無為道長，與其他各門派掌門至尊。

再後面，是少林四大護法，各堂住持，武當七劍以及各門派輩份最高的一流高手。

其中竟然還有不歸谷的端木少華，天龍堡的龍振天與另外五莊四寨之主。

全是領袖一方的人物，聲名卓着的絕頂高手，可以說，當今武林精英，已盡數會萃。武林帖果然已傳遍宇內，震動天下，夏夢卿不由心頭暗震，深蹙劍眉。

一丈外，羣雄相繼住足，大悲禪師顧不得理會道旁合十躬身相迎的藏經堂住持大慧禪師，大步趨前，肅然合十，向着夏夢卿微微躬身為禮，道：「再睹風采，足慰平生，施主別來可好？」

夏夢卿雖然武林輩份極尊，較諸大悲禪師猶高一輩，但人家究竟是一派掌教身份，而且他也素性謙恕自是不會托大，當下忙自還禮說道：「託掌教洪福，夏夢卿尚稱粗健。」

大悲禪師躬身合十再拜：「峨嵋金頂，施主仗義維護，神龍一現，貧衲未及言謝，忐忑迄今。月前北邙斷魂谷中，大智師弟又蒙解救，貧衲感同身受，謹此一併謝過。」

「掌教言重，夏夢卿愧不敢當。」夏夢卿淡笑說道：「峨嵋我只為護寶，北邙也不過適逢其會，若說言謝，只有使我汗顏，掌教萬勿耿耿於懷。」

他這裏話聲方落，羣豪中又走出了那位高年全眞，武當掌教無為道長，肅然稽首：「八年前，施主頒下珠符令，差人馳救武當，逐退羅刹諸凶，挽敝派於浩刼，隆情高義，貧道亦補致謝忱。」

顯然，這位武當掌教所說的，乃是指昔年羅刹教為了遮天下人耳目，便於潛往峨嵋盜取三聖遺寶，大舉侵犯武當，霍玄、岑參受命珠符令，聯袂馳援武當之事。

夏夢卿忙自還禮，淡淡一笑道：「事隔多年已屬陳跡，掌教何必還要提起？且盡棉薄者另有其人，我不過從中傳話而已，怎敢當掌教一個謝字？」

無為道長白眉微軒，目光凝注，滿含感佩道：「施主不必謙遜，岑施主道聖高足，由於乃師與敝教的一點怨隙，對敝教仇視猶恐不及，若非施主頒以珠符令，岑施主絕不會暫置積怨，義施援手；而設非岑施主駕臨武當，挽敝教一刼，道聖一脈與敝教之間的積怨也永無化解之日，如此大恩大德，敝教世代感戴，貧道終身難忘。」又一稽首，飄然退回。

看來，無為老道對昔年岑參被迫馳援武當之事，頗為自知，他的話說得不錯，岑參為三聖中大木眞人傳人，昔年大木眞人被武當拒於教外，一怒下山，曾誓言終生不入武當，徒承師怨，若非碍於珠符令，岑參斷不會對武當施以援手，而若非岑參暫置積怨，義施援手，也不會使武當五老愧疚俯首，盡釋前嫌，論因說果，功德自應歸夏夢卿一人。

無為道長方退，接二連三地又有少林羅漢堂住持大智禪師、不歸谷少谷主端木少華、天龍堡主齊振天等人，越衆而出懇摯致意。

為得是北邙斷魂谷內得以保全聲名，脫險生還。

夏夢卿不是施恩望報之人，而且他也不認為那些舉手之勞的事便是施恩，不過人家施然感恩圖報，誠

懇致謝，他也只有一一還禮遜辭，應付過去。

待得諸人都退回大悲禪師身後，他方始暗暗透了一口氣，目注那似爲羣龍之首的少林掌門人大悲禪師道：「禪師以一派掌教之尊親下江湖，偕天下羣豪遍搜宇內，相尋於我，想必定有見教，如今是否可以示下了？」

大悲禪師神色一轉肅穆，目光輕掃車轅上的獨孤奇及車簾低垂的車廂一眼，壽眉微皺，說道：「貧衲斗膽，可否請施主借一步說話？」

顯然這位少林掌教有着與昨夜岑、霍二小相同的顧忌。

夏夢卿心中了然，淡笑搖頭：「掌教不必有所顧忌，我忘了奉告，駕車的這位前輩，掌教不會陌生，大漠駝叟無影神鞭……」

人名樹影，大悲禪師聞言悚然動容，立即合十致歉道：「原來是獨孤大俠，貧衲眼拙，多有得罪。」

獨孤奇車上拱手，咧嘴笑道：「掌教大和尚不必客氣。」

夏夢卿一指車簾低垂的車門，道：「車內，乃是神力威侯傅小天的夫人……。」

大悲禪師神情一呆，霍然變色。

夏夢卿視若無覩，接道：「她本武林兒女，昔年薛家雙龍一鳳，掌教想必也該有個耳聞，若是信得過我，也請不必有所顧慮。」

大悲禪師仍然面有難色，猶豫難決。

夏夢卿劍眉一挑，笑道：「掌敎施然信不過我，何必相尋？……」

大悲禪師忙自合十，道：「施主言重，貧衲焉敢信不過施主？實在此事關係太以重大，車中人雖然也是武林兒女，但她如今究竟已是滿……。」

一觸夏夢卿那已透不悅的逼人寒芒，任他身爲少林掌門人，佛門得道高僧，名重宇內，也不禁心頭微懍，倏然住口。

夏夢卿星目凝注，淡淡一笑道：「緣慳一面，身份特殊，我不敢怪掌教對她有所顧忌，然而，我却以爲掌教不該信不過我。掌教若執意不願明示，我絕不會强人所難……其實，諸位來意，我已略知大概，掌教因她而有所顧忌之事，當是爲了一張遍傳宇內的武林帖……。」

大悲禪師心神驟然一震，滿面詫異之色地望了他半晌，毅然點頭說道：「施主既然已經知道了，那是再好不過……。」

猛有所觸，目注低垂的車簾，變色接道：「貧衲斗膽請教，傅夫人，她也知道麼？」

夏夢卿含笑點頭：「我所知道的事，從不瞞她。……」

大悲禪師大吃一驚，兩道白眉方自挑起。

夏夢卿一笑又道：「她雖然身爲滿族皇室貴胄，却曾勸我參與帖中所倡之事，共襄盛舉，這應該可以證明她仍是我漢家熱血兒女，與衆不同。」

大悲禪師暗吁一口大氣，慈目凝注，似乎信疑參半，默然不語。

他年老事故深，對夏夢卿這話自然不肯就此採信，但當着這位宇內第一奇才却又不便說出口，故而乾脆來個閉口不言，這種做法委實高明。

夏夢卿既稱宇內第一奇才，對此豈會看不出來，淡淡一笑，道：「話是我說的，信不信全憑掌教。」

大悲禪師面上一熱，忙道：「施主又言重了，貧衲豈敢……。」

夏夢卿揮手接口道：「我時間不多，也覺得爭論此事，不是正題，我想知道掌教等爲什麼要找我？」

大悲禪師神色立轉肅然，合十躬身道：「施主奇才第一，身懷珠符令，這等大事，非施主參與難期有

成，故此貧衲邀約同道，遍尋宇內，想請施主出面領導我等，與發帖首倡者互相策應，共襄盛舉，事關公仇私恨，漢家榮辱，施主幸勿見拒。」

一番話直聽得夏夢卿心頭連震，却劍眉深皺，道：「那是掌教獨垂青睞，過於看重，我却自認後學末進，德能兩薄，不足擔當大任，再說衆英雄中不乏俊彥，掌教更是德高望重……」

「施主！」大悲禪師肅然合十，懇摯陳情道：「貧衲適才說過，事關公仇私恨漢家榮辱，非同小可，再說論才，施主稱絕宇內。論輩份，天下武林，無人比施主再高。珠符令出，四海服膺，施主是我等唯一領導人選，貧衲斗膽以為施主對此沒有理由遜辭。」

「掌教誤會了。」夏夢卿搖搖頭，淡淡一笑道：「我不是遜辭，也非懼於責任重大，而是另有我不能從命的原因在，我不但不能從命出面，而且還要奉勸諸位與我一樣地置身事外。」

大悲禪師萬萬料不到他會如此說法，呆了一呆，詫異欲絕地道：「貧衲愚昧，不懂施主此語何意。」

夏夢卿淡淡說道：「我知道各位一定會感到很詫異，我也很想作進一步地說明，只是如今言之未免過早，掌教若是信得過我言出有因，那麼就請偕衆英雄各回來處，莫再過問此事。」

大悲禪師白眉雙挑，微微變色：「貧衲早想到施主所言必然有因，否則以宇內奇才如施主者，斷然不會作如是語，不過此次接到武林帖的非只貧衲一人，也非少林一派，貧衲斗膽以為，施主若不把那原因明示出來，不但天下英雄俱感失望，而且也難令天下英雄心服。」

這話不錯，天下羣豪滿懷熱血而來，旨在請他出面領導共襄盛舉，報雪公仇私恨，重振漢家聲威，豈是幾句寓意不明的話所能打發得了的？

夏夢卿似乎無可奈何，略作沉吟，突然說道：「既然掌教這麼說，我不敢不讓各位有個明白。請問掌教，這件事係由何人發動？那武林帖上署名者為誰？」

大悲禪師呆了一呆，道：「千毒門主。」

夏夢卿點點頭，笑道：「那麼這原因就簡單了，月前北邙斷魂谷中的種種遭遇，各位想必記憶猶新，以千毒門主那種人物，用心叵測，是否能成得了大事，各位應該比我了解得更為清楚。」

凶狠毒辣，矚目驚心，無影之毒，餘悸仍存，大悲禪師不得不點頭：「施主所言極是，天下英雄亦莫不有此同感，只是……他這次遍傳武林帖之舉，却極為神聖，光明正大，我等身為漢族世胄，先朝遺民，為了公仇，只有暫置私怨。」

夏夢卿淡淡一笑，冷然說道：「掌教這話本來不錯，只可惜掌教不知千毒門主也是一個受人操縱利用的可憐角色。」

大悲禪師呆了一呆，一時無語。

「無量壽佛。」武當掌教無為道長突又越衆而出，神情肅然地，微一稽首道：「施主請恕貧道斗膽，有幾樁事兒，想請施主釋疑。」

夏夢卿星目深注，還禮說道：「掌教請講，我有問必答。」

無為道長雙目神光湛然，淡淡發問道：「施主想必也接獲一份武林帖吧？」

夏夢卿搖頭淡笑：「掌教想差了，千毒門主豈有這個膽子將那看來神聖，實則包藏禍心的武林帖送到我的手中。」

無為道長白眉微軒，道：「那麼，施主怎知貧道等來意？」

「很簡單。」夏夢卿微笑說道：「因為昨夜已有兩人以此事徵詢於我。」

無為道長呆了一呆，道：「施主可否示那兩人是誰？」

「我說過有問必答，自當奉告。」夏夢卿笑道：「這兩人掌教認得，便是昔年聯袂武當，為貴教稍盡

棉薄的霍玄、岑參。」

無爲道長似乎頗覺意外地「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霍、岑二位施主……。」深注夏夢卿一眼，接道：「施主也是以今日之言，應付他們二位的麽？」

「不錯！」夏夢卿聽出對方話中有話，星目寒芒一閃，揚眉笑答道：「只是，我昨夜措辭與今日稍有不同，我說他們輕舉妄動，要他們立卽回到住處，閉門讀書。」

無爲道長老臉一紅，稽首說道：「施主莫要誤會，貧道不敢存有那個意思。」

夏夢卿淡笑揚眉：「掌教言重，夏夢卿也不敢妄自度人。」

無爲道長頗爲窘迫，但旋卽又自眉雙揚，肅然說道：「那麽貧道愚昧，施主乃智蒙神僧高足，神僧赤膽忠心，每以無力驅逐韃虜爲恨，貧道實在莫明施主何以竟阻攔此一盛擧？」

一句話直聽得夏夢卿劍眉連軒，目射奇光，但想到對方的失態也是因爲急於公仇，發乎忠誠，只不過有點審事不明，却又不忍發作。當下暗暗一歎，倏斂威態，說道：「誠如掌教所言，家師赤膽忠心，一生時以無力驅逐韃虜爲恨，耳提面命也每以大仇大恥誨我，我夏夢卿又豈是掌教所責的那種大逆背師之人？不過我不敢怨怪掌教有這種想法，易地而處我也會有這種想法，我和諸位一樣，也是漢族世胄大明遺民；說句唐突一點的話，我的仇恨也許比諸位更深，光復神州驅逐韃虜的心志也比諸位更切，我之所以不願對這次所謂盛擧加以贊助，反加阻攔，那是因爲我比諸位多知道一點，千毒門主受惑於西藏布達拉宮，而布達拉宮之後更另有操縱之人，其目的在造成中原鷸蚌相爭之局，而坐收漁人之利，我等如若不察，誤中奸謀，一旦陰謀者侵據華夏，所蒙恥辱，所受災難將較今日猶甚百倍，各位均爲一時明智之士，請問，似這等引虎驅狼，開門緝盜之擧，能够附和麽？言盡於此，還請各位各返來處，伺機再動，屆時我必當有所交代。」

聽了這番話，羣象俱皆悚然動容，默然不語。

無爲道長微一稽首，就要退回。

「阿彌陀佛。」一聲佛號，震耳撼心，大悲禪師突又跨前一步，肅然合十道：「貧衲斗膽，請施主再示那幕後陰謀之人。」

夏夢卿淡淡說道：「掌教胸羅淵博，當知白衣大食此名。」

大悲禪師呆了一呆，意猶難信，慈目凝注，道：「施主怎知……。」

夏夢卿劍眉倒剔，星目寒芒電射，突然沉聲接口：「大和尙，你這是逼我？」探懷取出一物，冷冷遞過。

那是一塊玉珮，正面左右兩邊，各鐫一龍，翻騰雲中，首尾相對，栩栩如生，二龍之間，刻有八個隸字：「忠孝傳家，世代愼藏」。

大悲禪師入目這塊玉珮，神情狂震臉色劇變，突然下拜：「出家草民，有眼如盲，懵懂無知……施主恕罪。」

大悲禪師德高望重，領袖武林，他這一拜下，誰敢怠慢，一時紛紛下拜鴉雀無聲，夏夢卿閃身避禮，激動說道：「今非昔比，夏夢卿蒙羞在身，不敢受各位重禮，還請……。」

羣豪一拜而起，大悲禪師恭聲答話：「草民等緬懷先朝，思念故君孺慕若渴每感無依，今日得知施主身份，驚喜之餘，豈有不拜之理？更當謝天謝地。草民等這就遵諭各返來處，靜候施主復興之召，草民等告辭。」

躬身再拜，領着羣豪悄然退去。

夏夢卿星目微濕，拱手揚聲：「諸位走好，恕不能遠送。」

望着羣豪漸去漸遠，唇邊突起一陣輕微抽搐，臉上一片難以言喻之色，呆呆凝注，默然不語，良久方始一歎回身。

他剛轉過身來，面前如飛飄落大漠駝叟無影神鞭獨孤奇，神情肅穆，無限激動地道：「夏大俠，你瞞得老駝子好苦……。」納頭便要拜下。

夏夢卿出手如電，托住對方兩肘，皺眉苦笑：「老爹，別再令我難受了好麼？動身吧！」

夏夢卿雖然身負重傷，獨孤奇却仍然使盡力氣也無法拜下分毫，明知差人太多，只有一歎作罷，懇求道：「夏大俠，老駝子以前不知，情猶可原，如今既然已經知道了，這『老爹』二字萬請……」

夏夢卿沉聲接口道：「老爹，你還要不要我這個朋友了？」

獨孤奇那敢再說，老眼凝注，顫聲道：「恭敬不如從命了，老駝子生受了。」轉身就待登上車轅。

車簾掀動，薛梅霞突然探出螓首：「夏大哥，他們都走了麼？」

夏夢卿呆了一呆，道：「小妹何時醒來的？」

薛梅霞柔婉一笑，道：「我早就醒了，人家既然有所顧忌，加上我衣衫不整，多日來未曾梳洗，怎好出來？」

「那麼——適才之事，小妹想必都已聽到了？」

薛梅霞又柔婉一笑，微頷螓首。

夏夢卿心中微震，默然未語，翻身上馬。

第十三章　難得世間奇女子

車馬又繼續向前馳進。

由於北京不日可到，薛梅霞滿腹心事，一直沒有開口。

其實，眞正心事重重的還是夏夢卿，自適才薛霞坦率承認已在車內聽到了一切之後，他的心情就沒有一刻平靜過。他並不是怕她洩漏什麼，而是另有一分不安，而也就因爲這分說不出其所以然的不安，使他也盡量地避免和薛梅霞有所交談。

然而，奇怪得很，儘管他有心避免和薛梅霞談話，薛梅霞的沉默，却使他心裏的不安更甚。

他希望薛梅霞能打破沉默，對他有所發問，可是，薛梅霞偏偏不再開口，坐在車門外的車欄上，美目望着遠方，一動不動。

最後，他終於忍不住了，輕輕地咳了一聲，道：「小妹……。」

薛梅霞放回目光，半轉螓首，凝注在他的臉上，秀眉微揚，打瑤鼻裏輕輕地「唔」了一聲，等待他的下文。她有了反應，他反又猶豫了，張口再三，才頗爲吃力地道：「小妹適才……」

薛梅霞突然柔婉一笑：「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可是想聽聽我的看法？」

夏夢卿心頭暗暗一震，事實如此，他只有點頭，赧然一笑道：「小妹高明，我不敢隱瞞，我除了想道道小妹的看法以外，還想解釋……」

「夏大哥！」薛梅霞秀眉輕挑，微笑接口道：「我且先問你一句，在你心目中薛梅霞是個怎麼樣的女人？」

夏夢卿呆了一呆，道：「我覺得小妹不應有此一問。」

「那麼……」薛梅霞笑道：「既是這樣，夏大哥那『解釋』二字豈不也嫌多餘？」

夏夢卿又復一呆，紅着臉笑道：「小妹，原諒我，我收回……」

薛梅霞微搖螓首，嫣然一笑道：「來不及了……夏大哥，我想知道爲什麼一定要阻止他們。」

夏夢卿道：「小妹不是都聽到了麼？」

薛梅霞美目緊緊地凝注着他，似欲看透他的肺腑：「不！我要知道的是眞正的原因。」

「眞正原因？」……夏夢卿一震說道：「小妹，除了妳聽到的以外，沒有其他的原因了。」

薛梅霞眨動了一下大眼睛，微笑說道：「是麼？」

夏夢卿劍眉微挑，道：「小妹，妳素知我不善謊言，更不會瞞妳。」

「不見得！」薛梅霞悽然搖了搖頭，說道：「以前我一直是這麼以爲，可是現在起我却不敢再這麼想了……自適才聽到車外的一切開始……」

夏夢卿穎悟絕頂，立刻恍悟，面上一紅，苦笑說道：「小妹是怪我一直隱瞞着自己的身份，是麼？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小妹請想，身爲先朝宗室，眼見山河易主，社稷沉淪而回天無力，隱忍圖强猶恐未及，怎能再將這羞辱之身示人？再說，滿室搜尋先朝遺族，不遺餘力，我也一直在秘密進行着光復大計，更不能輕洩身份，雖說……」

薛梅霞嬌靨上神色一轉幽怨，微頷螓首。

「我自能了解你這種不得已的苦衷！可是這麼多年，你瞞得我好苦啊……你既說正在進行光復大計，就該明白獨木難撐大局，多方連絡有志之士；而你却連我也瞞住，是認爲我一個弱女子不足共圖大計，不能爲我中華盡點心力麼？」

夏夢卿微皺劍眉，苦笑說道：「小妹，我怎敢有此想法？像小妹這等絕代巾幗，我爭取猶恐不及，只因，只因未至時機……唉！事情已經過去了，小妹還提它做甚？」

薛梅霞黯然一歎，道：「這件事，就算過去，我不再追究，但夏大哥却又要誤我了……」

夏夢卿爲之一怔，道：「小妹此話……」

薛梅霞正色接道：「因爲夏大哥的措施又有欠當之處，不該阻攔羣豪舉義，我奉勸夏大哥立刻調轉馬頭，追上他們……現在還來得及……」

夏夢卿聽得心神連震大爲激動，一時答不上話。

薛梅霞接道：「我不但這樣勸你，回去後還要勸小天，我有把握……他身爲滿人，要他助成此事也許不可能，要他辭官歸隱想來並不太難。」

夏夢卿目射奇光，肅然說道：「謝謝妳，小妹，妳從來做事愧煞鬚眉，令人敬佩。只是……小妹，妳不能這樣做，萬萬不能這樣做，原因妳都聽到了，諒必不用我再作說明。」

薛梅霞微一搖頭，道：「我根本不認爲那是眞正的理由。」

夏夢卿劍眉一蹙，苦笑說道：「小妹，別人都信得過我，難道妳反信不過我？」

薛梅霞淡淡一笑道：「夏大哥，你錯了。剛才我說的只是一時的氣話，事實上我相信你勝過相信我自己，任何事情都是這樣，但唯獨這件事例外。」

夏夢卿苦笑說道：「我不懂。」

薛梅霞道：「也許你眞的不懂，也許是故作糊塗，不過我仍然願意告訴你，這件事如果沒有我介於你

和小天之間，我就會毫不猶豫的相信你了。」

夏夢卿神色一黯，强笑說道：「妳以爲我是爲了妳……」

薛梅霞未置是否，淡淡一笑道：「現在夏大哥應該明白，我爲什麼也要勸說小天了。」

「不錯！」夏夢卿笑容一斂，劍眉微挑目射奇光，肅然點頭：「我明白，可是妳誤會了，雖然……但我絕不是爲了這個，我爲的是大局。」

薛梅霞自然難信，方自微笑搖頭，夏夢卿肅然又道：「別人這麼想，我不會怪他們，因爲他們對我認識不清，妳爲什麼也有這種想法？」

薛梅霞芳心微震，突然抬起螓首，嬌靨上微現羞愧之色，美目淚光閃動，輕輕說道：「夏大哥，原諒我，我實在是不顧爲了我就誤了你的光復大計，也使我陷於不義，成爲千古一大罪人！不過，我仍不相信我想錯了，永遠也不相信，我敢說這世上沒有人再比我更了解你……」

夏夢卿雙目異采斂去，似在强抑心中激動，默然不語，過了好一會兒，才淡淡一笑道：「不論如何，別再提了，由此至京，還有三兩天路程，妳應該好好休息休息，快進車內去吧！」

薛梅霞揮袖拭淚，微點螓首：「我這就進去。」

口中這麼說，嬌軀却依然坐着不動。

夏夢卿道：「小妹還有事麼？」

薛梅霞美目深注，隱射萬種柔情，輕輕說道：「夏大哥爲我辛勞經月，而且身負內傷，不宜再强自支撐，車內足可容下兩人……」

夏夢卿心弦一震，連忙避開那雙令人心碎的目光，一笑說道：「多謝好意，車子是爲女兒家造的，我一個大男人要坐什麼車？再說，這點傷勢也根本算不了什麼，何必辜負了馬兒健蹄，別爲我擔心，快進去吧！」轉過頭，一抖繮繩，加快前馳。

望着那頎長瀟洒的背影，薛梅霞美目忽然又模糊起來，她搖頭一歎，方始櫻唇抽搐，嬌軀輕顫地掀簾進入車廂內。

夏夢卿放馬狂馳，劍眉緊皺，俊面煞白……這是肉體的創傷，還是心底的裂痕？

□　□　□

日昇，日落……

轉眼兩天過去，夜色又復降臨。

北京城內閃爍明滅的萬家燈火，已然遙遙在望。

夏夢卿、薛梅霞、獨孤奇三個人默默地望着前方，誰也沒有開口說話，神情間却有着顯然的不同。

獨孤奇的神情單純已極，一望可知，夏夢卿、薛梅霞的表情則令人難以捉摸，無法猜度。

乍看上去，他們都顯得十分平靜，實際上，那平靜的神色之後，隱藏着無限的東西。

車與馬，靜靜地、緩緩地向前馳進。

驀地一聲驚喜輕呼劃破夜空，由左前方百丈以外，那雜草遍地、枯木叢生，佔地不大的白楊樹林前，一座破廟內傳來，接着一條瘦小人影，迎着馬車飛射而至。

獨孤奇雙眉微剔，就要揚鞭。

夏夢卿突然一揮打，笑道：「老爹不必緊張，來人是丐幫弟子。」

話落，來人已至面前，正是那火眼狻猊郝元甲的那位得意高足。

小叫化向着馬前雙膝點地，一叩而起，臉露欣喜，急急說道：「夏大俠，您可急死我師父了。」

夏夢卿立知情形不對，心中一震，挑眉沉聲道：「少說廢話，速報情勢。」

小叫化不愧伶俐，飛快地應聲說道：「布達拉宮喇嘛大舉來犯，主攻大內，傅侯應約萬壽山，無法兼顧，本幫力薄……。」

「够了！」夏夢卿目射冷電，沉聲說道：「你馬上送傅侯夫人回府……老爹速往萬壽山，我先去大內看看。……」

話聲未落，獨孤奇自己飛離車轅，半空中聲揚沉喝：「小要飯的，馬車交給你了。」身似淩空巨鷹，疾射而逝。

夏夢卿跟着騰身離鞍，就待向京城方面掠去。

突然一聲悽呼，薛梅霞跳下馬車向他撲來，惶然叫道：「夏大哥……」

夏夢卿聞聲收步，轉過身子，惑然說道：「小妹，怎麼？……」

薛梅霞熱淚盈睫，啞聲說道：「我……我要跟你一起去……」

夏夢卿楞了一楞，强笑說道：「小妹，別說傻話了，傅侯正在萬壽山面對强敵，妳做妻子的豈可……而且孩子還在府中，妳趕快回去吧！」

薛梅霞嬌軀劇顫，痛哭出聲，仍然不肯離去。

夏夢卿鼻頭微酸，搖搖頭，說道：「至於我的傷勢，妳放心……妳看。」揮手一掌，把路旁一塊斗大石塊擊成粉碎。一咬牙，轉身不顧而去。

他爲了使薛梅霞安心，這一掌用足了功力，因而又牽動了傷勢，上路後，已是面白如紙，額上亦沁出冷汗，雙手捂胸，似乎已不克支持。

□　□　□

昏暗冷輝，洒照在萬壽山巔。

在山巔一處松柏成林，山石嵯峨，背依峭壁，前臨懸崖的空地上，這時正對峙而立着十餘條人影。

雖然月色昏暗，但仍能很清楚地看出，左邊是神力威侯傅小天、德貝勒兄妹與神力威侯府中的四個黑衣護衛。

右邊是四個長像猙獰、滿臉橫肉的高大喇嘛，正是布達拉宮的黃衣四尊者。個個目射精光，面現詭異神色。

但是，傅小天環目中冷電熠熠，氣勢上猶勝對方幾分。

論人數，布達拉宮方面還少了三個，這似乎有違他們纏住傅小天，放手猛攻大內的既定計劃，其實不然，因爲事先他們只知道是傅小天隻身赴約，却沒有料到德貝勒兄妹會率同四個黑衣侍衞隨後趕到。

突然，夜空中響起龍行尊者烏扎克的得意狂笑：「威侯果然信人，僅率有數高手前來應約，膽勇更是天下少見，貧僧等好不欽佩。」

傅小天心懸大內安危，那有心情和他囉唆。濃眉一挑，冷冷說道：「傅小天向不失信於人，何況約由我訂，閣下不必說這些廢話……。」

「正是！」龍行尊者烏扎克哈哈大笑道：「貧僧正要請教威侯，你我雙方今天是怎樣的一個鬥法？」

傅小天道：「悉聽尊便，我只求越快越好。」

龍行尊者烏扎克又是一聲狂笑，笑的得意已極：「威侯可是想馳救大內？只怕貧僧等不太容易打發，其實威侯大可不必着急，着急又有何用？貧僧索性奉告，大內那些酒囊飯袋早已被千毒門的人做了手脚，本宮高手此去，不過是收拾殘局而……。」

「已」字尚未出口，驀地霹靂震耳奇光耀眼，傅小天已是長劍出鞘，怒龍般飛捲而至。

龍行尊者烏扎克那敢輕攖銳鋒，何況傅小天這一劍是急怒出打，威力特强。心中一懍，飄身後退：「

久仰威侯神劍，今宵有幸領教，足慰生平。」翻腕掣出戒刀，閃身迎上。

他們這邊剛一接上手，那邊德容德怡帶着四名黑衣護衛，亦以二搏一之勢，飛撲另外二個黃衣尊者。

刹那間，這夜色宜人的萬壽山巔上，展開了一場劇烈無比的殊死搏鬥。

幾個來回過去，傅小天以一對一，游刃有餘，烏扎克捉襟見肘，力不從心。

而那以二搏一的德貝勒兄妹等六人，却是只能勉強撐持，保持一時不敗。

又幾個照面過後，烏扎克悶哼一聲，脫手拋刀，砰然坐倒地上，面色鐵青，左手緊握右腕，右手虎口迸裂，鮮血由指縫中汩汩流出，鷹目中凶光暴射，惡狠狠地瞪着傅小天：「威侯神劍果然高明……」

傅小天仗劍卓立丈外，冷然接口：「豈敢，我若非臨時不忍，該進反退，力減三分，只怕閣下那條手臂……」

龍行尊者烏扎克一躍而起，縱聲狂笑：「這麼說來，貧僧倒要感謝威侯劍下留情了。」

儘管明知功力太以懸殊，但他生性桀驁凶殘，那肯就此服輸，何況今宵所負的使命就是全力纏住傅小天，不讓他分身馳救大內。這點傷痛雖然使他震驚，却也更加激發了他的凶性，話落，人進竟然揮動一雙肉掌，向傅小天直撲過來。

入目這雙肉掌，傅小天反倒顯得神色凝重，閃電翻腕，長劍歸鞘，濃眉雙揚，一笑說道：「密宗大羅印我是如雷貫耳，今宵正好一償多年夙願。閣下，請放手施爲。」

大羅印密宗絕學，震古鑠今，他不敢有絲毫怠慢，暗凝八成須彌禪功，單掌立胸，撼山的罡風勁氣方待吐出。

慘呼忽起，兩名黑衣護衛身形騰空，直如斷線風箏，飛出丈外，「叭答！」兩聲，墜地不動。

傅小天鬚髮俱張，環目暴射寒芒，一聲不響，收掌閃身，撲向掌傷兩個護衛的虎目尊者索別眞。

無奈獰笑刺耳，龍行尊者烏扎克如影隨形，緊纏不捨：「貧僧正要領教閣下掌上功夫，威侯怎可厚彼薄此？」

兩縷陰柔指力，疾射傅小天身後鳳眼、精促兩處大穴，陰狠毒辣已極。

傅小天急怒交加，顧不得再襲丈外的虎目尊者索別眞，扭步閃身暗凝須彌神功，單掌疾出，迎擊龍行尊者烏扎克來指。

龍行尊者烏扎克目的不在硬拼，根本也不敢實接，陰笑一聲，高大身形突然左折，走半弧，避開了罡風，雙掌齊舉，又復撲來。

其間不過刹那工夫，傅小天待出掌相迎，丈外虎目尊者索別眞一聲大笑，也自飛撲而至。

如此一來，傅小天成兩面受敵，以一搏二之勢，再看德貝勒兄妹與另外兩個護衛，已是敗相畢現，險處環生，只有招架之力，毫無還手之功。傅小天心中不由更形焦灼，濃眉倒挑環目圓睜，一聲大喝長劍再次出鞘，匹鍊劃空，分襲兩個黃衣尊者。

這一劍快捷如電，令人目不暇接，龍行尊者烏扎克知道厲害，目覩寒芒，連忙抽身，而那飛撲而來的虎目尊者索別眞却正當銳鋒所指，閃避無從，一聲慘呼，血雨激濺，左臂齊肘飛去，墜落丈外草中，高大身軀一陣搖晃，砰然倒地。

傅小天禀性淳厚，並未乘人之危，一招得手，隨即撤劍轉身，撲向龍行尊者烏扎克。

身後虎目尊者索別眞咬牙站起，突發悽厲長笑，右臂揮處一蓬淡淡黃光，罩向傅小天後背。

傅小天入耳笑聲有異，回頭一望，不由心神大震，他再也沒有料到虎目尊者索別眞在重傷之下，猶能出此一着，情知此物歹毒霸道，忙自猛提眞氣，騰身拔起。

他應變不謂不快，無如虎目尊者索別眞狠毒用心，容得他身形拔起空中，脫手只是一蓬黃光。

照理，身在半空，上下無從着力，對這種迅快突襲，萬難躲閃；不過，傅小天豪勇蓋代，功力通玄，應該又當別論。慢說運出護身罡氣，潑水難侵，就是使用身法，亦可避之從容。但見他不慌不忙，就在那蓬黃光堪堪要襲上身之際，突然身形一擺，横移尺餘，避了開去。

然而，壞也就壞在他功力太高，未將這蓬突襲而來的黃光放在眼內，僅以普通身法閃避，而不運發罡氣抗拒；以致雖然避開了，却被那黃光邊緣激氣成霧的微點沾上左膝，那黃光乃是一種劇性毒液，逢孔即入，厲害無比，雖只沾上一點微粒，也自經受不起。

傅小天左腿一麻，猛然警覺，但爲時已晚，眞氣頓洩，身形砰然墜地。

他心中大駭連忙提氣騰身，却是力不從心，又見龍行尊者烏扎克飛撲過來，欲振無力，只有暗暗一聲長嘆，抛劍待斃。

德貝勒兄妹睹情之下，心膽俱裂，雙雙厲喝：「番和尚，你敢殺朝廷……」

烏扎克聽若無聞，揚掌劈下。

眼看一位蓋世英豪，當朝柱石的神力威侯傅小天就要喪命於布達拉宮區區一名番僧之手。

驀地人影横空，長笑震天：「番禿大膽！」一道烏光有如靈蛇捲處，「叭」地一聲脆響，烏扎克再呼一聲，抱腕飛退。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立刻震懾了全場，所有目光齊集一點，只見傅小天身旁多了一個手執長鞭的駝背老人，正是那大漠駝叟無影神鞭獨孤奇及時趕到。

德貝勒兄妹顧不得再鬥番僧，同時掠身過來，各執一臂地把傅小天扶起，焦急關懷之情充溢眉宇，不約而同，促聲發問：「小天，你覺得怎麼樣？」

傅小天微笑搖頭，掙脫了兩人的扶持，轉注獨孤奇，拱手說道：「前輩怎麼稱呼？傅小天身受活命大恩……」

獨孤奇咧嘴一笑，接口道：「侯爺言重了，老駝子久慕傅威侯英名，今宵能得稍盡棉薄，只有感到榮幸，那裏談到什麼『恩』字？更何況老駝子是奉夏大俠差遣而來，侯爺只管安心調息，詳情待老駝子料理了這幾個番禿後再行細稟。」

傅小天入耳「夏大俠」三字，不由精神陡振，驚喜地道：「夏大俠？他……現在何處？莫非……」

「小天！」百丈外，突然傳來一聲嬌呼，一條無限美好的雪白人影，劃破夜色飛射而來。

這聲音對傅小天來說，簡直太熟悉了，他爲此夢魂縈繞相思欲絕已有月餘，是以聞聲神情劇震，倏然注目，環目中神光暴射，顫聲急應：「梅霞！」忘記了腿傷，張臂迎上前去。

那雪白人影如一隻受驚的小鳥，飛快地投入他那健壯溫馨的懷抱，緊緊地貼在那寬闊的胸膛上……。

這是一幕感人至深的情景，幾乎使一天戰雲爲之消散。

德貝勒定過神來，就要上前慰問，德怡郡主一把將他拉住，嬌靨上神色難以言喻，微微地搖了搖頭。

德容恍然省悟，啞然一笑，立刻停身。

突然，兩條合而爲一的人影乍分，薛梅霞憔悴的臉龐上洋溢着安慰的微笑，也帶着一抹嬌羞，向場中微投一瞥，垂下螓首。

傅小天滿臉的笑容，突然斂去，急急問道：「他呢？」

薛梅霞嬌軀一震啞聲說道：「他……夏大哥他趕往大內去了，他內傷極重，我眞擔心……」

傅小天無比激動地脫口道：「我怎能讓他拖着重傷之軀，獨戰衆多的喇嘛高手！」說罷，就待轉身。

前面獨孤奇突然一笑說道：「侯爺，大內用不着你去，你也去不得，莫忘了你那腿上……」

傅小天這才又想起腿上傷勢，一陣酸麻又復襲上身來，濃眉一皺搖搖欲倒。

薛梅霞大驚失色，伸手將他扶住，急急說道：「小天，你怎麼了？」

傅小天拍拍她的香肩，搖頭笑道：「不要緊，我一時大意，中了番僧暗算，腿上受了一點微傷。」

薛梅霞方待再問，突聞獨孤奇縱聲大笑道：「和尚們，想動什麼歪腦筋麼？在我老駝子眼皮底下你們最好少來這一套。」

二人聞聲注目，發現黃衣四尊者已會合一處，神色凝重，併肩而立，分明正企圖聯手出擊。

傅小天拍了拍扶在猿臂上的一雙玉手，柔聲說道：「咱們等會兒再談，讓人家單獨對敵怎好意思？過去瞧瞧！」

薛梅霞秀眉深蹙，不勝憂慮，微頷螓首，扶着夫婿緩緩向前走去。

只見烏扎克雙目凶芒閃鞭，冷冷問道：「老鬼何人？」

獨孤奇長鞭遙指，大笑說道：「無知的番禿，大漠西藏近在咫尺，你竟連我老駝子也不認識，氣煞人也，睜開狗眼，瞧瞧老駝子手中長鞭，背上駝峯。」

傅小天聞言，悚然動容，「哦」了一聲，搖頭說道：「該死，我怎麼也糊塗起來，此老不是那大漠駝叟無影神鞭獨孤奇麼？」

但見虎目尊者索別眞在烏扎克耳邊嘰哩咕嚕了一陣，烏扎克立即色變，目注獨孤奇獰笑說道：「若非貧僧三師兄提示，險些不識高人，閣下原來就是橫行大漠的獨孤奇，失敬了。」

「好說！」獨孤奇半睜老眼，笑道：「他那雙狗眼總算比你明亮得多。」

這刻毒謾罵入耳，烏扎克竟然毫不在意，凶睛一翻，冷冷說道：「老鬼一向龜縮大漠，怎地突然在此出現，莫非是被當地武林同道趕出來了？」

獨孤奇哈哈大笑道：「老駝子定居大漠數十年，尚無人敢輕動一根汗毛，若問老駝子今宵爲何出現此問，說來話長，你也未必喜歡聽……。」

烏扎克陰陰一笑，正待接口，身旁索別眞忽又用藏語向他嘰哩咕嚕地說了幾句。

烏扎克聽罷剛一點頭，獨孤奇已自突然大笑說道：「西藏番語瞞得了別人，却瞞不過我老駝子，借你之口，告訴你那三位師兄，不必妄費心機地再出什麼鬼花樣了，在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大俠神功絕學施展之下，你們布達拉宮那些所謂高手，只怕早已悉皆血濺當場，橫屍多時了。」

烏扎克神色一變，旋即恢復常態，縱聲狂笑：「老鬼！你休要以那夏夢卿吓人，本教八大喇嘛，十二殿，卅六壇各出其半，高手廿八名，貧僧擔心那夏夢卿飛蛾撲火，自取殺身之禍……。」

「是麼？」獨孤奇咧了咧嘴，大笑道：「老駝子却擔心你們那些所謂高手，不過土雞瓦狗，難擋夏大俠簫劍三招。」

烏扎克詭笑說道：「老鬼何必盡爲那姓夏的吹噓？誰强誰弱，稍時自有明判……。」

「說得是！」獨孤奇點頭接口道：「老駝子忘了提醒你一件事了，你們留守在布達拉宮的高手應該更强、更多，夏大俠還不是輕而易擧，不費吹灰之力地便救回了傅侯夫人？……」

烏扎克神色不由又是一變。

獨孤奇咧嘴一笑又道：「老駝子索性再說詳細些，站穩了，你們布達拉宮不但獻還了傅侯夫人，而且更賠上了十大高手……」

烏扎克身子機伶伶一顫，厲聲喝道：「老鬼，你敢胡說八道……。」

「這是事實！」獨孤奇揚眉笑道：「老駝子向來報喪不報喜，不信何妨快馬加鞭，趕回去看看？」

烏扎克雙目凶光閃動，狠狠地瞪了獨孤奇一眼，轉身向另外三尊者嘰哩咕嚕地不知說了些什麼。

聽了他的話，三尊者也都臉色一變，六道狠毒目光一齊向獨孤奇射來。

獨孤奇毫不在乎，嘿嘿一笑道：「要打就打，儘瞪着老駝子發狠怎地。」

烏扎克獰笑一聲，厲聲說道：「誰還怕你，貧僧兄弟只是急着要趕去大內找那姓夏的……今宵算你老鬼命大，權寄一顆頭顱……。」

「慢來！慢來！」獨孤奇連連搖手道：「這個情老駝子不敢領教，你們那裏是大發慈悲地暫饒我老駝子一命，更不是有膽去找夏大俠，分明是眼見情勢不對，想藉詞開溜……。」

烏扎克臉上一紅，怒聲說道：「老鬼休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黃衣四尊者豈是懼事之輩？」

獨孤奇哈哈一笑說道：「也罷，既然你們都已心虛膽怯，我老駝子也不願爲已過甚，强人所難，這樣吧！老駝子這回破例不與你們計較，但却有個交換條件：留下解藥，讓你們走路。」

烏扎克雙眉一挑，陰陰笑道：「解藥自然有，只怕你老鬼沒有本事拿。」

獨孤奇臉色一沉，雙目暴射寒芒：「你可是還沒有嚐够老駝子這皮鞭的滋味？」

回憶前情烏扎克不由心中一寒，俯看右腕，一圈紫肉已腫起老高，抬眼望處，傅小天冷然卓立丈外，神色自若，毫無毒性漫延的跡象，顯然已然自閉穴道，將毒力逼於一處，儘管功力受了限制，却似仍能出手，估量之下，以一敵二，必然綽綽有餘，而獨孤奇雙拳對四手，也能秋色平分，尤其還有那德貝勒兄妹嚴陣一旁，虎視眈眈……

他腦中電旋，鋼牙微挫，終於探懷取出一隻寸高白磁瓶，振腕甩出：「老鬼，接住！佛爺難得像今天這麼客氣。」

獨孤奇哈哈一笑，長鞭捲處，把白磁瓶取到手中。

黃衣四尊者再不說話，八道目光充滿狠毒，深注獨孤奇一眼，轉身向峯下掠去。

誰知，就在他們騰身掠下峯頂的刹那，左邊山壁下樹叢中，突然呼地飛出一物，疾射烏扎克那顆光禿後腦。烏扎克沒有想到樹叢中藏着有人，聞得破風之聲，有心躲閃，無奈出手者心眼手法均屬上乘，既快又準，根本不容他有閃避餘地。

「叭」地一聲輕響，後腦杓頓被打個正着，他只道夏夢卿已盡逐本教高手趕到，頭顱未爆腦漿未裂已屬僥倖，吓出一身冷汗，那裏還敢停留，腳下加快，如飛遁去。

獨孤奇覩狀一楞隨卽恍悟，目注林中哈哈大笑道：「小要飯的，有你一手，硬是要得，還不出來。」

樹叢中一聲輕笑，一條瘦小人影疾如鷹隼，飛射場中，正是那適才攔路報警的小叫化。

小叫化站定身形，恭謹異常地向傅小天躬身施禮，道：「侯爺……」

傅小天微笑頷首道：「令師那方面可有動靜？」

小叫化再次躬身：「稟侯爺，家師那邊適才一無動靜，只是我離開後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

這話答得異常適切穩當，傅小天深爲讚許，含笑點頭。

「辛苦了，能接引得夏大俠和獨孤大俠，論功勞你算第一。」

小叫化滿佈油污的小臉上一紅，道：「謝侯爺誇獎。……」

突然轉注獨孤奇，眨動着一雙大眼，欲語還休。

獨孤奇道：「怎麼？小要飯的有話快說，別婆婆媽媽的。」

小叫化小臉兒更紅，囁嚅說道：「老人家，你的馬車……」

「丟啦？沒關係！」獨孤奇咧嘴大笑道：「我老人家又不是靠趕車吃飯，而且這也叫怎麼來怎麼去，那輛馬車也是我老人家在西藏順手牽羊弄來的，應該丟。」

他說話固然詼諧，神情尤其滑稽，傅小天伉儷、德貝勒兄妹不禁相顧失笑，小叫化童心未泯，更加爲之破顏。

只有垂手肅立的兩名黑衣護衛沒有笑，那是因爲當着傅威侯的面，不敢隨便。

待得衆人笑容斂止，獨孤奇目注傅小天，雙手遞過那隻白磁瓶道：「侯爺負傷，夫人勞累，就請回府安歇，老駝子還要趕往大內看看。」

傅小天情知他是不放心夏夢卿隻身帶傷對敵，心中不禁一陣黯然，自己腿中劇毒，表面上強持鎮定，實際上根本無法提聚眞氣，竟只有眼看着別人爲自己奔波，爲自己拼命。當下滿懷感激地點點頭，接過磁瓶，摘下胸前那塊欽賜玉珮，雙手遞出道：「盛情不敢言謝，獨孤大俠請帶着此物，以免發生誤會，並請與夏大俠早些回來休息。」

獨孤奇自然知道大內禁宮非比尋常，今宵必更是戒備森嚴，自己或可勉強進出，但爲免不必要的麻煩多躭擱時間，還是持有信物的好，於是稱謝收下玉珮，向傅小天伉儷及德貝勒兄妹微一拱手，如飛掠去。

獨孤奇一走，小叫化跟着告辭，傅小天目送這一老一少先後離去之後，神色突轉無限悲痛，吩咐旁立兩個黑衣護衛將殉職的兩名黑衣護衛的屍體帶回侯府，妥予安葬，這才偕同劫後歸來的愛妻及德貝勒兄妹緩緩走向峯下。一行六人漸漸消失於茫茫夜色中。

萬壽山巔又回復了原來的空蕩、寂靜，只多了兩灘鮮血，一隻斷臂……

□　　□　　□

夏夢卿將他那冠絕宇內的天龍身法施展至極限，月光下，直如一道劃空長虹，不到片刻，便自進入紫禁城內。此刻的紫禁城內警衞林立，戒備較往日何止森嚴百倍，但却未有一人發覺他的形跡。

飛馳間，夏夢卿遙遙前望，但見整個內苑黝黑一片，只有雍和宮燈火輝煌，一片通明。

月光燈火交映下，更可望見禁宮各處屋頂上都有人影閃動，加上那隨風飄送過來，不絕於耳的叱喝之聲，顯示出此刻大內已是紛亂異常。

同時也顯示出大內侍衛與九門提督府調來的精銳鐵衞，並不足以抵擋布達拉宮的密宗高手，已被對方深入。尚幸這些來自西藏的密宗高手還沒有縱火，否則局面必然更不堪設想。

夏夢卿身形如電適時趕到，正想在那高有數丈的宮牆上落足，突然一條矯捷的人影由屋簷下一處暗影中飛掠而起，悄無聲息地向他疾撲過來。

他神目如電，一眼便看淸來的是一個大內侍衞的紅衣喇嘛，當下不暇多想，半空中單掌一揮，喝道：「你也未免太魯莽了，回去！」

紅衣喇嘛的疾撲之勢，頓然一窒，倒射而回，落入暗影之中。

夏夢卿一掌震退這紅衣喇嘛，身形停也未停地，又向雍和宮頂那一對正自拼死惡鬥的人影撲去。

這一對人影，正是大內侍衞領班呼圖克與一個身材矮胖的黃衣喇嘛。

由裝束以及功力上看，夏夢卿判定這矮胖黃衣喇嘛必是布達拉宮的八大喇嘛之一。

在這位布達拉宮一等高手的矮胖黃衣喇嘛密宗絕學施展之下，大內侍衞領班呼圖克已是相形見絀，漸呈不支。

夏夢卿人如神龍，降龍八手疾襲而出快如閃電，直取矮胖喇嘛後頸。

閃電手下從無虛着，他振腕一甩，矮胖喇嘛便身似肉球飛射數丈之外，跌落屋面，嚇白了臉也驚破了膽，頓時呆住。

夏夢卿身形連閃，又有三個大喇嘛飛上半空。

這一來，立刻震懾全場，上百道驚詫目光一齊向他投射過來

大內侍衞班呼圖克定了定神，飛身近前，目射神光，肅然發問：「多謝閣下援手，請教尊姓大名。」

夏夢卿淡笑搖頭：「大領班誤會了，我只是看不慣他們的無知囂張，並不是特意來爲你們朝廷……」

陡聞一聲厲笑，那矮胖的黃衣大喇嘛突然如飛撲至。

夏夢卿雙目寒芒一閃，陡然挑眉：「你未免太不知進退了，滾！」暗提枯木神功，襦袖輕輕一揮。

矮胖黃衣大喇嘛如遭千鈞重擊，身形猛頓，狂噴一口鮮血，踉蹌跌退，險些翻落雍和宮屋簷之下。

呼圖克大駭之餘忽有所悟，單掌立胸，肅然又問：「閣下莫非人稱……。」

夏夢卿一笑接口：「大領班且慢動問這些，容我擊退了密宗來人再說。」

呼圖克唯唯退至一旁，夏夢卿目射寒芒，電掃一衆黃衣喇嘛：「我不願多作贅言，只有一語勸告，今宵之事既然我已趕到，你們便無從如願，莫如就此退去，也免妄費時間，惹動我的肝火，請吧！」

他出語咄咄逼人，矮胖喇嘛聞言色變，但卻發作不得，雙手撫胸，嘴角血跡宛然，凝注夏夢卿冷冷說道：「閣下可否先報個姓名？」

夏夢卿道：「和尚你怎麼稱呼。」

矮胖喇嘛道：「貧僧布達拉宮阿旺藏塔法王駕前大喇嘛耶多克。」

夏夢卿道：「那麼你和尚對我夏某人不應陌生。」

黃衣大喇嘛耶多克神情一震，禁不住退了一步：「閣下便是那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

夏夢卿點點頭說道：「不錯！」

耶多克搖搖頭，冷然說道：「這委實令人難以置信。」

夏夢卿道：「大喇嘛此語何指。」

耶多克道：「貧僧久聞閣下世稱奇才第一，也素知閣下身為先朝遺庶，以閣下俠名，竟然橫架我們布達拉宮今宵義舉。」

夏夢卿淡淡一笑道：「大喇嘛很會說話，我却認為大喇嘛不會不知道我如此做的原因。」

耶多克微微一驚，道：「貧僧不懂。」

夏夢卿揚眉說道：「出家人也打誑語！大喇嘛大概還不知道我月前曾去過一趟布達拉宮。」

耶多克道：「貧僧已經知道了，閣下能夠安然返來，足證不愧宇內第一。」

「好說！」夏夢卿坦然說道：「僥倖得很，身中三掌大羅印，僅免不死，不過貴教賠上十大高手，損失也很不輕。……」

情知不虛，耶多克與在場一衆密宗高手齊齊變色，目光突轉無限狠毒。

夏夢卿視若無睹，淡笑又道：「大喇嘛概已知道我去過布達拉宮就該相信我不虛此行，發現了貴教一宗天大的陰謀。」

耶多克神情微變，強笑說道：「閣下說話應有分寸，本教正圖義舉，何來陰謀。」

夏夢卿一笑說道：「大喇嘛好辯才，這原也不失義舉，但背後有人操縱，却就只能稱之為陰謀了。」

耶多克身形一震，道：「貧僧尚不信有任何人能操縱布達拉宮。」

夏夢卿目射神光，淡笑說道：「中原武林也許不能，白衣大食似應例外。」

耶多克雙目凶光暴射，臉色煞白，厲聲說道：「閣下不要為飾己非而無中生有，血口噴人。」

夏夢卿雙眉微揚，道：「何謂為飾己非？夏夢卿自信沒有做錯什麼！是否無中生有，大喇嘛自己心裏明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奸不久隱紙難包火，普天之下有識之士，絕不會盲目附和，行虎驅狼，招致更鉅災禍！夏夢卿但有一口氣在，便絕不容這種陰謀得逞，事雖至此勇退未遲，願大喇嘛三思。」

這話說得很明白，耶多克不會聽不懂，他神色連變冷冷道：「多謝閣下指點，貧僧等深有自知之明，已料定今宵徒勞無功，無奈身領法王旨意，不能自主……。」

夏夢卿突然淡笑接口：「這很簡單，大喇嘛何必巧言？請歸告貴教法王，就說夏夢卿出面阻攔……」

耶多克冷冷接口道：「閣下當知空口無憑。」

夏夢卿劍眉陡挑目射寒芒，但旋卽盡斂威態緩緩說道：「大喇嘛你的話我聽得懂，須知我只因顧及你們受人驅使，逼於無奈，出發點也還純正，才一念不忍，好言開導；如若你們仍然冥頑不悟，不肯死心，那就索性不惜多造殺孽了，布達拉宮那麼多貴教高手，我尚能視若無物，進出自如，你們這區區十個人，又豈有僥倖的可能？」

耶多克早已心虛，入耳這番話兒，不禁更是膽寒。人家沒有說錯，這次隨同自己入京的同門雖有數十之衆，實力雄厚足可擾動整個武林，但若比之留守宮中的衆多高手，仍然只是一個少數。

人家不但能安然進出布達拉宮重地，而且還連斃密宗十大高手，目前自己這幾十個人委實是不在人家眼內，不堪人家一擊。

耶多克低頭不語，猶豫難決。夏夢卿冷眼旁觀，一時也沒有開口。

驀地耶多克似乎有了決定，猛然抬頭目射異采揮衆後退。

夏夢卿只當他已然知機，星目凝注，面含微笑道：「大喇嘛慢走，請歸告貴教法王……。」

誰知話未說完，四周屋脊上數十黃衣喇嘛突然同發獰笑，雙手齊揮各施暗襲，月色下但見黃光滿天，蓋罩而至。

夏夢卿殺機陡熾，縱聲大笑：「你們當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區區幾根針兒豈奈我何？」

大靜神功護體，接行神功倏發。

滿天黃光似遇反震之力，突然四下崩散，倒射而回。

衆喇嘛大驚失色，各擊一掌，震落倒射黃光，倉惶飛遁。

夏夢卿一聲龍吟清嘯沖天拔起，身化長虹廻空疾閃。

慘呼連片，枯禪掌下，五個黃衣喇嘛心脈盡碎，震飛半空，殞石般下墜。

屍身尚未着地，夏夢卿已電射掠回雍和宮頂，殺機盡斂面透黯然。

他飛身、出掌、折回，一氣呵成，完成於刹那之間，五個不可一世的密宗高手卽就魂飛屍陳，這等威勢，直看得大內侍衞領班呼圖克心膽俱顫，不寒而慄，暗忖：此人幸好不是密宗一路，否則今宵……

他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忙自飄身上前，尚未說話。

雍和宮下暗影中，突然有人揚聲高呼：「皇上有旨，夏夢卿密室晉見。」

呼圖克面容一整，肅然說道：「夏大俠請！……」

夏夢卿陡然挑眉大笑：「獨獲天眷，夏夢卿受寵若驚，無奈骨賤福薄，不敢奉召，還請轉告皇上，多多恕罪。」

說罷，身形疾射，沒入夜空之中。

呼圖克大驚失色，挽留不及，正自擔心皇上責怪……

突然數十丈外響起一聲沉喝：「什麼人膽敢夜闖禁宮！」

呼圖克聞聲方自一楞，又聞一聲怪笑傳來：「閣下，別這麼緊張好嗎？我若是密宗一路，只怕你出不了聲啦！且看這個。」

「啊！……」先前發話者一聲驚呼，隨卽恭聲說道：「原來是……老爺子請隨我來。」

話落不久，便見夜空中飛起兩條人影，向雍和宮這邊疾掠而來。

藉着月色，呼圖克已可清楚地看出，兩條人影中一個是屬下侍衞，另一個則是身材瘦削的駝背老者。

這兩人身法都够快速，轉瞬間已至近前，那名大內侍衞站穩身形，剛一躬身，呼圖克突然臉色一寒，沉聲說道：「你的膽子不小，竟敢不經傳報，卽擅自放人進入大內，你有幾個腦袋。」

官腔十足，那名侍衛身形一顫，忙又躬身：「禀領班，這位是……」

「住口！」呼圖克厲聲大喝，目光冷冷地一掃駝背老者，道：「閣下何人，夜闖禁宮，該當何罪？」

駝背老者正是那大漠駝叟無影神鞭獨孤奇，他那吃這一套？老眼一翻，咧嘴笑道：「原來和尙就是大內侍衛領班，怪不得這般盛氣凌人，閣下，睜開狗眼看清楚點兒，你這一套唬唬別人可以，對我老駝子最好……」

呼圖克身爲大內侍衛領班，官同三品，平日驕狂跋扈目中無人，休說屬下侍衛，便是一般官兒也怕他三分，何曾聽過這種話兒？當時勃然大怒，突揚厲喝：「狂民大膽！」蒲扇般大巴掌倏然疾伸五指箕張，向獨孤奇當胸抓去，出手如風，功力確實不凡。

獨孤奇根本就未將他放在眼內，老眼寒芒一閃，怪笑說道：「看來你是狗仗人勢，欺人欺慣了，老駝子今宵倒要改改你這惡習氣。」身形紋風不動，突出一指，向呼圖克掌心飛點過去。

呼圖克能爲大內侍衛領班，一身功力自非泛泛，冷哼一聲，手腕倏沉變掌爲抓疾扣肩井。

他應變不謂不快，無奈今天碰上了釘子貨，獨孤奇咧嘴一笑，道：「和尙，瞧不出你還眞有兩下，老駝子這身老骨頭消受不起……。」仍未躲閃，右腕一沉疾劃。

只聽呼圖克悶哼一聲，右臂倏垂，身形暴退，雙目寒芒閃動，一張臉已經變成了猪肝色。

獨孤奇一招得手，口不饒人，嘿嘿一笑，道：「怎麼樣，和尙，老駝子這一手可還差强人意？滋味兒不錯吧？要不要再試試？」

呼圖克險些氣炸了肺，當着屬下遭挫受譏，這口氣如何嚥得下？濃眉陡挑，殺氣盈面，凝足功力，袍袖猛揮，厲聲叱道：「狂民找死！還不與我滾下去。」

「該滾的也許不是老駝子！」獨孤奇右掌疾出，虛空微揚。

沒有勁氣，未見罡風，强弱立判。

獨孤奇鬚髮雖飄，衣袂雖揚，身形並未晃動。

呼圖克却已低低一哼，踉蹌倒退一步。

技不如人尙復何言？呼圖克臉色慘變，一片煞白，目注獨孤奇緩緩說道：「閣下怎麼稱呼？」

獨孤奇怪笑一聲，道：「難得和尙客氣，也幸而你有此改變，你要是再不知進退妄自出手，惹動老駝子肝火！……哼！哼！今宵準有你好受的，聽着，老駝子是來找人的，不是來打架的，不必動問老駝子姓名，你且告訴我，那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大俠那裏去了？」

顯然，他入目一片冷靜，不但未見一個布達拉宮的黃衣喇嘛，連夏夢卿也自踪跡不見，想起夏夢卿那嚴重的內傷，心裏有點慌了，不然以他的脾氣，呼圖克不會這麼便宜。

呼圖克呆了一呆，道：「閣下與夏大俠有何……」

獨孤奇怪笑接口：「和尙，你太囉嗦了，老駝子跟他是忘年之交，夠嗎？」

呼圖克心頭微震，道：「閣下原來是夏大俠的朋友，失敬了。」

順手向前一指道：「夏大俠適才往那邊去了。」

「謝了！」獨孤奇微一點頭，怪笑又道：「和尙，我再問你一句，那些布達拉宮的喇嘛們呢？」

他這話問得十分技巧，眼前情景雖然已經說明一切，但他到底還是不放心帶着內傷的夏夢卿。

呼圖克不明究竟，滿面惑然地看了他一眼，道：「夏大俠及時降臨，神威大展，盡逐叛……」

「夠了！」獨孤奇放下心頭大石，一笑又道：「和尙，現在可以給你看看這個了。」探懷取出那方玉珮，在呼圖克眼前一晃，飛快藏回懷中，然後向呼圖克一咧嘴，身形拔起，飛射而去。

雖然只那麼一晃，而呼圖克已然清晰入目，那是一方上書「乾隆玉珮，如朕親臨」八字的欽賜玉珮，

這種欽賜玉珮，舉朝只有一人擁有，那便是皇上猶讓三分，羣臣見之喪膽的神力威侯傅小天。

呼圖克只覺腦中轟然一震，冷汗涔涔而下，半晌說不出話來。

惹翻了傅威侯那還得了，儘管他身為大內侍衛領班，可也只有一個腦袋。

突然，他轉向身旁那名屬下，挑眉瞪目疾聲怒喝：「蠢才，你怎不早說！」一掌摑出，「拍」地一聲脆響，那名侍衛臉上指痕宛然，眼前直冒金星，猛一哆嗦，連忙跪下。

他一肚子的委屈，却不敢申辯一句。

呼圖克越想越怕，越看越恨，又是一聲厲喝：「沒用的東西，還不快給我滾。」

那名大內侍衛如逢大赦，還暗道僥倖，如飛掠下瓦面。

望望獨孤奇適才逝去的方向，再看看雍和宮簷下夜色中那名侍衛的背影，呼圖克恨得鋼牙連挫，猛一頓脚，飛身掠向宮前。

整個大內之內，空蕩寂靜，看不到一絲經過廝殺的跡象。

唯一和往日不同的，是雍和宮頂上碎了一塊琉璃瓦。

□　□　□

夜色中，一條雪白的人影直撲紫禁城外。這人影飛馳如電，只是微微有點搖晃，顯得脚下不穩。

出了紫禁城，這條雪白人影馳行的速度漸漸地慢了下來，身形也越加搖晃得厲害。

最後簡直像個步履蹣跚的醉漢。頎長的身影拖在地上，也隨着人體不住晃動。

他每舉一步，都好像用盡力氣。兩條腿，狀如不勝負荷，搖晃中還帶着踉蹌。就這麼一步一步地向前挨。

終於，他停在城郊荒野中的一株大樹下，扶着樹幹，不住地喘息。

人停，影住，月色下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是個白衣文士。

這片荒野在紫禁城西，野草叢生土丘起伏觸目一片蒼涼，白日裏人跡罕至，其實閑人也不准進入這塊地方，在月色昏暗、萬籟俱寂的深夜裏，這地方更顯得有點恐怖。

突然，白衣文士身形一陣劇烈顫抖，「哇」地一聲，狂噴一口鮮血，襟前、地上，殷紅一片。

他臉色白得怕人，雙目暗淡無光，噏着血水的唇邊忽起一陣輕微抽搐，似乎再也支持不住，手扶着樹幹，身子脫力地慢慢向下沉……。

是那麼淒涼，那麼孤單。

就在他靠着樹幹，快要萎頓及地的刹那間，突然，他又掙扎着站起，雙肩微聳，目中陡現逼人寒芒，凝注十餘丈外一堆土丘，淡淡揚聲喝道：「什麼人隱身在此？」

一聲刺耳難聽的嘿嘿怪笑，十餘丈外那堆土丘後緩緩冒出三個黑影，狀如鬼魅形似幽靈，恐怖駭人，冷聲發話：「有勞動問，本是故人，老夫莫洪、單能、衞中，在此恭候多時了。」

話落身起，三條人影並肩疾射，悄無聲息地落在白衣文士一丈之外。

白衣文士臉上飛快地掠過一絲震驚之色，目注三人，淡淡一笑道：「冤家路窄，巧不至此，看來三位是早已料定我會到這兒來的。」

羅剎三君面色陰森，獰笑不語。

白衣文士搖頭一嘆，笑道：「羅剎三君果然老謀深算，處處超人一等，夏夢卿今日方知不如……。」

居中莫洪突然仰天狂笑，聲似夜梟：「奇才第一，傲誇宇內的玉簫神劍閃電手今天居然客氣起來，莫洪等深感意外，也倍覺榮寵，過獎！殊不敢當老謀深算，處處超人一等之譽，只是比那些來自布達拉宮的蠢才，頭腦稍微清楚一點而已。」

白衣文士正是那强持傷軀，獨退西藏番僧，甫離大內的夏夢卿，他聞言淡淡說道：「你的意思可是說早就看出我內傷嚴重，已不能妄動眞力了？」

「不錯！」莫洪頗爲得意地陰笑道：「你外强中乾，勉力支撑的情形只能瞞過那些蠢才，却瞞不過老夫三人，設若那耶多克膽子再大一點，多留一些時刻，或者下決心孤注一擲，不惜死拚，你就非得露出馬脚，橫屍大內……。」

夏夢卿飛快接口道：「可惜他不如你。」

「實足慶幸！」莫洪陰笑說道：「如果他心智及得上老夫，或高過老夫一等，老夫三人豈不要跺足與嘆，抱憾終生？」

夏夢卿一笑道：「說得是，那耶多克若是及得上你，成功地把我斃於密宗絕學之下，你三人委實要抱憾終生……」

莫洪搖頭說道：「其實這種情形也不會發生，如果番禿們看出你的秘密，與你硬拚，老夫三人也必會及時出手救你，總之一句話，你絕不致死在他們手下。」

夏夢卿一笑道：「這麼說來，我倒要謝天謝地了，幸虧沒有發生那種情形，否則我豈不比被你們殺了還要難受？其實，我早就了無生趣，希望藉他人之手求得解脫，只可惜每次碰到的都是些令我失望的酒囊飯袋，如今狹路相逢，正好了此心願。」

他如此淡漠生死地侃侃而談，直激得莫洪鋼牙咬破，雙眉連軒，獰笑說道：「若是你有此心願，只怕你會更加失望……」

夏夢卿一笑接口：「怎麼？莫非你竟自認不如那些笨拙不堪的酒囊飯袋？」

莫洪雙目凶光一閃道：「對將死之人老夫懶得計較，隨你怎麼說老夫都不在乎，老夫只想奉告一點，那就是，落在老夫三人手中，你就休想求得舒適解脫，痛快一死。」

夏夢卿「哦！」了一聲，揚眉笑道：「這麼說，我倒是非聽聽你們準備如何地擺佈於我不可了。」

莫洪尚未張口，居左單能突然冷冷說道：「老大，別忘了我們在此多待不得，那來這好閑情逸緻與他囉嗦？」

莫洪目注夏夢卿陰陰一笑道：「聽見麼？不是老夫不肯答應你這臨死前一點要求，讓你死得瞑目，實在是老夫這位單二弟不耐久等，爲之奈何。」

夏夢卿看了單能一眼，搖頭一嘆道：「人言：龍困沙灘遭蝦戲，虎落平壤被犬欺，眞是絲毫不差。單能，你以前敢對我這般無禮麼？唉，怪只怪在我此刻身負重傷，只有任你得意一次了。」

單能聞言臉色一紅，想起歷次所受的折辱，所吃的苦頭，不禁勃然暴怒，雙目凶光一閃：「姓夏的，這是你自找速死！」右掌揚起。

莫洪舉臂一格，陰笑道：「老二，休要激動，小心中了他的計兒。」

單能一怔收手，夏夢卿目注莫洪微笑說道：「莫洪到底還是你行，難怪你高居羅刹五君之首，激將不成，夫復何言？夏夢卿人還在此，你要怎麼辦都可以！」意態安詳，負手而立。

莫洪並未立即動手，那狡黠目光凝注地嘿嘿獰笑道：「夏夢卿你不必故示鎭靜，這一套唬不倒老夫，因爲老夫深知人之將死，心中反無畏懼。」

夏夢卿一笑說道：「莫洪，你怎麼說出這話？夏夢卿幾時懂過一個『怕』字？人生自古誰無死，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再說能死在你三人之手，也是我多年心願，你們動手吧！不要再耽擱時間了。」

莫洪仍無動手之意，陰陰一笑，說道：「夏夢卿你也休要故弄玄虛，據老夫觀察所得，你如今已是五臟移位，手無縛鷄之力，老夫若要殺你，可說易如反掌吹灰。」

這莫洪不愧老奸巨猾，他實在是仍然畏懼於夏夢卿一身的奇絕功力，雖然明知夏夢卿身負內傷，又經過大內一戰之後，傷勢必然更形嚴重，但却不敢肯定，故而遲遲未敢貿然動手，僅以言語試探虛實。

夏夢卿心頭雪亮，也不禁暗暗驚震，索性來個高深莫測：「你果然目明如電，料事如神，如今我何只手無縛鷄之力，簡直已如同一個廢人，你還有什麼顧忌的？」

一言點破心事，莫洪醜臉微熱，乾笑說道：「隨你怎麼說，老夫向來不做沒有十分把握的事！」却已決心一試，突然遙空一掌擊了過來。

他這一掌迅捷如電，雖只提聚五成功力，勁道也頗雄渾。

夏夢卿空有反擊之心，却無回手之力，心中微震，表面上不動聲色，强忍痛楚側身避過。

莫洪微微一怔，獰笑說道：「夏夢卿，你怎麼避而不接？玉簫神劍閃電手難道就這般地怕了老夫這五成功力的一掌麼？」

夏夢卿微笑搖頭：「莫洪，少在我面前耍你那套淺薄的鬼心機，我適才不是說過了，如今我已如同一個廢人，廢人怎能動武。」

這一來，果然使得莫洪難辨虛實，莫測高深，雙目凶光閃爍地凝注夏夢卿，久久不語。

夏夢卿却又哂然說道：「怎麼？羅刹東君就這般地怕了一個廢人麼？」

入耳這句有意模仿的話兒，莫洪臉上又是一陣臊熱，雙眉微挑，尙未說話。

北君衞中一聲不響地突然欺進，身法詭譎如鬼魅、似幽靈，右爪疾遞直襲夏夢卿面門。

他這一着冒了極大的危險，如果夏夢卿仍能出手，他就休想全身退回了。

莫洪萬沒料到衞中會以身試險，阻攔不及又急又驚，爲防不測率同單能雙雙飄身跟進。

夏夢卿更未料到一直悶聲不響的衞中會突然出此高着，心中大震，暗一咬牙就要强提眞氣，以接引悪功却敵。

意念方動，猛覺胸腹間一陣撕裂般劇痛，再也强持不住，血氣翻騰，「哇」地又狂噴一口鮮血，身形往後便倒。

這一倒，無巧不巧地堪堪躲過衞中試探性的一爪，但結果却比沒有躲過這一爪更糟。

衞中一招落空，並未沉腕下擊，反而倏發得意獰笑，抽身後退。

莫洪睹狀更是喜得縱聲狂笑，一拉單能，硬生生地雙雙刹住身形，目光中一片狠毒，戟指地上不住喘息的夏夢卿：「幸虧有衞四弟這冒險一試，要不然老夫眞還舉棋難定，閻王注定你三更死，不會留人到五更，如今老夫已有了十成把握，夏夢卿，你還有何話可說？」

夏夢卿星目一閉，報之以相應不理。

莫洪看在眼內，得意在心頭，嘿嘿一笑，又道：「夏夢卿，人之將死遺言必多，你難道就沒有一句話兒要老夫轉告你那心上人薛梅霞與你那親生骨肉麼？」

一言觸中創傷隱痛，夏夢卿禁不住身形一陣顫抖，臉中飛快掠過薛梅霞那柔婉多情的笑靨與輕盈嬌弱的倩影，心頭一慘熱淚險些奪眶，可是他到底還是忍住了，一身傲骨使他不願意在任何人面前示弱，何況這三個昔日掌下亡魂，目中跳樑小醜。他緩緩睜開眼，淡淡一笑，道：「你如眞要我說，我就說幾句給你聽聽，壯士窮途，英雄末路，往日羅刹剋星，今日俎上之肉，天數如此，任剁任剮，無尤無怨！」幾句話說得既凄慘又沉痛，聞之令人心酸。

無奈這三個魔頭，一個個均是心腸毒辣，暴戾凶殘，冷酷無情。

莫洪突又仰天狂笑，猙獰畢露：「想不到宇內的第一奇才，竟然沮喪若此，也有今天這等下場，夏夢卿你昔年執簫仗劍，遠下南荒的那種威風煞氣而今何在？你概已看破一切，無話可說，老夫也就不再躭誤

了！聽着，爲報公孫教主與老夫樊三弟、宮五弟慘死之仇，爲雪峨嵋奪寶事敗之恥，爲溲南荒毀教之恨，老夫先讓你嚐嚐五陰截脈手滋味……。」

揚手一指，便待戳下。

「莫洪，你敢！」夏夢卿雙目突射寒芒，挑眉大喝。

功力盡失，餘威猶在，莫洪觸目心驚不由收手，爲掩心怯忙自一笑，笑得很不自然：「這還有什麼敢不敢的？夏夢卿，莫要忘了，你我仇比山高，恨比海深……。」

夏夢卿冷然接道：「不錯！你我仇比山高，恨比海深，落入你們之手我根本不求僥倖，可是，莫洪！夏夢卿頂天立地，生爲人傑，死爲英魂，可殺而不可辱，倘若你敢折磨於我……。」

「够了！」衞中突然冷冷接口，轉注莫洪木然說道：「老大，往日我殺人不眨眼，不知怎地，今宵忽然心腸軟如棉，看這窮酸一副悲慘下場，心中竟然感到不忍，看我面上，給他一個痛快，賞他一個全屍算了。」

莫洪呆了一呆，目光斜瞥，仰首哈哈大笑：「奇聞，奇聞，這眞是天大奇聞，衞四弟今宵居然也動了慈悲心腸，簡直令人有置身夢中之感，看來……。」

凶狠目光一注夏夢卿，陰惻惻接道：「夏夢卿，這是你的天大造化……，」命在頃刻，還能如何？夏夢卿自嘲一笑接口道：「我深有同感……衞中，難得的慈悲尤爲可貴，夏夢卿向你致謝了。」

衞中面無絲毫表情，死板板地道：「那倒不必，有道是：一念慈悲足添無窮後福。我也是爲我異日下場着想。」

夏夢卿突然縱聲大笑：「好，好，好，衞中臨死贈言，許你爲當世梟雄，廿年後，我當仍然把你列爲

對手。」望了莫洪一眼，閉上星目，不再言語。

莫洪也未再說話，雙目陡現殺機，唇邊掠過一絲冷酷笑意，突出一指，閃電點下。

誰知世間事，往往奇突得令人難信。

莫洪這飛快點下的一指，才到半途，突然一頓而止，面上倏現一片從未有過的驚恐神色，如遭電殛，身形猛地一抖，駭然失聲：「快走！無影之毒。」步履踉蹌，如飛遁去。

單能、衞中聞言一震，猶自不信，暗一運氣心膽俱裂，不敢再作刹那停留，緊隨莫洪身後倉惶逃去。

夏夢卿瞑目待斃，聽得莫洪驚呼，雖也深感意外，可是並未爲此而感慶幸，因爲他心裏明白，千毒門與羅刹餘孽並無二致，落在誰手裏都是一樣。

緩緩睜開雙目，眼前，羅刹三君已踪跡不見，逃得不知去向，原先羅刹三君站立的位置，却換上了一個面覆青紗的頎長身影。

正是自己三縱饒命的那位北邙斷魂谷千毒門主雷龍驚，只見他，仍然身穿那襲透着陰森的青袍。

夏夢卿撐手坐直身子，淡淡說道：「閣下一別月餘，不想今宵又復相逢，這世界似乎太小了一點。」

雷驚龍冷然答話，不帶一絲感情：「你竟不謝我救了你麼？」

「我以爲那是多此一擧！」夏夢卿淡淡一笑道：「甫離狼吻，又落虎口，我想不出有什麼兩樣，說不定結果更慘。」

雷驚龍未置是否，冷冷說道：「聽說你這趟去西藏大展神威，出盡了風頭。」

夏夢卿道：「何言聽說？我以爲你應該知道的比誰都清楚！當不起大展神威，也談不上出盡風頭，密宗絕學驚人，你可以看得到，我現在情形如何。」

雷驚龍依然冷意逼人：「你的命很大，身中三掌大羅印居然能保不死。」

「也差不多了，如今與死又有什麼兩樣？」夏夢卿淡淡一笑，又道：「你們也不弱，僅憑布達拉宮小半高手，與你的一些門徒，居然就敢侵犯京師，進襲大內。」

雷驚龍道：「那沒有什麼，若非你橫加阻撓，如今只怕已神州易主，山河換幟。」

「未必！」夏夢卿搖頭說道：「縱然我坐視不管，傅小天也是你們的一大阻力，他一身所學，萬人難敵。」

雷驚龍冷哼一聲，道：「傅小天粗魯武夫，驕狂自負，拘泥不化，雖然功力驚人，並不足爲慮，只要稍使手段，就能使他頃刻歸陰。」

「那你何不試試？」

「我不能不爲小妹着想。」

「難得！」夏夢卿一笑說道：「這麼說來，你是認爲唯有我足以破壞你們的大事了。」

雷驚龍冷冷回答：「那是自然。」

夏夢卿道：「既然如此，你就趁早下手吧！」

雷驚龍道：「我都不急，你急什麼？」

「說得是！」夏夢卿失笑說道：「你既然不急，我就藉這難得的機會奉勸你幾句，速速打消念頭，莫要爲人利用，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雷驚龍道：「謝謝你，我自己知道該怎麼做，同時也知道你今宵出手馳援大內，並不是完全出於『未來者勢將更虐』的顧慮，更不是礙於薛梅霞的兒女之情，傅小天的朋友之義，而是有着某種特殊的目的。最後，我不妨告訴你，我也只是打算委屈一時，所以，目前我與他們究竟是誰利用誰，實在難說。」

夏夢卿聽得心頭猛震，凝注雷驚龍好半晌，才搖頭一嘆道：「好志向，這倒頗出我意料之外……唉，如今一切都不談了……。」

雷驚龍似乎不耐久談此事，突然接口問道：「小妹好嗎？」

夏夢卿看了他一眼，淡淡說道：「她已回到傅小天身邊，自然很好。」

「我看未必！」雷驚龍冷笑說道：「她對你藕斷絲連，你對她也舊情難忘……。」

「住口！」夏夢卿突然一聲輕喝，慘白臉龐上，微現紅意，這聲輕喝也又復牽動了傷勢，雙眉深蹙，手捂胸口，不住喘息。

雷驚龍陰鷙目光一閃，道：「事實如此，狡辯顯得多餘，你可以欺騙任何人，却不能欺騙你自己，你敢說對她已毫無情愛可言了麼？」

夏夢卿漸漸恢復平靜，默然不語，他無法否認，同時在這臨死之前，他也不想再强行克制心底一點眞情了。

雷驚龍似乎看透了他的肺腑，冷哼一聲，繼續說道：「這也許就是你的超人之處，我却和不你同，如果我是你，我會不顧一切，不擇手段因爲眞正的愛，一生只有一次珍貴無比，可惜我不是你，小妹對我根本毫無感情可言。」

句句似利刃，直透心靈深處，夏夢卿難忍一腔激動，滿懷痛楚，連忙岔開道：「你今宵找我，就是爲了說這些麼？」

雷驚龍雙目寒芒暴射，厲聲說道：「還有……多得很！……」伸手扯下面紗，那昔日俊容如今已是黑疤點點醜陋無比，目眦欲裂地咬牙接道：「奪妻之仇，折辱之恥，再加上這毀容之恨，只消一樁你已百死有餘，何況你又無端壞我大事……」

夏夢卿入目雷驚龍那瘢痕纍纍的醜臉，心頭猛震，禁不住一陣惻然、一陣歉然，雷驚龍容貌雖說是自

食惡果，但畢竟是毀於自己手下，再說雷驚龍今日之所以走上極端，也完全由於情場失意，受刺激所致，自己也難免要負一部分責任。所以聽了雷驚龍的話，他很想說幾句，但張了幾次口，結果還是忍住了，人已將死，多言何益。

雷驚龍激動神態漸漸趨於平靜：「只是，我欠你幾次縱命之情，今宵我絕不殺你，錯過今宵，再次相逢，我誓必將你斃於掌下。」

夏夢卿一身傲骨，那肯如此受人捨施？雙眉一挑，冷冷說：「不必錯過今宵，候諸他日，適才你驚走三君，留我性命片刻，已足還清舊債，大可即時動手。」

雷驚龍雙目寒芒再現：「你是英雄第一，雷驚龍也不願作英雄第二！雷驚龍豈是乘人危厄之輩？……來日方長，待你傷勢痊癒，功力盡復，我再找你作生死一搏，且看英雄翹楚究竟誰屬！好，今宵我目的已達，告辭！」

話聲未落，騰身而起，向那茫茫夜空疾射而去。

夏夢卿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望着雷驚龍消逝方向，慘白的臉上連連抽搐，似要放聲痛哭，却又欲哭無淚……。

第十四章 撫慰重臣夜相探

傅小天左手按劍，右手虛擁愛妻纖腰，踏着昏暗月色，緩緩走回神力侯府。

夜色涼如水，秋夜更蕭瑟，薛梅霞一襲雪白衣裙，顯然不勝單薄，輕輕偎在夫婿的臂彎裏，嬌靨上的憔悴之色，已減退不少，代之洋溢的是難言的溫馨和無限的安慰，另外，還有些嬌慵。

如今，她已如一株久經風暴的柔弱小草，又回到了往日避風的大樹之下。

輕柔的夜風，吹拂着她絲絲雲鬢，衣袂微揚，風姿綽約，楚楚動人，委實是清麗若仙，高雅聖潔，有如畫中人。

只可惜，一雙遠山黛眉依然微鎖輕顰，兩排長長的睫毛下，清澈深邃的眸子裏，仍隱隱籠罩着薄霧般迷惘，檀口緊閉，默默不語。

傅小天環目烱烱，虬髯如蝟的黑臉上，神色十分複雜；有喜悅，也有輕愁。而且也緊緊地閉着嘴。

今夜的紫禁城，似是靜的出奇，美得可愛。月色下，只有傅小天馬靴踏地所發出的「咯咯」之聲，和在地面上緩移的一對相偎相擁的麗影。

這般良夜，如此佳景，正是無言勝似有言的溫存時刻，如若是麗影成雙而滿懷愁苦，那豈不是煞足了風景。

而實際上，這一對夫婦的確是各懷心事，誰也沒有心情去欣賞那月下美景，也根本沒注意到面前地上

那拖得長長的，羨煞天人的相偎影兒，刼後重聚，小別團圓的感受已被一種不安與哀怨混合的心情化爲烏有，深深地埋藏在心之深處，毫無疑問，他們夫婦是戀念着帶傷馳援大內的夏夢卿。

傅小天往萬壽山赴約的時候，是騎着馬的，而如今，馬被兩個護衞帶着先走了。

這是薛梅霞的意思，她要陪伴夫婿如此靜靜地踏着月色走回家去。

其實，這也是他們伉儷的共同心意，只是傅小天憐惜愛妻旅途勞頓，飽經風霜，沒有主動開口罷了。

身爲朝廷大員，雖然是夫婦，像這般毫無顧忌地相偎相擁着走路，難免會招致言官們的議論，可是傅小天却不在乎這些，薛梅霞更非世俗兒女，何況此刻又是萬籟俱寂的深夜時分，眞正能看到他們這種情形的，只有那碧空一鈎冷月及銀漢閃爍的羣星。

兩個人就這麼默默地向前走着，從下了萬壽山，和德貝勒兄妹道別後，誰也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

萬壽山至神力侯府，路途不近，他們都希望能突然發現夏夢卿出現在他們面前，可是，結果他們失望了，神力侯府已然在望，不但夏夢卿未見踪影，就連那後來趕去援應的獨孤奇也沒有再見露面。

這使他們夫婦更加疑慮叢生，深爲擔心。

遠遠望着神力侯府高聳的屋脊，他們伉儷心裏都有着同樣的感覺，那就是這段路似乎太近了。

侯府門前高高的石階之上，黑衣護衞之一的任燕飛垂手肅立着等候援駕。

一見威侯偕夫人來到，立卽奔下石階迎了過來。

心情的沉重，使這位一向隨和的神力威侯有點失常，揮了揮手，沒有說話。

但任燕飛並沒有應命回身帶路，却又一躬身：「稟侯爺，客人候駕多時了。」

「客人？……」傅小天雙眉陡展，急急問道：「是什麼樣的客人？」

顯然，他是以爲夏夢卿與獨孤奇已順利地盡退來敵，先到了一步。

薛梅霞更不禁面露喜色，注目等着回答。

任燕飛恭聲答道：「稟侯爺，還是上次那位胡……。」他至今仍然不知道上次那位青袍人乃是皇上聖駕。

「啊！」傅小天難掩心中震驚，一聲輕呼，訝然欲絕地道：「怎麼會是……他？他怎麼又在這時候，唉……。」搖頭一陣苦笑，接道：「這位膽子也眞大，也眞會給人添麻煩。」

一緊握在薛梅霞粉臂上的那隻大手，笑道：「走，梅霞，跟我見見他去。」拉着薛梅霞大步向府前走去。

薛梅霞冰雪聰明，察言觀色，已然知道來客是誰，止不住心頭一陣失望，同時和傅小天一樣地大感意外，想不到這位客人竟會於此風聲鶴唳、危機四伏之際，深夜一個人跑出大內，而且更猜不透他的來意爲何？

來至侯府門前，傅小天解下腰間長劍交給任燕飛，拉着薛梅霞就要步上石階，忽然停步轉注薛梅霞微笑說道：「霞，先回後院換件衣服，這樣怎好見他。」

薛梅霞亦有所覺，失笑頷首，方待轉身。

忽聞笑聲震耳，門內已緩步走出了那位訪客，他仍然身穿那襲青袍，大笑說道：「沒那麼多規矩，梅霞，別聽他的，咱們多日未見，來，讓我看看。」停身階頂，向薛梅霞微笑招手。

薛梅霞廻避不及，只有見禮，却已羞得嬌靨酡然，低垂螓首：「您，老爺子，衣衫不整，蓬頭垢面，薛梅霞怎敢……。」

「難不成妳還要披藏起來再來？」青袍人皺眉帶笑接口道：「我說過這兒不是大內，沒那麼多規矩，小天，快扶梅霞進來說話。」說罷逕自轉身返回門內。

傅小天雖覺惶恐却只有從命，扶起愛妻相偕登階進入府內。

至此，任燕飛才恍然大悟這位奇怪的客人是誰，回憶兩次慒懂援駕，不禁暗捏一把冷汗。

大廳內，青袍人早已居中高坐，一見傅小天伉儷進來，立卽含笑揮手示意二人分兩旁坐下。

二人坐定後，傅小天濃眉微皺剛要張口，青袍人已然看着他微笑說道：「你要說的我全知道了，等會兒再數說我不遲，須知我是聽說梅霞脫險歸來，特意來看她的，不是來找氣受的。」

這話說得十分詼諧，傅小天暗暗失笑，也只有將一肚子的話暫時忍住。

青袍人收回目光，轉注薛梅霞，面帶慈祥無限關切地含笑說道：「梅霞，妳受驚了。我比不上小天那超人的鎭定，這些日子我一直沒法安心。」

這話要是由別人口中說出，倒還沒有什麼，如今出於當今皇上之口，其份量就完全不同了。而這位皇上於此帝都陰雲密佈，危機四伏的當兒，便裝簡從，冒險輕出，竟只是爲了來看看一個脫險歸來的大臣之妻，這更是絕無僅有的事，由此可見這位皇上對自己這位柱石重臣是如何的寵愛了。薛梅霞難掩心中的激動，美目滿含感激，離座盈盈下拜，脆聲說道：「老爺子，您實在不該在這時候輕出大內，如此垂愛，梅霞怎當受得起，萬一……。」

青袍人長眉微皺，含笑擺手：「起來，起來，妳莫非不想讓我多坐會兒，這麼動不動就來這些規矩，我受不了。梅霞，妳眞該跟小天學學，不管那些言官們怎麼說的，我偏偏就是喜歡他那有點兒目中無人，近乎驕狂的直性子，有時候，連我也會被他這種牛脾氣弄得下不了台，恨得牙癢癢的，但最後還都是依了他……。」說到這裏，又捋鬚大笑起來。

這也難怪他會如此，他平日所見到的，有幾個不是可憐的叩頭蟲呢？

薛梅霞對此當然不能表示些什麼，只有依言起身，緩緩歸座。

青袍人對薛梅霞的特殊垂愛，傅小天感同身受，他環目深注，正色說道：「不是小天不知好歹，這時候您怎能一個人不帶地跑了出來，你自己不在乎，我們做臣子的能不擔心嗎？」

「聽見了麼？梅霞？」青袍人掀眉大笑說道：「說着，說着，他這牛脾氣就又來了，對付他，我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裝作沒有聽見，給他個相應不理，來，咱們談咱們的……」

薛梅霞深知夫婿的苦衷，同時也知道他這幾天爲此擔了很大的風險，柔婉一笑，說道：「您——不能怪他……」

「怪他？」青袍人皺眉笑道：「我要是忍心怪他，早就好啦，正因爲我從不忍心怪他，這才把他給寵壞了，梅霞，妳也不必說了，我知道這些日子來苦了他，不該再惹他操心，這樣好麼？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轉注傅小天作出無可奈何之狀接道：「行了麼？侯爺？」

眞正令人無可奈何的，該是青袍人他自己，傅小天既好氣又好笑，暗暗搖頭，沒有再開口。

青袍人似乎看透了這位虎將的心，揚眉一笑，立卽轉過話題道：「小天，這個咱們不談了，今夜我到你這兒來，一共有三件事。主要的是要看看梅霞，其次……是想替呼圖克求個情。……」

傅小天呆了一呆，道：「您這話是……」

青袍人微微一笑道：「你把那方欽賜玉珮交給一個駝背老頭子，而那老頭子又偏偏喜歡捉狹，先上來不肯出示，一直等到呼圖克逞强出手吃了苦頭之後，才把它亮出來，呼圖克唯恐惹翻了你，只好入宮向我懇求。……」

傅小天赧然一笑道：「這點小事呼圖克竟然驚動到您，也未免太以小題大做了。」

「小題大做？」青袍人深注傅小天一眼，笑道：「呼圖克有幾個腦袋？他招惹了別的大臣也許會不當

回事兒，至於對你這位神力威侯……」

「職責所在，這怎能怪得了他？要怪也只能怪我那位朋友太會捉弄人。呼圖克他要是不聞不問地就把我那位朋友放進大內，我也許反會要他的腦袋呢！」

青袍老人大為欣賞，望着傅小天一笑道：「有了你這句話，呼圖克今後就可安心睡覺了，行，小天，我明天再叫他來給你賠個罪。……」

傅小天搖頭說道：「用不着，這根本不是他的錯。」

青袍老人點了點頭，笑道：「好，也聽你的，這第二件事總算也辦成了。最後一件事，該要你替我辦了。……你那位朋友，夏夢卿，我見過了。……」

薛梅霞神情微震，傅小天急急說道：「怎麼？……」

「別急，聽我說。」青袍人揮了揮手，笑道：「我這所謂『見過』，只能說是驚鴻一瞥，遺憾得很沒有看仔細。你說的不錯，他的確不凡，今夜多虧有他，否則大內……哼，哼，那些侍衛果然一個個都是酒囊飯袋，別說防衛禁城，只怕連我皇上這顆腦袋都保不住。……」

看了傅小天一眼，臉上的神色有點尷尬：「事後，我要見他，他竟然傲慢得令人惱火；跟你對我說過的一樣，根本不把我放在眼內，掉頭不顧而去，你說，我這做皇上的臉還往那裏放？……」

薛梅霞突然間顯得很是失望，但她暗暗放落一顆懸慮的心，因為這證明了夏夢卿的平安無恙。傅小天也有同感，望了望青袍人，說道：「這麼說來，您仍然是沒有見着他。」

青袍人苦笑道：「要是見着了，我也用不着再麻煩你了。」

傅小天暗暗失笑，揚了揚濃眉：「您，仍想見他？」

為了身為皇上的尊嚴，青袍人立刻更正道：「不是我想見他，是要他來見我。」

傅小天皺了皺眉頭，說道：「您這是何苦？何必一定非見他不可。」

青袍人道：「我說過，我有我的用意，而且我要爭回這口氣，挽回我身為皇上的面子。」

傅小天濃眉微揚，淡淡一笑道：「容我說句大膽的話。您應該知道，他並沒有義務管我們大清朝廷的事，甚至樂得隔岸觀火看熱鬧，再說得那個一點，他更可以站在他們那一方。……」

青袍人顯得有點不快，可是他忍住了，點了點頭，道：「我知道，他是因為有你這個朋友。」

「我不是這個意思。」傅小天笑了笑，道：「朋友歸朋友，立場歸立場，這要是不能分割，他不會交我這個朋友。……不管怎麼說，他能不顧自己的致命內傷，出手馳援大內，挽救我大清朝廷於危難，我以為我們已應該深深感謝他，也應該感到滿足了。……」

青袍人微微變色，笑了笑，笑得很勉強：「你的意思是說，他已給了我面子，我這做皇上的已應該知足，他對我的宣召掉頭不顧，也並沒有錯，是麼？」

傅小天不愧鐵膽，竟毅然點頭：「事實如此，小天不願否認。」

「砰」地一聲，青袍人一掌拍在桌子上，目射威稜怒聲說道：「我看你是越來越放肆了。」

傅小天面不改色，安然端坐。

青袍人的怒氣似乎僅止於此，立刻轉移了目標，寒着臉氣虎虎地轉向薛梅霞道：「梅霞，妳看看，這還像話麼，他盡是幫着外人說話，再這樣下去，我這皇上豈不要威嚴掃地了？」

薛梅霞究竟身為臣子之妻，雖然明知自己夫婿說的不錯，卻不便表示什麼，只好又離座拜下道：「您別生氣，小天的脾氣您知道，他不會說話。……」

青袍人臉色稍霽，連忙揮了揮手：「起來，起來，這是他存心氣我，不關妳的事。」

薛梅霞謝恩歸座，青袍人又轉向傅小天，臉色又寒了些，不過那不是真怒：「我的用意你不必過問，

我要見他是見定了，你必須設法替我把他找來。告訴你，還是那句話，一個月內見不着他唯你是問，我就偏偏不信，他越是自以爲了不起，我就越是非要他見我不可，以前他不在京畿，找起來也許不容易，現在他既然已經來了，你就沒有理由再搪塞，我走了，這件事你務必給我辦到。知道麼？」

說罷離座站起，沒有理會傅小天有沒有點頭，他知道不能等傅小天答覆，否則將更下不了台，他轉向薛梅霞時，立刻又有了笑容：「旅途辛苦，好好在家休息兩天，太后也念着妳，過些日子我再叫他們來接妳進宮。」

他站起來了，誰還能再坐着不動，薛梅霞聞言，再拜謝恩，他含笑揮了揮手，仍不看傅小天一眼，大步向廳外走了出去。

送走了青袍人，傅小天頓感一身輕鬆了不小，携着愛妻踏着花間幽徑，緩步走向後園小樓，一邊走，一邊搖頭苦笑道：「我們這位皇上也實在够人瞧的，該關心的他不關心，不必他操心的，他却不顧一切地任性而爲。……」

薛梅霞螓首平轉，美目微注，道：「你是說……」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他來看妳，這是天大榮寵，我很感激；想見夏夢卿，那是他求才若渴，也不爲過。可是現在是什麼時候，我覺得他更該關心今夜這件大事才對。」

薛梅霞柔聲說道：「那些喇嘛們不是退走了麼？」

「不錯，是退走了，而且已走得一個不剩。」傅小天微笑說道：「不過這只能說是目前，是暫時的，我不以爲他們籌劃多年，微遭挫敗便就此罷手。」

薛梅霞神情微震，道：「你擔心他們會不死心，捲土重來？」

傅小天點頭說道：「不死心，應該不用置疑，捲土重來，那倒未必，作亂的方法很多，不一定非潛入帝都謀刺皇上不可，固然這是上策，但經過這次挫敗以後，他們已經知道這條路走不通，因而那一計不成之後的二計、三計……勢將連綿施展，接踵而來。」

薛梅霞微頷螓首，頗有同感，略作沉吟，蹙眉說道：「我也這麼想，不過，……也許皇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身爲皇上，眼光當有過人之處，我們所顧慮的，他必然早已顧慮到了。」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但願如此……可惜的是……霞，妳不覺得我們這位皇上有時候所作所爲有點令人心驚麼？」

這話說得有事實根據，薛梅霞不能不點頭，嫣然一笑，含蓄地答道：「這個，我不便過分表示什麼，你的話固然不錯，但我總覺得人非聖賢，誰也不敢說永遠不會做出錯事，再聰明的人，也有糊塗一時的時候……」

傅小天想豁然大笑，却似乎怕驚破這既靜又美的夜色，終於忍住了。環目深注，微笑說道：「到底還是妳會說話。霞，妳也會替他辯護，只可惜妳這種態度對他無益，反而有害。」

薛梅霞呆了一呆，道：「怎麼？」

傅小天笑道：「妳該知道，對於皇上，捧不得，更不能讓他盡聽順耳之言。」

這道理薛梅霞自然懂得，笑了笑沒有再開口。

□　□　□

二人默默地走了片刻，踏上蜿蜒迴廊，薛梅霞似乎有意地緩下蓮步，望了望身畔夫婿，輕輕說道：「小天，設若事情果然如你所料，那怎麼辦？」

傅小天豪笑說道：「那沒什麼了不起，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大不了我親率鐵騎遠征邊陲，和他們拚個生死，決一雌雄。」

薛梅霞嫣然一笑道：「豪壯得很，難道你就一點什麼顧慮也沒有麼？」

傅小天那隻輕攬在香肩上的大手，拍拍了愛妻的粉臂，笑道：「霞，我知道，每一個做妻子的都不願身受那『萬里長征人未還』的……。」

薛梅霞嬌靨一熱，嗔聲說道：「那用不着你擔心，我不是世俗兒女，還不致於如此，設若我會有那『悔教夫婿覓封侯』之心，當初也不會答應嫁給你這已經封侯，而仍難免征戰的人了……。」

傅小天赧然一笑道：「對不起，霞，我失言了，那麼妳的意思是……」

薛梅霞淡笑接口道：「我是問你，對付他們，你是否真有把握？」

傅小天「嗅！」了一聲，說道：「這問題，應分爲兩層來答覆。單憑他們，我以爲只是一些土鷄瓦狗不足爲患，假如加上夏夢卿，那我就不敢言戰了……」

知己知彼，坦然直率，不愧英雄。薛梅霞暗暗點頭，笑道：「我覺得你前面那個答覆還好，後面的答覆却教人難懂。」

「一點也不難懂。」傅小天苦笑說道：「我後面的那個答覆，自然有它的道理，在這次千毒門遍傳武林帖，與布達拉宮合力突襲京師，大清朝廷終能倖保平安，得完全歸功於夏夢卿的洞燭陰謀，阻止羣豪參與，並帶傷馳援，……但世事是很難逆料的，難保他將來不會改變心意。」

這一番話，直聽得薛梅霞心神連震，美目深注，强笑說道：「千毒門遍傳武林帖之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傅小天軒眉微笑，笑得很得意，也很神秘：「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不是秀才可也不是聾子，說穿了，一文不值。霞，妳忘了府中護衛都是昔年武林中人麼？他們竟然膽大包天地也給了任燕飛一份檄帖，結果任燕飛却全告訴我了。」

薛梅霞默然未語，傅小天話鋒微頓，繼續說下去，這次笑容盡斂顯得很凝重：「當然，我現在僅是如此猜測，如此憂慮，但事實上，以夏夢卿那樣的人物，也確實沒有長此雌伏不動的理由，只是時間早晚而已。這，彼此立場不同，我不能怪他，也沒有資格怪他，說不得到時候我也只有撇開這朋友二字，和他一較長短，放手一搏了。眞要那樣，霞，妳得原諒我，我身爲人臣，逼不得已。」

薛梅霞芳心如絞，望了望夫婿，聲音微顯顫抖地道：「小天你知道，我的心裏十分矛盾，總之，我不希望你們兩個之間……。」

「我又何嘗希望如此？」傅小天苦笑接口道：「也不知道爲了什麼，或許是由於惺惺相惜吧！雖然緣僅數面，我却視他爲生死至交，若是失去了這個朋友，我這一輩子也就生趣索然了。可是，萬一有那麼一天到來，我爲了朝廷，也只有……。」

一聲輕嘆，倏然住口。

這一聲輕嘆包含的東西太多，薛梅霞完全能體會得出，芳心盡碎。她幼讀詩書，天生蕙質，當然不會昧於國家民族的大義，然而命運之神却偏偏把她安排到絕境之中，身受傅小天活命葬親大恩，受容療傷之德，無以爲報只好以身相委，七年夫妻，傅小天更對她百依百順，憐愛備至，此情此誼，她又那能驟爾抹煞，驟爾背棄？

不但不能，眼見夫婿神情沉重，連原先準備勸說他退出朝廷，歸隱林泉的話也說不出口了，只是默默地祈禱着，希望時間能够倒流，至少也能暫時停頓……

但祈禱歸祈禱，現實還是現實，未來的事冥冥中早已注定，又豈會因祈禱而稍有改變。

走完迴廊，再走過一條青石小徑，便是那座幽雅小樓了，薛梅霞似乎特別留戀今夜月色，突然螓首半轉，說道：「小天，別忙着回樓，陪我去亭中坐坐，好嗎？」

話聲柔婉半帶懇求，傅小天雖然憐惜愛妻旅途勞頓，却不忍稍予違拂；點頭微笑，攬着她走入草地，踢碎千百露珠，直向那假山之前，花叢之中的朱欄小亭中走去。

夜色迷濛，柔風輕拂，芬芳暗送，整個庭院靜靜地沐浴在月色下，一片清幽。

傅小天斜倚朱欄，坐在一條青石櫈上，薛梅霞嬌軀輕偎，靠在夫婿那堅壯有力、無限溫馨的臂彎裏。一雙相依偎的人影，倒映在亭下一泓清澈的池水中。

水底金鈎，涼亭倒影，再加上那亭中、水底兩雙相偎的儷影，這情景委實能羨煞天上，添色人間。

驀地，薛梅霞玉手微抬，擲出一顆小石子，「咚」地一聲，擊開水底長天，金鈎玉碎人影幻滅，水面激起圈圈漣漪……。

傅小天呆了一呆，皺眉笑道：「霞，怎地大煞風景？」

薛梅霞輕舉皓腕，綏掠雲鬢，淡淡一笑道：「世事幻化，血肉之軀，且歸泡影，又何況這影外之影，身外之身？」

傅小天心頭震動，濃眉不由皺得更深：「梅霞，妳……」

薛梅霞靜靜接口道：「想起來徒亂人意，小天，別問了，我們談點別的好麼？」

傅小天當然知道愛妻因何突然憂傷，環目深注無限歉然。

薛梅霞長吸一口氣，展顏說道：「小天，皇上臨走交待的事，你準備怎麼辦？」

傅小天道：「妳是指皇上要見夏夢卿的事麼？」

薛梅霞微微點了點頭。

傅小天苦笑說道：「這是他第二次交待了，我覺得這件事比對付布達拉宮那些喇嘛還要扎手。」

薛梅霞黛眉微顰，道：「你不存希望麼？……」

「我豈只不存希望，事實上也根本沒有可能。」傅小天皺眉說道：「霞，對他，妳應該比我了瞭得更清楚，這可能麼？獨獲天眷，在別人來說，乃是天大的榮寵，可是在他，却不啻是一種侮辱。他以先朝遺民自視，並是當今宇內第一奇才，武林中的當然領袖，他會自甘屈辱地去見大清皇上麼？偏偏皇上限期一月，非見他不可，妳想想看，這不是故意找我麻煩麼？」

事實如此，薛梅霞只有點頭，說道：「小天，看來你對他了解的程很並不比我稍遜，不過……如果你眞的去找他，事情也並非毫無希望。」

傅小天精神一振，喜道：「怎麼，妳以爲……。」

薛梅霞淡淡地道：「我沒有一定的把握，但這件事既然勢在必辦，我不妨試一試，看在你我份上，他也許會遷就一次。」

「但願如此。」傅小天微笑點頭，旋又皺眉：「他的脾氣妳我深知，他若拒絕一定會說得十分委婉，這在我來說，已等於碰了一鼻子灰，夠難堪的……」

「這你就不用顧慮了。」薛梅霞道：「皇上把這件事交待給你，現在你就算把這件事交給我好了，由我出面求他，行了吧？」

傅小天大喜過望，緊攬手臂，目射感激：「多謝夫人，一月之內，我靜候佳音……。」

「別忙高興。」薛梅霞嗔笑說道：「他現在俠踪不見，要是見不着他的面，別說一月，就是十年我也交不了差，達不成使命。」

「這個好辦，包在我身上。」傅小天拍了拍胸膛，笑道：「我傾出帝都兵馬，甚至不惜動員天下，踏遍四海，窮搜八荒，不愁找不到他。」

「約需多久，能不能說個時間？」薛梅霞輕輕發問。

傅小天呆了一呆，道：「時間，這我不敢一定……。」

薛梅霞飛快接口道：「別忘了皇上限期只有一月，遲了我可就沒有辦法了。」

「霞，有妳的，別盡拿皇上來壓我，說穿了我一大半還是爲了妳。」傅小天環目深注：「對於妳，我已經夠自私了，我不會再介意別的……請放心，事在人爲，我不相信找不到他，由明天起，五日之內，如何？」

看來傅小天並不是糊塗人，對愛妻的心思瞭若指掌，薛梅霞難掩羞愧，倏垂螓首。她終究舊情難忘，雖然明知一切均成定局無從更變，且自己也確實深愛着夫婿，然而不知不覺中，她總是希望能看到她那位夏大哥。

事實如此，而且非常明顯，她也不遑否認了。

傅小天望着嬌羞不勝的愛妻，笑了，笑得毫不虛假，毫不勉强，這份胸襟常人難及，令人敬佩。

半晌之後，傅小天始突然打破靜默，輕輕說道：「霞，有件事兒，我想聽聽妳的意見。」

薛梅霞抬起螓首，美目輕注，道：「什麼事兒？」

傅小天微皺濃眉，似乎有點難以出口：「德怡，妳知道……她……我想……。」

這句話，就不知道他是在說什麼，薛梅霞自以爲懂了，但却會錯了意，嫣然一笑，接口道：「你一向豪爽，怎地突然吞吞吐吐起來？這，沒有和我商量的必要，我不是一般世俗女子。」

傅小天立刻漲紅了臉，窘笑道：「妳誤會了，我豈是那種人。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任它弱水三千，我也只取一瓢飲……。」

薛梅霞嬌笑說：「德怡郡主蕙質天生，才貌雙絕，紅粉班中博士，娥眉隊裏狀元，我就不信你對她真的毫不動心。」

傅小天黑臉更紅，額暴青筋，神情一整，方待再說。

薛梅霞心有不忍，連忙嫣然一笑，道：「好啦。瞧你急成這個樣兒？說着玩兒的，傅小天奇男蓋世，我怎會信不過？……究竟爲了什麼，現在說吧！」

傅小天長吁一口大氣，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笑道：「我算是服了妳。我想把德怡介紹給夏夢卿，妳的意思……。」

薛梅霞花容一變，旋即笑了，笑得好不自然：「德怡她知道了嗎？」

傅小天沒有注意愛妻的神情，點點頭，道：「我約略向她提過，並且在她面前力捧夏夢卿，其實，妳知道，那不會誇張，只恐不足……。」

「她怎麼表示？」薛梅霞淡淡問話，似乎根本沒有聽到傅小天後面幾句話兒。

傅小天道：「她並未表示拒絕……。」

「那當然。」薛梅霞此刻已平靜下來：「你大概還不知道她已經傷透了心。……」

傅小天亦有所感，不禁一嘆道：「也許，不過……。」

「別跟我辯，小天。」薛梅霞淡笑接口道：「你該知道，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尤其事關一個『情』字。」

這話不錯，傅小天不得不承認，點了點頭，苦笑說道：「妳說的有理，我委實做得太魯莽了點兒。可是，妳知道，我沒有辦法不這麼做，正如妳所說，事關一個『情』字，情能生人亦能死人，爲免她日後痛苦更甚，只有斷然使她絕念。」

這話自然也不錯，薛梅霞微頷螓首，道：「你這用心不能說不對，但自作主張地把她介紹給……他就未免顯得多餘了，我不相信她在驟遭打擊，傷心欲絕之餘會那麼容易地移情於他，她的心只怕已碎了。」

傅小天皺了皺眉，道：「也別說得那麼嚴重，我以為德怡對我只是出於一種英雄崇拜，並非純粹的兒女情愛，而若論英雄，我比之夏夢卿只有自慚渺小……。」

「那你又錯了。」薛梅霞突然接口道：「就算她對你的感情中雜有一些崇拜因素，但女孩兒家第一次用情却是最為認真的，這在她心中仍然難以磨滅。再說，縱然她肯，你有沒有把握他也會接受呢？這不是一廂情願的事。」

傅小天顯得很窘，黑臉又是一紅，嚅嚅說道：「妳剛才還說過，德怡蕙質天生，才貌兩絕，我以為夏夢卿……。」

「小天。」薛梅霞笑了：「你今天是怎麼啦？你這麼一說，豈不是把他視作好色之徒了麼？你能面對嬌娃絕色而毫不動心，對你這位宇內第一奇才的朋友，難道就沒有這點信心麼？須知他也……唉……」芳心一陣絞痛，倏然住口。

傅小天羞愧無地，默然垂首，許久，方始抬頭皺眉說道：「可是，霞，那怎麼辦呢？我已經向德怡提起過了，總不能……。」

「這容易得很。」薛梅霞靜靜接口道：「小天，你敢情是急令智昏了，德怡與他，將來總有見面的機會，在禮貌上，我們勢必為他們介見，那麼，何不在不着痕跡，不動聲色的情形下，任其自然發展呢？」

傅小天呆了一呆，突然縱聲大笑，聲震夜空，拇指一挑，道：「霞，妳豈只是我賢妻？更且是我諸葛軍師，好，就這麼辦！」

□ □ □

梆柝之聲又起，更鼓敲出了四更。

威侯伉儷同時一震抬眼望天，鈎月已經西沉，羣星亦已黯淡，禁不住四目交投，相覷失笑，傅小天憐惜地道：「霞，旅途已够勞累，又復半宵傷神，再加上這夜冷露重，妳怎麼受得了？都是我不好，走吧，快回樓安歇去吧！」

說罷也不等薛梅霞答話，雙手將她扶起，步下小亭。

薛梅霞猶自黯然未釋默默無言，任由夫婿輕輕攬着，緩步向小樓走去。

小樓上，暗無燭火，一片漆黑。

本來嘛，人不在，點燈作甚？

伉儷二人對此均未在意，仍然一路走了過來。

這是傅小天一時疏忽，他忘了赴約萬壽山臨行之時，並未隨手熄去燭火，那麼，這小樓重地，是誰擅自登入代勞？

推開兩扇樓門，傅小天還是滿臉笑意：「霞，妳等等，我來點燈。……」

及至「燈」字出口，始突然有所警覺，橫身遮住愛妻，環目神光電掃，沉聲說道：「妳先別進來，待我看看是誰這麼大膽！」

傅小天功力通玄，目力如電，儘管屋中一片漆黑，他照樣能察視秋毫。

薛梅霞雖明知兩個孩子已被夫婿送往紀澤府中，聞言仍不由芳心暗震，方待發問，突然眼前一亮，傅小天已然入室點起几上燭火。

燭光下，但見室內一片零亂，衣櫃、書籍……被翻得亂七八糟，狼藉滿地。

難道是那個樑上君子，竟膽大包天地光顧到這禁衞森嚴，門深如海的神力侯府來？

薛梅霞定了定神，急步入室準備查看失物，入目傅小天站在几旁滿臉煞氣，神威懾人，見了她，搖頭一陣苦笑，將手中一張薛濤箋，向她遞來，她接至手中略一注目，不禁大驚失色，當時怔住。

箋上，寫着幾行狂草：

「覷虎駕赴約，趁千載良機。釵佛二寶藏之極密，尋來煞費周章，得來不易。然而擲贈之情仍屬可感，不得不留字致謝。

莫洪率單衞二弟百拜。」

旁邊還有一行小字：

「夙願得償，早已遠走高飛，奉勸不必白費心機，妄圖追尋，他年學有所成，自必再來拜謁。」

薛濤箋無聲無息地自薛梅霞柔潤如玉的纖手中滑落，她失神落魄地喃喃說道：「『綠佛影單，紫鳳雙飛』，看來，這兩件東西果然是不祥之物，只是……」

突然一挑黛眉，滿臉怒色，接口說道：「綠玉佛或可不要，紫鳳釵卻絕不能輕棄，這些護衞是幹什麼的，我去把任燕飛叫來問問。」說着，就要轉身下樓。

傅小天倏伸鐵腕，把她拉住，搖了搖頭，淡淡一笑道：「不用問了，他們要是知道，早來禀報了，只怕他們至今猶被蒙在鼓中。其實，這也怪不得他們，他們並不是有虧職守，而是能力不及……東西既已丟了，何必再讓他們不安……」

薛梅霞並非不知道這個道理，只是一時氣昏了，聞言搖頭一嘆，只有作罷。

相對默然片刻，傅小天突然一笑說道：「這羅剎三君委實凶惡得可以，一朝纏上身，便無了無休，不達目的不止，我現在倒有點佩服他們起來……」

口氣說得輕鬆，實足顯示其內心之沉重與憤怒。

薛梅霞於苦思中抬起螓首，憂心地道：「小天，你說，這該怎麼辦？」

「很簡單。」傅小天揚眉笑答道：「把東西統統追回來。……我不贊同妳那『綠玉佛或可不要，紫鳳釵卻絕不能輕棄』的說法，這兩件奇珍中各藏絕學，關係重大，任何一件都足以使天下武林淪於浩刧，我雖不寄跡武林之中，然身受恩師海老人傳藝之恩，卻不能成爲武林罪人，寶物由我手中失落，必須由我把它們追回來。」

薛梅霞微頷螓首，道：「話雖這麼說，可是他們說得很明白，早已遠走高飛了，天下之大，你一時又何從追尋……」

傅小天濃眉陡挑，目射奇光：「除非他們會登天遁地，否前我就非找到他們不可。」

字字如斬釘截鐵，聞之驚心。

薛梅霞見丈夫憤怒若此，不忍再說，螓首微俛，默然不語。

傅小天向她看了一眼，以爲她猶在爲失寶之事憂心，忙安慰道：「妳放心，憑他們，還逃不出我的掌握，相信我，我一定會把這兩件東西追回來交還給妳。」

薛梅霞心中一陣感動，抬起螓首，柔光凝注，道：「小天，你想錯了。雖然紫鳳釵是我和夏大哥的訂情之物，值得留作紀念，如今既然丟了，也並沒有非追回來不可的必要。問題仍在如你所說，這兩件寶物關係今後武林命運至大，不容淪落魔掌……可是，小天，目前帝都情勢至爲緊張，隨時都有發生事故的可能，你能輕易走開嗎？」

傅小天聞言如遭棒喝，不錯，身爲當朝重臣，肩負皇室安危重任，值此京城風雲瞬變之秋，豈能不顧而去？

然而，偏偏追尋失寶之事又勢在必行，爲了爭取時機，且刻不容緩。

這一下，左右爲難，可把個豪勇蓋世，從不知難爲何物的傅小天給難住了。

他連連擊額，不得主意，一時直急得雙拳緊握，團團亂轉。

夫婿遭遇到困難，做妻子的感同身受，薛梅霞眼見傅小天滿面焦灼之情，芳心如割；走過去，輕扶鐵臂，柔聲說道：「小天，別這樣，急壞了也沒有用，不如冷靜下來，慢慢想法子。」

傅小天連連搖頭，苦笑說道：「這……這有什麼辦法可想。」

薛梅霞欲慰無從，只有默然垂首，突然，她又霍然抬頭：「小天，我想起來了，這件事我們何不仍請夏大哥幫次忙。」

傅小天搖頭截口道：「這怎麼行？我們已虧欠他很多，怎好意思再……」

「不！小天。」薛梅霞激動地道：「這個你倒不必過分顧慮，你知道，他不比一般人。他磅礡一生，還不都是爲了別人？再說這件事既然關係今後武林禍福，他若是知道，即使你不找他幫忙，他也絕不會袖手不管的。」

話鋒微頓，黛眉微蹙，垂首說道：「至於他的內傷……反正皇上限期一月，必須找到他，你正宜急速將他尋到，讓他來此多住幾天，好好養息……」

她言之成理，而且也只有這條路可走，傅小天猶豫再三，終於點頭道：「好，就聽妳的。」轉頭向窗外看了一眼，又道：「霞，天已亮了，妳安歇吧，今天別下樓了。……事不宜遲，我這就去找紀澤商量辦法，即刻開始尋找。……」

說罷，又凝注愛妻片刻，轉身緩步下樓而去。

目送夫婿背影消逝，薛梅霞似乎突然不勝嬌弱，萎然倒入几旁軟椅之中。

是的，她太累了，近月的旅途勞頓，加上多重的精神負擔，她實在承受不起了……

□　□　□

帝都偵騎四出，足踪幾乎遍及北京城每一個角落。

一連三天，徒勞無功，那位帶着極重內傷的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到底去了那裏，竟無一點蛛絲馬跡可尋。

不但找不到夏夢卿，而且也未發現那後來趕往大內接應的大漠駝叟無影神鞭獨孤奇的一絲踪影。問遍帝都武林，沒有人知道這兩個人的下落，即連那眼線極廣、素稱消息靈通的丐幫分舵也不例外。

這一來，可把兩個人急壞了。

傅小天那雙濃眉，鎖得越來越緊，英風盡掃、豪氣無存。

薛梅霞更是可憐，鎮日困坐愁城，寢食俱廢，原已消瘦臉龐愈增憔悴。

因爲，她關心太甚，儘向壞處設想。

□　□　□

這是第四天的夜晚，天際依然高懸着一鈎冷月。

萬壽山之東，玉泉山靜靜地屹立着。

玉泉山，以多山泉聞名，康熙帝因勢修建靜明園，常偕帝后遊幸於此。

雍正、乾隆以降，更成了皇族們遊山玩水，探幽攬勝的好去處。

遊山玩水，探幽攬勝，那該在白日。

就算雅興賞月，也該等到月滿。

可是，偏偏就在今天這月色淒迷昏暗之夜，有人深宵登臨，站在那山巔邊緣，呆呆地望着一鈎冷月出神。

毫無疑問，這人必是當朝皇族中人，否則怎能入此禁區，留連不返？

昏暗月色下，更可看出這人乃是一位身着黑衣的少女，一位絕色的少女。

稱她絕色毫不誇張，因爲那張俊俏的嬌靨，足以閉月，足以羞花。

夜涼令人有衣衫不勝單薄之感，而她，却是一任夜風飄盪衣袂，拂亂雲鬢，一動也不動，有如一尊玉女雕像。

那雙清澈深邃的美目中，好像籠罩着一層薄霧，顯得那麼的迷迷濛濛。

彎彎的黛眉微蹙，似乎心中充滿着難解的愁怨，嬌靨凝霜，比夜色還要冷上三分。

那露在月色的肌膚，白皙晶瑩如玉，隱隱具有一種感人的威力。

人兒、夜色、山景，組合成一幅靜的圖畫……一切，一切，都凝結在一片靜寂之中。

驀地，寧靜綻開，一縷低吟的清音自她那失色香唇間嬝嬝透出：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

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三盃兩盞淡酒，

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

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

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細雨，

到黃昏、點點滴滴。

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一聲輕嘆，聞之令人心酸，兩排長長的睫毛一陣眨動，兩顆淚珠兒，隨着夜風飄逝……

敢情，她是一個對月抒懷的斷腸人兒。

吟的，是李易安的「聲聲慢」。

她清音微頓，正待二次張口。

突然間，一縷簫聲嗚咽而起，直透長空。

這簫聲，來自她脚下峯腰間百丈處一片樹海中，莫辨確實所在。

但有一點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簫聲中蘊含着太多的東西，悲傷、憂鬱、淒涼、失意……。

顯然這吹簫的人兒，也正藉着一管洞簫，吐露着傷心的往事。

黑衣人兒神情微震，連忙將那已到唇邊的詞句嚥了回去，美目投注脚下簫聲飄起處，微顯蒼白的臉上浮現一絲訝異，緊接着又轉變爲一片黯然，身形一陣輕顫，睫毛翕處，淚珠兒又撲簌簌洒落滿襟。

她訝異的是，吹簫人似乎身懷武學，而且功力絕高，黯然的是，此時此地居然還有比她更傷心失意的人。

她出身皇族，當然可以在這禁區之內對月抒懷，那麼這吹簫人莫非也……。

美目突睜，竟然寒芒暴射，嬌靨上神色刹那間變得更冷，舉袖一拭淚漬，飛身下掠，姿式輕盈靈妙，閃電般向半山腰那片樹海撲去。

她想會一會那位比她更失意的吹簫人兒，是男人，她要探個究竟，如果和她一般地是個女兒家，倒可以月下對坐，互訴衷腸。

下掠不遠，她找到了簫聲的來源。

遠遠地，只見五、六十丈外的一處危崖上，盤膝獨坐着一個白衣人兒，正自對月弄簫。

她目力本就不差，何況還有那不太暗的月光，她已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個文士裝束的男人。

那白衣文士面對山下，正好背向着她，所以她無法看到他的面目，不過根據身形，應該有張俊俏的臉兒。

窮搜記憶，她想不出當朝皇族中有這麼的一個人，她對這文士完全陌生，那麼這文士不是皇族的人，膽子倒大得可以。

她黛眉雙挑，如飛般撲了過去，轉眼便至近前。

按說，對方白衣文士既然身懷武學，而且功力絕高，似她這般毫無忌憚地飛身逼近，萬無不被驚動之理。

可是，事情大謬不然，竟是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白衣文士對她的撲近竟是渾無所覺，依然對月弄簫如故。

已經近得不能再近了，相隔兩丈她只有住足，而就在她黛眉一揚，方待張口發話的刹那，簫聲陡地一瀉千丈，截然而此，那白衣文士一聲輕笑，已自先發話道：「姑娘無端擾人清興，難道不覺得唐突麼？」

他就像背後長了眼睛，不僅早已發現了她，且一言便道破她是個女兒身，黑衣人兒不禁暗吃一驚，呆了一呆，旋卽冷冷答道：「該覺唐突的恐怕不是我，我正想責問你哩。」

白衣文士大笑站起，倏然回身，竟然是面色焦黃，一臉病容，那裏是什麼俊俏面孔。雙目冷芒如電，微注黑衣人兒：「是麼？我以己度人，斗膽妄測，姑娘想必也是個傷心斷腸人吧？」

黑衣人兒入目對方那冷電般的兩道目光，禁不住心神一懍，强持鎮定，美目深注，冷然說道：「何以見得？」

「很簡單，姑娘何必故作矜持。」白衣文士微微一笑，笑得很瀟洒：「玉泉空寂，夜靜更深，我這簫聲何以沒有驚動別人，單單驚動了姑娘？這說明在這夜深露寒，冷寂淒清的玉泉山上，除了我這傷心斷腸人外還有姑娘，如此，便足證姑娘心中也有傷心斷腸之事，否則斷不會於此月色昏暗之夜，留連在這不足留連的玉泉山頂，遲遲不歸。」

這解釋很俏皮，也很不俗，黑衣人兒深深驚服於白衣文士的口齒，可是一向任性倔强的她，却不願近乎示弱地流露出來，嬌靨上的神色，仍是那麼冷冰冰地，好像籠罩了一層寒霖：「這也很簡單，你休要自作聰明，靜明園爲當朝親貴遊樂之所，只要是當朝皇族中人，縱然在此住上幾天也不足爲怪，何況我難得來此，對此間景物未免特別喜愛。」

白衣文士「哦」了一聲，笑道：「這麼說來，唐突的果然是我，我孤陋寡聞少見多怪，那麼……。」目光微轉，揚眉輕笑：「姑娘怎會臉上淚漬未乾？我以爲賞覽夜景還不至於……。」

黑衣人兒疾抬皓腕，一抹粉頰，是羞也有些薄怒，漲紅了臉，一時說不出話來。

白衣文士似乎不忍使她過分難堪，有意轉移話題，目光深注，淡淡一笑說道：「當朝親貴中，我很榮幸地也認識幾位，姑娘芳名……。」

刹那間，黑衣人兒已恢復了原先的泰然、冷漠，黛眉微挑冷然道：「我認爲彼此素昧平生，沒有通名報姓的必要。」

「誠是區區冒失。」白衣文士朗笑說道：「既是這樣，我不敢多作攀談，姑娘請吧！」洒脫擧手，竟然下令逐客。

黑衣人兒朱唇微綻，咯咯脆笑，笑得很冷，美目凝注，寒光逼人：「閣下反客爲主，豈不有點神智不明，事理欠通？請教這是什麼所在？」

白衣文士答得甚妙，他道：「玉泉山，姑娘豈不也多此一問？」

黑衣人兒臉色更沉，語氣更冷，道：「你很會說話，也很機警，怎不說這是靜明園？靜明園爲本朝親貴遊樂之地，近百年來，一直列爲禁區，你可知道擅入皇族禁區者該當何罪？我還沒有按律降罰，你反倒先……憑什麼？……」

白衣文士突然仰首大笑，聲震夜空：「我不憑什麼，也不相信誰又能拿我怎麼樣。姑娘，別用皇族親貴來壓我，這四個字我還沒有把它們放在心上，我只知道『林泉孰賓主，風月無古今』，天下之地，天下人去得，若眞要論起賓主來，這莽莽神州該是漢家基業，貴朝强行竊據，恐怕連個賓字都談不上，又何來什麼禁區？」

這番話聽得黑衣人兒芳心連震，花容劇變，美目圓瞪，滿射驚怒，怔了好半晌，才貝齒緊咬地憋出一句話：「你是什麼人？快說！竟然這般大膽，難道不怕……」

「我這個人從來就不知怕爲何物。」白衣文士淡笑接口道：「姑娘這『什麼人』三字指的是身份，還是姓名？」

黑衣人兒氣得嬌軀微顫，脫口說道：「兩者都是！」

白衣文士却沒有一絲火氣，攤攤手，笑道：「身份，我可以奉告：漢族世胄，先朝遺民，武林一介落魄書生。至於姓名，很抱歉，彼此素昧平生，沒有通名報姓的必要。」

他後面半段話兒顯然是針對黑衣人兒適才那句話而發，這對出身滿室親貴的她，委實刺激太大，她既羞且怒，簡直就不明白眼前這白衣文士何來偌大天膽。

美目圓睜噴火，黛眉倒挑含煞，頓時發了那任性慣了的皇族千金脾氣，這脾氣使她忘了適才由簫聲中聽出對方身懷武學，而且功力絕高，暗一咬牙就想出手，但就在她纖纖玉手抬起一半的刹那，一眼瞥見白衣文士手中那管雪白的玉簫，立有所覺，腦中靈光電閃，芳心一跳，玉手掩上了檀口，有點不知所措地說道：「你，你可是人稱玉簫神劍閃電手的夏……」

話出口，忽然覺得這樣問法太過「客氣」，臉色又沉，飛快改口道：「……可是那個自命不凡的夏夢卿？」

白衣文士先是神情微震，繼而望着她笑了，笑得她粉臉上一陣臊熱：「姑娘認識那夏夢卿麼？」

黑衣人兒冷然說道：「我沒有那分榮幸，答我問話。」

白衣文士雙眉微挑，笑容可掬：「想來夏夢卿也會感到遺憾，姑娘一定要我回答，自當告訴姑娘，普天之下愛簫之人很多，我不是姑娘想像中的人。」

此言一出，黑衣人兒似乎微失平靜，美目中射出一絲異樣光采，嬌靨上浮現一絲失望之色，但只是略現卽隱，呆了一呆，訝然地望着白衣文士，淡淡地說道：「這次算我唐突，那麼你是……」猛覺失言，連忙住口。

可惜已經晚了。

白衣文士微笑接口道：「沒有關係……我能奉告的都已經奉告過了，姑娘如果仍不滿意，一定要追問姓名，那麼我就再奉告三個字：傷心人。」

語氣充滿戲謔意味，令她頓生被戲弄的羞怒，花容再變，冷冷說道：「你可是要我召來守衞？」

守衞又奈得他何？但他却似乎有所顧忌，皺了皺長眉，笑道：「同是傷心斷腸人，姑娘又何忍逼我太甚？」

黑衣人兒冷笑說道：「也許你是斷腸人，我却沒有傷心事，不要跟我嬉皮笑臉的，若不想要我召來守衞，你就……。」

白衣文士突然挑眉一笑道：「姑娘不必以此要挾我，須知我在這裏坐坐並未過分，休說這區區什麼靜

明園，便是深宮大內我也是要來就來，要去便去，沒人攔得住我。我之所以不願姑娘召來守衛，只是生怕俗人擾了我的清興，姑娘若是看我不順眼，只管站遠些便了。」

黑衣人兒美目凝注異采閃動沒有開口，那是因爲她面對這位心智口才兩稱高明的文士，又氣又惱，一時感到計窮，好半晌，她才突然一跺足，黛眉倒剔，狠聲說道：「我就不信拿你沒有辦法。」一皓腕倏揚，一掌拍了過來。

她忍無可忍之下，這一掌暗凝眞力，挾怒出手，勁道非同小可，而且快疾如電，尋常一點的高手，休想躱過。

偏偏這白衣文士並非尋常高手，他不但避過了，而且避得從容瀟洒已極：「姑娘無端出手傷人，似乎有失皇族風……」

「度」字尚未出口，黑衣人兒玉手疾出如風，纖纖五指，閃電般點向他肩井要穴。

她自信這一招不慢，而且極具威力，殊料招至中途，眼前人影微花，白衣文士突然踪跡不見，方一楞神，身後已響起一聲朗笑：「姑娘，凡事都須留點餘地，妳這是……」

她芳心劇震，霍然轉身，一語不發，加提十成眞力，遙空一掌又擊了過來。

這一掌，白衣文士仍然未接，也未還手，只是雙眉已高高挑起，目射寒芒閃身飄退，沉聲說道：「姑娘，事不過三，我念妳是個女流，不願爲已太甚，倘若妳……」

黑衣人兒一向嬌生慣養，任性已慣，幾曾受過這等惡氣，不容白衣文士話完，朱唇泛白，厲聲怒叱：「狂徒住口，你擅入禁區，已犯大罪，猶敢口出狂言，你不必有所顧慮，有本領儘管使出來好了。」

話落身閃，一雙柔荑狂揮，不顧一切地猛撲上來。

她的用心並不在置對方於死地，因爲她知道那無異是痴人說夢，她只是恨透了對方那分比她還甚的傲氣，傷了她的自尊，令她難堪，故拚死也要把對方微挫掌下，爭回一口氣，挽回一點面子。

雖說她未存殺機，但出手威勢也極驚人，凝足了內家眞力，玉手揮舞間，罡風怒捲，有如狂飈。

白衣文士似乎生具鐵石心腸，對如此可人的負氣進撲竟然毫不容情。目射神光，容得黑衣人兒欺進五尺，突然揚聲冷笑：「姑娘，小心。」右掌玉簫微點卽收。

他雖只輕描淡寫微微一點，黑衣人兒却已承受不起。

別說招架，連躱閃都來不及，只聽「嗤」地一聲輕響，滿頭烏雲蓬散披落，方自一驚，緊接着兩隻玉手掌心，又似被蟲嚙針扎了一下，微微一痛，雙臂勁力頓失委然垂下。

她大驚失色飄身疾退丈外，嬌靨一片蒼白，美目中射出難以言喩的光采，羞怒攻心僵在當場。

白衣文士並未追襲，目注丈外黑衣人兒，似覺不忍，淡淡一笑，道：「請原諒，姑娘，我無意出手，實在是被妳逼得無可奈何。」

黑衣人兒那裏聽得進去，只當他是說風涼話，嬌軀劇抖，失色雙唇輕顫：「技不如人，教我好恨，更可惡的是你這自命不凡的傲氣太以凌人，我現在不妨告訴你，這口氣我非爭回來不可，你可有膽子在這兒等我半天？」

白衣文士入耳她這未泯天眞的話兒，不禁有點啼笑皆非，望了她一眼，淡淡一笑道：「姑娘可是要回去調撥人手，找我報仇洩恨？」

黑衣人兒蒼白的臉龐上湧現一片紅暈，微點螓首，道：「談不上仇，恨却非洩不可，我有生以來還沒有受過這等挫辱。」

白衣文士雙眉微皺，笑道：「既然學武，就難免厮殺搏鬥，厮殺搏鬥總會分出勝負，姑娘氣量也未免太小了點了，如果我這只爲自衞的一簫對姑娘有那麼大刺激的話，我深爲後悔，不過……唉！……」

黑衣人兒氣得險些流淚，貝齒緊咬，美目緊注，道：「你不要恃技驕狂，得意賣乖，我這就回去，再來那是必然，只問你敢不敢等我？」

白衣文士搖頭笑道：「很抱歉，這我不敢肯定答覆，因為我這個人一向飄泊慣了，不耐在一個地方久待，妳如果回來的早，我也許還在這兒，若是回來得晚了，那……」

「你可是有點膽怯害怕了？」黑衣人兒冷冷接口。

白衣文士想要縱聲大笑，但終於忍住，目光深注，淡淡說道：「姑娘，妳不必出言激我，在我心裏，還沒有膽怯害怕這種字眼，我只是深知自己的習癖，不得不預作說明，免得姑娘徒勞往返，說我怕事。」

「那就好。」黑衣人兒抓住他前半段話兒冷笑說道：「你既是武林中人，當知武林中人言重一諾，過於性命，我不會讓你久等不耐的，不過，我仍得提醒一句，假如你自貶身價，畏事逃走，天涯海角我也非找到你不可。」話落身起，向玉泉山下茫茫夜色中疾射而去。

白衣文士似乎攔阻不及，望着那無限美好的纖小身影，禁不住搖頭一陣苦笑，喃喃說道：「我眞是自找麻煩，我這是何苦？……」

突然回顧身後，輕笑呼道：「聶姑娘，她走遠了，請出來吧！」

身後那片茂密的樹林中，隨着話聲，嬝嬝行出一位容貌淸麗的白衣女子，雲髻高簇，環珮低垂，楚楚動人，儀態萬千，赫然竟是那寄身千毒門中，曾於洛陽第一樓以歌舞惑衆的俏佳人，聶小倩。

她停步林邊，微微斂衽，目注白衣文士，嫣然一笑道：「相公手法令人擊節，把那滿族親貴的嬌娃大加折辱而退，聶小倩隱身暗處，險些出聲大呼痛快。」

白衣文士皺眉一笑道：「那裏是痛快，分明是自惹麻煩，聶姑娘，我這就要走了，相救療傷之情，容圖後報。」

聶小倩嬌靨上飛快掠過一絲黯然之色，垂首說道：「相公何言之太重，若論相救療傷微勞，則洛陽第一樓頭寬容不究，北邙斷魂谷內二次縱放又該當何說？聶小倩能為相公稍盡棉薄，正是畢生榮幸，也自覺稍減一分罪孽……」

白衣文士也覺戚然，忙自展眉一笑道：「聶姑娘冰清玉潔蕙質蘭心，出汚泥而不染，只有令人敬佩，又何罪孽之有？……」

妙目微紅，不勝悽惋，幽幽一歎，住口不言。

聶小倩芳心竊慰，柔婉說道：「多謝相公不以陷身邪教見薄……」

話鋒微頓，美目深注，欲言又止……最後說道：「相公眞要自毀諾言，就這麼一走了之麼？」

白衣文士有意無意避開她那雙惑人的目光，笑道：「聶姑娘，妳聽見了，我何曾答應過她留此不走？她身為滿族郡主，一向嬌縱任性，既自認羞辱，必不干休，我料她除了她哥哥和傅小天外，不會找別人，我瞞過了她，却絕瞞不過傅小天伉儷，所以我不得不走。」

聶小倩神情更黯，美目隱射無限關切，道：「相公的傷勢雖已無碍，但尚未痊癒，怎好……」

「多謝姑娘關注。」白衣文士淡笑道：「我這所謂走，僅是另覓隱密之處繼續療養，不與人動手，不妄動眞氣，諒無大碍，否則若是等他們尋來，勢必多生麻煩，躭誤時日，來不及應付未來的事變。」

聶小倩道：「威侯府中養傷不也很好麼，相公何必一定……」

白衣文士臉上驟起一陣輕微抽搐，强笑說道：「侯府難免應酬，不宜療傷。」

聶小倩垂首不語，白衣文士又說道：「我走後，姑娘也不必在此多事停留，可仍返千毒門暗觀動靜，必要時再設法離開，以免不測，今宵暫別後會有期，告辭了。」微一拱手，就待騰身。

聶小倩突然抬起螓首，美目微紅，無限悽惋地，急急說道：「相公請慢，我還有一樁大事險些忘了奉

告。」

白衣文士呆了一呆，道：「聶姑娘有話請說。」

聶小倩猶豫再三，終於一咬牙，毅然說道：「布達拉宮方面已請得能人，近期內必然再動，還請相公多……」

「姑娘可知是什麼人麼？」

聶小倩微微搖頭：「這個聶小倩尚還不知。」

白衣文士雙眉微皺，略一沉吟，再次拱手：「多謝姑娘示警，我省得了。」

人化長虹，騰身飛射而去。

聶小倩呆呆凝注白衣文士消逝之處，嬌靨上浮現一片難以言喻的表情，雙唇一陣抖動，突然洒落兩串晶瑩珠淚，良久方始幽幽一歎，轉身嬝嬝行向樹林之內……

（上册完）

獨孤紅小說專輯之二

紫鳳釵 上冊

獨孤紅 著

出版者・漢麟出版社
發行人・李碧雲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一二六號
總經銷・漢麟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牯嶺街二十一號
電話・三九三四一八二
三五一五〇七〇
郵撥帳戶・一〇七五八五
印刷者・合源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北街二一五號
電話・五四一六六三九
定價・（上冊）新台幣一二〇元
港幣一五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出版